沈从文全集

3

沈从文全集

第3卷 · 小说

SHEN CONGWEN QUANJI

阿丽思中国游记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

雨后及其他

山鬼

长夏

不死日记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1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3-0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77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张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㐨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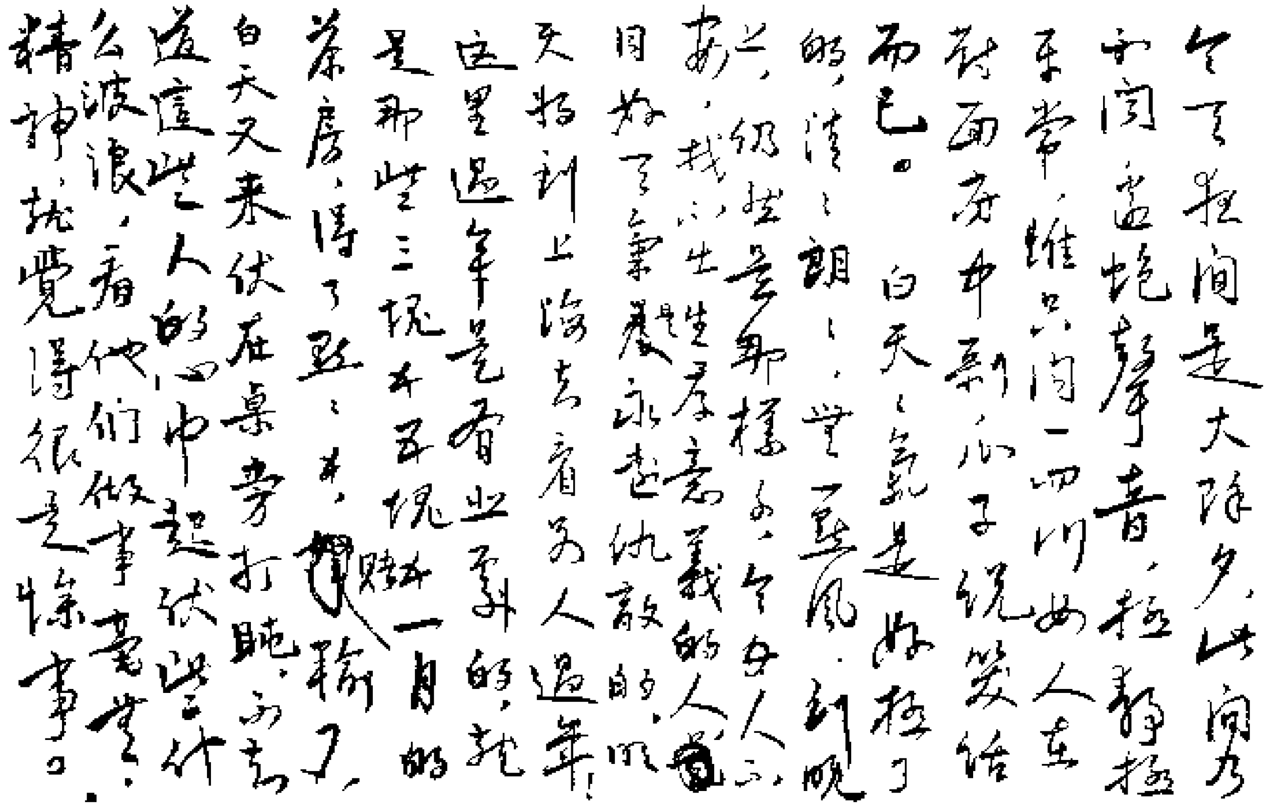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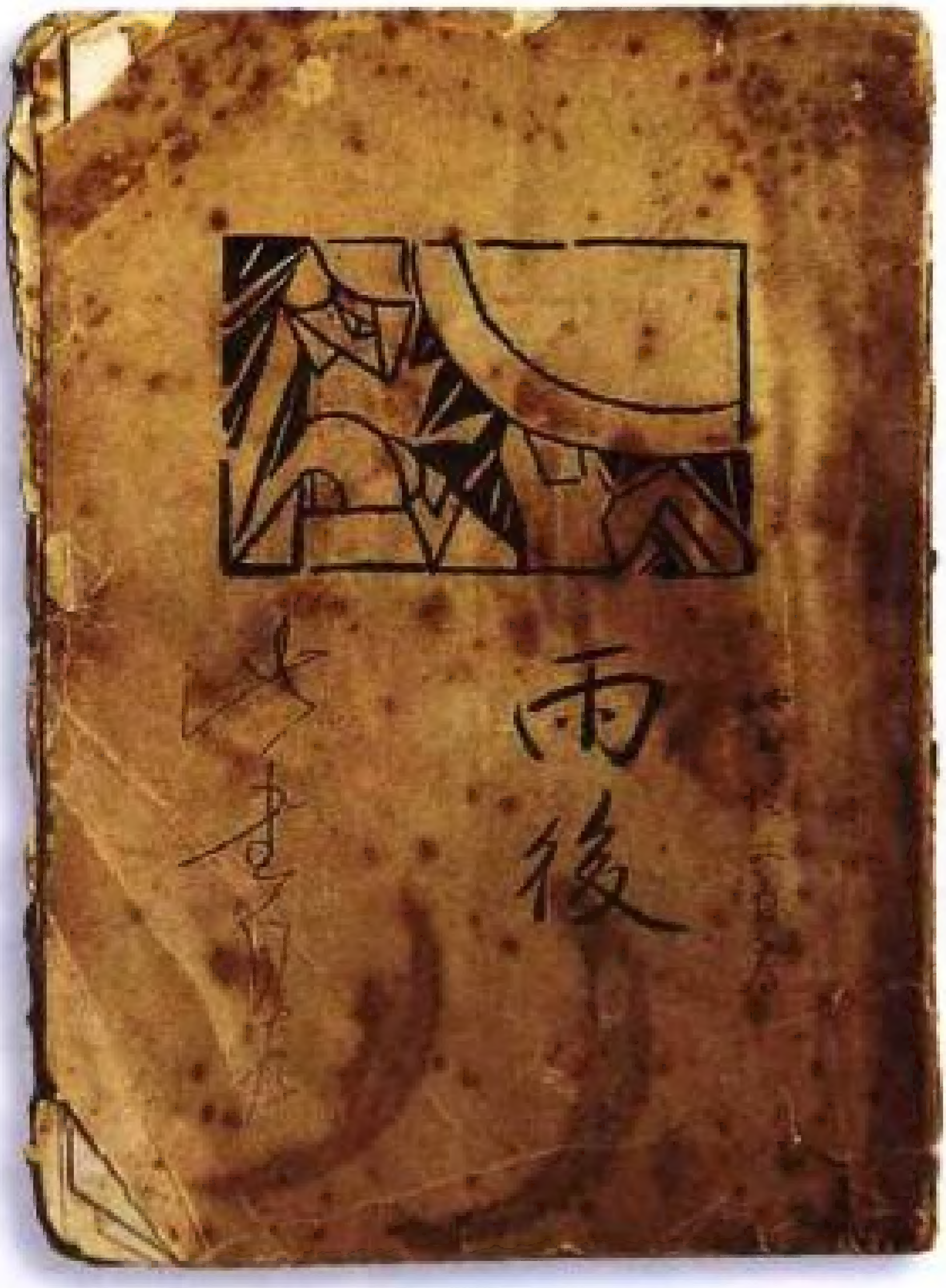
张永中

抗战前摄于北平

沈从文、张兆和、萧离 1982 年和吉首的舞蹈学员们合影



作者手迹一 1929年1月26日致王际真



《雨后及其他》初版封面

目录

阿丽思中国游记 1

后序 …… 3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 …… 8
第二章　关于约翰·傩喜先生 …… 15
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 …… 28
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 …… 38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 45
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一块小费 …… 58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 76
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一只灰鹳 …… 110
第九章　灰鹳的家 …… 129
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他同姑妈说的 …… 140

□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 143

第二卷的序 …… 145

第一章 那只鸭子姆姆见到她大发其脾气 …… 148

第二章 她与她 …… 159

第三章 她自己把话谈厌了才安然睡在抽屉匣子里 …… 170

第四章 生着气的她却听了许多使心里舒畅的话 …… 186

第五章 谈预备 …… 197

第六章 先安置这一个 …… 207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 218

第八章 水车的谈话 …… 231

第九章 世界上顶多儿女的干妈 …… 248

第十章 看卖奴隶时有了感想所以预备回去 …… 260

□ 雨后及其他 271

雨后 …… 273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 …… 279

有学问的人 …… 293

诱——拒 …… 302

某夫妇 …… 321

□ 山鬼 327

山鬼 …… 329

□ **长夏** 359

长夏 …… 361

□ **不死日记** 397

献辞 …… 399
不死日记 …… 400
中年 …… 423
善钟里的生活 …… 439

阿丽思中国游记

《阿丽思中国游记》为长篇小说第一卷，原书无卷次标志。最初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6月10日《新月》第1卷1～4号。署名沈从文。1928年7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原目：《序》、《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第二章　关于约翰·傩喜先生》、《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一块小费》、《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一只灰鹳》、《第九章　灰鹳的家》、《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他同姑妈说的》。

原目中《序》书中为《后序》。

后　　序

我先是很随便的把这题目捉来。因为我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妈面前去学学。是这样的无目的的写下来，所写的是我所引为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谁知写到第四章，回头来看看，我已把这一只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了，同时我把阿丽思也写错了，对于前一种书一点不相关连，竟似乎是有意要借这一部名著来标榜我文章，而结果又离得如此很远很远，俨然如近来许多人把不拘什么文章放到一种时行的口号下大喊，根本又是老思想一样的。这只能认为我的失败。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这个坏处给我发见时，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是当真想过另外起

头的了。但不写不成。已经把这头子作好，就另外走一条路，我也不敢自信会比这个为好。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又想就是这样办，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写得与前书无关，我只好在此申明一句，这书名算是借重，大致这比之于要一个名人题签，稍为性质不同吧。

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已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上风趣上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是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是不求它好，是求它也只有这样成绩，我自愧得很。

说到学力，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另外我有点话。我没有读书，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兴趣吧。我感谢有几个我很敬佩的年长先生，在我当完义务兵四年以后，到北京呆着下来，有用物质帮助我读书的，有用精神鼓励我向学的；在物质方面，也许把钱一用我就忘记到脑背后去了，在精神方面呢，我却是能很好的把这教训保留下来：可是我小时候生活太过于散漫，我自己看我自己，即或是头脑极其健康，我已经成为特别懒于在学问上走路的一个人了。鞭策也不成。生活的鞭策就非常有力，然而我仍就是无用。要我在一件事上生五十种联想，我办得到这个事，并不以为难。若是要我把一句书念五十遍，到稍过一时，我就忘掉了。为这个我自己也很窘。生活的痛苦，不是不切身，经过穷，挨饿求人也总有过五十次，然而得了钱又花，我就从不能为明天的事打算过一次。所有的难处，又不是便能全不记到，纵然明白也不

能守着某一目的活下来——在这一件事上我却又很乐于寻找另外五十个目的。脾气是这样铸定，这怪谁？因这脾气的难改，愿意了解我而终于因接近有限，仍然误解了我对我失望的，长辈是有人，朋友也有人。我可是为这个苦得很。我想我可以自己来自白一下。所谓了解当然不是自白便可以达到的一件事，不过我仍然希望用各样言语使别人多明白我一点。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顶平凡的人的。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到别人发狂。但我并不缺少一个人的特有趣味，也并不缺少那平凡人的个性美处。真明白我觉得我是无用的人，不与我往来，那不算什么。真以为我还有些可爱地方，把我看成顶亲密的弟兄，我也知道怎样去同人要好，把全心给他好。若是并不知道我的可爱处，因别一件事生出一种误解的友谊，在另一时又因另一事生出失望；——这“爱”与“憎”都很苦了我。“憎”实基于“爱”，这在我是有一种正确逻辑；我憎我自己时是非常爱我自己的。我憎我自己的错误行为，就比一切人不欢喜我的总分量还多。但是，一种错误的轻蔑，从别个人的脸嘴上，言语上，行为上，要我来领受，我领受这个像是太多了点了！使我生到这世界上感到凄凉的，不是穷、不是没有女人爱我、是这个误解的轻视。除了几个家里的人外，再除了几个顶接近的朋友，其余许多的名为相熟的人，就没有一个说是真能由精神的美质上觉到我是怎样一个人的。爱不是我分内所有的爱，憎也不是我分内所有的憎，我是就那么在这冤罔中过活！自然这冤罔是人类极普遍的一种事，不去追究它，则自然就胡胡涂

涂过去了。不幸是我又做不到。想懵懂过了，学懵懂过了，然而结果我见我另一种求妥协人生方面的意志，惨败于一样小小事的推究下，只作成了痛心人生是可怜的机会。我像是生来就只有为人轻视的机会的一个人，而误解的爱憎又把我困着，使我无机会作一个较清静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生下地来，凡一个人应有的一分骄傲与夸张福气，到我身上却找不出！到认识明白我所活的只是给这样所谓同伴误爱误憎，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绝决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倘若是先自认人生的胡涂是可怜，这超乎实生活的期待，也只有觉得愈见其可怜吧。

就是作文章，又有谁个能够明白我这人一丝一毫？因为是单觉到把这世界放到一个人的思想上也认为生是可恋，为维持这思想体魄的活力，把作成文章的卖到可以拿钱的地方，没有钱，文章作成也不把，我是平素又为许多人认为“文丐”之类的。到最近且得到一种警告，说像这样子也有杀头的机会，只要是什么人一得志就要免不了。以我这素不知所谓派别党系的人，且得到这种警告，也就可知中国人故意把文学与政治与情感牵混在一块的意气排揎可笑可怕！说是杀，也许是说来玩玩吧。至于误解了我，把我加上“文丐”名字，为出之于不相识的勉强说来是同道的人口中，这说话的动机又不外乎想把自己抬高为纯艺术家，这算不得一回什么事，所以我是但愿在这一辈艺术家市侩口中，永远维持到他的轻

蔑，助成他一种神清气爽机会的。但是因此一来又有几个朋友不以为我是专在报酬上计较的人？索性是这样也好。这还来附说一句，这本书，通计我写来花了整十天功夫，这日子的说明没有要人夸说我是什么天才的野心，倒只是怀着说出以后买我这书的老板因为所花时间短促就出低价的惧心；——文丐实在是免不了此。若有人正想从这方面、那方面、行为上、言语上、找出我是一个足以寄托他的鄙薄的人，那是前面的一句话又实在是一种顶好证据了。

在这本我承认失败的创作上，我要介绍给其他愿意看我的文章的朋友们，是这个算我初写的一个长篇。这个长篇的试作，也许仍然可以说是值得一读的吧。

从文在上海之善钟里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

阿丽思小姐，自从游历奇境回家后，还是念到那很有礼貌的兔子。在她姑母格格佛依丝太太所给她的一本圣经上，她曾这样的写了一行字；——

> 朋友：我愿意到中国去看看，请你引导我一下，这是你高兴的事吧。

把这给兔子的信写在圣经的最末一页白纸上，是因为忘了那兔子的通信地址，而阿丽丝小姐的父亲，又告过她说是上帝对小孩子的邀求从不曾拒绝过一次的原故，才偷偷悄悄请神为写这封信给兔先生的。她还在信尾上签了自己受洗时的教名，好使神知道是她的请求。

一礼拜了，全无回信。每每在晚间上床以后，私下不让其他姊妹知道，她把那一本小册子重新的一页一页的翻看，想从这书中发现神给写回的信息。都没有。都没有，那就是自己的信写得含糊，神派人找那行踪不定的兔子找不着了，

于是她又来在那信前面注上那兔子的服装脸貌像在广告上寻亲戚一样，写得非常了详细明白，她算定，这一来，在两天以后总有消息了。因为她相信爸爸不扯谎，爸爸在另一时回曾说过上帝也从不诓人，既是那么一个正直有权的人，委托他办这一点小事，当然也并不算麻烦了。

时间是在耶稣诞日过后约二十天，阿丽思小姐在早晚祷告时的诚实，还非她的妹妹所能及。因为是听到过姑母说故事时说过，在圣诞后四五个礼拜，便是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是中国大人小孩顶有趣的时候，要游中国也以这个节为最好。且这小姑娘老记着中国人作揖磕头的风俗，担心一过了年就不能见到了。

在另一方的我们，实在也愿意上帝差派的传达副爷早早找到那大耳朵朋友。我们是知道在中国这个时候，国境南部正在革命，凡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成立时节，总是先就要极力来铲除一切习惯的。一切的不好制度在一种新局面下都不能存在了，一些很怪的风俗也因此要消灭了，还有一切人全是成了新时代的人，新时代的人则大概同欧洲人一个模样，穿的衣服是毛呢制的，硬领子雪白，走路腰肩不钩，说话干脆：再没有戴小瓜皮帽子的绅士了，再没有害痨病的美人了，再没有一切东方色彩了，那纵到中国去玩一年两年，也很少趣味。可是兔子近来很忙。

信是接到一个礼拜了，两个礼拜了，想回信，少空。因为兔子本来正预备着到中国去一趟，到处托人打听到中国的方法，与到中国以后各处行动的手续。

有一天，兔子先生正在对一面镜子打领结，想乘到天气好访一访住馍馍街的老朋友哈卜君。藉此可以问问哈卜君近

来到中国比前两年情形有什么变更。这哈卜君是到过中国多年，且极近的三个月内才回国的。

领结总是打不好。这只能怪这朋友太爱漂亮了。一面是因了自己的生活闲散把这漂亮习惯养成，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一个人，在这类不满意的事情上来发自己的气，打一点东西，也是很多的，打了便反悔，才近乎人情。适间的响声，便是这朋友因了领结打得不雅观，把一面用象牙作背的座镜摔到地下的结果。然而到目击镜子成儿片大小不整的尖角形东西时，又有点悔起来了。脾气坏到这样，这是自己也难索解的。俨然有一种力量在胸中时时涌，这力量用着顶高尚的教育也克制不来，兔子先生为这事很苦。

他坐在那里对与地面碰碎又用手拾起拼好的碎镜出神，每一片镜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影子，就嘲笑自己的脾气，"还是年青的脾气啊，""还是啊，""免不了要这样啊！"他用着一个有知识的兔子的笑法大笑起来。领结的事暂时自然放在一边去了。

当天下午四点时，哈卜君家客厅中，大理石的太师椅上，有这位朋友在那儿坐。哈卜君按照中国方法，用龙井茶款待客人，装茶的碗也是中国乾隆磁器，碗起青花，有龙。

"这个，不用糖，苦的。"兔子试了一口就摇头，他吃的东西像药。

"哈，朋友，我告你，这是中国方法，就是你要到那个地方的吃茶方法！我知道你喝不惯。但得好好学习。喝惯就好了。"

兔子同哈卜是老朋友，他们的称呼是用小名的。在这儿我们才知道兔子叫"傩喜"。以后说傩喜似乎方便一点，也亲

呢一点。（别个老朋友全是那么喊叫！）傩喜听了哈卜君说的茶是中国办法，虽然觉得苦也勉强尽了一盏。随即又见哈卜君搀水到茶碗中去，不懂解。他问：

“这是怎么啦？”

“这个也是所说的中国方法。茶叶第一次的好处冲不出来，要第二次才好！中国人讲究吃茶的，第一道所冲的还不喝。这你可以试试。”

于是傩喜又试呷了一口。美处仍难于了解。不过看到朋友很觉得有味，也就顺便作领悟了的样子，找出许多不相干的话来赞美中国人吃茶的美处。

傩喜问到去中国是不是同去美国一样。这使哈卜君发笑。

“不。你要去中国，就把船票买好去就是了。到了就上岸。随便住。你到中国比到这里还自由许多。中国人讲礼貌得很，他们打他们的仗，决不会伤了你什么。中国土匪又都是先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再去作土匪抢人的，所以国际礼貌也并不缺少。你的国籍便是你的很好的护照，其他全不会为难。若是在不得已情形下要打官司，在中国上海以及很多地方，都有你本国审判的衙门替你断案，你当然知道这官司是很好打的。还有你应当晓得的是一到了那里，我断定就有人请你演讲，关于这事我可以帮你点忙，我送你一本巴巴诺博士的著作，这里面全是法宝，照到这意思去把中国文化夸奖一番，就有许多人说你是好人了。”

“据说现在革了命，怎么办？”

“傩喜，我告你，照我办包不会错。革命是看那一个打仗打赢，一时谈不到这上面的。这是中国人性格。这容易感动容易要好的性格也就是中国文化。这性格是中国一个圣人把

中国人全个民族的精神捉在几个字上贴紧了的，这个已经据说贴了三千多年了。”

他们又谈到去中国的西洋人，为懂得念佛，则尤其是可以得到中国上流社会敬仰。哈卜君说来是一种顶正确的经验，可是这位老朋友总以为不大可信。就相信了一半，要去学也以为很难。

谈话谈到七点钟，哈卜君却叫同他旅行到过中国的厨子开饭出来，这饭自然是中国饭，一切碗碟全是中国货。

一碗狮子头，一碗虾子烩鱼翅，一碗红炖肘子，一碗葱烧鸭子；这是四个碗。一盘辣子鸡，一盘鳝鱼糊，一盘韭花炒肉加辣子，一盘虾仁；这是四个盘。还有八个围碟则为臭豆腐乳以及牛角辣椒酸泡菜等等。还有一个大蒸盆，是三鲜加十二个整鸡子的。点心则为油煎粑粑同银耳羹。饭是吃白米饭以外还预备得有炸酱面。这算是一席纯粹中国筵席。挟菜用筷子，这给了傩喜先生惊奇以外的欢喜。用鼻子去嗅桌上一切菜，都有一种从不曾闻过的味道，他还以为这些菜有几种是专拿来嗅的，如像豆腐乳之类。

哈卜君，看到菜全上了桌，也不说请，就看到傩喜先生不知道拿筷子的方法那种为难情形直乐。本来这是很有趣。菜虽颜色不同，傩喜先生却不知道一样名字。只以为那蒸盆便是人人所说的“中国杂碎”，他先以为中国人吃饭必定是只一种菜，这菜便是“中国杂碎”，就又疑蒸盆以外是日本菜。

“老朋友，有这一味‘中国杂碎’也够了，何必又弄出许多日本菜?”

哈卜君就只笑。老朋友要故意窘人的神气傩喜也看出了。

傩喜先生用一只手拿一只乌木筷子试攫取那蒸盆里的圆

鸡蛋，看看挟着了，又滑掉，就索性用筷一戳，把鸡蛋戳得，然而不敢吃，他把它放在自己身边的空酒盅里，望着那热气蒸腾的鸡蛋不说话。

“老朋友是真苦了。”

“你以为我不到过中国就不懂拿这东西规矩吗?”

到哈卜君为他解释用筷子的方法，以及把菜名一一点给他时，他才明白这桌上全是中国菜。

“那吗，朋友，我还得到这儿来好好学习一个礼拜!”

“不，”朋友哈卜君说不。“到中国去不学拿筷子也成，如今讲究吃大餐，用刀叉的很多了。这吃大餐并不觉得舒服，中国人是处于同我们西洋人一样好奇的。吃饭也不过是一种顶好的玩意儿罢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要每一件菜上桌时主客各得喝一杯酒。”

于是他们随随便便的用菜，喝了两杯高粱酒，又吃了点炸酱面。当到要吃饱时哈卜君说到鱼翅是中国人的上等菜，傩喜先生就又多挟了几筷子鱼翅吃。

把饭吃完了，傩喜先生又为哈卜君所指点着看了许多中国的艺术。如像一张纸上用朱砂随意画上一个球房中工人样的丑脸相人拿一把剑头上飞一蝙蝠的“钟馗”，或者坐一个船在水中垂钓的隐士，或一个跛子神仙，哈卜君皆从旁作一种解释。看完了许多画又去看中国的古板书。待到把哈卜君宝物普遍领略过一番以后，回家途中的傩喜先生，已是俨然游过中国一次了。

第二天，阿丽思小姐便得到这样一封信!

可敬的小姐：我是在好久以前就得到你的信了。我为了

忙着竟找不出一个回信的空闲。这事我希望是可以原谅的一种罪过。

关于到中国去一层事，我也正有此意思。我的忙便是忙到调查到那地方以后的一切。如今是全明白了。如果是你相信我这人诚实的话，我是简直已经可说到过一次中国了。这全得敝友哈卜君的大力。他那里简直就是一个中国。

如今我是正筹备我的费用，一俟有把握，便当飞电相告。

（再：送信的人问我要酒钱，我已经把过他三镑了。我把这事问过哈卜君，据说这个神的当差的大概是到过中国的。）

你的忠仆约翰·傩喜

这使阿丽思小姐很高兴。不过觉得送一次信是三镑酒钱，一天祈祷上帝帮忙的人在地球上又不知有许多，虽说这是中国的规矩，然而似乎总太贵了点。从这事想来，在中国当牧师的当然也有好多法子瞒到上帝找钱，不像爸爸的穷了。

但是她又想起邮局也要用钱买邮票的事，何况一个神的差人不把多一点酒钱怎么好看。

第二章　关于约翰·傩喜先生

在阿丽思小姐的上一次奇境漫游中，所说到的约翰·傩喜先生的性格，有些是已经被记述这个旅行的人弄错了的，有些则简直疏忽了。在此实在有提一提的必要。

傩喜先生是正直的兔子，有着乡下绅士的一切美德，而缺少那乡下绅士的天生悭吝，这是应当知道的。像这兔子的人格，近来在一切的绅士中，已是成了稀有的而渐渐成为新式绅士引为笑谭的一种“人”格了。

他是年纪有了四十五岁，有些智识却不及其一半年龄。爱洁净是凡为一个孤身兔子绅士的习惯，但这个他却在爱身体体面以外且爱行为的体面；这一点事上是值得引起那些刻薄的绅士非难的。傩喜先生遇事爱体面，把一年所有的收入，一千二百镑金洋，全花到一种不明不白的耗费中去。只是一个孤身老头，却不想娶妻，也不同一些有钱寡妇来往，（这是其他绅士顶不以约翰·傩喜先生为然的一种。）拿来钱就花，这似乎是不免应该在一种社会批评下得到不好名声的。然而约翰·傩喜先生却不顾虑到这些事情上来。自己所欢喜的，还

是仍然作下去，喝一杯儿酒，到老朋友处谈谈闲天，有戏看遇兴时也看看戏，想到别处城里去玩就一个人带了钱包走去。爱漂亮的动机，就只是爱漂亮，也不是像其他绅士收拾打扮是为的到佃户家去同佃户女儿作乐。碰到穷人要他帮助的，总是答应下来，看这人所需要是什么事，设法去帮忙。无聊时节爱看一点小说，这小说也不拘是十四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不拘谁个名家的小说，都能够在一种意外情形下博得这良善的兔子一点眼泪，（他无事就把那个和平正直的心放在一本书上，让这一本书的一些动人情节动人语言摇撼着，揉打着，于是他就哭了又笑。）烟是不吸的，酒是刚才已经说道，喝也只喝一点儿，实则就是这一点儿也就能够把这兔子成为更可爱的了。

我们知道，凡是像这一类型式的绅士，在同一情形下，不但是为人私下议论说是“好”或“不好”，且有人疑心到他头脑是有了病的。约翰·傩喜先生也就免不了此。然而这在三种批评下，人人却很愿意同这个绅士发生一点关系，因为只要同他发生关系总可以占便宜又是谁都明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约翰·傩喜先生背后说他坏话的，不过是想在他身上叨光不得，或所叨的光不够而起的一种责难罢了。

他住的地方，不能说是城里，也不能说是乡里，原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当日选择到这个地方住家，大约就是一面为的进城方便一面下乡又容易的原故，那是猜的。他凭为生活费用的，不是田地，不是房子，又不是挖窖发的洋财，这钱只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平空给他的。这不相识的人给他这一笔年金时已经死去了，到后所委托的律师慢慢的才把他访到，访到了以后，问明他的姓名底细，经过许多地方人证明这便

是那位不相识的死者所欲给遗产的约翰·傩喜先生，于是他就把这钱一年一年的领用到如今。他为这个也从不向人去骄傲过一次，他心中即或想到这件事，以为这个是一件平常事。把一些用不尽的钱送一个虽不相识却为人正直的面生人，也应当。说到这奇怪年金来源，似乎又得顺便把这个兔子以前的身世叙叙。

先是穷，穷到自己也莫名其妙。自己是一个光光的身子，如其他光身汉子一样。没有爸，没有妈，像是远房叔叔伯伯之类也找不出一个。谁也不能说明他的来到那个镇上是什么一种原因，自己则当然更不明白。

他第一次晓得他的身体不是天所有，也不是一个父母所有，是自己所有，——说是自己所有就是说知道肚子饿了应当要去自己找东西吃时，他是只有六岁。为什么又晓得是六岁？那又是一件不可解的事了。当他第一次感到要找东西吃时，他到镇上一个饭馆子门前，见到有两匹狗在那里争一块面包，约定下来谁打赢谁吃，面包就放在他的面前请他作证。

狗是当时就打起来了。

他看着这一对狗尽打，明明见到另一个爬不起来了，谁知却永远得不到解决。他是想着只要不拘一个谁打败，他便可以把这面包送给那胜利的狗，回头向胜利的分一片儿充充饥的。天夜了，可还不能得到解决。他真是有点儿慌，在打着的狗自然顾不到这个。

“喂，要打就快打完一点，朋友，你把他那一只脚啃一口不就把他拉倒吗？”

他见到这个方法已为另一只狗注意，就又把其他所见到许多有隙可乘的一点主张供献给两匹狗。可是到话一为他所

说出以后，这方法也就已无用了。他又为帮助一只狗擒另一只狗的一个顶妙的方法呐喊，可是他呐喊时同样却也给了另一个狗的力气。他自以为是尽力在帮助那一个占上风一点的狗的忙，却料不到那势弱的狗经他一喊也以为是一种友谊的鼓励而奋起了。若是这地方他没有在场，也许早就解决了，有了他在此则两只狗一面为一种英雄虚荣所驱使更不许让一点儿步。

“两位朋友，请你们听我一句话再打如何。”

承认了，那两只狗口角流着血站在那里等约翰·傩喜先生的话。他先把他的名字介绍给这两个英雄。随后说：

“我饿了，你们为了我的原故可以早早解决一下吧。”

“真对不起，”那白狗说，“我们不知道朋友是空肚子的。”

那花狗建议说这面包让约翰·傩喜先生一人吃，但为了一种光荣应请他一面吃一面看他们打，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在那时节即有了胜利即公理所在的话。

“好极了。”那白狗是答应了，不让花狗桩子站稳，扑过去就咬。

他们又打起来了。约翰·傩喜先生因为吃了面包已不必替肚子发愁，就看他们在一种很幽美的月光下为这光荣猛战。

他第一天的食物是这样的挣得的，已经算一页半神话的历史了。不过这情形到后来仍常常有的，可是能够因此得面包的却不是约翰·傩喜先生。

第二天他记起昨天得东西吃的方法，以为或者以后永远可以像这样吃那两只为光荣而战的狗留下的面包，就到各处去瞎撞。想即或不遇到这两位朋友，有别的狗要打也可以在那儿作一会证人。他还断定这是在一个地球上无时不有的事

情，只要遇到就可以叨光。一个人的职业是全类乎这样的尝试选下来的，每每会为最先的一个幸运肯定了自己方向，这方向不十分绝望则尚可以继续走去。可是我们正直的约翰·傩喜先生，走了一整天，虽凭了一种信心勉力抑制到要放东西到肚子里的欲望，从早晨到下午，见到别一个小兔子是并不要作证人也可以吃面包的。他看那别的小兔子，将整个的大梭子形面包倚在大门边嚼，他又疑心这是那两匹狗在他家屋里打着，所以面包便归那小子吃了。他想问问那战事到不到了结束，就走到一个正捧着面包低头啃着的小兔子跟边去：

“先生，我想知道那两匹狗打架到底那一个赢？”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

他以为是自己太含糊了，就又详详细细的说一番，且把昨晚上的事叙了一个大概。

“不知道，不知道。”

明明白白是这小子啃着的又是与昨天自己吃的一样的面包。一样的面包有两种法他可不信。听到说不知道就更以为是知道不愿意告了。然而他并不发气。

他又软软的说：“朋友，告我一下也不要紧，横顺你这个时节是已经有面包了。”

“你这个流氓，谁是你的朋友？我是议员的儿子，我面包是我爸爸给我的。你若果还懂得对人尊敬是有好处，那你就应当对我拿出所有的谦卑才是。”

“那昨天两只狗给我的好处可并不要我说是应谦卑。”

“那因为他是狗，我却是议员的儿子。”

他心想：既然是应当不同，这个时节天又已快黑，还不知那一对狗在什么地方，也许即或找到了他们，他们又已经

有了证人，如今这一边既说是谦卑一点可以得到好处，就谦卑一下也成。

他随就问谦卑是如何办法。那议员儿子，要约翰·傩喜先生喊他为少爷，是照办了。又要他向他作一个揖，他也照办了。又要他说四句颂扬这尊贵的代议士的能干，以及应蒙神佑的话，他可说不来。因为在这个只有一日吃饭经验的兔子，还没有机会把谄谀学到。他说：

"那我可不会。"

"我可以告你。这些话实在是你们光棍应当学好的。说得越好你也才越有好东西吃。"

"有好东西吃我愿意你少爷告我这个。"

这少爷，先是把约翰·傩喜先生适间说的这一句话一个"告"字纠正为"教"字以后，才开始来教这光棍说了一套吃饭知识。所说的颂词是一种韵语，四个字一句，这少爷，是傍在他爸爸的身边听别的人在议员面前说时学来的。约翰·傩喜先生自然就照到他所教的说了一遍。于是他们两个分吃了面包。约翰·傩喜先生第二天的食物是用一种谄谀换来，于是他知道恭维别个也可以得东西吃了。

第三天他挨了一整天的饿。他先去各处找寻第一次运气，不见到；又实行他昨儿打那少爷处学来的本事，不幸所见到的并不是少爷，纵恭维也不能得到好处。看看到夜了，仍然是无法。他却奇怪"昨天"和"今天"和"前天"怎么会不同，他开始认识生活到这世界上是怎么回事了。饭是同样的饭，却有许多方法吃。活到世界上，要学会许多方法才好。今天这个不行又改用那个，则才不至于挨饿。然而他想到的是至多有五个方法大约也可以得到每天吃饭的机会了，因此

他忍了一天饿去到各处去打听这另外三种新鲜方法，为的是他认为五种方法已得到两种。

以后的日子，每一天使他多知道一样事，他才明白可以吃饭的方法还在五十种以上。然而约翰·傩喜先生却在明白这个以前，先找到一种工作，已单在用这一种工作度着新的每个日子了。

先是他去各处问人怎么样可以活下来，有些人就告他当这样子活，有些人又告他说当那样子才对：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个不同的为人方法，可是用这方法问那本人讨一点东西吃时，却全没有像以前所遇到的那议员少爷慷慨。

他说："那我很谦卑的喊你为老爷少爷，又为你念那很精彩的颂词，就给我一块面包吧。"

那个人却说："若果你是乐于这样慷慨，我倒很高兴照你所说的办法给你恭维一番。"

他因此才知道有一类人是因为家中面包太多，就可以拿来换一点别人的恭维。恭维倒是随处可得的事情，也才只家中面包多的人愿意要。

这里说到的约翰·傩喜先生，显然是只好饿死了。然而在饿死以前，凡是一个挨了饿都能不学而能的，便是偷，抢：最先挨饿的人类，多半只知道抢，不知道偷，偷大约是人类羞耻心增进了以后，一面又感到怎么办稳健一点的智育发达以后的事。说到约翰·傩喜先生所采取的方法，当然是一种顶率真的方法——他去抢。

是第四天的事，他走到路上，望到许多小兔子，拿了一个大梭子形烘得焦黄的面包啃着，有些还一只手拿牛肉一只拿面包，这边吃过一口以后又吃那一边的东西。他羡慕这些

人能够碰到有好处的地方去，却不明白那是从家里拿的。“家”，这个他便不相信。若照到那另外小子告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个家，家中又应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姑母，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神科学生的哥哥，那怎么自己又不有？若说是每一个家中厨房里都作兴放了不少面包，还有别的厨柜里放的便是牛油，奶，火腿，熏鸡，以及吃来很苦的白兰地酒之类，那为什么别人送了另外那一个小孩子吃却又不轮到自己？总之虽然许多小孩子都如此说，他总不相信。他信步走去到一个很大的人家后门边，见到有一个小女孩在一个草坪的凳子上吃东西。

他走到那个比他略小的女孩子身边，问那孩子是打那儿捡来这一段香肠。

“是自己家里厨房的。”

“多不多？”

“这个多得很，还有火鸡呢。”

“火鸡好不好吃？”

“那味道比这个还好。”

他听到味道很好，引起这兔子肚子中虫是来回的窜。他搓着两只泥手，说：“你这少爷可不可以为我到你厨房去取一点火鸡肉来？”

“那你是想吃火鸡肉了，——我的名字是玛丽·瓶儿，不叫作少爷，——你想不想？”

“是吧，好吃的东西当然想。实在不得得一只火鸡脚也好。”

“火鸡脚我可不欢喜，我吃过。”

这女孩子却天真烂漫同兔子讨论到一切口味，一面且细

咬细嚼的啃着那一段熏得极红的香肠。

约翰·傩喜先生就看到别人慢慢的吃，他一面幻想起一只熏得通红的火鸡，嘟嘟嘟的叫着走到自己身边来，他就把脚分开像一个打拳师的站法，想擒到这火鸡时很快的拧下一只腿或翅膀之类。

“你这个站法很特别，瞧，我也会。”于是那玛丽·瓶儿也学到约翰·傩喜先生的站法，站到离他不到五尺的远近。香肠的香就不客气的送到约翰·傩喜先生的鼻子边来。当到女孩喝着要他看这一种站法时，他才从香肠的味道中滚出。

他笑那女孩站得很好，那女孩说他就是那么站起俨然同谁打仗的样子。他们俩就对这个站的奇怪方法笑着。

那女孩在吃了一小口香肠以后，又想起一件事情，就把香肠递过去，要约翰·傩喜代替拿着，好学那形势。

“这个，是我们家奶妈装猫儿吓我们时顶爱做的。”这女孩为了学这个可笑的形式，把两只手放到腮边，用大手指扣着口张得很大，眼睛皮用二手指按捺向两边分，成一种猫脸，且吼着要咬人。

我们饿得可怜的朋友，却禁不起手上拿着软软的东西的诱引了，他想尝一口儿试试。他把它举到鼻边去闻那好受的味道，正在这个时候他真禁不来了，就要咬。

“咬你！”这正像是那女孩要帮他警告香肠的话，实际上是女孩自己作的猫像得意的话，所影响的是正要当真把香肠咬一口的约翰·傩喜，见到女孩已看他动作，从心中发出一种羞涩，只能故意也张大起口，作为吓香肠的神气，说了一声“咬！”不消说是并不咬下了。

那女孩倒并不留心这些事。她见到约翰·傩喜在那里吓香

肠，吓过后，却问约翰·傩喜愿不愿意把她这段吃过的香肠吃一口。

"你试尝尝看好不好？"

于是在这种劝请下，他尝了一口。他慢慢的嚼。这是一种又甜又咸简直说不出的好味道。这东西吃到口里就似乎是一些小虫各带了一身香气满口钻。他慢慢的咽下，咽下以后是贪馋的望着这手上还拿着的东西。

"好不好？"

"好极了。我从不吃过这个。"

"难道你家中不准你吃这个？"

"不。"

"那你在家中今天吃些什么？你不说，我就猜得出，必定是火腿面包，我闻过我那哥哥，他从别处宴会回来，吃了这个我就可以从他嘴巴边闻得出。"

"……"兔子是不知道说些什么为好。

"你欢喜吃奶油龙须菜不？我可不欢喜。"

"是的，我也不。"

"欢喜在你面汤里用一点胡椒末不？那个用多了，就会使人打喷嚏。"

我们帮他说了吧，委实说，这个时候不拘什么约翰·傩喜全不论，他要一点不拘什么硬朗的东西咬着。许多的菜名，他连听也不听到说过，更不懂欢喜好不欢喜好！

这女孩却全不明白站在对面谈话的小子，是挨了一整天又加上一早上的饿的一个人。她还同约翰·傩喜引出许多关于菜蔬的批评，说她第一欢喜是那几样，第二又是那几样，决定不吃又是那几样。真瞧不出年纪小小倒是一个对于吃东西

顶有知识的小姑娘。

末了她又请约翰·傩喜勉强再吃一口试试。他当然是照办了。

他见了人家在一本册的同他谈天，且引出许多贵重菜名，竟想找一个机会说一句自己饿了的话也找不出。

忽然听到那屋里有琴声弹起来了。不久，又听到一种顶柔和的女人声刻在那甬道上“玛丽，玛丽”的喊，这一边是“嗳”的尖锐的答应着。她把那一段香肠接过手来，一面又向约翰·傩喜笑，说：

“瞧，我娘又要我练习明月曲了，我真怕，——你要不要这个？我想丢了。”

约翰·傩喜不再答应话，就把那段香肠抢过来了。香肠有了着落的玛丽姑娘却同这小子笑笑的点了一个头，就把白衣裳的小小身子消灭到那甬道里。

他是这样抢来一段香肠的。

约翰·傩喜先生怎样得到一种固定的生活，这是又在这一次抢香肠的故事以后许多天的。他终日到一个镇上去试行各样得食的机会，没有得则又饿一顿也不要紧。天生的是这一副很强健的身体，又正是热天，各处可以睡，且肚子是那么小，虽到极饿时也不必两个梭子形面包就胀得他小肚子发胖，当然也就能像这世界上许多挨饿的孩子们仍然维持活下来了。有一次，这是算他最后挨饿的一次，饿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心好意问其他的人要一点吃的，别人却赶他跑开。他走到那卖熟食铺门前去，望到那玻璃窗里整个的烧鸡，整个的鸽子，还有更小一点整个的麻雀，都像很好吃。

他上前去说：“这个你们既不吃，把我吃吧。”

"滚开，你这小光棍!"

他还怕别人是怪他不谦卑，于是又变更了调子软软的去央讨。到头还是被人用嗾狗出来的方法赶走了。

无办法的他，当真去抢是决不会作的。他只有在一个空阒坪里草垛上哭。谁知哭却哭着一个救命的人来了。那人是一个小地主，打这儿回家过身，听到草垛上有小孩哭声就过来看。第一眼看到的是兔子那一双大耳朵。照相法上说来，大耳朵是有福气的相，这兔子第一眼便使这人欢喜。

他问他是怎么样来的，说不知道。他又问他关于他以前的事，也不知道。约翰·傩喜除了好好的用一种像出身高贵的声调把自己的姓名告给那人外，记到的就是自己要饭的几件事了。那人见他可怜，且从那一双大耳朵上疑心这是一个流落的贵族，就告他若果是愿意跟到他家中去，他可以找一点工作。

"我饿了!"

那人又告是每天可以作照样的小事，也照样的吃很好的牛肉面包时，约翰·傩喜就像一匹小羊一样乖乖的跟这个人到这个人家中。

每日作的事是极平常的事，抹一抹窗户就成。天气好，则放那两匹山羊到野地去乐一阵。每到星期日，则换了新浆洗的衣衫随到主人到镇上的小礼拜堂去听讲。命运是这样安排下来，且在一种吃牛肉面包的环境下约翰·傩喜且把学问也得到了。那主人是孤身人，孤身而爱洁净的习惯，也如所剩的一点产业一样，便传给了如今的约翰·傩喜先生。

那主人是在约翰·傩喜二十六岁时死的，到约翰·傩喜二十九岁时，则已经得到那不明不白的一千二百镑年金，已成

了镇上一个绅士了。这绅士到陪伴阿丽思小姐旅行时，与先前所不同的，不过是下巴的胡子长短颜色两样而已。

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

这里，我想把约翰·傩喜先生的所得《中国旅行指南》一本书详详细细介绍给一般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这个我相信是可以给一个没有到中国来过的白种人很好的指导。不过道理为篇幅所限，却只能随便说点。

这书是在约翰·傩喜先生到馍馍街五层楼上哈卜君处谈要去中国旅行以后，过了三天，哈卜君耽心他老朋友的此次旅行，特意亲自把这手抄本极可珍贵的书捎来给他的。

哈卜君把书赠给傩喜先生时，说："好友，拿这一本到中国去，那是比请三个向导还似乎可靠一点，好好保重得了。"

书面签的字是：——

敬以此书赠老友约翰·傩喜君：时老友正欲游其梦中之中国云。

书上第一条便是说关于小费的事。

第一章第四条：——

遇到你迷了路时，问警察也不能知道（这是平常的事情），你可以随便抓一个人，说：阁下，请你把我引到我的住处去。他说这个我可不知道 那你可以说：你是本地人，连路也不知道？——到这里，方法就有两种：一种是你送他一点小费，他便很高兴为你作这件事；另一种则是你告他你是英帝国的人民，他们知道尊敬。英国在使中国人增加尊敬上，作了不少的事业，在中国境内杀了不少中国人，且停舶在中国长江一带的炮舰顶多，中国官已经告给中国人民应当特别怕英国人了。

同章另一条：——

拜会中国的官，或有曾作过官的名人，你到那里去投一个片子，假如那门房说不在家了，你若是相信这话，就回头，那下一次来准又会不到。即或是你先用信或电话相约，指定这时候去找那个伟人，到门房时请他引见，他也可以用“老爷不起”“老爷会客”一类话抵制你。遇到这事你便应当记起小费的事情来。你不记起他不会提醒你的。这因为应属于客人知趣不知趣上面，不知趣则他提醒你你也不明白。

你知道这事了，你就看看这个要会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人若是作过总长一类的，你可以在你名片面贴上值一块钱的票子两张，（也有五张的，这并无定规，不过顶好是用中国的有信用的银行钞票，免得掉换。）一

面口上说："劳驾劳驾，"他虽在先说过是老爷出去了，也许老爷在他们眼睛打岔时又转来了。也许是老爷从大门出从后门入，故他们先以为不在家，至于先说的是老爷还不起床，那当然是他们进去为你们催老爷去了。说有事，则必定事是刚刚办完。这是应当感谢门房的。回头你见了老爷，你可以不必提到这事，提当然不要紧，不过照例不提。

这门房得过你的小费的，下一次他就同你要好起来，可以不"买票"也成。然而你应当懂出钱的时候，最好不必让他先送你钉子碰，送不碰钉子处名之曰"里手"。

同章另一条：——

住旅馆，住公寓，住家，遇到过年过节，你得赏你下人的钱。中国一年十二个月，有三次是非赏小费不可的。这成了规矩。外国人到中国也免不了。一次是端午，一次是中秋，还有一次是过年；有时他们在耶稣诞日也很有理由的要小费，这个可免则免，不可免也应当送。他们每天的工作，是靠到这三次四次的赏号，拿来打牌赌博的，你如无小费送他，他便只好看别人赌钱。说不定因此他可以偷你一点东西，就把这无小费作理由，是无法的。

买东西时用同样的钱，你自己买可以多一点，要他们买则有时少一半，这你不能奇怪，因为这也是规矩。他们在你货价中提取了一些，不让你知道，是全中国作伙计，厨子，帮工，都认为应当（这是一种额外小费）。

同章另一条；——

坐船到别一个地方去，譬如说从上海到天津，坐不起大菜间，只能坐官舱，你顶好是先告那招扶你的茶房，说回头送几块小费。他便按到你小费多少来帮你作一切事。不先告他，他们都非常聪明，知道从衣服脸貌上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假如你穿得不好，他便可以不大理会你。那么以后你纵出小费也无用了。不过先说的总是应当在他估的小费以上，才有便宜可占。

又，在另一章上，讲到在中国的西洋人想作中国官或作事的，有几条也非常切要。可惜的是连顶切要的也不能全引证出来，这里只举几个小例。

第……章第二十一条；——

若是见到中国阔老，谈话谈到生活情形时，你说你对于中国打麻雀牌很想学学，能使他高兴。又说愿意看中国戏（注意是到北京只能说“愿听中国戏”），他也认为你是想领略中国艺术的好白种人。你说你欢喜在初一十五吃观音斋，这个也是很好的话，这话为太太知道更好。

在中国南方的伟人会晤下，你说话应当记到在骂两句北方军阀后夸奖一番这一方面的工作，到北方去则谈话中能引证得《论语》上的话越多越好。

作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实际上应当作成一个外国

清客身分，能读熟《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太上感应篇》，还不算全材。越懂得中国文化多越好。能陪到高等官吏常常吃一点花酒，也是作客卿升官发财很要紧的事。

别人请客，帖子上写五点钟，你最好是八点再去。若照到帖子上的时间去，那多半是连主人也见不到。即或是在主人自己家里，慢去一点也无妨。在中国，请客作主人的，多数先学得一种等候客人的耐性。这性质在久住中国的外国顾问中也养成了好好习惯的。

一个旅行中国的欧洲人，固然不一定全是来作官经商的，抱了玩一玩的意见自然也很多。要怎么玩得尽兴，中国的习惯也应当多知道一点。于是这书的第七章告我们的事是一些琐碎的杂事。这里仍然是选出的一部分。

第七章……条；——

到中国的应当在本名教名以外取一个别号，如像落迦山老农，或莱茵河散人，或居士斋主等等，至少是要懂得这个。中国人是稍稍有声望的人都有这别号的。还有人为神仙代为取名的，大致从扶乩而来，可以到北京红卐字总会参观，那里有很多神仙，且有不少作过总理总长省长的信士，这信士的法名都应当知道清白，好到那个地方称呼，不至笑话。

男人的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找中国姓氏谱有一本《百家姓》书，此书上还附有郡名，一见姓名且可以知道所从属郡氏。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时，人家姓

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联宗是比拜把子还亲密的。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读来非常顺口。女人则在本姓名加上以“廿”或“王”或“女”符号，更为醒目。其实最好是在中国顶熟习的“婉贞淑芬”等等名字中去找相同的音为雅致合俗。关于这个若不能明白，不拘向中国什么人请教，他们都能供给你三十个以上通俗名字的。若求其顶合式当然须要去拜访中国的译小说的文学家，他们对名字是十分懂得合乎国情的。找中国文学家那极容易，这个不比外国那么小　有些人你可以在初次会晤下问他是什么主义文学家，他告你时可不会红脸。

中国地方以乞讨为职业的人，算世界上第一多。他们在你身后追着赶着，说出很好的祝福，这颂词且多数用韵，自由从口上编成，如古世纪乞丐诗人一样，你若是乐于听他，就慢送他一点钱。不过太慢了，也许他把祝福的话用完了，尾音却是诅骂，这看地方来，有些地方是如此的。

有些地方乡下人，又作兴一到过年就上城讨钱的，这也成了规矩。

许多地方开铺子作生意的，一到初一十五便在柜台上摆一个钱簸箕，这里面有小铜子和银角子，这钱是专为给乞丐的。凡是作乞丐的还有一种副业，便是什么地方死人结亲，他们去打执事。到那时候他们穿的是一种绿色红色的衣裳，这衣裳上面还绣的有花，是中国前清衙门的副爷穿的到冷天时平常本来用报纸围身的，他们这个时候就不再发抖了。

若是想研究中国人不好看的脸色有多少种，你只要走到各处都不让他们叨光，就可以见到。

中国人骂人是各地都不同的（这里足供一个专门研究家讨论，兹节去）。

想同中国新的青年知识阶级认识，你问一个在欧洲的明白欧洲某文人的生活的朋友，拿一个那文人的相片来，签上赠你的名字，一到中国后，只要见到不拘某一个教授，让这教授见到这相，明天他就会为你宣传出去，大家都请你演说。你演说只把外国一切最新发明全归功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他们就都欢欢喜喜的散去，认为你是同黄色人同情的白种人。总之你到中国说中国好，这马屁是容易拍的。你不会拍就在中国人面前骂骂你对欧洲人不满意的地方，也算很懂事的白种人了。

你这样一同中国知识阶级接近，又可以见到现下中国的文学家，这文学家就是发表过国际上的宣言，说外人轻侮中国人，且名义也是说他是“文学家”的。就此又可以看看中国法郎士，中国拜轮，中国……也是一个在最近想了解中国的欧洲人应当会面谈谈的。

到中国应当明白中国人对女子的新旧观念，好在同一地方对付两个人。凡是穿洋服的你都称他为中国新时代人物，他便欢喜，且很有礼貌的同你扳谈。但有时你对一个顶时髦的人讨论到中国古文化也能津津有味。这察观在你耳朵，你听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明白。但不拘是新是旧，中国人都善于赌咒。赌咒是自己说了谎以后请神作伪证人的。中国的兵队，都知道怕外国人，土匪也如此。

在中国许多地方，每一天都要杀一些人，普通人可以随便看这个热闹。官厅也能体会这民众的希望，一遇到杀人，总先把这应杀的人游街，随后把人头挂在看的人顶多的地方，供大家欣赏。外国人且可以把这个随便照相。

中国人，近年来，辫子同小脚，可惜是不大能在大市镇上见到了。但拖辫子的思想是随便可以见到的。要见这顶高深的文化不一定要去找有胡子的人谈，年青人也能很好把这文化保留到思想上的。

顶会赌博的人应推中国人。他们把打仗也维持到赌博上面，投资的全是外国人。有钱多的欧洲人，是知道中国伟人谁可以某一时上台，比在跑马场买马位还看得准。

先疑心自己是已俨然游过中国一趟的约翰·傩喜先生，读完了这一本《中国旅行指南》，才明白是中国还有许多事情。到看到这样一册厚厚的书，全说的是中国事情，关于动身倒似乎是问题了。他虽然信得过哈卜君的话，说是欧洲人到中国去比到本国还自由，但看这书的第一章，把中国小费规矩就说了两三万字，他对于此行的路费倒踌躇起来了。本来的路费并不一定要花多少，但到了中国以后小费倒是一笔大数目。究竟要用多少小费，这书上又并未曾载明。也许还有最近才有的规矩遗漏不曾载上。然而他是决了心要去看看的。

他一面记起到中国去姓名应译好或纠正的事，就又走到哈卜君家中去讨论到他的姓名应如何改变，并问问这书中自己不了解处。

“这个为难得很，你书上说应翻好才行呢。”

“那我倒忘了，”哈卜君说着，走到写字台边去乱翻，翻出一个薄纸本书来，“来，我们请这个师傅。”

原来这就是一本中国《百家姓》，上面且有英文，拉丁文，俄文，三种的比较名词，傩喜先生是认得到拉丁文的，就把自己的姓去按照笔画检寻。过了一阵。

“我想，就姓王好了。”

“这个我赞成。中国现在有个王尔德，是大家全知道的。”

姓，那就定为王，郡名为“三槐”，无问题了。到姓已定妥时就研究名字。名字在另一本书上也有。为了应当选中一个顶好的，傩喜先生要哈卜君自己去作事，不必再理他，好让他坐在那紫檀嵌大理石的太师椅上专心翻找。傩喜先生是那么张起两个耳朵，端端正正坐在那大椅子上，把舌头在嘴巴边舔着，目不旁瞬的作这一个工作的。每一个名字在他都拿来过细称量一番。

——“阿狗？”不好。这里注明是小名，且指定是第四阶级的。

——“国富？”不好。这是军人，店老板。

——“金亭？”不。

——“长寿？”不。

——“……”怎么都不见绅士名字？

绅士的名字笔画都很多，这书为中国式的排列，所以先是找不着。

…………

翻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傩喜先生认为满意的名字。他到没有办法也懒于再找时，喊他的朋友：

“喂，帮帮忙，帮帮忙，我真不知要怎么着!?”

朋友哈卜君，是已在那琴凳上打盹，为傩喜先生喊醒的。于是他们两个来翻。

又翻了一阵，讨论了一阵，还是不成。

“那你意思怎么啦?”

“我意思就是这样，照老法子，用我这一个混名。”

“你是说在名片上印‘王傩喜’三字么。”

“嗯。”

“也好。”哈卜君只答应也好。他不明白傩喜先生的用意。傩喜先生在某一页上会翻出一个“傩喜”的名，下面注的小字是：此名为中国某总理在家时小名，“傩喜”意谓还一次愿为傩神所喜而赐云。那是真再好也没有了。但他可不把这意思告给哈卜君知道，怕朋友有意取笑。

把名字取定以后，他又问了不少关于到中国以后的方法，这些方法多数是那《旅行指南》一书上面讲过的，但他不明白，非哈卜君一一讲解不成。到后问到小费，朋友说：

“这个，至少预备同你此行的旅费一样多，那成了。”

“你是担心超过旅费的。既只要这样办那倒无问题。”

今天傩喜先生已习惯于喝那中国龙井了，他喝了两碗茶，又把哈卜君的中国点心吃了一些才回家。

当夜在床上，他又把那《中国旅行指南》细细的看，到睡后却做了许多荒唐不经的梦。

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

傩喜先生在给那个附有告给阿丽思小姐神的差人要酒钱的信以后，约莫经过四天五天，他又给了阿丽思小姐一个信。这信说是到中国去不日可以出发，在出发之先请她把一切预备很好。

“这先生才是有趣，我要怎么预备？”她这样想着就好笑。人家教她预备，她不明白到中国去玩一趟也得预备一些什么事。她以为要走就动身，就要预备，真说得怪！她先就根本不打量预备告给家中的人，又不愿预备再问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什么话。她恐怕一早张扬就会走不成。若是弟弟妹妹知道了这个，全争着要去，那谁来负这个照料的责任呢。

她又想：“难道是坐船去吗？”也不对。就是坐船用两个人划，一个有胡子的梢公掌柁，自己就规规矩矩坐到这三人船的中舱，这个也不是要预备的事。坐船她自信是不会晕的，她曾同爸爸坐过船到过海中。

然而傩喜先生的信上又明明白白说是要事先预备。

为难了。她不信兔子这话是一句真话，恐怕写信时照例

说的，因为写信的话每每不是这人心上要说的话，这是她明白的。但傩喜先生就像先也料到这个，在预备两字旁边打了两个双圈。为这两个小圈害得阿丽思小姐姐费了两天的思想。

无意中，在姑妈说故事的当儿中，她说，——

"姑妈，假若我们要到中国去旅行，也要带什么必需的东西么?"

这个格格佛依丝太太，关于到中国去手续其实一点也不明白，她除了说神话故事上的中国以外，她就不明白中国是神比人多还是人比神多的一个地方。但照例每一个问题从小孩子这边提出，她总有一种答复，有一些材料供给这些孩子，她于这件事上就引用游小人国的方法，说最好是带一支蓝色铅笔同一册日记簿子，因为好在说话不明白时候用字母谈话，又好寄信回家。

阿丽思小姐听到这个才了然，只点头。到姑妈问她是不是有意思要到中国一趟时阿丽思小姐只含含糊糊答应一下，就走到爹爹书房中去了。

她知道到中国去是带一点纸笔之类方便得多的，就不让第二个人知道，悄悄从爸爸书桌上取了一支小蓝色铅笔，扔在自己的衣袋里。又把自己所有的一本黄纸日记簿，——这日记簿是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在圣诞节赠她的礼物，上面画有金色中国的福字寿字的，——也从箱子里取出好好放在枕头下面去。于是她自己以为是一切已经预备得很好，所差的就是动身日子了，就泰然的等候傩喜先生的驾到。

在往日，阿丽思小姐家中的姊妹兄弟，上床先后是应论年龄大小挨秩序来的。上床由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照料。顶小的一个弟弟最先打发。其次轮到是六妹。其次是五弟。又

其次，就到她。虽说有时在上床以后也不能即刻睡着，且能听到顶大那个姐姐上床时姑妈的祝福话，但好歹这成了规矩。每一个人上床以后，姑妈就会把毛绒毯子搭好，又在被盖四周用手按揣一遍，轻轻的说“神保佑你”，于是睡下的便一声不作闭了眼睛让格格佛依丝太太在额上接一个吻，于是一天所有吵闹吃喝哭笑都离开了自己，于是这一天算完事了。

阿丽思小姐，近来为了那“不日可以出发”的一句话，可只想早睡。本来缓睡一点似乎可以说是权利，但她往日争这个权利，如今却连本分下的权利也愿放弃了。缓睡一点常常会从格格佛依丝太太方面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如像糖栗子，风干核桃，芝麻糕，橘子之类，这东西多数是五妹以下无分的，然而这个阿丽思小姐也甘心不吃了。她只愿提早一点睡觉。关于这事情，谁也不明白她心里是什么。不消说这也很少为爸爸注意，因为爸爸一天事也多。阿丽思小姐，但愿意提早上床，我们自然明白。睡得若是太晏，让那兔子来时老等，真是很对不起人的一件事！

她想早睡，总是央求弟弟妹妹先上床，因为在这家中一切规矩仍然不能破。她又要求格格佛依丝太太把每个故事缩短一点，为的是听完故事以后的弟妹可以上床。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第三天晚上时，她又设法催到姑妈把故事缩短，可为姑妈看出了。姑妈见到阿丽思变了脾气，人只想早睡，关于睡的事情一点不像往天的捣乱，就疑心，因此在她上床时就问她，——

“阿丽思，”格格佛依丝太太说，“你是怎么啦，这几天是有病了吗？今天又累了吗？”

“不。”她同姑妈说。“姑妈，我不。我们早睡点，不是都

可以在床上各作一个长长的好梦吗？”

“是都是。不过要作好梦并不一定是要睡得早。”

“我心里想是睡早一点机会多一点。”

“姑妈可是只睡一点钟也作了许多好梦。”这也是的确的。这中年良善的妇人，白天把一本《安徒生童话》拿起为阿丽思小姐妹读着时，自己就常常忽然成了一荚豌豆或卖火柴的小女孩儿！

“我怕耽误了事！”

姑妈听到这孩子说痴话就好笑。姑妈心上明白，以为必定是阿丽思把白天姑妈为说的游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记在心上，所以想早睡好到小人国去参观了。格格佛依丝太太是在小时候也作过这梦的，懂得一个小孩子底心是怎样的天真，就说，——

“乖孩子，我明白你意思了。”她一面为把一床羊毛毯子搭到阿丽思小姐足部，一面只点头，“可是不要招凉，伤了风是很难得到好梦的，你一打喷嚏，他们就会吓跑了。”

“姑妈你明白吗？”

“是呀。明早告我那个红头巡捕是怎样的款待你，且为我问他的安，说格格佛依丝太太也记念到他呀！”

格格佛依丝太太还托到阿丽思问那小人国的红头巡捕好，阿丽思小姐才知道姑妈说的“明白”所明白是怎么会事。

她说：“姑妈，我不是去那个地方。那只有让彼得弟弟去，你请他为你问候那个善良的包红帕子的巡捕好了。”

“好，那我就请他。你是不是要去会锡兵？”

“也不是。”

“那是要找俄国的皇子去了！——”

"唉，不是不是不是。姑妈，这个我不告你！"

"告我也好，我好托你就便为我问候相熟的咧。"

"那你拢来。"她要姑妈拢来是怕其他姊妹听到这话。

格格佛依丝太太依到阿丽思小姐说的话，把身子弯弯的到她床边去，让阿丽思咬到她耳朵悄悄的告她是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的话。

这良善的太太听了只点头，一点也不以为奇怪。当阿丽思小姐说完了要去中国一趟时，这个太太就说："那就为我问那兔子先生的好。又为我问穿黄缎绣花龙袍终日坐在金銮宝殿不说话的中国皇帝的好，你一到那里，是准可以见到那个年青皇帝的。"

"好，姑妈，你晚安！"

"好，乖乖，你也晚安。"

那一边就又为三姑娘打发到别个梦里去，这一边，就把眼睛闭上等候傩喜先生的来临。当到那一方面格格佛依丝太太刚安置到阿丽思的二姐时，兔子绅士已经在同阿丽思小姐脱帽行礼了。

阿丽思小姐眼中的傩喜先生，是完全与上次两样的。这时傩喜先生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的衣服是一身最时行的英国式旅行装束，这衣服是用浅灰色细呢作成的，真极其美观。脚下是薄底子的旅行鞋，薄到像看不见有鞋底。胁窝下挂了一个黑色望远镜盒子，一个黑色小照相匣，以及一个银色的铅质热水瓶。当到傩喜先生手上提了那个很大的皮包，见到阿丽思小姐，着忙甩下头上那顶便帽行礼时，若非亏得傩喜先生头上那一对高高举起的大耳朵作记号，阿丽思小姐已分不清楚对她行礼的是什么体面人了。

"傩喜先生，哟，好极了！"

"是，小姐你好！"

他们就很亲热的握手，且说到过去的一切。

阿丽思小姐同到傩喜先生，似乎就是这么出发了。他们是从花园中走的。

"傩喜先生，我不久还才同我姑妈谈到你啦。"她随即又告他这个格格佛依丝太太是怎么样的一个好人，每天为她姊妹学故事，每天晚上还又来照料到一个一个的人睡觉，……

"喔，这太太也知道我吧。"

"岂止知道。我告她，说是我们将同伴到什么地方去，她还说要我为她问你好，问中国的皇帝好呢。"

"这真是非常安慰，得这良善的正直的老太太惦念。回头我还请小姐说，这一旁，苏格兰一个乡下兔子，也愿意上帝给这老人家康健！"

傩喜先生是这么客气的说，致令阿丽思小姐不知道说什么为好了。

他们俩一直走就走到一个海边，这海的另一旁岸上，大致就是中国吧。

到上了船以后她记起了她的日记簿还在枕头下："傩喜先生，我想转去一下，我忘了东西！"

她随即就告傩喜先生所遗忘的是些什么。她还说这个便是记到来信上的话把来问姑妈，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告她到中国去应当预备的。

"这不要；要写信，中国地方不愁缺少外国纸张。我朋友还告我说在此买不出的货物到那边也有，一切有！"

"那'预备'我就不明白了。"

“我意思是要你预备‘走’，怕你忙到别的不能脱身。”

“喔，那就不要那个本子了。”

“对了。”

这只开往中国的船，似乎就只等候他两个。他们一上船不久，一会儿，就听到甲板上敲打铜锣报告船开了。

船慢慢的在大海中，如一匹大象的走着，这船就把阿丽思小姐同傩喜先生一直运到中国的码头旁边。

上了中国岸的阿丽思小姐，已给傩喜先生为改成阿丽丝小姐了。关于这个事情，阿丽思小姐却并不奇怪，因为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的丝字是合自己一样的，她倒以为如此一来更像这个太太的侄女了。至于为什么傩喜先生要为她换这一个名字，那是他记起旅行指南上说的话，不过他却不同阿丽思小姐讨论到这本奇怪的书。本来到中国玩玩。又不一定是考察什么，就不用这本旅行指南似乎也行的。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这是说落脚到中国一个码头上以后住在茯苓旅馆的阿丽思小姐同那体面兔子绅士第一天所经过的事。

约翰·傩喜先生一个人老早的出了门，这是不是为一种私心，想要骗开这年青小姐作一点私事，可不容易明白。但他是在九点钟离开这茯苓旅馆的大门，一直到十二点还不见转身的。这事怪。阿丽思小姐又不好意思先顾自个儿打算吃饭，因为傩喜先生临出门时又说是一定要回家来陪阿丽思小姐吃这一顿午饭的。到时既不来，就老等。

老等总不来。阿丽思小姐去望那钟，原来那钟也好意的停了摆，在那里等候傩喜先生的，所以经过阿丽思小姐看过四遍，那指分的针却老在那8字下戳着！

她怕是傩喜先生忘了所住的地方马路名字，故当到记起回家吃饭的话时要回来也不能回来了。她又担心傩喜先生人上了点年纪，穿马路时或者已经给一个汽车撞倒，这时傩喜先生的身子就正躺在医院的床上，哼着呓语，头上斜斜的缠的白布，床旁站着包白帕子的中国女看护在悄悄的议论傩喜

先生一对耳朵。

那旅馆中的当差的——这是一个同傩喜先生年纪差不多的人，只除开一对耳朵阿丽思小姐认为其余是同傩喜先生一模一样的好人的——见到阿丽思小姐一人又不愿吃饭，只干急，就偷偷的做了一件好事。他到一个好地方去，探听傩喜先生的行踪方向，回头走进阿丽思小姐房中照规矩的行着礼，同她说：——

"外国小姐，我想傩喜老爷……傩喜先生决不回来吃饭了。"

"不会的。"

"会。这地方各处地方人全有，别是遇到了往日朋友，被朋友扯他玩去了。"

"不吃饭是不要紧，我是怕他初初到贵国来路上陌生或者出了岔子。"

"你外国体面人到此是决不会出岔子的。"

"我见到这地方汽车多……"

"倘若是傩喜先生坐车碾死一个人，也只要五十块钱就可以打完这个官司。"

"傩喜先生难道只值得五十块钱吗?"阿丽思小姐听到侍者说只要五十块钱顶命，就想起不舒服。她是把话听错了。

当差的，见到阿丽思小姐误会了他所说的话，忙又补足说是所谓五十块钱的，乃是对外国人到中国地面碾死中国人的办法，当然傩喜先生是不在此例。

"那总太贱了，小孩子不是只要二十五块吗?"

当差就不再作声。因为他是明白在一个外国人面前，关于钱，许多事都应说得比中国实情贵一倍，好从中取利叨光

的。然而这件事则他知道是许多外国人都懂的规矩，且这五十块抚恤在他也就是一个大数目。一条命，虽说一条命，中国许多地方的人命，就并不比猪狗价高！有灾荒地方，小孩子作兴用二十两大秤交易，至多也只有七分钱一斤的行市。大部市上专卖人口，除了年青的女人值一百两百外，其余还多数是无市的。他自己就不很相信真可以卖五十块钱！

想到这些的那老当差，就痴痴的站在阿丽思小姐面前不动。

阿丽思小姐记起当差说的傩喜先生决不回来吃饭的话，就问他此外这个地方还有些什么热闹可看。因为她是明白傩喜先生来中国原就是看热闹的，以为也许傩喜先生一早一个人出门，是存心到这样好地方去，因为太好玩了就忘了回旅馆了。

“可以玩的地方是多着啦。”那当差就为阿丽思小姐数出三打本地好处来，如像到中国庙里见中国人对菩萨磕头求保佑发财，在当差又明知是外国人所欢喜参观的一类事。末后他又把这问题扯到傩喜先生身上去，“或者他老人家也是去城隍庙去了。我刚才就到一个瞎子处打了一个卦，问问那瞎子，傩喜先生所去的方向，他说在东方，城隍庙原是在东方！”

“那瞎子是见到过傩喜先生吗？”

“他是瞎子！”

“那怎么回事？”

“这个怪。他眼睛瞎，心眼儿可光光的。他凭了一个卦盒，凡事皆知。灵极了。他说的是决不会错。他刚才就告我傩喜先生决不回家吃饭，不会错！”

末了为了要证明这瞎子心眼儿不瞎，这老侍者就在阿丽

思小姐跟前学了不少故事，设若遇到乖巧的人，会疑心这是那瞎子特派来拉生意的。他又说这一条路上，这一个旅馆中，许多外国住客，就都如何信任这瞎子，失了什么东西找不到盗时，就问他，他便能够指出这偷东西的人，或是厨子，或是车夫，以及这东西所去的方向，结果就有人因此可以找到那偷东西的。他且说相信这是吕洞宾投胎。

阿丽思小姐，经这侍者一番话，像学《天方夜谭》的有趣，就把傩喜先生忘掉，专来讨论这先知了。她曾听到傩喜先生谈过是哈卜君处就挂有中国人的神仙相，名字也似乎是吕什么。她想这个神仙眼睛会瞎，倒是一件奇怪事。

她说："你中国神仙全是瞎子吗？"

"那并不一定。听说是神仙都是眼睛光光的。有些还有三个眼睛，中间那眼睛在脑门上，睁开时就放绿光，财神爷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神仙是跛子，走路一蹶一蹶用杖扶持到，名字叫做铁拐李，佩起葫芦各处卖仙丹，据那瞎子说他们是会过面的。"

过一分钟阿丽思小姐却想到了要见见这个瞎子神仙，她说："你明天引我去看看那神仙，好不好？"那侍者不消说是就略不迟疑的慨然承应这义务下来了。

她去看看这瞎子的意思，是想借此见识见识，并且有机会可以问问中国一共是有多少神仙，并且问问中国神仙为什么不到西洋去保佑人。

"你名字是不是阿福，听差？"

照阿丽思小姐的问，那侍者恭恭敬敬把腰弯着，说："也可以叫阿福，也可以叫二牛，请外国小姐随便喊。"

"有两个名字倒方便。"

"小姐，这是下等人，若是上等人，作兴五个名字的。"

"那二牛，我们明天就同傩喜先生去看神仙，这个时候你把饭开来，让我吃好了。"

那侍者就到厨房去了。

阿丽思小姐，一旁吃饭一旁想起许多有趣味的事。她想到见过了那瞎子，就可以打听天上地下一切鬼仙菩萨上帝的姓名住址，以及其生活情形，瞎子不肯相告就送他一点钱，关于送小费的事是傩喜先生曾经告给她过的。她只想把这些神仙名字完全记在心里，则回家去就可以同格格佛依丝太太学这个经验。且以后遇到爸爸再要说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的话时，便可以把这些有根有柢的神仙数给他老人家听，看他怎么说。为了使爸爸以下家里人全相信自己的话是当真，她又想到自然是在拜访那些神时，顺便要一个名片，这名片必附带印有这神在中国管理的事务，到连神的职业籍贯也分分明明，那爸爸或者还可以另外作一本神学书了。

在阿丽思小姐吃饭的当儿，那二牛是还很恭敬的在一旁站立装饭的。阿丽思小姐又问他这地方可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一下，且解释是女人可以玩的地方。

"那到跳舞场去。"

"还有？"

"有戏。"

"有戏？"老实说，阿丽思小姐是不能相信中国人会演戏的。但同时她承认到中国看一切也都像看很有趣味的戏。中国人的走路步法，在傩喜先生口中，曾说过是全为演戏步法的，可总不很使阿丽思小姐相信，中国人在生活以外还有戏。

二牛说："中国的戏才叫好！唱着跳着，人的脸上全涂有

颜色，或白粉，还打着，用真刀真枪乱杀乱砍！”

“那好看是一定了。”

“当然喔。许多人咧。你们外国小姐也欢喜看这个，全是坐包厢。这戏就是为无事可作的有钱男女人演来开心的，你小姐也真可以去试看看……戏是用男人装扮女人，装得很好，凡是充这类脚色的，都长得好看，男人欢喜女人也欢喜。说话也是作女人声气，越尖越出名。他们站在台上唱，旁边有一个人拉琴。口干时，就有一个人走拢来喂茶。遇到打仗，也有人在地板上安置棉花垫子，决不会摔伤。他们……多着好处咧。”

阿丽思小姐听到这话先告给二牛说戏是她住的国内也有，又承认恐怕不及中国这样有味。

“我也这样想，”二牛说，“中国是好的，一切是，聪明点的外国人都是这样说过的。”

把饭吃完话却说不完。天生的二牛这样的人，来作茯苓旅馆的外国客人侍者，这就是一种巧事。阿丽思小姐，初来到此地，傩喜先生既不回来，一个人又不敢出去玩，就只好要这老人说白话给她听了。她问过许多所欲知道的事，就是说关于她想了解中国一切好玩的事，这老侍者都能一五一十为阿丽思小姐谈到。问他什么为“热闹”，他就明白怎么算是热闹事，且怎么热闹又是可以同外国小姐说的，就倒坛倒罐的为阿丽思小姐说。话是一种不夸张的话，这人记性又特别好，所以说来娓娓动听，使阿丽思小姐听得非常专心。一个外国游历的人来到中国，许多中国国粹就是在这样情形下介绍给知道的。倘若这外国旅客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人（这样谈话的天才自然是极容易找），那住中国一个月，不必出大门，

所知道的也可以作成两三本厚书了。

…………

她心想："这全是很好故事。这故事比起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说的中国故事还要好！"

二牛的话是一直谈到傩喜先生回旅馆帮傩喜先生脱衣时才止的。这绅士，一见到阿丽思小姐就致歉，说是不能如所约定时间返回，害得这方面老等，很不好意思。但当时阿丽思小姐问到他究竟到些什么地方"白相"时，这和气兔子就打着哈哈笑。一面搓手一面笑。念着那句阿丽思小姐不很明白的旅行指南上一句话，"猪头三""猪头三，"约翰·傩喜先生今天出外去，显然是吃过一点小亏了。

傩喜先生究竟到些什么地方才如此迟迟转身？神仙也似乎猜错，经过傩喜先生一说，阿丽思小姐以后就不曾去拜访那瞎子了。原来傩喜先生所去的地方方向，这时算来应是在正西，恰恰与二牛说的那神仙给探听出来的正东是相对。

傩喜先生出门原是只打量沿到马路上走，走到不能走时就坐电车回旅馆，所以不用旅馆中为预备好的汽车的。在出门约有半点钟左右，他就采用中国绅士的走路章法，摇摇摆摆在那顶热闹的一条大路上走着了。

许多人！

就同这些人擦身挨去，在他也是一种趣味。眼中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口中念着老友哈卜君所赠的旅行指南一书上如像"若说在北京时每一个人的脸都像一个老爷，则来到上海所见到人的眼睛全像扒子手"的警句，是傩喜先生在路上的行为。把所见所触来印证那本旅行指南，在傩喜先生是觉得哈卜君非常可以佩服的。旅行指南说的：

在上海的欧洲人，样子似乎都凶狠许多，远不及在他本国时那种气色。大概在此等地方，是不能够谈到和平妥协字样的。做生意的全是应当眼尖手快，不然就倒霉。“吹牛皮”（原注：说大话）在这地方是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从卖药上可以知道，也许还应当移到政治上去。

傩喜先生只不很明白吹牛皮是什么，就是看那原注也不很明白。他又稍稍对于另外一句“在中国，老实一点的人同欧洲老实人有同样命运，得时时刻刻担心到饿死”的话不能承认，好像是没有根据，这因为是他自己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应当说是老实的兔子，却并不挨饿的原故。并且这忠厚可爱的兔子，他所走的是欧洲人从欧洲运来红木、水泥、铁板、钢柱、建筑成就的大路，一时见到的也是这大路上，通常的一切，当然要有小小怀疑了。这样的大路上，死亡并不曾缺少，那是给车轧死的，并不曾见到过有一次一个挨饿汉子倒在这大路上平空死去！

因为走得慢，就可以见到一些人从他身后赶到前面去，男女全都有。凡是衣裳后幅发光的，傩喜先生就知道这个人是机关或学校的办事人。凡是衣衫顶入时的女人，傩喜先生就知道这女人是卖身的。（这些女人就把在她前面走的人臀部当镜子，一面走一面打粉。）凡是……欧洲的例子，拿来放到中国仍然有许多是适用！只到处听到咳嗽，到处见人吐痰，进一家商店去，见到痰盂多是很精致的中国磁器，然而为方便起见，吐痰人多数是自由不拘的把喉中东西唾到地板上，这个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一件事了。

走了有不知多少，也看不出多少中国来。商店所陈列的是外国人的货物，房子是欧洲式样，走路的人坐车的人也有一半是欧洲人。若中国是这个样子，那倒不如就呆在哈卜君家一月半月为好了。

傩喜先生想起旅行指南来，这本书可惜又不曾带到身边。然而旅行指南上说的问路方法的话他还记得明白，就同一个巡警去说，要那巡警给他指引一条到中国去的路。

“先生，这是中国！”

“不对。我要到那矮房子，脏身上，赤膊赤脚，抽鸦片烟，推牌九过日子的中国地方去玩玩！”

于是这路旁巡警就为傩喜先生指定一部往这地方去的电车，要他到车所走的尽头处再下车，就可以见到他要见的事。于是就到那纯粹中国地方了。

所给他惊异的是不见什么地方有过一次龙或龙状画物。且一切也不如他所设想的难堪。只是哈卜君所说“中国人的悠遐的脸子倒随处可见。到这些地方来天就似乎低了些。似乎每一个人只在行动上小心，为的是道路所给的教训。中国人每一个人在他背肩部分都有一种特殊曲线，如像欧洲的鞋匠一样，然而在中国则背越驼表示他是上流阶级，因为这线是代表享福，并不如欧洲人代表劳苦的。”哈卜君的话是多么精粹！

然而傩喜先生还是不满足。就数着这些上流人的数目，也像很没有意思。新的需要是吃喝一点中国东西，可是一连走了三家铺子，都说只预备得有牛奶咖啡蔻蔻，如像到哈卜君家中喝的中国茶反而不卖。

“老板，那我请你指给我一个得中国茶吃的地方。”

"若是您外国先生一定要，那就到这里坐坐，我去倒来。"

这是傩喜先生学得用换钱来问路的方法，谁知道小钱铺老板却这样和气。傩喜先生当然就不会客气，把那老板为倒上的一杯茶喝了。味道同哈卜君家中一个样，并且碗，也是一个样，把碗举起细察碗底也并不缺少那"乾隆年制"的字样，傩喜先生就赫然一惊。中国人的阔气竟到这样，一家小兑换处也用的是古磁器，真不是傩喜先生所想到的事！他又想或者是为款待他，这老板才如此，但又明明白白见到那茶碗，是还有三只陈列在铺子上的。

傩喜先生就不忍把这个茶碗放手了。把茶喝到一半，他说，——

"老板，我想问你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一件！"

"近年来磁器价大了，这是去年买的，还花三角一个！"

"三角？"那个商人就又答应正是。这次听准了，一点不错，不是三磅或三块美金。一个作钱铺生意的人，是决不至于把各样钱的名目说得含混不清的。

"——三角！

——三角！

——三角！"

奇怪透了。在傩喜先生心中，以为哈卜君如此宝视他的茶碗，至少这茶碗总值三镑。三镑与三角，在这件东西上估价，是如何一个滑稽数目！他不信。那老板是一个北方人，如我们所常说的憨子一类人，见他不信就慨然说可以相赠。傩喜先生则在一种谦让下，把四块钱换来了这四个起青花的"乾隆年制"茶碗。老板又告他这是假的，然而到中国来的许多外国古董家，就并不对这个假而稍示惑疑，傩喜先生当然

更不在乎此了！

一面得了四件古董，一面得了四块钱，这交易是两面皆感到非常高兴，因此他们又来谈别的话。话由傩喜先生问及，这老板便如茯苓旅馆那个名叫二牛的侍者同阿丽思小姐谈话一样的，一五一十说，终于说到这地方的好玩事上去。

“……先生，我告你，要玩全是可以玩的。”

“是的！我们就是来中国玩的！”

“其实，”这老板又忽然想起了一件适间忘记谈到的事。“其实我以为你们外国人到中国来，还有一桩顶热闹的事可以看，只不知道你先生对这个事也感到兴味不？”

“我想只要热闹我都愿意看。”

这老板听到傩喜先生说只要是热闹全都高兴看，且就愿意看看这个热闹，倒并不出奇，因为其他的外国人都似乎愿意看的。若说不愿意看，那这老板倒以为是傩喜先生不懂这热闹，所以说不了。

他随即就为傩喜先生解释说这热闹是“打仗”。

这个倒不知道了。傩喜先生说是打仗可以看，倒以为奇怪，并不曾听到人讲过，也不曾从那本旅行指南上得到解释。实则旅行指南曾提到这事，傩喜先生把这一章忘掉了。

当傩喜先生告那老板说是这话倒不曾听人讲过时，那老板就说：“别的人也许不知道，这是近来作兴的。你们外国先生全爱看这个。我相信陪你来的那个小姑娘对这个也不会怕看。”

接着是他为把最近几个中国地面打仗打得顶热闹的省份谈下去。这老板，且从报纸上，采取了不少打仗区域变更的材料，供给傩喜先生。又把自己所知道的类乎械斗的事，告

给傩喜先生。这个人的脾气，正是应当列入茯苓旅馆中作侍者的那二牛一类的人的，他这说法在他自己就认为是一种顶合礼的贡献！

关于打，傩喜先生有不明了的地方，是中国人这样平空打起来，到底是真打假打？他把这个话问及那钱铺老板，所问的话是谁耐烦打来好玩。

“那为什么——”傩喜先生就想知道。

“提到为什么，我不很清白了。似乎是赌得有种东道，我猜的。若不是两方主子赌得有东道，那么打赢了都领饷，这饷就不晓得打那儿来了。”

傩喜先生承认这商人的猜想。他因为记起历史上记述罗马人当年要奴隶到戏院子去比武，人同人拿剑相刺，或是同到一群狮子虎豹打架的事，那时在戏场上，似乎就有许多尊贵绅士，体面绅士太太，坐到那用皮革绒类作成椅垫的座位上，作兴把这种事来赌一种东道的。他想起这情形就不由得为古今异地人类趣味相差无几而好笑。

“先生，那你外国也总有过了。”

“有是有，在书上。但总不会有这里人多，我相信。这样大热闹事是恐怕只有你中国人来作，别的国家谁都办不了的。”

“是吧，人少了也很无味。人少一点就打不下去，更难得看了。”

他们到后就谈到去看打仗的方法。如何的由中国官为备车，如何的去看，如何的望到子弹来去飞，又如何的去估计这死亡数目：在商人，是一种诚心的话，在傩喜先生也是一种诚心的听——只是这个商人却并不曾陪到谁去看过这战争，

傩喜先生也不想去看这个。傩喜先生的耳朵，其所以如此特别大，也许在容受别人的话一事上，多少有点意义吧。

待到把时间记起想离开这钱铺，时间已经十二点了。

——她还等着呀！

他想起了早上同阿丽思小姐约下来的吃午饭的话，就忙同这商人告辞，拿起商人业已为他包好的四个茶碗就走。

到旅馆，说“猪头三”“猪头三”，不过是在追忆从前到哈卜君家去喝茶，那茶碗所起的尊敬为可笑，就说起旅行指南上把“猪头三”翻译为“乡巴老”的话笑着说着罢了。

一个下午他们就为了互相报告今天各人所听到的中国人说的中国事，以及鉴赏这四个有龙的中国古磁消磨过了。

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一块小费

他们俩很早的起来，想出去看看。因为早上这个地方是空气要干净一点，这于约翰·傩喜先生则尤为需要。他的需要很好空气的脾气，也如需要很体面的衣服一样，从环境能够达到他的需要时就养成了。为什么说这脾气是能够达到这个需要的环境时才养成，这便是说约翰·傩喜先生是一个连在希望上也很可称赞的正派人。我们是知道，有许多许多人，生活还不是一个绅士时，也就搭起绅士架子充数的。我们又知道有些人是生活安安定定按照着一个时代习惯变成悲呀愁呀的人的；——约翰·傩喜先生可是到能作绅士时才作绅士，又如像在小时到饿了才去学找面包吃的方法情形一个样。他如今要干净空气，那就很早的起来，不然，就照到中国绅士办法睡到十二点起床，也很可以。

“傩喜先生，”那时阿丽思小姐正在穿一件绒短褂，她说，“可不可以坐汽车坐得远一点儿？”

他说：“我很愿小姐把这意思说得明了一点。”

阿丽思小姐是希望同约翰·傩喜先生到乡下去，当这个希

望经阿丽思小姐解释明白时，不消说这一边的傩喜先生就赞成了。

他们下乡。

把车子开得很快，是为的可以早到一点。

清早上的世界，只是一些在世界上顶不算人的人所享受，这大约是一种神的支配。把上流人放在下午，放在灯下，来活动，来吃喝，黑暗一点则可以把这些爱体面的绅士从黑暗中给别一个看来成为全是体面的脸，说谎话时也可以把说谎话的脸色给蒙糊不清。一面让另一种下等人，在这样好好的清晨空气下，把一切作工的，贡课的，拉车的，……等等的精力充分预备停妥，到各样办好，于是那些上流人就可以起床了。神的支配使人类感到满意的，实在这事应算一种。当然此外还有很可感谢，如像……

到出了热闹地方时，时间将近八点钟。

那早上的冷风，是湿的，是甜的，又是像其中揉碎得有橘子薄荷等等芬香味道的。阿丽思小姐为这个享受乐得只在车上跳。兔子先生是一面好好的顾全到车子在这石子路上进行，一面把鼻子扇开着嗅着，一面口上又哼哼唧唧在唱一支土耳其看羊人的曲子的。

路上全是一些蜣螂，好好的，慢慢的，各推了一部粪车在那里走着。

“傩喜先生，我说你瞧这个，多好玩！”

“他们是这样整天玩的。”

“我想你把车子开得慢一点，我们同那前面一个斑壳蜣螂并排走，我要同他说说话。”

就是这么办。他们的车子就同那一只蜣螂粪车并排了。

她，阿丽思小姐，看到那蜣螂一副神气，就是作工时流着大颗的汗的神气，就同傩喜先生说："这个我们那儿也有。"

"不，"那蜣螂否认了以后，且补充说，——

"你们那儿有，是我们那里传过去的。"因为这是一个深明国故的蜣螂。

"我可不信。"因为阿丽思听格格佛依丝姑妈学故事，就学到蜣螂推车的话。

"我们这儿人说的！"那蜣螂愤然的把这证据搬出。

"是谁？"

"走吧，别耽误时间！"另一个蜣螂就来打岔。

于是那蜣螂就不再说一句话顾自弯起个腰推着粪车走了。

"他说我们那儿推粪也是中国传过去的呢。"

傩喜先生是也相信许多很好的文化全如那蜣螂所说搬过去的，就不同阿丽思小姐分辩，只点头道对，又打着哨子把车开走了。

他们的车子，开到不知道有了多远。凡是城堡，凡是房子，凡是一切——切市上的好东西都不见到了。越离得远空气也越好：最先的空气若说是橘子的味道，以后就是蜜味道，再后是……傩喜先生的车若不是触在一样东西上，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止！

他们的车子是为一堵斜墙挡着了，正想退，把车倒开回到宽处来，从那墙的一个缺处露了一个瘦瘦的脸。

这脸虽然瘦，可是却为傩喜先生第一次看到顶和气像人的脸。虽然从这斗然一现中使他记起了旅行指南上面说的"匪徒"的话，但这和气的脸却给了他一种对付匪徒的勇敢了。

“怎么啦?”

“不准走!”那尖脸汉了，忽然变戏法一样把脸一横，拿了不知一件什么东西直逼过傩喜先生这边来。

傩喜先生并不怕。就因为第一次他见到过这个和气的脸，他信是当真这人所有的本色脸了。第二次是假装的。

“朋友，怎么啦?放下你的棒子吧。这里有小姑娘她不大欢喜别人作丑样子给她看，回家恐夜里作梦。”

这汉子却忽然又恢复了先前样子，颓然的退倚到墙边，棒子是也掉在地下了。

“我瞧你先生是瘦得很，怎么不吃一点药?兜安氏补约我吃过，像很好。”

那汉子对这话一点不懂。这不明白处正如约翰·傩喜先生那一次找食物遇到那玛丽·瓶儿姑娘同他讨论口味时一样。

“怎样不说?”阿丽思小姐先是惊吓，这时却见到对面这尖脸汉子可怜的情形来了。“你是不是那个蜣螂打发你来作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事的证据的人?”

那人说是。其实他不知道答应什么。但听到这外国小姐说是不是，他想或者是说“请安”一类事，就答应说正是蜣螂打发他来的。

那人就走到傩喜先生的车边来，如一匹瘦狗，身上用一些布片包作一条很有趣味的棍棒形状，手像一些细竹子作的，但颜色却是蜡。

他说：“我饿了。”

“那你怎么不去吃饭?”阿丽思小姐奇怪这个人说的话有趣，“你是才来这里找不到馆子吧。”

“不是。”

“那是不欢喜他们作的口味了。”

“也不是。”

“那是——”

“我没有钱。”

“没有钱他们不把你吃？”

“是的。”

阿丽思姑娘更奇怪了。为什么一切吃的东西要钱才能吃？若说要钱买，那许多人家养的狗她们打那儿得钱？她就从不曾见到一匹狗身上有装钱的口袋。她家中的狗同到吃蔗伯伯家的牧羊狗，全是没有钱口袋，也不拿过钱，东西却是可以随便吃。其次是即或说狗是为人优待，像到人家做客，但是人人都有钱，为什么这汉子又无钱？结果她想必定是这人舍不得用，所以才饿。

傩喜先生对这个可了然得多了。他明白有些人是一生下来就有许多钱，有许多人又一辈子不会剩一个钱的。他又明白有些人不作什么事可得许多钱，有些人又作许多事仍然无钱。他又明白钱这东西不单是可以吃饭。譬如说，你有钱，要一个父亲，马上就有二十个人来说他愿作这个事业。你要太太，要儿女，也办得到。拿钱去送人，人就恭维你，这恭维言词且可以由你自己选择。总之有钱活着很方便，这个是约翰·傩喜先生从自己生活上考究得出的。

他听到这人说是没有钱，就同情他，问他为什么原故就没有钱

“这谁知道？”

“那你自己总比我知道一点。”

那人听到傩喜先生说，才慢慢的来想怎么样就这样穷的

原因。不提起，当真似乎自己也早把这为什么穷的事忘记了。然而他想起的仍然是不明白。

他说先是有钱，是能够把那个钱买饭吃，到后钱完了，也就没有一个人送他饭吃了。

“你怎样不找一点事作作？”

“找了。”他记起所到各处找事的情形。“全不让我作。听他们说招兵地方可以吃饭，我就去，饭是吃了，到后把仗打完又不要我了。我又到外国人办的工厂作工，到后又不要我了。我去各处请人给我一点事作作，他们倒全很慷慨，立刻给我事情做；可是却无饭给我。我问人什么地方可以有饭吃，他们说你有钱就成，也不拘什么地方。我又问他们作什么可以得钱，他们说出许多方法，譬如说作经理可以，作总长可以，作教员可以，……很多很多。可是我要他们让我作一下经理，他们却不愿。我说，那就小一点，给我一个教书先生吧（我字是认得到读过书的）；他们也不愿。我又看到他们家中养得有狗，养得有雀子，我就说，让我算一个狗，好不好？他们笑。先生，我是这样就只好作讨饭的了，讨饭倒是一件方便事，我不知道你先生信不信？我讨了两年——或者是十二年，我记得不清楚，在这一段时间中倒觉得比当兵好些。感谢那些老爷，你喊两声他总扔给你一个钱。可是近来讨饭也讨不到了。各个老爷走得很快，追不上他们。那些人家的大门边又不能呆。街上讨乞的又多，因为多则怕送不得许多钱，就全不送了。虽然不得钱，冬天又冷，我不明白我就活下来了。我要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活。到昨天我走到一个地方，捡得一张报纸，上面有文章，写明说是给我们穷朋友的，我就看。看了才知道活不了时我们还可以死。我就照

到他那方法来作，如今我想我是已经抢了你，你把我杀了好吧。”

傩喜先生可为难了。他说：“原来你是要死？”

说：“是的，劳您驾杀了我吧，我真当不来了。那书上说得好好的，说您外国老爷也很愿意帮中国人的忙，为杀中国穷人，我看您先生必定可以作这事，所以我在此抢您。”

“那你并不把我抢！”

“那这书上也说并不是要抢了东西。不然你把我当作共产党杀了也好吧。”

“我可对不起，忘记带刀了。”

“那在那个文章上又说不一定是刀，您外国先生有枪！劳驾吧，这一点点小事，帮个忙，像修路搭桥一样，菩萨会保佑你的。在那文章上说英国人则尤其对这个义务乐于担任，您先生不是一个英国人吗？”

傩喜先生窘得了不得。他记起旅行指南上赌咒一条，就连忙赌咒说自己只是属于苏格兰一个小镇上的兔子，可并不是英国绅士。

这两个人都为这事不能得到解决搓着手。阿丽思小姐还算好一点，她记起她小绒褂里还有两包朱古力，见到这两个人情形，忙说：“是这样，这里有点糖，请这位先生吃到一下，充充饥，回头再商量这事情吧。”这算一个办法，于是不久那两包朱古力糖就在那尖脸汉子的白牙齿下嚼成细末随同唾液咽到胃中去了。

傩喜先生一面望到那汉子吃糖，一面设计，想跑，不成。想当真就杀死了这个人，又的确无一把刀或一把枪在身边。想——想不出。可是他却想起那汉子身边的那张报纸了，他

说："既然你是按照那文章上说的办法找死，来，把文章给我瞧瞧吧。"

那汉子略一思索，就从那胁边破布里寻出了一根纸煤子一样的东西。他用他那蜡黄的手战着抖着展开这一张东西摊给傩喜先生看。

"您先生认得到这个？"

"认得这个。"于是他就接过手来看。这是一篇随感录样的文字。凡是随笔，傩喜先生就明白这题目也许是很浪漫的不切于实际的。

那一段文字，前面题目写的是：——

给中国一切穷朋友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之商榷

署名是一个挨饿的正直平民。下面是那内容。——

正月初二我饿了一天。这是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荒唐不经的事。因为在此时我不应当挨饿！然而人是真饿过了。

为什么要挨饿？无米，无油，无钱，就是那么饿的。

也不是要故意装穷，要人怜，故如目下穿洋服住很阔房子自称无产阶级的时行名人。又不是装穷怕绑票，畏别的亲戚朋友"边匡。"①只是穷。穷就非饿不可了，穷了没有法子吃饭，我是能泰然处之，只要当得下，不至于过不去，找不出要人怜惜以及平空悲愤的。因为我的生活目的是在吃饭以外还用一用思想，不至太吃亏，则纵间一两顿不吃饭，从许多别的幻想上也就俨然享用

过一餐了。在别一个地方，同样是生就两只方脚板，两只手，一个满是白色成粒的牙齿的口，挨饿而至于死的，岂少人?! 就在住处附近（住处是善钟里），一样的是人，没有法子得饭吃，一家束手坐，空了肚子来过这个年，也总有。我们全是人！有饭吃，那倒可以说个也许不是人了，这证明不必举例。相反的，是因为人若按到一个人的本分活下来，就多数要经过几段挨饿的日子。如果作工才能吃饭，有许多人是一辈子不应得有饭吃；然而这类人都吃的是很好的饭，因此我们好好的人却全挨饿了。怎么样要饿饭，把这个去问问那据说管理着一切人类的命运，人类的良心的主宰吧！设没有回答，只是一个永远的沉默，那这就是一个回答了。

我挨饿，居然到这个地方来也会发生，这事为朋友们知道也许又有不解处了。为什么挨饿是我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只知道，房子中剩下的是一半瓶煤油（这个倒可以作自尽用），剩一点儿蒜，剩一点儿盐，其他可吃的全无，可以去买这类东西来吃的钱是一个不有，时间又是新年，就只好不吃饭了。我在这样情形下挨饿是当然不算出奇的。

借钱，是“借”，又并不是别人欠我的债，当然我们即或有着那向各处敲诈勇气，也决没有强制人给我一个吃饭机会的蛮气。我不明白，我的事。既已如此清楚，但说到这里时眼中还仍有泪。这眼泪，似乎是为那作工无可作，挨了饿以后，人糊涂了，去到要去的地方去，勉强作出吓人的凶狠样子，希望借此得一顿饱。而又终于为人捉到把头砍了的汉子流的！在这个时候，我记起

我平生曾见过的将到四千的在这种情形下结果以后的血污肮脏的头。这头是在用刀切下以后，用绳子，或木笼，好好的系上，悬挂在那有多人走过的地方，好让那过路的行人昂起活头来欣赏这死头的。颜色是惨白的肉与紫色的血相对比，久一点又变成蜡黄，或深紫。意思是使人看，知道这个叫法律的尊严，与弱者的最后。这办法，又是中国各处都会作，便简便，有时还有外国人来帮到办这事。这样事，以及把肚子破了，取肝，取胆，我是当真见过有四千次以上了。亲眼的。于是使这眼睛常常为这些头颅流泪。

其实见到这类头颅，眼睛多是闭得很好，脸也很少比这人生前还多苦闷的皱纹，一个人望这个东西太久了一点，也许是所感到竟是“与其那样不如这样”的吧。

在尽力要使自己活下，各处找工找不到，居然尽过最后的力得到了的是死以后的恬静。于社会则也算尽过了“极力减少挨饿分子”的义务，这事又似乎是一件在个人国家两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利益。而应在各处反共的省份内都可以用一种学说来奖励的事！

也许有人说，好是好，不过这一种事不一定是大家全愿意。（我们是知道有好些人是受得有很好的文化熏陶，宁愿老老实实活到世上到处乞讨像一只无家的狗的。）又奖励这事必定还要消费国家或个人许多钱，（虽说中国目下的兵是如此多，在大地方警察又这样办得好，奖励人去抢劫总有法子把他们捉来杀死，不必怕影响社会治安。）但为了国家的财政及个人的私富着想，还是提倡旧有文化，让他们能够安安分分活下来，苦下来，且

可以设一两个粥厂，帮助一下他们，使他们常在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状态下好。是的，这个对。

资本家，富绅，以及作官从打仗上赌的东道赢了钱的退位督军省长，见穷人一般的在好马路上走路，有时且追到讨钱，嫌恶不嫌恶？像是虽然嫌恶却也很愿意这类人在世界上不缺少，也不很舍得这类人全死，大约这算是“人道”，“人道”不止为国粹之一，实为世界的。“人道”是什么？是开纱厂的可以发财，开矿的可以发财，办慈善事业的则在为人颂扬以外仍然发财，政府有公民拥护，军阀有打仗的兵，社会上有姨太太丫头，娼妓，有——

一切全有，是挨饿人对人的贡献。

中国挨饿人贡献了中国历史的光荣。中国全盘的文化，便是穷人在这世界上活着而维持下的。

耽心中国文化沦亡，各处有人在，此即所谓爱国之士，遗老中有人，军阀中有人，少爷小姐以及革命同志中也并不缺少：他们忘食忘寝于文化之失坠，很可感。我们应感谢这关切的还有外国人。日本与英国则尤为尽力。在这样一种同心协力和作帮忙的情形中，还要耽心中国文化不能保留，真太过虑了。照这几年情形看来，实则中国旧有文化因不必耽心难于保留，恐怕还会有不少新兴文化发生，这新兴文化且决不会与固有文化冲突，大有相得益彰之妙！

为了文化的保留：留一些旧的穷人，造一些新的穷人，这工作是遗老与军阀两种人分担。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也仍然并不缺少关心这文化的人。此时的法国，

已成了纯民主国家，在自己国里是纵恋恋着那帝国专制时代的文化，也不能公然在国内行使的，于是到中国来就在中国地面上建筑公园，在公园门前来写上“华人与狗不准入”的字样，把轻蔑侮辱给我们中国人受，于是在这样轻视中国人下法国皇族光荣的文化遗绪就保留着了。我们还能够有余力替别一国人来保留这文化，则当然许多自己的也一个样的有意无意捏着了。使我还不很明白的是连年打仗，到底打仗死去的穷人，与因打仗而穷下来的人，两相比较在数字上是那一方多？若事实是为得了外国最新式武器，打时仅只花钱多，死人少，则我对这个不必耽心。至于把年青人平空杀死若为乱党则不一定是穷人，不很要紧。但是对盗贼，则似乎杀得太多，也与文化多少总有点关系。在其他方面（就是说打仗的方面）果无此项新穷人产生，老穷人倒以少杀为妙；这是我对文化上一点小小贡献。

至于穷的挨饿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既没有饭吃，我们想别的方法来作这维持文化的工作吧。我们在物质方面是叨不了光，只好从精神上享受一条路着想了。所谓精神上的路，是我们想法子完成我们穷人生到这世界上的义务。作工，为绅士当牛当马，那是当然的。还有的是怎么来想方法把世界修饰得美一点：本来不好，来作得好点；本来穷，怎么想法来富。

我们全都知道有多少好风景地方，全给我们穷人弄脏了。多少大路，因为我们走得太多，则别个就不愿意出钱修；有多少戏院子公园，没有我们到那里去闹，则一切全收拾得很好。国家为管理我们这些无知无识的人，

设了无数的官吏，这个每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钱。为了怕我们偷窃上流人东西，把这些尊贵人多添一种小心。为了恐我们抢他对他不敬，所以遇顶好的天气时也不敢坐汽车去乡下享福。每一家外墙，本不必花许多钱筑得很高，也是为了怕我们中人有莽撞的随便进去。为什么近来富人行慈善的一天比一天少？这个便是因为我们太多，我们人多则凡是从前使富人听来神清气爽的恭维话，这个时候已经失却效用了。为什么要牢狱以及特意花很多钱去外国定制电气杀人机？那也是为我们才有这糜费。为什么害得那类上流人常常在口头说诓话骗人？这个实则却是为对付我们才要。……

总而言之，我们活到这世界上，无一处不在增加他们上流人麻烦。我们人多的地方就常常害得那些国家高等官吏患失眠症，绅士也为这个有同样苦楚，很难于好好睡觉。我们无一处不是罪人，这原因是我们穷。既然这样的对不起同在一块儿的中国上流人，我们实应当研究那顶合宜的方法处置自己！

第一，我们可以全体加入到别一个国籍去。这个事，容易办，现在到中国上海地方，不拘那一国我以为都有这一种慷慨。只要我们愿意，就如朝鲜人作日本奴隶，印度人作英国奴隶，那样的请他们索性再多尽一点义务，作我们主人，他们全都能明了我们是文化顶高的国民，我们为他们牛马，这为两边有利的请求，我想决不会遭他们拒绝。我们可以为他们作站街的巡捕，或者作为保护他们商业的陆战队，再不然外国人也总能大大方方为我们在中国地方建筑大大的工场，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力

量生利。

第二，是我们饿死好了，饿死时虽然免不了要花他们慈善家一笔很大的殓埋费用，但这只是一次的总数，很有限，且特为我们而设立的慈善机关以后便可全撤，又如北京红卍字总会那类机关，也可以省却那些总长督办省长老爷们代我们为在济公活佛面前碰头了。还有那欢喜在打仗上赌东道的中国伟人，欢喜在中国打仗政局变动上投资赌博的欧洲资本家，也可以像在中国跑马一样，欢喜在春秋二季打，就在二八月开仗，倒不必费神出告示打通电说是为我们的原故了。

第三，是上面两个方法同时都牵涉到别的一些小事，不好办。譬如英国对中国人，虽有这种慷慨心，日本则正在极力将他们国民在“轻视中国人”一点上好好的加以训练，至少在最近便预担负东三省这方面这个义务。然而办不到的是即或将女的留下，供给上等中国人作姨太太丫头娼妓，只是恐怕因此一来以后打仗又无人；打仗无人则关乎英日以外的德、美、意等国卖武器借款的利益，当然这事就办不去了。且照第二方法则饿死似乎需要相当时间，时间一长就会生出别的问题。在实行全部分饿死时有工作的把工一罢，那又得劳国家上等官吏捕押我们，以及劳动外国兵舰上的陆战队上陆示威了。

我说其三是我们还是去各自设法让他们把我们杀死，将头颅献给尊严的法律吧。这个事，横顺到这时节是极容易作到的事。也不一定要我们拿刀拿枪去大模大样费神找死，容易之至。比如我们是一群，就是全徒手，一群的徒手，走到外国巡捕房前去，别人就不吝惜子弹来

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到中国官家机关去，他们也可以用一种理由把我们一一牵来杀死。我们若果还记得上年英国人在中国各地方为我们作这个义务工作，杀了我们的人数目，以及在近年为北方南方政府所杀的成绩，就可以知道要找死是最好没有这个容易了。唉，我不相信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好法子解决我们生于这世界上的挨饿人的最后问题。

或者说，这个不是反畔么？是；然而不是。我们所要的是取反畔形势，找寻我们要找的死。我们徒手去勉勉强强装作强横样子，那里会当真就反？我们既是饿了这样久，差不多全是跄跄踉踉剩三分人样，那方面，是无数的精壮的兵，与巡警，加以这边徒手白挺去同火炮机关枪作斗，我非常相信在很短时间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恬静”情形。

我诚心如像那个作育婴刍议的主教先生全为爱尔兰民族着想才作一个这样忠实稳妥条陈的。其实就照到那个主张，把我们中国所有的挨饿父母养的孩子，好好的如那个方法到在生下以后两周年杀死，来按着腌火腿法子，揉上一点椒盐之类，过一月两月，时间已够了，就拿出来用很公道的价钱卖给中国上流人以及对于中国感到友谊感到趣味的外国人，何尝不是一个办法呢。如此的处置中国穷孩子，我敢断定凡是目下口口声声说要同中国“共存共荣”的黄色人，以及其他白人，只要这小孩子腌盐时留心一点，莫肮脏，莫损失固有美观颜色，则当无不愿意花一点钱买中国小孩子肉吃的。我们若果实行这个办法，因穷小子太多，恐怕在未曾为他们吃出

味道以前销路上不行，则选出一部分是以为他们作童工的留下；在中国上流人方面既有了姨太太、丫头、娼妓，在外人方面又留有童工，……唉，真可以说是一个顶经济的办法！

…………

约翰·傩喜先生在一种很闲淡的情形下把这个挨饿人的建议看完。他首肯。虽然平素无吃小孩子肉的嗜好，但承认这算一个极合经济原则的办法。

他说："这上面还说到腌小孩子的事，怎么你不先腌你的孩子看看他们要不要？"

"不。"那尖脸汉子说，"我不有小孩，所以不能办。"

"那你是愿意死了。"

"不是愿意死，是愿意活：活不来，所以我信他的话，找一个人杀我。"

傩喜先生非常抱歉的说可惜他不能按照他希望做。他要那汉子相信，就在衣袋里各处抓掏，以示连一把裁纸刀之类也不曾带来。但是也不好意思把车开走不顾这汉子，仍然是像先前那么很为难。

阿丽思小姐，却不明白约翰·傩喜先生所看的是什么东西。她听到他们谈到腌小孩子的话，却疑惑是中国一种规矩。她去问傩喜先生究竟是什么回事，那兔子却回说这不是小姐明白的事。然而她非明白不可，就去问那汉子书上写的是什么话。

那汉子见给他糖吃的阿丽思小姐说得很好的官话，像不认得中国字，就一一为阿丽思小姐说这是从什么地方捡拾得

来以及其上面所告的话。末了他用一个悲惨的调子，同阿丽思小姐说：“很为难的是所遇到的这位先生又偏偏不愿意杀我，这倒又教我得等候另一个人去了。”说完了时这汉子就走到那斜墙下重新隐藏起来，从墙这一边看，就全不会料到那一边还有人在。若果不豫知道是他才从这一处隐藏过去的，在墙的这面的阿丽思小姐，就见到这一段墙，也不过以为是一段平常荒废的墙罢了。她想这汉子或者这时就在那墙下哭泣，但这是猜想，隔了一层薄薄的墙什么事也不容易知道！

“傩喜先生，我们打倒车转去了吧。”

他答应说是，那车子的后部便突突的冒出汽油的烟，且渐渐向后退了。

“怎么，又向前？”

的确是。约翰·傩喜先生故意又把车子朝前开了，到墙前停止以后，他大声的喊那尖脸挨饿汉子。说：“出来吧，我问问你。”

那汉子还以为是要来杀他了，爬起来先露一个又和平又惨冽的脸。

“来吧，朋友。不是我到墙里边，便是你到墙外边，咱们才好讲话。”

那汉子就如他所说走出来。

“我问你，你就当真把我这衣服剥了，所有的一切拿走，顾自坐汽车到别处去，是不是一个好主张？”

“这那儿能够？”

“你信我是诚心就能够了。我看到你走，不作声，到你走远时，我同这位小姐再走路转去，阁下以为何如？”

“也不成。他们警察会捉我。”

"我不让一个警察知道我被抢!"

"那他们一见到我这样子仍然不放我，警察是比猎狗还训练得好的。"

"真是，除了当真找一把刀在他咽喉上割一下以外就决无好法子了!"约翰·傩喜先生想到这事就为难得不得了。本来他对中国人的要小费规矩是懂得的，只是平空送人的小费，则又是一件侮辱人的事情。他最后想起一个送这人小费的事情了，他请那人帮忙把车推到大路上去，好就此送那汉子一点小费。

他说："朋友，那是真无法了。只好你为我把车子推到大路傍去，咱们来作一笔生意吧。"

那汉子就动手。

结果在这件小工作上他得了这个外国人三十块钞票。他说这个太多了，拿去用仍然会为人说是偷来的或抢来的。

约翰·傩喜先生不再同这个无用处的汉子答话，把车子开动，一面向这汉子点头说劳驾劳驾，车子是飞快的离开这汉子走了。

到家是已经十二点钟。他们旅馆中的侍者，开出很精致的午饭来时，傩喜先生告他不要火腿香肠一类菜。这体面绅士，他疑心这大旅馆里就已经用过把小孩子腌盐这类腊味了。

今天出门所得的，只是确定了中国人打仗是赌得有东道，除了为这中外有钱人来打以外，这仗火是本可以不必打了。因为今天从穷汉子所见到那文章上，会有比昨天那钱铺商人更明了的解释，说中国打仗的事，傩喜先生把这件事就记到日记簿上去，还说是旅行指南忘了这事。不知道只要翻翻老友哈卜君的那本旅行指南，上面早早有更详细的记载了。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有一天，从一种世界语报纸上阿丽思小姐看到欢迎八哥博士的启事，启事作得很动人。启事上说八哥在目下中国鸟类中是怎样的难得的一个人物，于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语言学文学如何精湛渊博伟大，所以欢迎他是一种不可少的事。参加这欢迎会的也全是一些名望很好的人物。阿丽思小姐，想乘此见识见识，所以先看开会的日子。日子便是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地点是一个大戏院，她知道这地方的方向，就是问巡警时巡警不理也不会错的。

“傩喜先生，我以为我们今天可以去一个顶有趣味的地方。”

“什么地方?”

她把这报纸递给傩喜先生看。她想今晚上显然是要早吃一点晚饭再不要又像前一次失败了。

“我不能够去，昨天不是蒲路博士约我们到家中吃八点的便饭吗?”

“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那我是好像不去不大好意思。"

阿丽思小姐心想一个人去也成，她就同傩喜先生约下来，说她决去看看那个盛大欢迎会，让他到蒲路博士家去吃饭，若是落了雨或者他先回，则用汽车来接她。

傩喜先生是认为这样办也很好的，就不在这件事上多所讨论了。

虽然是不答应陪阿丽思小姐去参观那欢迎会的傩喜先生，到时候可仍然送阿丽思小姐到那个戏院才独自沿到马路步行返家。为什么定要步行？这里有一点秘密，是一个凡是存心预备了到一处有好酒好肉的人家去吃饭的公有秘密，纯中国式的，傩喜先生是这样走着到家了。

这里说这个盛大的欢迎会。

一切的热闹铺排，恰如其他的大典的铺排。会场中有好看的灯，有极堂皇的欢迎文字。这文字，阿丽思小姐已在报纸上面读过了。又有在欢迎文字上绘有八哥博士的像的，是一个穿青洋服留有一点儿短髭须的青年，样子并不坏。

没有开会，会场已挤不下了。有许多是来看这热闹，如像阿丽思小姐一样心情。有些则为想听听这个善于摹仿各地各族方言的博士而来的。又有些是来玩、闹，如像麻雀之类。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凡是中国产的鸟全有。他们各以其族类接近疏远，互相作着亲密或敷衍的招呼。因为是开会，穿着全是比平常整齐多了的服饰。他们按着一种很方便的礼节，大家互相来点头，且互相用目作一种恶意的瞪视。大家是一种简直分不出是什么声音的喧吵中度着这开会以前的时光。台上站得有今晚主席猫头鹰先生，相貌庄严，可怕的成分比可爱的成分多，与平常时节猫头鹰一样。

“先生。我不认识这个主席！”她摇着那隔座的一个灰色鸟的膀子。

这是灰鹳。像正在悼亡，一个瘦瘦的身材上，加着一些不可担负的苦恼。然而这忧愁的鸟，望到与他交谈的是一个外国小姐，他就告她这主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作主席的恐怕台下有听不懂他说话的，又请出一个燕子来当翻译。这翻译是一个女的。到过北方又到南方，作翻译的才干当然是并不缺少了。并且作翻译的是女人，则听者纵不全懂，从一种咿咿宛宛的曼声中也可了解了一半了。

阿丽思小姐，各处的纵目看，就看到在记录席上一个穿灰色短褂的大汉子。

“鹳先生，这个我很想知道。”

“那是土鹦哥。用七种语言说明这欢迎会的意义，便是这位所作的。你瞧着，那是一个很老实的鸟，缺少美观衣裳的，常常有一颗又聪明又正直的心；这就是。”这大嘴忧愁的灰鹳，随即又感叹似的为这个常是帮人作书记的汉子抱屈。阿丽思小姐觉得这个鸟的身心必定是为忧愁啮坏了的，所以凡事悲观。然而要找一句话去劝劝他，又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就不再同他说，再过廿分钟，时间已到了。

主席站在主席台前，未发言以前先是整理他的花格子呢外衣。

在台下一个座位上，有竹鸡轻轻的说：——

我们主席品貌真好，

单看那头简直就是个猫！

阿丽思小姐，听这话听在心里，又去看那个竹鸡，竹鸡见有外国女人觑他，就不开口了。

只听到一个禾鸡笑竹鸡，说：——

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

还亏他在竹子林里不怕出丑！

阿丽思小姐就替这竹鸡难为情，然而竹鸡倒不在乎。

时候到了，由铃铛鸟摇铃。阿丽思小姐心想，这倒比爸爸的礼拜堂打钟好听多了。

把铃摇毕后，就见到会场忽然纷乱一阵又忽然沉静起来。

主席猫头鹰，先在讲台上用粉刷子擦着黑板，用背对会场的来宾，似乎是在展览他的衣样。过一阵，才掉身来致今晚开会的词：

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

就因为所欢迎的是八哥君；

这八哥君是一个语言博士，

用语言发表主张我们是同志！

下面就拍手。关于拍手我们是很明白，有些地方是专雇得有人来捧场的，又有些人是一赴会场就以拍手为表现义务的，这个地方当然两种鸟都有。

主席就让那些拍手的最后一个声音静止时，再从从容容的继续下去。

从议员到瞎子算命，

一张口可以说是万能！

啄木鸟是个哑子，

命里是作更夫到死。

我们为什么要叫？

问问喜鹊可知道。

他因为善于观察人颜色，
人人便都很乐意送他饭吃。

任何人有祸患来到，
我同乌鸦君便能相告：
虽因为多嘴人骂我们缺德，
我们嘲笑人的本领可了不得！

又是拍手。且众鸟中有把帽子掷起多高表示高兴的，主席在捧场中是懂到让别人尽兴的，就又待着。待到那会场中急于要听下文的鸟打哨子制止那掷帽子吆唤的以后才再开口。

喜鹊君有口受人欢迎，
我有口却也还能够弄人——
八哥君才识渊博，
使我们更应当相自愧末学！

八哥君，那是不用再多介绍了，
他可用一千种语言唠叨！
这唠叨不比田中蛤麻，
一开言包你要打哈哈。

诸位且安安静静，
坐下来听个分明：
我在此还应感谢作我翻译的燕子，
她的话是纯粹的动人的吴语。

又拍手，为后面的一句话拍手。

猫头鹰先生，用一种韵语把欢迎词说完后，见拍掌的也

拍够了，却不见八哥博士出头。事情很奇怪。然而阿丽思小姐，因此就有机会去听在台下对这欢迎词的批评的话了。

一匹云南公鸡像个官样子，见到燕子就不高兴，在那里同一个同乡说：

那奶奶翻译声音真好笑，
所翻的全是些江苏声调！
我们又不是来看戏，
要这奶奶来台上扭来扭去！?

南京鸭子，是一位中年太太，如格格佛依丝太太那样年纪，却心广体胖的，对这批评就加以批评，说：——

苗子，你们那里懂这中间的窍？
只晓得高声大气的叫！
可惜这奶奶是瘦了点，
怕是三天不吃过两顿饭！

关于瘦，有拥护的。水鸥，湖北长江岸旁生长的，她说：

嗤，因为你是别人把饭喂，
你也就永远不知道米价贵。
若是燕子身体与你一样胖，
人人不是应当每天吃“板燕”?

南京鸭子：

我听不惯这轻薄子的轻薄话，
有谁讽刺到我我可要骂！
若说肥不是有福，别说我，
怎么许多一品夫人又像肉坨坨？

水鸥不敢作声了。不做声，是那怕老太太发气。凡是老太婆，说话都非常固执，且话极多。阿丽思小姐从家中女仆

就知道了，故悄悄踹了水鸥一脚，水鸥因此就不作声了。

在另一边有麻雀的叫。麻雀声音好像到处一样的，就只波波喳喳似乎连自己听不懂自己的话。

麻雀：

瞧，杜鹃，那主席一双怪眼！
他这人坏到就坏到这上面：
说话时骨碌骨碌，
瞧人时睐睐溜溜。

说一口假仁假义的话，
好使你见了一点不怕。
有一时他信也不告，
一嘴来会把你头啄掉。

我见过朋友太多了，
全没有这东西会笑；
笑时只叫你发寒热，
还笑你无事忙哭得精疲力竭！

杜鹃：

我自觉心里非常可悲，
我纵想回家也无处可归。
别个嘲笑就尽他嘲笑，
我脾气总不能因怕笑除掉。

小鸽，穿新白佛兰绒领褂的，衣的式样正像阿丽思小姐的五妹，坐在阿丽思前两排，看到猫头鹰，有点怕，想回家去了，说：

哥，去得了，去得了，

我担心半夜天气要不好。

天上雨纵不会下，

担搁久了家中也要骂！

鹧鸪是小鸽的堂兄，他说：

行不得，行不得，

听完讲演回家也赶得及。

明天早上若无风，

叔叔婶婶必在天空中。

小鸽：

不。去了吧，去了吧，

这里是真叫我坐不下。

大家是吵得这样凶，

又不是打仗打赢了争功！

坐在平排的喜鹊就挽留他们，因为喜鹊记到主席的话，很快活。喜鹊说：

坐一坐，坐一坐，也不妨。

左右这时无事何必忙？

莫使我们好主席扫兴，

这时节也不是我们应该困！

乌鸦，被误解，很不满意主席的话，就同喜鹊说：

他夸奖了你却笑了我，

我心里可是真不好过。

尤其是他把我误解，

我的心可并不比他为坏。

小鱼鹞，笑。

我们的大哥多会说，

骂了人家人家还是乐！

瞧那傻子捧场捧得真妙，

怎么不跑到池边去把尊样照照？

喜鹊：

小伙子你别依恃仗人，

他也并不是你远亲近邻。

你样子就再标致再好，

也不过到水边多洗几个澡！

白鹭发气了。因为吵得很凶，一面也因为吵到关于洗澡的事。爱干净是讲卫生，是不应当给人挖苦的事！

白鹭说：

我奇怪这里这样吵闹的凶，

我耳朵会为这嘈杂声震聋？

小姐，什么地方可以玩玩？

我想我在此久了心里真烦。

阿丽思小姐，见这个白鹭很有礼貌称她为小姐，就脸红。她可学到他们的说法，试说了两句。她说：

先生，这里我原是一个陌生人，

问我的地方景致全不在行！

灰鸥轻轻的在阿丽思小姐耳边告她：

小姐的官话可真说得好，

不过把一个尾音用错了。

她想起了“行”字应读“杭”字才对，就腼腼腆腆的又说：

我很惭愧我说话不经心，

感谢的是为我纠正的先生！

灰鸥：

外国人从没有如你给我们礼貌，

这件事在小姐却不要笑！

白鹭又问别一个请他们告他可以玩玩的地方。

我这心真为这吵闹厌烦，

什么地方我可以去玩玩？

我一天不玩便要生病，

空气坏不病人我真不信！

百灵听到这话就讽刺的说：

我不问足下贵干便可以猜，

从帽子从衣服我看你是个老爷：

你虽然不一定是个洋学生相，

你服装可是巴黎的时新模样。

白鹭：

你这小子口小倒很会说话，

可惜我素来便不爱同人口打架。

我算怕阁下退后一脚，

你有本事你随我步行过河！

百灵就不作声了。但一会儿又对那书记加以攻击。这大概是太会开玩笑了的原故吧。他把那老实的鸟刻薄了又自得得很。他同他那同座一个黄雀说：

瞧，那穿灰色大褂的七鹦哥，

道貌俨然的在那儿坐，

我明白他是想拜谁个的门，

哈，再过三天咱们也当得师傅成！

虽听到了，却不做声。土鹦哥是老实到太老实了。凡事是一件到无抵抗的征服时，也无味得很，百灵鸟于是打了在打盹的白鹤一翅子。

哝，阁下怎么来这儿打盹，

昨夜陪太太陪到五更？

我瞧你先生是有点儿虚，

快快去配一副参茸丸补脾！

丹顶鹤为百灵闹醒了，睁开眼看是百灵，就又把眼闭上，自言自语的说：

同这小杂种在一块，

真没有一小时可以自在！

这便是主席说长于语言的实可羡企，

这语言用处便在此事！

百灵：

嗓子可真好，唱戏怎么不会？

我若有这身本事不富也贵：

不唱戏我就去做官，

做官的相貌全与阁下一般！

黄雀同百灵，是坐在一排的。他们是朋友。至于为什么在阿丽思小姐眼中也看得出，那就难于解释了。然而当真他们是一对同性恋的，大致是有同样聪明伶俐而又同样小身个儿，所以就很互相爱慕要好起来了。黄雀比百灵知道丹顶鹤情形许多。他帮忙百灵嘲弄那白鹤。

黄雀说：

老头儿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是个光棍并没有后。

他因了样子好看受人尊敬，
却专一为人供养在花园里混。

口口声声说不日要归山，
其实行动总离不了花园。
徒生有那一副俨然道貌，
还诓人说将来会成仙得道！

阿丽思小姐，不明白黄雀说那瘦个儿的话的意思，软声软气问坐在她上手那个苍鹤。她说：

什么叫作成仙得道我不懂！

那苍鹤：

这便是我前辈唱高调之一种。

阿丽思小姐：

他是不是个和尚终日念佛？

花鹤：

嘴巴长，不一定便会啄木。

啄木鸟可生起气来了：

我啄木是我自己选来的工作，
主席说我你可不配说！

阿丽思小姐见到因了自己的话引起了啄木鸟的质问，恐怕他同苍鹤吵下去，很抱歉，就引疚的说：

这误会全是我外国人的错处，
我不该把话问这位中年老头子。

灰鹳又轻轻的在她耳边说：

别处地方的小姐你话又走了韵，
“子”同“处”我们湖南人读来不顺。

她说：

那么我换韵，把"处苦"押在一处，

我不该因这话使老丈受苦。

阿丽思小姐瞧瞧灰鹳，见到灰鹳点了一下头，很感激灰鹳那样子惨惨的，就想起她家中的那位舅父。她不知道这个人的不爽快是不是也因死了妻子去喝酒的结果。她问灰鹳：

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怎么苦？

我又要知道你可爱的先生住处。

我有一个舅父他的苦是死了妻，

他发愁喝着酒喝到成癖。

灰鹳见了有人同情他，注意到他的"苦""处"，就伤心伤心的叹气。他说：

我只是一个正直的庸人，

既不如锦鸡好看也没有配天鹅野心。

得一个最贤惠的女人作妻，

我这愁为她死也发到成癖。

她死去留下了三匹雏鸟，

大冷天我一夜温暖他们到晓。

天落雪也得为这些孩子找饭，

单身汉虽勉强真作不惯！

阿丽思：

那你怎么不再娶一房太太？

难道是你这样找太太也找不来？

灰鹳：

一者是我们族类有这规矩，

二者是她们都嫌我太阴郁。

阿丽思：

我想去看看令郎行不行？

我不知这事你让我能不能？

灰鹳：

这在我是应当说很可感谢，

只怕是到那里没有怎么款待。

阿丽思：

我这人顶是随随便便，

去玩玩也不必弄茶煮饭。

到明日我邀一个朋友一起，

这朋友名字是叫作傩喜。

到灰鹳家去参观，且去看看那三个小孩子，阿丽思小姐是高兴极了。她就谨谨慎慎把灰鹳为她写就的那张地名门牌号数纸放在衣袋子里去。她相信傩喜先生一到了这忧愁灰色的家中，就能立时把那一家原有失去了的欢乐空气恢复转来。她且思量这一去应当送一点什么礼才是事，然而想不出一种合宜的礼物来，就只好保留这计划到回家再与傩喜先生商量去了。

忽然，擗拍擗拍只听到那匹站在屋顶上打望的公鸡拍翅子，喝着说：

我们所欢迎的鸟来了，

一个小伙子收拾得真俏！

他穿的是黑衣服白色衬衫，

眼睛似乎是近视眼一般！

主席猫头鹰先生，听到是八哥博士来了，忙又用有毛的

手掌去整理大鬈的呢，这是平平的抹着，是一种优雅的手法的，从这种从容不迫中也可以看出主席是个受有很好的教育的人物。

主席见台下听到八哥博士已来纷乱的不堪。就弹压：

请各位莫吵莫闹，

免得为别一个尊贵来宾见笑！

台下立时便有一种质问声：

那主席话有矛盾，

我们得把主席问问：

究竟是说话好——不说话好？

不作声岂不是为来宾疑我们哑了?!

灰鹳轻轻的同阿丽思小姐说：

说来宾所指的便是指小姐，

你先时真不应该站起。

这主席我可不大高兴他，

他本领就专是掉枪花。

阿丽思：

那可怎么办，

会又不即散！

我又不会说官话，

要我上台可真不好下！

主席：

安静点，安静点，安静点，

博士来时我们且把万岁喊！

八哥博士的头已在那众鸟中露出来了。

群鸟：

万岁噢，万岁噢，万岁噢!!

在万岁之中，八哥博士跳上讲台了。只听到各样翅膀声振动。八哥博士先不作声，只咖咖的同各方面打着招呼。且点头。身是小个儿身材，但精神很佳。他在讲台上跳到这边又跳到那边，似乎不知在那一个地方顶好。阿丽思小姐就觉得这博士太活泼了点，样子倒以为比在场许多鸟还好。她以为他即刻会就要说话了，谁知他先不说。

博士不说话，便有在台下批评这态度的声音；不知是谁说：

这小子大模大样，

但生就便是个穷小子相；

跳来跳去心只是不安，

又不足请你来在台上打加官②！

然而从此种责难下，博士却忽然开口了。是用一种顶柔顶软谄媚的声音。这声音不是燕子，也不是鹰，也不是天鹅，也不是莺：燕子是纯粹的苏白，鹰又是秦腔，天鹅则近乎江西布客的调子，莺是唱小旦的青衣腔。这里的声音全不是。明白流畅，是比鹦鹉少爷还更普遍一点的，且所说的是全平民的话，不打官腔。伟人的恶习惯，在这个鸟身上全不能找出，因此先是预备在会场中捣乱的百灵之类，也不得不平心静下来了。

在一种极良好的会场空气下，八哥博士先打了一个比喻。

一个诗人的态度是些什么?

是一种安详的沉默。

在静中他能听出颜色的声音；

在动中他能看出声音的颜色。

话稍停，便听到台下对这话所起的影响。

苍鹰，谈英雄主义的脚色，他是对八哥博士的话完全同意了。说：

真不愧为名句难得。

鹦鹉平时专学人说话，就推己及人生一点疑心：

我疑心是抄袭而来。

丹顶鹤，是修仙的，便说：

此言也实可以悟道。

鹌鹑，小心眼儿的，不很服气，他说：

那全是骂我们心躁！

八哥博士继续说：

大洋中一汪咸水似静实动，

我胸中一颗热心实轻似重；

这只要微风一压，

便将见波涛屋大！

灰鹳点头，或者这只是点头承认这话的离奇不经。在许多鼓掌声中阿丽思小姐也随到他们鼓掌。阿丽思小姐听到一种抽咽，就抬起头看，看到那个先前同水鸥斗嘴的南京母鸭正在流泪，流出来的泪一滴到那老太太衣襟上便凝结成一团，因为泪中全是油，天气冷，一出眼眶便凝结了。为这两段话便可得这太太一小茶杯油，这在阿丽思小姐为那八哥博士设想倒很以为是合算。不过她担心那老太太多听到几回讲，会要消瘦下来，所以又想劝她以后不必再来听讲了。至于眼中流得出油在阿丽思小姐看来倒算不以为奇怪，如许多怪事一样。她以为也许“妒嫉”以及像刀子的锋利的东西，也能流得出的，她把这问题问过灰鹳，灰鹳只说你若相信我眼中曾

流过忧愁，当然也相信你自己的话了。这答话就是说阿丽思小姐的猜想并不错，她是的的确确从灰鹳眼中看出他心上忧愁的。

不久，八哥博士又说了，大约是见到了南京母鸭的样子：

诗人从他的心上流出真情，

凝结在文字上便成了纯金。

慈祥的伯妈真心啜泣，

那眼泪凝结在衣襟上便成了——油渍。

全体是哄堂。连白鹤也笑。在没有把下文说出以前，便全了解了。

有些声音就喊着：打打打。又有些喊打打打那喊打的。又有些喊抓出喊打打打那喊打的。一窝蜂，闹得不得了。主席圆睁起一对大绿眼睛，搜索那叫喊的鸟，又一面极力咆哮着把声音镇压下来。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热闹！

南京母鸭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面在用一条白色手帕擦拭衣襟上的油渍，一面问隔座的杜鹃：

这是说一些什么？

大家却只这样的乐！

杜鹃：

老人家，您哪实在是可以去得了，

在这里别个鸟全拿您取笑。

有年青的小子在的地方不可玩，

您哪家还是回家去耐耐烦烦！

南京母鸭就听劝出了会场。阿丽思小姐，看到她出去，在鸟群中被别个挤挤挨挨的情形，还想过去问问她住址，可是又想起明天要到灰鹳家去，后天有别的事又不能出门，就

算了。

八哥博士是知道在群众中爱嚷爱闹的，全是一些小杂种鸟类流氓，平空捣一下乱，见到拆台不成也就平息的。果然是这样的闹一阵后不久，就有一匹鹞子把一匹山麻雀揪出去了。会场中是仍然成了原有的沉默。似乎个个全都在这静中听出八哥博士所说的颜色声音。阿丽思小姐，是也在场作着这样一种体念的。可是她只听见老野鸡扯痛③时喉中带痰的声音，没有听到过别的。从这声音上也看不出什么颜色。她记得到野鸡是火红色，那这声音也就可以算是火红色的声音了。

八哥博士用粉笔在大黑板上写了这样的字：——

恋爱的讨论

又不即说话。因此全体来宾都把视线移到主席身上去。主席是正像一个到路上捡得了一件东西那么心中涌着欢喜把这欢喜后放出一小部分在脸上四散四窜的。

孤鹭：

我们生一个口两个眼，
这就是神告我们要少说多看；
我以为凡是“讲”恋爱的鸟，
眼睛在这鸟身上未免太无意义了。

水鸭子很同情孤鹭这主张，他附和的说：

好朋友，我能认你为同志，
一天玩玩倒很可以过得去。
只是我为你身体太瘦担忧，

一个思想家对健康多疏！

孤鹭先是轻轻的不让水鸭子听到的说：

他们以为你嘴巴不很好看，

扁嘴巴作谄谀倒很方便！

我笑他们只是终日无事忙，

像蜂子辛辛苦苦为他人作糖！

水鸭子还以为孤鹭不曾听到他满是同情的话，故重复用一个韵：——

但我每每看到老兄就代为担忧，

康健事实不应如此粗疏！

我有种出洋旅行的志，

可听说太瘦了便不能去。

孤鹭：

我身体是一种天生清相，

作山人的白鹤君便与我同样；

我宗派是婆罗门宗派，

作苦行自有我心中自在。

鸳鸯听到孤鹭吹牛皮，且话的骄傲近乎矫情，骂孤鹭声音小。公鸳鸯说：

我们有的是甜甜蜜蜜结合，

不是你光棍梦想到的快乐！

只要能互相爱爱得久长，

闭起眼抱着睡天塌地陷何妨？

孤鹭：

光身汉也有光身汉的好，

我们是洒洒脱脱起来的早。

我肉麻鸳鸯的哥哥妹妹，

除睡觉全不看看世界！

水鸡，是平素与鸳鸯称同志的。一面是非常懂得孤鹭行为，就帮鸳鸯的忙，说：

那坏蛋不娶妻只是诡辩，

我明白其所以永远为光身汉；

他每日只知道蹲在水边等白食，

在鸟中再没有比他还要懒疲！

孤鹭：

没有妻，没有子，我们行动多闲散，

高雅生活那里是你们所过得惯？

丹顶鹤：

老鹭，诗的生活你同他说也不懂，

你分辩，恐怕分辩不清口已肿！

百灵：

嗨，看不出，曲高和寡之人有党到底强，

事到头来仍然可以帮帮忙。

阿丽思，听到百灵说派同党，不明白是不是在家中姑妈与爸爸那么一个属于圣公会派，一个属于长老会派。她轻轻的同那灰鹳说：

同在水上生活便分几多派，

这种情形到这地方真算怪。

灰鹳：

小姐，这话随便讲不得，

这里比不得是你外国。

阿丽思：

先生，我这话是不是走了韵？

我诚心盼望你为我纠正！

灰鹳：

如今是诗歌也不讲究押韵了，

我说的是你莫批评他们为好。

阿丽思小姐，才明白是自己失言。脸是又红了。但悄悄的去望在座的鸟，似乎连坐在她身边顶近的鸽子，也不曾听到过她的话，就放心了。她就又去望八哥博士。

八哥博士是像在那里思索第一句的话，很自苦。大约对这题目是也不能感生怎样兴味，但为一种时行的讨论，就把它写下来了。他去细细的看在座的听众，从听众中他想抓出几个显明例子为他这一篇讲演增一种价值，就望到顶大的驼鸟，因为身体大，便最先入到他眼中。

在他心里起了这样的想头：

这老兄就只有身体伟壮，

才能够使我们一见不忘。——

然而这个事与恋爱不对，

另起头才能使他们有味。

另起头是很难很难。吃整个的椰子，没有可以着口的。因为是难到能如其他大演说家一样开口就逗人笑。他明白给人笑算是人生一种极大的贡献。

鱼鹭：

说呀，说呀，我们待博士为我们说开心话呀！

从鱼鹭的质问上，八哥博士忽想起鱼鹭鸶的姑妈老鸦起来了。八哥博士就请老鸦发表一点意见。很谦卑的说是请老嫂子发挥一点主张。

我想请我们的老嫂嫂先来谭谭，
这一面是我们尊重女权。
老鸦站起来，很不客气的开教训。她说：
恋爱，恋爱，恋爱，
这是青年们一碗顶合口的菜。
都知道此中有糖吃来顶甜，
不知道加辣子也可辣碎心肝！

我不明白这问题也可以提出讨论，
一生世不全是这儿混那儿也混？
看你们成一对作一双去，
遭不幸守了寡有怎么趣。
群众附掌者有野鸡及二三野麻雀。于是八哥博士开始了论恋爱的甜苦二字。

…………

八哥博士：
论才能当然不止一般，
讲物竞能活的不限于语言：
孔雀君就只为生有一副好样子，
也能够博得他爱人心死。
孔雀私语：
别装痴又来提到我，
你唱歌顾自找你的老婆！
你能干我再也不妒羡，
讲恋爱要她们心愿。
八哥博士全不理会孔雀，又说道：

火鸡公拙劣又是个白痴子，

仍然是有女人爱彼恋彼。

这样事也得讲钱，

问问他就可了然！

火鸡是真如八哥博士所说的很笨的一种鸟，心中明白八哥博士是在损他，却又不会反对，就悄悄的问孔雀：

大叔，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

我想要把这话借用一下：

我又并不像蜂雀娶亲论价买卖，

我不甘心他把我来骂得那样坏！

老鸦劝火鸡：

那话语是说你这老爷人好命好，

为什么为这事也要烦恼？

就让他唱的歌唱得再动听，

就送给妞儿们姐儿们也不开心

八哥博士：

母水鸡身子儿弱得可怜，

爱她的就因为娇小好玩。

梁山伯身上气味真香？

但是他仍然有奶奶合他同床！

公水鸡同祝英台轻轻的骂：

我疼的是我真心所疼，

懒和你夸嘴光棍称能！

把牛肉切丝儿来炒韭菜，

香不香臭不臭是我自己所爱！

八哥博士：

烂毛鸡样子真不怎样高明，
因勇敢能打架便有太太一群。
有些鸟欢喜的是这类英雄样子，
其实是到头来都是该死！

鸡公在先听到不提到自己，倒以为八哥博士的话真给他乐，此时可忍不住了。

你妈的，你妈的，你下来吧，
你老子这时节便同你打一架！

百灵
黄雀：

说到英雄英雄便想显本事，
我知道这类鸟是受不得一点气！

阉鸡，平素是被鸡公欺惯了的，见有攻击鸡公的，就同这百灵黄雀说：

也不过拣柔弱的欺侮欺侮，
说他爱戴高帽子倒有点儿谱。

鸡公：

你妈的你妈的你下来下来，
今天是你不流血我流血！

猫头鹰怒声相凌，是因为仗在场的鸟多，鸡公也没奈何他。他大声的说：

今天是博士君为我们演讲，
你军官可不能用武力管领思想！

群鸟轻轻的附掌又轻轻的附和主席喊：

打倒打倒打倒，
把他逐出会场得了。

鸡公气急了，在会场上用眼睛轮转着找寻他的仇敌。麻雀辈全闭了眼睛装作打盹。鹭鸶是冷笑，鸽子打着哨子。黄雀百灵识风头也不理会。鸳鸯则倒为这沉默惊醒了；他们是抱着睡的。当那军官眼睛一瞥溜到阿丽思小姐身边时，吓得她只抖。她耽心这误解，以为军官会疑心“打倒”声音如许多声音一样，全是外国人告给这类鸟喊的。其实她就不很明白这文字的意思，然而看出公鸡为因这小小声音的怒气了

鸡公只是在场中捣乱，也不让这学术讲演继续下去。

谁说的谁就把他姓名相告，

看老子有本事问他命要不要？

谁都不敢再作声。然而谁都在私下笑着。

母鸡怕生事，一面耽心到生儿育女将来活到这世界上的一切，就带软带硬的劝老爷出这会场。

母鸡：

得了吧，得了吧，这时让他们称吓嗄；

今夜输了我们还有的是明夜。

凡是事情也就依不得许多，

快快回去我们好起窠！

因了太太的劝告，鸡公只好勉强按捺着性子，憋着一肚子气出去。鸡公引了他太太出去时，是打从阿丽思小姐跟前过去的。阿丽思小姐，看到这个英雄穿起有刺马距的皮靴子，大脚大手的气派，也就很敬仰，忙立起来行了一个礼。鸡公似乎以为是阿丽思同别一个打的招呼，就不理不睬的大摇大摆过去了。阿丽思小姐觉得是受了辱了。又觉得这是并不念过书受过洗的外教地方，也许是这也为一种上流阶级待外国人的礼节。到后就心想这只有回家去问傩喜先生，或者可以

知道。她又听到已经要挤到门边了的鸡公鸡母交谭：

公鸡：看咱老子明天晚上又来，

母鸡：那他们当然是排队迎接！

座中的群众，见是这蛮汉已出了会场，就大乐特乐。

高呼：

打倒，打倒，打倒！！

同志们如今是胜利了。

我们应庆祝我们的成功，

这汉子蛮气力多凶！

鹅自语：

这一次又应当论赏争功，

其实是“打”的气力倒不如“喊”的凶！

百灵：

若不是我先喊了一声，

看你们谁个敢哼！

猫头鹰：

在方才，我们是打倒了一个反动派，

这时节我觉得我们好自在！

请诸君仍然要规规矩矩，

喊三声“民国万岁”来凑凑趣。

群众就又如主席所希望来喊万岁三声，且喊八哥博士万岁，主席万岁。

主席：

八哥博士美妙的演说还不尽，

我们来张起两个耳朵听。

八哥博士：

善于唱歌的群推夜莺云雀，

可是他唱的歌也只能使人相乐；

这傻鸟不是饿死也呕血，

到结果对爱情还一无所得！

黄雀
百灵：

这话真说得是岂有此理，

我们难道都全是痨病鬼？

心肝，你可以同他们一众说说

告他们我俩是爱得如何热烈！

阿丽思问灰鹳：

那两个名字叫做夜莺云雀，

怎么样声音是这样啰嗦？

灰鹳：

在中国本来没有这两位，

他们是糊糊涂涂来冒名顶替。

阿丽思小姐，很奇怪这两个诗人，且见到他们那狎昵情形，以为真不怎样好看。且收拾得头发很长，分不出雌雄，大致这就是学得欧洲云雀装扮了。

鹳大叔，这便是贵国的诗人，

贵国的诗人是顶名换姓也能？

灰鹳：

那并不是算怎么奇事，

这两位用本国调子也自然唱得几句；

这诗人他以为还是身价顶大，

难为情的是你们看得出他是假。

八哥博士：

媚于语言的有时只能吃亏，

永远是孤零也很可悲；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云雀夜莺”，

中国的云雀夜莺前途满是美人黄金！

孤鸿哭：

我不知我这恋人在那一方，

我听人说到女人便要断肠。

老鸨：

劝你到我这儿来宽宽心，

包你就有很好的如意美人！

八哥博士：

我不赞成活在这世界上作光棍，

光棍活到这世界上也不起劲！

望诸公得方便也可以马虎一点，

再莫让别一个的青春逃过了你的手腕！

孤鸿，灰鹤，以及一匹新寡的燕子，都为这话暗暗流泪。

鹭鹚是咳着嗽冷笑，老鸨是点头首肯的微笑。

鸳鸯水鸡是在这感动下亲起嘴来了。

百灵说：

唉，这地方可不是水边，

调情事且放到明天！

主席睐着眼睛看作他翻译的那一位。那姑娘是已经有了婆家，然而在主席的一双逗人眼睛瞪视下，也未曾不稍稍动心！

一个扁嘴鸭子用肘子触那穿黑衣的孤鸿：

你先生生活是孤孤零零，
这在我实在是非常同情；
我想我可以同你作伴，
要问你这先生愿是不愿？

孤鸿：

我将向天涯海角找寻她去，
谢谢你这奶奶一番好意！

扁嘴鸭：

高山平地草是一样草，
贫穷富贵人是一样好；
恋爱是只要有一番真心，
你我有什么不能相爱相亲？

孤鸿：

请你同天鹅试去说说好，
他此时也正是一个新孤老。

扁嘴鸭：

谈爱情原只是相等相对，
为什么丑小鸭就单单不配？
我们原可以算是同种，
身虽肥怎么去恋爱倒懂！

阉鸡同蝙蝠说：

看不出嘴巴扁的也会说话，
无怪乎人都说怕同鸭子相骂。

蝙蝠点着头，不久又同扁嘴鸭说：

他说你想天鹅想得发疯，
请想想这话语说得多凶！

扁嘴鸭：

他刻薄我我那里能怪，

他是个公鸡爱母鸡也爱！

讲爱情谁能够及他得的多？

我见过野鸡也称他为大阿哥！

野鸡劝阉鸡：

别理他，别理他，

这穷小子是正想到各处用嘴啄！

你若同他交过谭一次，

他就到处说你同他顶相契。

正在亲嘴的鸳鸯之类全笑了。鸭子极其伤心的一蹩一扭走出会场，预备想投水，阿丽思小姐，明白她的行为，就拉着她坐在自己座边一个空位子上。说，别伤心了，我们可以看画眉唱曲子。

灰鹳同南京母鸭是相熟的，这扁嘴姑娘是那太太的侄女，且知道这鸭子的可怜处，就摩她的头。因为有怜恤她的，就更觉心中有一种酸东西在涌，她是扁起个嘴巴哭了。

百灵：

我早明白嘴巴扁的会说也就会哭，

只可惜这眼泪不能像姑姑滴成的油珠。

灰鹳：

老弟这样的善于把别个取笑，

我以为这行为似乎不很高妙。

百灵：

善讽刺据说是"思想界权威"，

我不学怎么能实至名归？

猫头鹰主席：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且听听我们可尊敬的先生结束这问题。

八哥博士：

我们已在此地如此久坐，

想必是大家都有点肚饿；

我感谢今晚上在座诸君，

全能够很规矩把我话听！

散会了，还留在台上的八哥博士只是点头。大家是拍掌。阿丽思小姐也拍掌不止。灰鹳立起来要走，恐怕阿丽思小姐忘了明天的约，又打了一次招呼。扁嘴鸭也站起来，但腼腼腆腆同阿丽思小姐点头，又像要想说什么话。

阿丽思小姐就问：

姑娘，有什么事情要告？

扁嘴鸭：

有是有，只怕说来要笑。

阿丽思：

不要紧，不要紧，

我这人顶怕含混。

扁嘴鸭：

我见你为人太温柔，

我愿意作你的丫头。

她不愿再听阿丽思小姐的回答，只把心思诉过后，就飞跑去了。阿丽思小姐想拉到她问“丫头”是什么东西。然而那丑小鸭已走去了。阿丽思心想：丫头大约是同帽子洋伞一类用具，也就不想了。

猫头鹰主席，当散会时把八哥博士拉着不放，私下告他回头应当同台下尽只捣乱的那两个中国夜莺云雀联络一下，省得下一次到别处演说又遇到这捣乱事情麻烦。八哥博士笑笑的全答应下来。于是他们不久就在阿丽思小姐的观察下握手了。

百灵同黄雀出门时节，阿丽思小姐是在他们后面一点的。就听到他们讨论到适间见面的事。

百灵：

八哥博士同我真要好，
他说我们原都是同调！
他又问我是住在什么地方，
他说是他不久好去旅行！

阿丽思小姐听到这诗人押走了韵，就在心中笑，才知道本国人用本国字，下蛮凑也有一时凑不来。但他黄雀同伴却不下批评，又在说，她也就不再去管这个"行"字应改一个什么字才妥帖了。听黄雀：

在先原是一点小小误会，
这误会想起也真无味。
见了面也就了然，
以后是大可以结伴同玩！

百灵：

请想想此时节同志有几个？
为团结大家真应当将私见打破！

黄雀：

只是那坏主席会告他我们一切，
我意思纵携手也莫太露本色。

他们在将分手时，是极其客气的点头，说再见，说晚安，且说，——

百灵对黄雀说：

老哥，我劝你还是同时保守了卜课本领，

放弃了去作诗也算大损。

听到说最近来南征北伐，

还是要离不了你同龟甲！

黄雀：

我也希望你发狠学点外国调子，

也好到将来成一个漂亮博士。

…………

出会场，大约是有三点钟四点钟光景。天上没有月，只一些小星星眏着眼。阿丽思小姐各处望，找不到傩喜先生的车子，就糊糊涂涂随到一些回家去的白鹤背后走着。不知在什么地方，只听到像琴鸟的歌声，——

是如此良夜风清，

回家去请萤作灯！

到后阿丽思小姐，当真就用两匹萤火虫照路到家的。

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一只灰鹳

阿丽思小姐，一早起来就记起昨天晚上在八哥博士欢迎会场相识那个灰鹳，就同傩喜先生说，问他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拜访这位忧愁的鸟。

她还把这个应去的理由，打动傩喜先生。她说："先生，我还以为只有你这个和气的脸子才能把他们那家庭改变一下呢。"

本来就很高兴去的傩喜先生，因阿丽思小姐一说，反而很自谦的说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平常兔子，那里就能使原本愁着的鸟欢喜？然而不消说是答应去了。

阿丽思小姐，听到傩喜先生欢喜去，就同他说昨晚上所见的一切。这使傩喜先生深深悔不该到蒲路博士家去吃那一餐便饭。他先不去那欢迎会的理由，是说答应了蒲路博士的邀请，实际上如果不是以为到蒲路博士家可以痛痛快快吃一顿中国饭，（我们是知道蒲路博士家作得顶好中国菜的。）那他就不一定要践约了。谁知到那边却吃西餐（因为中国方面客人太多），而这一边又如此热闹，可以说是两边失败。

“我想不到这个咧。”傩喜先生正用着一把小钢剪子修理他的指甲，穿的是顶时新的白绒衬衣。他又听到阿丽思小姐说那里大约还有他相熟的鸟，他说那可不一定。

“似乎有些鸟是全知道我们的名字，我那时就想：若是身边有傩喜先生在，那么那个八哥博士准下台来同我们问好。至于我是一个人，那他们就不及注意了。”

傩喜先生对这个话总不十分相信，是因为不曾见到昨晚上的情形的原故。他又问到会场中一切一切，阿丽思小姐记性真好，隔了一个晚上，又睡了一觉，有许多人是把所有仇恨也全能够忘掉的，她可从头到尾把那情形背给傩喜先生听。又说到会场中如何捣乱如何的相骂，以及自己如何与那灰鹳相熟。全说了。她遇到复述那对话时，也用的是有韵的言词，傩喜先生是个追慕中兴纪古典主笔的兔子，对这个谈话用韵语的盛会就更觉得当前错过可惜。他说真是悔得很。阿丽思小姐见到他那神气儿却安慰他说以后这类大会应还有，下次再莫放过就是了。

“这才使他对第二个希望安心。……”阿丽思小姐望到那兔子神气好笑，心想也真怪，平时是看不出傩喜先生说话用韵，可是倒欢喜这个。

一个兔子是年纪有了四十五岁，受的教育又是很好的绅士教育，从环境上去着想，这嗜好的养成却真是不足奇怪的一种嗜好！

她给傩喜先生看那灰鹳为她开的地址，因为她只能认识中国的数字，其他却不敢乱猜。

傩喜先生念那个字条：

住址：北门内，玉皇阁，大青松，第九号，第五个巢。
司徒灰鹤氏

“这北门不是昨两天我们出去玩那个？”

“不是。”傩喜先生对于这地方路道是熟习得多，他说，“那个是西门，去北门可是应当出街往东再往北才对。”

“什么时候去？”

傩喜先生见阿丽思小姐问到这个才想起昨天所得的一件东西，忙从他那裤袋里掏出那个大中山表来看时间。

“怎么。这个把我看。什么时候买的？”

原来这个表昨天还不是傩喜先生所有。他见到阿丽思小姐问及这表也才记起这表的来源。他说：“瞧，这是蒲路博士送我的，据说是古玩！”

阿丽思小姐见这表是最近式的欧洲顶贱价的表，不明白古玩的意思，她说：“这是古玩吗？我以为——”

“我是说表练的。瞧，这个练子，上面刻的是很好的中国八分字，据蒲路博士说是乾隆朝进贡的东西！”

阿丽思小姐，听到这话，就拿那一段练子过自己身边来细细的看，也不明白是真是假。但练子上那一块银牌上面明明刻得有中国字，写明是乾隆时代进贡的物件，也就觉得大概不会错了。经傩喜先生第二次解释，才又知道这个表虽是贱价的货，但据蒲路博士说这表是中国人某一次大典开幕时，曾用这表作时间上的指示，且这表又经过中国一个名人佩过，故也很可宝贵了。傩喜先生原是并不缺少欧洲绅士好古董的习气，虽不以为顶了不得，可是来到满是古物的地方，自然

也有这种得一点古物回去的兴味，这个表同表练就可说是第一件的所获了。不，这应说是第二件，还有那四个起青花龙的乾隆磁茶碗！这东西从“支那通”蒲路博士处得来，则不消说不必更疑心这是一件假古董。

看那表的时间，是九点十分，这时间很准，因为照例的是九点多儿他们就用点心，这时点心已经拿来。

他们吃。点心是一人一碗燕窝羹，两个用鸡油煎成的烧饼，中国的上等味道，很好吃。这算是特意办来给领略中国味道的上等外国绅士吃的，故每一次那旅馆就可以在这点心赚上二块钱，这个赚钱办法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一面讨论到昨天的会场情形一面吃了点心，到十点左右，这小姐同兔子绅士已经到那个北门内了。因为是中国地方，比不得外国租界，正如前次见到那挨饿汉子书上所说的话：“穷人多的地方马路就不愿意花钱修理，”所以他们俩是不再坐汽车，走去的。虽然说是北门内已找到了，那玉皇阁可不知究竟在那儿。这地方庙宇又是那么多，竟像是比人家还要多一半。庙宇中也和人家一样，从外面看就知道是穷是富，不过这玉皇阁可不明白是怎么一种房子。

傩喜先生记起那本旅行指南说的中国玉皇是顶大的一个，心想既然权力大，所住的房子当然也不会小了，就拣那顶热闹顶富丽的庙宇走去。

“喂，劳驾。”他把一个手上提了香纸向前低头忙走的猫儿拉着。

“怎么啦？”那猫儿就满不高兴的对他恶恶的望了一下，摇摇摆摆走了。

这兔子找一个没趣。但是他可不灰心。他知道中国猫儿

脾气也同外国猫儿脾气一样，爱发一点小气，就让他走了。

不久，又有一个猫穿起花衣从他身边走过。他又拉着那猫儿："喂，仁兄，劳驾，前面山上那个大庙是不是玉皇阁？"

这猫儿原是受过教育的（这从那衣服整齐可以知道），见问他的是外国绅士，不得不停顿下来，说："这个是财神赵玄坛住的。"

至于玉皇阁呢，这个和气的猫儿说从不到那儿玩过，倘若知道那倒是非常愿意相告的。

"谢谢您，……"把头点着又让那个猫儿走去的傩喜先生，见前面是桥，想过桥去看看。

那河里正游着南京鸭子同丑小鸭，两姑子在一块儿，大约是那老姑妈在教训那想恋爱的侄女。

阿丽思小姐正着急找不到路，见了这两位，就欢喜得叫一跳。她指点给傩喜先生看，告他那一位是流泪成油珠的姑妈，那一位是各处找恋爱的侄女。傩喜先生认为可以问问她们，她们在此住得久一点总熟习这地方的各街各巷，他让阿丽思小姐同她们打一下招呼。

"喔，老太太您好呀！"

那南京母鸭听到一个在岸上的小孩称她为老太太，就也为这称呼随随便便点一下头，说："谢谢您，我是无时无刻不好呀！"

倒是那小鸭子记性好，她认得出这个便是那昨天晚上同灰鹳在一块的姑娘，且还说过愿作这姑娘的丫头的话，忙点头行礼。又同她那胖姑妈在耳边悄悄的说了些话。这姑妈听到是对侄女很好的人，乐得发疯。

南京母鸭：

好小姐，好小姐，

刚才失礼真怪不得。

听侄女说你对她多好，

到这里碰到真非常巧！

阿丽思：

老人家眼是常常要花，

这要怪也不能怪它。

我见姆姆精神爽快，

在心中实非常自在。

扁嘴鸭：

小姐，到此地又见到你，

我心中实在是说不出的欢喜。

那南京母鸭见到侄女说的谦恭话全无精彩，押韵押得一点不自然，就扯她的尾巴，悄悄的告她：——

应当说："我正同姑妈说你小姐人是怎样好，

我姑妈见了你真是乐个不得了。"

于是那扁嘴鸭复述姑妈所告的话语，当然是客气中又见出亲热，且把这作姑妈的也加入了。

阿丽思小姐，见到傩喜先生一言不发，昂起头望天上一朵云，记起是他同她们全不相识，就为他介绍给那两姑侄。

阿丽思：

这是我的同伴长辈先生，

人格是好得到可爱可钦；

这姆姆一位和气慈祥的老太，

同这小姐是我新认识的姐姐。

扁嘴鸭听到这样介绍，又害羞又感激的忙对傩喜先生鞠

躬，那姆姆也哭迷迷的与傩喜先生点头。傩喜先生还正在心里佩服着阿丽思小姐说话的措词恰当，见到这两位行礼，忙把头上那一顶便帽拉下，笑笑的点着头。他想到自己也应当说两句话，就说：——

苏格兰一个小镇上一匹兔子，
小名是可呼作约翰·傩喜。
今天无意中见到两位密司，
真可说——真可说——

阿丽思小姐知道是傩喜先生一时找不到适当言语了，就忙打岔问扁嘴鸭：

我们今天是来访那灰鹳，
到处找可还是全找不见。
能不能陪我们行行；——
或者是把路途告给我们？

扁嘴鸭：

那我姑妈或者知道，
问问她可以把方向得到。

南京母鸭：

玉皇阁还有七里八里，
那地方是幽僻到白日见鬼：
因为是玉皇如今无权，
官虽大却不有钱。

傩喜先生：

那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是不是——“玉皇娘娘？”

他又想不起落脚的一个字了。因为“玉皇娘娘”这话却

很可笑。他就用散文轻轻的要阿丽思小姐说。

阿丽思：

姆姆，那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想知道，

却这样人多马多好热闹！

南京母鸭：

这地方所供的全是财神爷爷，

所以然来来往往的终日不歇！

阿丽思小姐，见到扁嘴鸭实在愿意陪到他们上灰鹤家去，却不敢对姑妈说，就代为求请。

阿丽思：

我们想请姐姐同我们作一回伴，

请姆姆为问问她愿不愿？

南京母鸭：

试问问她高兴不高兴，

我可是要回去困困。

扁嘴鸭向她姑妈：

左右我绣那花只差一点儿功夫就全，

我想我很可以陪到小姐玩玩。

那姑妈，实在就不很愿意侄女同到他们去，但面子上又不好意思说不准去，且看到扁嘴鸭也想玩玩，就无可不可的双关的说：

去玩玩也无什么不可，

我实在是一个极随便的我。

去那里路也并没有多远，

但只是大姑娘家单个儿不好回转。

阿丽思：

她陪我去又由我们送她来，
也不必老人家耽心挂怀。

傩喜先生：

我们去得早也回来得早，
我是还打量回家吃饭好。

那么这作姑妈的当然只好尽他们去了，但是她又悄悄的告扁嘴鸭：

“路上猫儿野狗分外多，
你得小心别给它们拖！”

这一行，是三个上路，当然是有趣多了。扁嘴鸭见傩喜先生是个正派绅士，虽然身上体面得太过分了点，使同他陪到走路的都不很放心，可是她想外国绅士或不像中国绅士那么，总不是坏心眼儿的野狐之类。又见到阿丽思小姐同他那么接近不久就很放心也随便同傩喜先生谈话了。在路上，她为把所熟习的地方一切告给阿丽思小姐同傩喜先生，傩喜先生记起早上阿丽思小姐对他说的扁嘴鸭故事就觉得这女孩子并不坏。他奇怪为什么别的鸟都嫌她不好的原故，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不好。中国的事使傩喜先生不明白的也多，当然是在心中惑疑一阵研究一阵没有结果也算了。

扁嘴鸭同阿丽思小姐，谈了许多话，全是用韵语，阿丽思小姐也用着极美妙的言语答着，这个使傩喜先生很觉得愉快。傩喜先生是认为这样谈话比起普通谈话有味得多的。阿丽思小姐同傩喜先生对这鸭子有同样感觉的，就是奇怪以这鸭子的聪明伶俐，不应当没有一个鸟爱她。委实说，阿丽思小姐是觉得女的是这样子很可爱，这意思就在傩喜先生那方面也如此，不过我们应明白，能使中年绅士觉到这鸭子灵魂

比身体更美，而小孩子又认为可以作朋友，那么这女人在年青小子方面，嗜好当然不合口味了。扁嘴鸭之不逗别个爱恋，或者是因身体笨了点，这要怪实在应怪那姑妈，她是无时无地不在耽心侄女饿瘦的。“人人欢喜骑瘦马，不愿跨肥骡，”这个也不是姑妈不知道，不过她总认为这是一时的风气罢了。谁知这风气还是一天一天延长下去。扁嘴鸭同阿丽思小姐说到这风气时，她说为了这一件事就不知同姑妈闹过多少次数了。

在路上，遇到许多相熟的鸟，可是那些鸟则只认得扁嘴鸭，却不知道阿丽思小姐还能记到她们。阿丽思小姐把这些所见到的鸟都来指给傩喜先生看，傩喜先生若果不是怯于用韵语说话失格，也倒很想同到那些各式各样鸟去谈谈的。

到一处，从一个小小池塘边旁过去，阿丽思小姐分分明明听到一匹蛤蟆笑扁嘴鸭：

瞧，一匹中国鸭子同外国小姐并排走，

这样事怎么不知道是很丑？

扁嘴鸭也听到这个，可懒得同这小子争。

傩喜先生是略略走在后面的，也听到这个，就猛的扑过去一攫，吓得那小蛤蟆一个觔斗翻下水里去，半天连气也不敢出一下。

阿丽思问扁嘴鸭：

这是个什么东西一跳，

也懂到把别人嘲笑！

扁嘴鸭先还以为这路旁嘲笑声音不会为这两位听出，如今听阿丽思小姐问她，才腼腼腆腆说：

这小子是鹌鹑的外甥，

话的来源是从别处打听。

傩喜先生：

我本想捉到他打几个耳光问他还笑不笑，

谁知道这小子倒懂得向水里一跳！

扁嘴鸭：

都因为会跳会叫有人夸他，

他自己也以为就真是一个音乐家。

阿丽思：

瞧，前面不是昨夜那个“云雀”？

傩喜先生你看他那样子多乐！

傩喜先生：

让我上前去把路问问，

上年纪的我可不怕同他混。

他就当真走到那百灵身边去。他说：

听说阁下是中国的诗人，

让我同阁下问一句话行不行？

白灵本来，很愿意别人称赞他有诗的天才，且正不服劲一个人说“国内只有两个作诗天才，”把他却除外的话，见到来人又是一个体面西洋绅士，就回答：

谢谢您外国先生，

您真是我一个知音！

您要问的是些什么话，

我愿意在答话上使您痛快。

傩喜先生知道这鸟会用古韵，就说：

我们是到处随便玩玩，

所以也愿意同诗人随便谈谈。

百灵：

你外国体面的密司忒，

我认得另外一个兔子同你是一样白：

他旅行是同一个姑娘在一块，

这姑娘这时大概已成了一个小奶奶。

傩喜先生私自说：

看不出，我的名字倒为他所知，

既说认得我让我也来装装痴。

喂，阁下贵友的名字是什么，

鄙人想知道不知可不可。

百灵：

那个同您说也是枉然，

前次他给我信说是在爱尔兰！

他是我们国内许多小孩子朋友，

不过他同我似乎独厚。

傩喜先生：

喔，阁下有这么朋友一个，

我倒为贵友得人可贺；

只不知道另一个姑娘阁下可识不识？

我这里有一个同伴或者是的。

说到这里，阿丽思小姐正走过来催傩喜先生不用耽搁时间，为百灵所见到了，欢喜得说不出话来，他忘了先前所吹的牛皮，跳过来就想同傩喜先生握手，傩喜先生却很谦恭的向后退。

百灵先对傩喜先生行礼，又向阿丽思小姐鞠躬：

我说是您哪家像那一个先生！

为什么不早说却逗我开心？

姑娘，我见了你美丽天真的容颜，

我从此分得出声音中的酸咸。

这百灵却不自觉的把“声音”“颜色”八哥博士的诗偷用了，然而这欢喜真是无量的欢喜。可是听到傩喜先生问阿丽思小姐：

适间我听有人说我在爱尔兰，

就是这不相识的诗人所言。

百灵就忙分辩这个错误夸张。他说：

别笑我了！明白我瞎眼是我的错，

可是我为我今天的幸福还应自贺。

那一天我们不是想念到你们？

若说这是假当天赌咒也成！

他一眼又见到扁嘴鸭，扁嘴鸭平素在他眼睛里只是一个可笑的夸张的身体，以及一副可笑的夸张的扁嘴，然而明明见到她是同阿丽思小姐在一块儿就忙同扁嘴鸭打招呼。同了傩喜先生这边说后又问讯南京母鸭：

嗨，谁知道我们这好大姐倒先同你们一起，

这事情真使我羡慕要死！

好大姐，姑妈多久不见身体可好，

老人家会享福就少烦恼。

扁嘴鸭看到百灵一脸的假，只不做声。然而平素是极爱百灵，却从不为百灵理会的，这时见到这一种亲洽情形，姐姐长姐姐短喊得腻口甜，就仍然和和气气答应说托福。

傩喜先生是从不知道根的，虽明白的见到百灵胡诌乱吹，总以为聪明也仍然可爱，意思就想同他久谈一下。

阿丽思小姐可不欢喜这个。她记得到昨天晚上那个情形，她扯走了傩喜先生，说到这个地方耽搁太久，灰鹳在家会等候得着急。

百灵：

若果是去我老友家我可以作一个向导，
只不知这一点小小义务要尽不要。
我们老友近来为悼亡极其怆心，
这实在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说：朋友，我们多情的都免不了此，
我们需要的是悲哀当适可而止。
诗人说“有花堪折便须折，”
过分为死者伤心究竟何苦来!?

见到朋友那样灰色憔悴，
我就恨我独少一个妹妹：
假若我真是一个女人，
为这个朋友填房也行。

得一个多情郎比无价宝还难，
这是一个女奶奶诗人所言。
我们的胸腔原就是一个泪湖，
可是这眼泪不应当为谁一个哭。

先生，您说这是不是？
我们一生是不止哭一次！

像我是凡是世界一切都心痛，

所以我是个诗人别的却不中用。

百灵不待傩喜先生许可，就在他们一众面前先走一步。一面又回头来同傩喜先生讨论一切问题，各样全说了。这小子，肚子学问像是压紧了的麦片，抓出来又是那么多，并且抓一点儿出来又即刻能泡胀。傩喜先生是认为这小小身子倒装了比身子若干倍容积的议论，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所以听来也不十分厌烦的。且这小子所引证的全是一些极透彻人生的言论，傩喜先生对这古哲人古诗人思想复述者，当然是认为可以作朋友的了。百灵的话既极其谄媚，处处知道尊敬外国长辈，又处处不忘到自己是个诗人身分，见到阿丽思小姐不大高兴他，以为必定是扁嘴鸭说了他的坏话，于是又来这两个外国客人面前极力夸奖扁嘴鸭为人如何好，思想如何好，总之这个东西特别卖力气想把这友谊建树于一席的谈话上，结果居然成功了。

百灵：

好大姐，把你手腕让我挂着吧，

我们好并排走说一点私话。

我想问你声你那希望中近来的恋人？

为这个作弟弟的每天都求过神！

我想你也不要因这太心焦，

你年纪是正还似十八岁的阿姣。

像你们这种门户大家有多少，

那里会永远就不能把知心遇到？

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

我若是找爱人就非你不娶；

一个美貌的人他常常疏忽了自己的美，

为一些闲忧闲愁就把身体毁！

扁嘴鸭，长到那么大就没有经过这种温柔熨贴的话在她耳边响过。她所遇到的，不是嘲弄也近于嘲弄的那种全不理会。如今听到这些细摩细抚的话，每一个字都紧紧的贴在心上，又听到百灵安慰她不要愁，又听到说她美，怎么样也不能再认忍，就呜呜咽咽的哭了。

傩喜先生还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些甚些话．他以为或者又是百灵惹了她，就问百灵：

怎么好端端的又哭起来？

阁下似乎也就应负一分责！

百灵他忙向傩喜先生行礼。很规矩的道歉：

这个也应当说是我错，

我不该提起我们大姐的难过。

扁嘴鸭：

不是他，是我自己的烦恼，

我稍稍流点泪也就好了。

百灵又向扁嘴鸭：

早晓得是这样给阿姐难堪，

我就决不至同阿姐说这一番！

扁嘴鸭，她不知不觉也称起百灵为弟弟来：——

好弟弟，我只怨我自己命苦，

到如今还是心没有个儿主。

百灵，一种万分同情极其感动的样子，用着颤抖的嗓子，

说：

其实是受苦全是一样，
这世界我以为是地狱变相！

阿丽思：

你这样哭我心真不安，
我看了别人眼泪我也心酸。

扁嘴鸭：

年青的小姐许多事你是不知道，
有些话如今说来你还要笑。
你如明白人生到底是什么味，
到那时你就了然一句话也非常可贵；

我有力量让人说我其蠢如牛，
但受不着别人一点温柔。
我存心把百年活换一次恋爱，
因我丑他们说我心术很坏。

我说“你尽我爱你为你作马作牛，”
那回答“我们身边全没有剩余的温柔。”
我说“为什么别人就可恋爱，”
那回答“只因为别人样子不坏。”

百灵轻轻的开玩笑似的搀言：

论样子难道姐又弱那一伙？
这事情天不公实应误唾！

扁嘴鸭：

我不怨天不尤人只自伤心，

我诅我为什么有这个身。

他只知生一个奇丑的显他手段，

就忘了造一个配我的丑男子汉！

阿丽思小姐，眼见到那兔子为扁嘴鸭的一遍话把心事打动，眼泪一颗一颗滴在那猎装前襟上，白白的，像一些珠子，若是在平时就要笑得肚子痛。可是这个时节却很难为情。论眼泪的多，她是以为谁都不会及她的，因为她曾流过一房的眼泪。但这个心痛的眼泪倒是一滴也没有，也试找寻过，到底是没有？她见到百灵也不能说一句话，惨惨的红着眼睛，就明白她自己必定是另外一国的人的原故，所以四个人在一起独她眼睛是干的。

有一只无聊的蟋蟀，正无聊无奈在他那门口站着望天，见到这事情，随口编成了一道歌唱着：

兔子学流猫儿尿，

鸭子学唱山西调；

可怜百灵也伤心，

小姑娘，你怎么不作鹭鸶笑？

傩喜先生听到好好的，却是作为不曾听到，走到那蟋蟀穴边，把脚猛的一边。这口多的小子，耳朵就因此一次震聋了。

灰鹳是不是访着了呢？不。在路上，玩着笑着哭着，时间耽搁得太久，到了那里快要望见了灰鹳的家，傩喜先生却看时候已不早，恐怕再在那儿稍耽一会就会把午饭担搁，他意思又决不愿到别人家吃饭，且南京母鸭是等候到扁嘴鸭子

的，扁嘴鸭也以为姑妈等候久了又要唠叨半天，阿丽思小姐则以为只要今天看到了这个地方，认清了方向，那么明天一起来也可以畅畅快快的玩一天，于是请百灵去告一声，说他们准明天来，就回家了，百灵是对这差事很乐于尽力的，就说是那么办顶好。百灵顾自去灰鹳家去后，扁嘴鸭望到他的背影：

这小子逗人恨又逗人爱，
都只为天生就这个嘴巴怪。

傩喜先生：

中国的云雀倒是玲珑透彻，
引古证今亏他这小小脑子设得。

到此是阿丽思小姐也认为百灵不坏了。

第九章　灰鹳的家

他们在路上走着。是上午八点钟光景。

傩喜先生见到一些庙中都有人磕头作揖，不很了解这件事意义，就邀阿丽思小姐进去观光。

阿丽思小姐来中国原就是想看这个！

她看到一只猫拿了一尾很小的鱼放在那个朱红漆神桌面前，跪了下去磕头，又低低的祷告。这祷词也用的是一种韵语，只听到说，——

菩萨，这是一点薄薄礼仪，
你别以为菲薄请随便吃吃。
我是一匹平素为人称为正直的老猫，
从不曾肚子不饿也向人唠叨。
因为听花猫说您菩萨真灵，
我敢将我的下情陈陈。
你保佑我每天吃鱼吃鸡，
你保佑我以后得一个好妻。

你保佑我身无疾病，
你保佑我白天能困。
你保佑我凡事如意，
你保佑我……

磕完头，致了心愿以后，就见到这个猫收拾东西把神桌前那尾小鱼用口衔去了，第二个求神保佑的便又补上，把一个鸡头从口中吐出，照例的跪下，照例的念诵祷词。猫儿是来得很多，所有希望则一致，初无稍差异。本来想从此中找到一些趣味的他们，见到这磕头亦正同欧洲人对十字架行礼想神帮忙一个样，没有一点出奇，就一出这庙再不想进其他庙里了。

阿丽思说："傩喜先生，我们不看这个吧，恐怕人家灰鹳是老等着！"

这兔子绅士，则为这地方情形奇怪，实在再愿意看一点别的，如像本地兔子之类求神的事实。但他不好意思把这个希望同阿丽思小姐说。虽答应了阿丽思小姐赶忙走，却每从一个庙前经过就留心到进庙的人物。谁知所见的多数是猫，狗，狼，狐狸，肉食者类。吃斋的也有，如像獐鹿等等，总不是兔。他从那众兽中拣那耳朵大一点的注意，却看不出一匹兔子本家来。

他对这地方的社会组织是满意极了。他明白，在欧洲，人的生活都全应自己负责，到无可奈何时求是求神，也不敢太贪，神只是一个，正像照料不到许多那样子。这里要发财，就去求财神。要治病，就又可以到药王庙去。坐船可以请天后同伏波将军派人照料。失落了东西，就问当坊土地要。保

护家宅有神荼郁垒，（比红头阿三就像可靠得多。）虽然从地方下级法庭到大理院还办不清楚的案，一到城隍庙也就胜败分明了。多神的民族，有这种好处，使人人都对于命运有一种信心，且又相信各样的神如各样的官一样足以支配人的一切，并且又知道神是只要磕一个头作一个揖便能帮忙作事，虽说香烛三牲有时是不可免的事，但总之比——譬如说，家中孩子生了病，与其花两块钱请一位医生，一块钱捡一副药，比用两毛钱到庙里神面前讨一点香灰什么为合算？吃了香灰终于死去，那么是这小子在命运里注定应吃香灰而死，不吃香灰倒似乎是有意回避命运所给他的义务，罪是更大了。

阿丽思小姐，则因为见到庙太多——怎样是庙同衙门，怎样是人家住宅，这是给昨天扁嘴鸭一指点就知道了的。——想起神也多的事，她说：

“傩喜先生，这地方通信大概方便极了，差不多每个庙里都可以为我们捎信！”

“嗯，好像是。”

于是阿丽思小姐就想起家中一切来了。第一个是想起姑妈，第二是家中一匹拉稻草的马，第三是一只皮手套（这手套上面是有自己的名字，为远房一个堂姐用金线绣上的），第四才想起爸爸以下的诸人，她想今天回到旅馆就去详详细细的写一封信，告他们这里如何好玩，且想把所见的一切都写在信上。她有笔，有纸，她存心写二十张或再多的信，要家中人围到桌边张大起口坐着，静静的听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把这信来念读。想到信，她又俨然看到姑妈在家中这老太太自己小房子里，坐在旧皮软椅上，用手幅子擦她的大黑边的眼镜情形来了。

…………

去灰鹳家的道路，是在昨天经过扁嘴鸭与百灵的指点，已再不会走错的，于是他们俩在约九点钟左右就抵灰鹳家的玉皇阁附近了。

按到门牌去找索，找到了第九号第五个巢。

小小的灰色的门，灰得正同那鹳鸟身上所穿衣服颜色一样，阿丽思小姐就笑笑的对傩喜先生说，这个一定再不会错，因为门的颜色就已经告给这是灰鹳的家了。

每一扇灰的门上，还有一长方朱红漆，在这红色的上面用黑色写了一副对子。对子的字是，——

备致嘉祥

总集福荫

傩喜先生就用他的象牙手杖轻轻的敲打那门，且听到里面脚步声，就同阿丽思小姐皱一皱眉头，又点头笑笑的说来了。真来了。

那灰鹳在昨天听到百灵一番话，就非常高兴。又深以为百灵不代为留他们俩索性到家午饭，是可恨。他从百灵口中知道了来看的是什么样一种人物，正因为贵客来临，着忙到预备这事那事！他把几个小孩子收拾得同过新年时一样的美丽，收拾好了又一古鲁关到一间空房里去，小孩子大的还只有五岁多一点，也明白今天是有点特别，全不敢再用衣袖去揩鼻涕了。这一家，经灰鹳一布置，全变了。这完全是用一种小学校欢迎视学员的情形来欢迎阿丽思小姐同傩喜先生，他们却一点不明白！

听到外面打门，灰鹳已猜到是客到了，匆匆忙忙的跑出来开门，门一开他们就会了面。

傩喜先生的样子，在灰鹳也是早已从书上就认识了的，但料不到眼前的就是那大耳朵和气绅士。我们是知道那些伟人王子，在历史上光辉万丈，当面时总不知不觉要感到“也不过如此”的略带轻视心情的。然而傩喜先生的笑容，以及极其相称的体面衣服，与极其高尚的态度，把这尊敬仍然从灰鹳方面取得了。

灰鹳见到阿丽思小姐，同这一个中年绅士在一块，不待再要介绍就明白在眼前的是傩喜先生，他就非常客气的样子，把腰钩成乙字，用着诚恳到使人听来流泪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傩喜先生，
你能来此真使我又喜又惊！
闻名是真不如见面，
见到你可以说是遂了一件心愿。

他又向阿丽思小姐行礼。

小姐，您今天来此更增我光荣，
我正在取笑我这对老眼睛！
若非百灵昨天告给我一切，
对小姐与先生我还不晓得！

他们于是就互相握手，兔子是不消说对这握手感到满意的。他来到中国，同中国住的鸟握手，亲切的谈话，这还算第一次！

灰鹳就把他们让进屋里面客厅去，到客厅又握一次手。

灰鹳说：

您两位真可说是我们中国好友，

你们还不明白我孩子是望你们来有多久!

他们都说"若能见到阿丽思姑娘,

胜过每天每夜吃橡皮糖。"

把她比为橡皮糖,在阿丽思小姐听来倒是第一次听到过的。然而她不像小气的人,一听到人说她是什么,不管好意恶意就发气。她就知道小孩子必定要比家中五妹六妹还乖的。她问灰鹳:

司徒先生,我们想请你小孩出来坐坐,

这傩喜先生就和小孩顶讲得过。

傩喜先生直到这时才想起也应说两句话,他就说:

听到阿丽思小姐把先生讲,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来拜访。

又听到说有几个宝贝,

…………

他把话又说不下去了,多寒伧。幸好的是灰鹳已懂得他们意思,业已站起来,说是请稍候。灰鹳就去了。阿丽思小姐说:

傩喜先生呀,贝字在韵上很不好押,

我担心他听到你说会要打哈哈。

傩喜先生笑着说,是这样,自己只好做散文诗去了。正笑着说着,那一边帘子一起,灰鹳把三个小鹳鸟一只手牵一个的走来,那一匹顶大的则在灰鹳后面。

"哈,妙极了。"傩喜先生见这些小鸟,羞羞怯怯的在爸爸身边,听从爸爸的命令,对着他与阿丽思小姐鞠躬行礼,就乐得只跳。

小朋友,快拢来,各亲一个嘴,

我们来行一个见面礼。

若不是先经爸爸解释，这些从小不见世面的鹳鸟，就会疑心傩喜先生是猫儿狸子的。就是知道了傩喜先生不会吃他们，且在平常又非常愿意得傩喜先生做朋友，但在此时也仍然不敢离开爸爸身边。一个毛茸茸的洋鬼子的大脸，虽然在那脸上耳朵上可以发现许多有趣味的地方，小东西终是胆怯，不好意思就把这友谊交换！

阿丽思小姐见到这样，就先走过灰鹳的身边。她把手伸出去，那顶小的鹳鸟就最先同她握手了。其他两个见阿丽思小姐不比傩喜先生伟大得可怕，就也同阿丽思小姐握手了。

阿丽思小姐就拖了那顶小的走近傩喜先生。

这傩喜先生是人顶好，
学故事可学得你笑个不得了。

小鹳记起傩喜先生衣袋里有鼻烟壶的，就问阿丽思小姐：

怎么他那小瓶子胡椒末又不拿出来？
怎么他脸上生得那么白？

傩喜先生见小鹳已不怕他了，就把小鹳从阿丽思小姐身边抱起来。

小宝宝，你瞧你样子多好！
可以把你名字告我，
让我永远记到你弟兄几个。

灰鹳：

把名字告给伯伯知道，
不要怕伯伯相笑。
说，“我名字叫做喜喜，
叫爱爱的是我的姐姐。”

那小鹳就照到他爸爸说的结结巴巴说给傩喜先生听，回头傩喜先生又问叫爱爱的是那一个。那小鹳就指到灰鹳左手那个。爱爱即刻又为阿丽思小姐拖到傩喜先生身边来了，在灰鹳那边，只剩下一个大哥了。

大哥见到喜喜爱爱同来客说到他时节，忙把爸爸长衣后幅举起，头藏到里面去，又不时的张望。顶小的那鸟就笑她大哥不中用害臊。

大哥经这一笑更不好意思了，索性躲到爸爸身后，爸爸走近傩喜先生也跟到走拢来。爸爸说，不要怕羞呀，妹妹小点都不怕呀！

终于不得已也给傩喜先生亲了一个嘴的松子，不到一会儿，也就大大方方成了傩喜先生同阿丽思小姐的朋友，同到两个妹妹争到要傩喜先生抱他了。

傩喜先生一面同灰鹳谈话，一面又来应酬这三个不客气的主人，立刻把这家中空气变得热闹非凡。在最短的时间中，他就让三个小主人欢迎到想永久要他在他们家中做客，这对小孩子的胜利征服真出了傩喜先生自己的意表之外。然而他就居然答应了喜喜姊妹的请求了。本来在傩喜先生的生活上，需要小孩的潜意识，就比小孩子需要他还感到需要，他自己也不明！

在这地方阿丽思小姐真应说是大女孩子了。喜喜爱爱姊妹在她面前正如家中五妹六妹，或者说正如六妹的洋囝囝，是那样的姣小好玩，话也说不清，路也走不稳，结果她也就只有让她们在自己面前来撒娇的一个办法了。

灰鹳为他们来客倒茶，又拿出一支水烟袋来，傩喜先生则虽不喝烟却把这希奇古怪东西拿到手上看得很久。灰鹳以

为是傩喜先生不明白这烟袋用法，就要爱爱为傩喜先生吹煤子。

松子：

伯伯，你把嘴巴逗上只喝，

这烟子就像云一样多。

喜喜：

喝这个像用芦管子喝柠檬水，

喝烟时应当要跷起个“二郎腿。”

这小鸟，还怕傩喜先生不明白二郎腿是什么跷法，就坐到那小椅子上去学。不消说又是她从爸爸学来的！

像小猢狲一样几姊妹缠到傩喜先生，这作主人的待客方法，也亏得是傩喜先生才受得住！在这纠缠中，傩喜先生却并不忘记同灰鹳讨论到一切中国情形。灰鹳告他说到许多事，说到阿丽思小姐，说到傩喜先生、说到他们的旅行，这个，那灰鹳，接着说：——

早就有人猜想你们会来中国，

还有人准备着用军乐迎接！

有人知道了你们来必定要请公开演讲，

这事情我看要免避也无法可想。

阿丽思小姐，看到那天八哥博士欢迎会情形，就吓怕起来。她说：

哟，这个事我主张不去为妙，

我们又不是来中国讲道。

傩喜先生用阿丽思小姐的韵，说：

但我想不声张也许不知道，

不让你以外有人明白也妙。

灰鹳：

　　不成了，百灵必定会到处宣传，

　　他这个新闻记者是无所不言。

傩喜先生心中倒以为实在要被人麻烦，去去也不甚要紧，他就不说这事了。

喜喜：

　　伯伯，为讲一讲欧洲的孙猴子，

　　到底用汽车碾它死不死？

傩喜先生：

　　哈，可利害，那猴子——

故事为外面的拍门声音闹断了，灰鹳忙去开门。阿丽思小姐不忘记刚才灰鹳的话，深怕这拍门的就是来请他们赴什么会的，心惊眼跳的不安。

然而不速之客是终于来到客厅了，阿丽思把眼睛闭起，想是这样则看不见来的那百灵（百灵自然也就不会见到她了）。可是百灵却若以为阿丽思小姐眼睛正为灰尘给蒙了，先向傩喜先生亲热，又同灰鹳谈话。见到阿丽思小姐业已把眼睛睁开，才走过去陪阿丽思小姐寒暄。

这一家今天是多热闹！来了一个傩喜先生，加上一个百灵，真像还愿做道场！

起眼动眉毛的聪明百灵，怎样的很巧妙的把傩喜先生同阿丽思小姐哄得欢喜，正像是傩喜先生哄灰鹳家几个小姐少爷一样的容易。

他们谈着，笑着，吃着，喝着，幸好百灵倒不提起请演讲的事。这因为是当百灵拍门灰鹳前去开门时，业在大门边嘱咐了百灵，所以本来要说的也不说了。阿丽思小姐见自己错疑心了

好人——她实在已承认百灵不坏了——她又想起百灵进客厅中时，自己闭眼不理百灵的情形，就在心中害羞不过。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平白无故忽然的红脸，这是有好几打没有理由的机会的，所以阿丽思小姐倒并不曾为这些主客疑心。她为了这不曾好害羞心思给他们知道，不久又在幸喜中了。

在晚上，阿丽思小姐在茯苓旅馆的自己小房中，她用那支蓝色铅笔在傩喜先生给她买的本子上写道：——

> 姑妈：我告你……顶好是那三匹小鹳啊，我若不是为可怜那位司徒先生，真想抱一只回家来！姑妈，你猜我假若是抱他回来，应抱那一个？我不说我一定要抱那名字叫做喜喜的，让你猜。可笑的是傩喜先生，还答应别人做一个长久的客，我是只想要这几个小鸟到我家来做长久的客，倒是很好的。姑妈我请你告我，这是不是一个办法。若你以为是好的，我将同傩喜先生商量，要他去为我与司徒先生打交涉，就请他们搬家到我们家后园那柏子树上去住。
>
> …………
>
> ——你的乖女儿阿丽思

这封信，阿丽思小姐伏在桌边花了三点钟才写好，一共是二十七个双页，写完时就丢到字纸篓去，请文昌菩萨派人送——她明白文昌菩萨是管字纸的——她却不知道神多的地方倒不必办事顺手，文昌菩萨他按照做菩萨的新规矩，去顾自玩耍，不是先许得有小费的请求，就决不帮这忙！

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他同姑妈说的

阿丽思小姐如同姑妈说晚安一样同傩喜先生说过晚安后，躺在床上又想起一件事。她记到白天在灰鹳家吃的席面，不曾在给姑妈信上说及。但信已发了。

“哈，把这个也忘了，不应当!”她自言自语的说，“我应当问姑妈的！要这老人家去猜，吃的是，——

“辣子炒牛肉；牛肉炒南瓜；南瓜焖猪肉；猪肉炒韭黄；

“韭黄溜醋；醋溜白菜；白菜拌粉条；粉条打汤；汤中下……

“到底是几样菜?”

或者，格格佛依丝太太，所能猜出的菜的样数，就比阿丽思小姐所记到吃的样数为多，因为这老太太是懂得什么菜和什么菜相拌合才可口的。但怎么样去同这老人家讨论这件事？如今是自己在中国，而这老人家则离开自已有十万八千里路远。旅馆中没有电话，专差送信也是要日子的事。

然而又像这事情非使格格佛依丝太太知道不可那样，所以她就睡不着了。

阿丽思小姐，觉得需要姑妈，当真睡不着了。她躺在自己的一张小床上，（但她老以为是茯苓旅馆的床上。）她听到什么地方打更，是三下。住在隔房的傩喜先生，似乎是已睡得很好，只听到一种鼾声从这兔子的喉里发出。她把眼睛闭得很紧想睡也不能。

“姑妈，姑妈，”像是发了迷，一个人打量起身悄悄儿回家一趟，就走出茯苓旅馆，一出茯苓旅馆就找不到路，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在一些生人中挤来挤去，她怕起来了，就大喊“姑妈！姑妈！”她把姑妈喊来了。姑妈穿那件大黑绒睡衣，手上拿了一个烛台，就站在这个做梦在梦中大喊姑妈的阿丽思小姐床边。

“乖乖，是不是肚子痛？”

“姑妈，你什么时候到这个旅馆呢？”

“什么旅馆？”格格佛依丝太太即时记起阿丽思临睡的话，就明白所说旅馆必指的是中国地方旅馆了，她于是用右手蘸了口沫，在阿丽思小姐的额角上写了三个十字。避邪气。这老太太说，“乖乖，你是不是梦到了中国？”

“是！我白天到灰鹳家吃饭。想起告姑妈所吃的席面，且想起要姑妈先试猜猜这菜的样数，就不同傩喜先生说，预备悄悄回来一趟。这时那个傩喜还在打鼾呀！姑妈你听，这不是么？”

把自己家里一匹猫扯瘤当成傩喜先生的打鼾，阿丽思小姐是直到此时还不清白到底是睡在家中床上，还是睡在茯苓旅馆床上的。

姑妈说：“乖乖，你如今已转来了。”

“姑妈，那是的，我一个人先回来了。”

格格佛依丝太太见天还不亮，就要阿丽思再睡一阵。“宝宝你再睡一下，这时才三更！到明天我们再来谈你的事情，姑妈也好告你到天堂的事情，姑妈刚才正为了宝宝喊叫，才打从天堂转身呀。”

阿丽思小姐，就听格格佛依丝太太的话，又规规矩矩睡到床上了。她还不明白天明醒来是先见到格格佛依丝太太，还是先见到傩喜先生。

---

① 边匡　方言。借钱物。

② 打加官　旧时唱戏，正戏开演之前，一演员化装出来，以福、禄、寿、喜为内容向主客祝贺请赏的表演。

③ 扯痛　痛音 hōu。湘西方言：扯痛即哮喘。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

ALISI ZHONGGUO YOUJI DIERJUAN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为长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8年7月10日～10月10日《新月》第1卷5～8号。署名沈从文。1928年12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为“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四”。

原目：《序》、《第一章　那只鸭子㛅㛅见到她大发其脾气》、《第二章　她与她》、《第三章　她自己把话谈厌了才安然睡在抽屉匣子里》、《第四章　生着气的她却听了许多使心里舒畅的话》、《第五章　谈预备》、《第六章　先安置这一个》、《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第八章　水车的谈话》、《第九章　世界上顶多儿女的干妈》、《第十章　看卖奴隶时有了感想所以预备回去》。

原目中《序》书中为《第二卷的序》。

第二卷的序

我在此，请抱了一种希望来欣赏我这小书的不相识者，让我为下边一些说明：

文学应怎样算对，怎样就不对，文学的定则又是怎样，这个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读过什么书与学问事业无缘的我，只知道想写的就写，全无所谓主义，也不是为我感觉以外的某种灵机来帮谁说话，这非自谦也不是自饰，希望有人相信。

我为了把文学当成--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则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证据。在第一卷陆续从《新月》登载以后，书中一些像讥讽又仿佛实在的话，曾有人列举出来，以为我是存心与谁作难，又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在外国，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还有革命文学家，不拘这名号是自称或同辈相称，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国，把革命文学家而再加上无产字样，则更其惊心动魄耸人听闻。

近来似乎这类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鲁人孔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目下，则从文固曾常常患穷患病矣，又知在某种天气下谈某种文学之人，皆生意兴隆，而团团具富家翁模样，然鄙拙如自己，呐喊噶道非所长，终其生与穷病作缘，亦命而已。说话像小针小刺，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疑心从文为专与上流绅士作战，便称为同志者，实错误。担心从文成危险人物，而加以戒备者，也不必。

然而在这样的声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于活动的青年文学家，把我强迫安置在什么复辟派与反动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成功后的欢喜外，初初不曾为谁爱憎设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别的朋友为多的，是：我不是适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事业的人，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余裕。文学在招牌下叫卖，只是聪明的贩卖西洋大陆文学主张，于时行主义下注册的文学家作的事。对帝国主义者与伪绅士有所攻击，但这不是要好于无产阶级而希望从此类言行上得人捧场叫好。对弱者被侮辱觉得可怜，然而自己也缺少气力与学问找到比用文字还落实的帮忙办法，为图清静起见，我愿意别人莫把我下蛮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什么主义之下，我还不曾想到我真能为某类人认为"台柱""权威"或"小卒"。我不会因为别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不再来作小说，更不会因为几个自命"革命文学家"的青年，把我称为"该死的"以后，就不来为被虐待的人类畜类说话。总之我是我自己的

我，一切的毁誉于我并无多大用处，凡存了妬心与其他切齿来随意批评我的聪明人，他的聪明真是白用了。

我需要，是一种不求世所知的机会。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坛大将与一切市侩，你们在你们竞争叫卖推挤揪打中，你们便已经将你们的盛名建立了。能在这种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从你们的疏忽中，得到一种开释的幸福，这不是诳话！

但是上面的话又近乎存心在讽刺谁了，这样说来又近于牢骚。所谓牢骚，把悲愤放在一浅薄事情上出气，我真不应当再有，我且应学着用力来克制这东西的生长机会了。我应当告读者的，是这书与第一卷稍稍不同，因为生活影响于心情，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又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这在我自己是像一种很可珍的发见。然而也就可以说是失败，因为把一贯的精神失去了。

时当南北当局，同用戒严法，制止年青人对日本在山东暴行以及管领济南的行为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愤者即可以说是共产党，很容易得到杀头机会。从报纸消息上，则知道中国各处地方，每日杀共产党不少，想亦间有非共产党在冤枉中顺手承情叨光的。可感的是日本人给当局以这样一好机会，一面既可以将有血气的能够妨害政治上惰性加深的年青人杀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进一步之中日共存共荣表示。呜呼，我赌咒，说此后外交政策尚可以用于英国，巩固两国之邦交！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城

第一章　那只鸭子姆姆见到她大发其脾气

阿丽思小姐，不明白如何就到了上次遇见南京鸭子的河边。她虽然担心当兔子绅士傩喜先生醒来时，找寻不着她要着急，然而在河边，望到那一河的清水，河水慢慢流，也是很有趣。

“那若是洗一个澡，才好玩！”她自言自语的在岸上说，其实这话就只是为傩喜先生设想。她且主张河水清是应该那么清，但也应该暖和一点，因为不太冷则洗澡人可以免得患伤风，因为不拘大人小孩患伤风症都无聊。因为姑妈曾告过阿丽思这个话而自己也经验过。

“可是，我以为究太凉了。”她用一个小指头去试水的冷暖，水就打个战。“瞧，您自己也一为人用手指搅着就打战呀！”

“别是这样说，您远方小姐！”

她不提防河水也会说话。听到河水说话她心咚的一跳。她试问，“刚才是您驾说话吗？”这问也不提防河水会答她。谁知河水就清清朗朗告她“正是”，河水的声音清朗得同它颜

色一样，阿丽思小姐以为这是应该。

她说："我称呼您驾，应当是小姐还是先生？"

河水就起小浪，做微笑。

"那是人才要这样称呼。"河水仍然用清清朗朗的声音说，"我是可以不必。您小姐高兴，喊我做亲爱的河水；不高兴，喊我做河水，就得了。"

"那亲爱的河水，你要热点才成。我说你太冷了，不适宜洗澡。我刚才还思量让我那位好同伴来洗一个澡咧。"

河水就说很抱歉，对不起，因为它不是温泉。阿丽思心想，是温泉，当然就不必抱歉，所以认此时抱歉却也不是客气。

他们既有了攀谈机会，河水就问到阿丽思小姐的许多过去情形，她一一答应着。正因为有河水问及她才记得起，不然她也忘掉了。

"我想明白你到此的感想，"河水说。"因为每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有一种感想。"

"可是我并不是每一个外国人。"

"可是据说到过中国的狗也总有中国的印象记。"

"那回头我去问傩喜先生，"阿丽思小姐说是问傩喜先生，因为是她记起傩喜先生是一匹兔。不过狗并不与兔相同，故此她就又随即补充说，"我想傩喜先生也总不会有吧。"

"但是你并不是傩喜先生呀！"

"但是您也并不是我呀！"

河水记起"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中国格言，又笑笑，就不理阿丽思小姐，流去了。

阿丽思小姐，望到那流去的水，心中只发怔。她就从不

见到过河水有这样快的脚步。她以为或者是河水生了气才跑得如此快。又以为是因为赴什么约会才不能在此久耽搁一会。望到河水的去处，直望到那河水摔到一个石头上，打得全身粉碎，她才舒了一口长气，自言自语说，“慢走一点不就好了么?”

她过了一会儿，又去用手试那新来的河水，以为总会比先前的热一点了。谁知还是冷。她在心中又起了疑问，以为干吗不稍稍温暖一点，但记到适间的无结果谈话，就不再作声了。

河水汤汤的流，流到下头则顾自把身同大石头相磕，把身子打得粉碎，全不悔。阿丽思小姐在看惯以后，知道这是水在某一地方时的呆处，明白不是生她的气，就不再注意了。

她站在那岸边，各处看。想再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同她谈谈话，则好玩一点。她在无事可作时节，想谈话，也如同到肚子饿时想吃饭一样，然而她对这谈话的饥饿，不很能明白，又无从把这不明白的疑问向谁讨论，就在这岸边自言自语起来。

她说：“我问你，是饿么?”

第二个她就说：“正是的。”

她又转到第一个她，温和到像作姑妈的声音，安慰这一个寂寞的她，说道：“我的朋友，你稍微呆在此一会儿，就会有来同你谈话的了。”

“是呵，可是，”她又作第二个她，很忧愁的说，“在别一个没有来以前，你多同我谈一阵，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办得到的事，不过我想到傩喜先生，他会很念着我呢。”

“但是我虽想到他：我可很愿意暂时离他一会儿，找一个相熟的谈谈天。”

“这里大致总有相熟的会来。你看这水，不是每天都总有鸭子鹭鸶一类鸟来么？”

“提起鸭子，我就想起那个小鸭子来了。她说愿意作我的丫头，那多可笑！我问过傩喜先生，说丫头是女奴隶，你想我若是用一匹小鸭子作奴隶，要她每早上帮我梳头，又帮我装烟倒茶，那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我又想到那个姑妈起来了，瞧那姆姆多肥胖，我为她肥胖真着急。”

“那很瘦的也应着急了。我就记得到小鸭子对鹭鸶的健康担忧。”

“不过那是小鸭子的事。”

“不过为什么又是小鸭子的事？”

另一个她问到这一个她“为什么？”这一个她就不免小小生了一点气，不再接下去了。可是她却愿意另外再起一个头，就因为还不见另一个可以谈话的来，非自己谈话不可。

先为那一个她说：“好，我们再讨论一点别的吧。”

另一个她自然就赞成了。她就提出今天的玩的方法来。

她说：“玩，怎么玩？”

“那我以为看戏去。”

另一个她对于看戏又似乎不很有兴味。然而也不敢反对。恐怕一反对又不能继续这讨论了就说“好”。

“看戏，到中国顶好顶大的戏院子去，坐到包厢中，在看戏以外还能看那些很伶便的茶房，如像玩魔术一样，把一卷热手巾从空中抛来抛去，那多好！”她不让那一个她有机会反

对，就接到说，“看他们在台上打斤斗，喊，哼，又看台下的一切人也大声喝彩，吐痰，咳嗽，……”这知识当然是阿丽思从傩喜先生那边得来的。

那一个她就争着说：“吐痰并不是可观的事，咳嗽也不是！”

“然而那样的随意，那样的不须顾及旁人，——说得好，是那样的自由，不是一件——”

“不，”那一个她就坚决的说，“这个不必去看。”

“那依你，怎么消磨这一个长长的日子？”

“那就蹲在这河边，等一件事发生！”

于是阿丽思小姐，再也不说话，就等候这机会的来。谁知道这时间的过去，是应一分一分算，还是应当一秒一秒算？然而她是数着这时间过去的。她学到医生的方法，自己为自己诊脉，就数着脉搏，一二三四的算。她数到一百……一千……一万。

“呀，一万了，这怎么数下去？”然而还是数。血在管子里跳一下她算一个数，因为数字的多使她气也转不过来。她亏得是她，直数到一万二千七百零九，一点儿也不错一个字。到此时，她可觉到实在无法念下去了，就说道：“好，加一个数算是一万二千七百一十吧，让我记下这个数目来，到回头要傩喜先生为我折合究竟是多少时间。”

不数着时间，那未免又寂寞起来了。

寂寞也得呆下去，阿丽思是同许多大人一样，对于当前的事是只用“挨”的一个法子处置的。她还是挨着。她自问自己，“若是重新又来从一字起码，数这血的跳，岂不是又有一个‘一万二千七百一十’的数目么？若是每一次跳换一个

数，岂不永是‘一’字么？若是……多傻的一个意见啊！想这个干吗？……”但是，她又想，“若是接到一天一年数下去，这个数目怎么写？”因此她记起一个小学校的数学教员的脸相来了，“哈，要他自己去算这数目，他就不知道如何写，我敢决定！”

“阿丽思，”她想起还是把自己分成两个她为好。

“不准这样想，这不是应当想的事。”

这一个她警告了那一个她以后，那被警告的她，就不再去想血在血管子里跳的次数了。

她自己问自己：“还是在此呆，还是走？”

见到河水走，她想不如也走走好。她就沿河岸，与河水取同一方向前进。她先是这样慢慢的走，到后看到河水比起自己脚步总快许多，心中好笑：“你忙什么？”

她不防凡是河水都能说话，一个河水对阿丽思小姐的问题，就有了下面一个答复。河水说：

“您小姐，比起我们来，你为什么就这样闲？”

“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你觉得！”

“我那里会觉得？只有你才觉得我忙！”

这又到话不投机的当儿了。

阿丽思想：“这不如我回头走一条路好。同到一起走要我不觉得你河水忙也不成。”她于是与河水取一反对方向，一步一步走，把手放在身后，学一个绅士的走路方法。“一步一步”，不说“慢慢的”，那是因为当这时她以外没有别的在走的东西可比较了。

她也不知究竟走了有多远，因为她手上无一个表，就像无时间。

多平坦的一条路。

一步一步走，不知不觉就到桥下了。

她见了桥才想起鸭子。想起鸭子才看到鸭子。鸭子正在水面游，离她不到二十步。瞧鸭子似乎是刚把头从水中露出的。

阿丽思见到这老太还是穿得那一身白衣裳，头是光光的，欢喜之至。她喊那鸭子，说："老太太，您好。"

那鸭子不提防岸上有人叫她，听到声音才抬起头来。照理今天不比昨天，把头抬起应欢欢喜喜，这是阿丽思小姐猜的。谁知这老太太见到是阿丽思，虽把头抬起，也只随便回答一声"您好"，就顾自过桥洞去了。

阿丽思以为是老太是上了年纪，忘记目下的阿丽思便是昨天那个阿丽思了，就从岸上追赶过去。

她逐着那母鸭子说："老伯娘，老伯娘，我是阿丽思！是昨天那个阿丽思！"

那鸭子头也不回，只急急忙忙说："是也好，不是也好，与我做鸭子的不相干。"

"与你相干的。姆姆，你瞧我们昨天谈话不是很愉快么？"

"昨天愉快今天可不愉快了！"仍然是头也不回的逆水而前，但似乎稍慢点了。

阿丽思就赶快跑过去，对着鸭子的头脸又行一个礼，说："姆姆，我想仍然要把你愉快找回来，我问你老人家，你侄小姐干吗不同在一块儿？"

"干吗不同在一块儿？还要装痴问！你这人！"

阿丽思这才看明白鸭子不是不认识她，是正因为认识她生着大的气咧。

阿丽思小姐，本想说："你这鸭子！生气就不让人先明白生气原因，也随便生气？"因为这不先取得人同意而生的气，是不很合理。但她随即又想到一个鸭子不能与人打比，就尽这老太太生气了。

她为了要明白这老母鸭子生气原因，仍然很和气的问侄小姐不在一块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不知道还是知道又故意问？"那鸭子说了就用与说话差不多的严厉样子对阿丽思瞪着，想在阿丽思话语以外找到一种证据。

阿丽思很惶恐的说："事情实在一点不明白。"

"不明白，那就是我错了么？"

"也不是姆姆的错，姆姆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赌咒。"阿丽思又记起"赌咒"的用处来了，果然因此一来那母鸭子气已平了不少。

鸭子变成很和气又很忧愁的说："好小姐，我是老昏了，你别怪。"

"我那里会怪你呢？"阿丽思小姐这话意思是说"我那里会怪一匹鸭子呢？"可是鸭子听着倒很高兴，以为阿丽思小姐为人大量。鸭子心里想："若是自己那真不知怪这个人到几时！"

她们显然一切误会都明白，不至于白生气了，于是鸭子在一种很忧心的状态下告给了阿丽思小姐那丑小鸭侄小姐的最近故事。

"小姐，请你为我想，怎么办？"那母鸭子要阿丽思设法，阿丽思却说这也不是顶要紧的事。因为阿丽思心中顶要紧的事是玩。

听到母鸭的谈话，阿丽思才知道丑小鸭因为那一天陪她们到灰鹳家去，回头就病了。病又不是伤食，又不是肚泻，又不是发痧，竟病了一种为鸭子之类所不应当有的病。“她不应该有这样病，如我一样的不应当；因为我们是鸭子。”这是老太太的意见。但阿丽思小姐的意见则又稍稍不同。她则以为鸭子也应当有人的病，可是一个小鸭子却不一定要有老母鸭的各种病；这理由则是譬如马是拿来拉车的，中国有些人天生也只拿来拉车，至于其他的人却不但不拉车，且坐了马拉的车以外又坐人拉的车。这显然是鸭子与人或可以相同，不一定鸭子与鸭子相同的证据了。

原来小鸭子病着失恋。她需要一个男朋友。需要而不得，便病了。（这一点不是母鸭子所懂解，也不是阿丽思小姐所明白。）想同另一个谁要好，没有谁来答应，就生病，这个事情说来真不很使人相信！

“生病准得什么账？”这话是阿丽思小姐看那鸭子老太的脸色而说的，因为她看得出老娘子主张。

“是啊！我就不明白为别的事生病。”

阿丽思心想“就是不准得账也不能拿你打比”，可是她却说：“姆姆的话是顶有经验的老年‘人’的话。”

“我是‘鸭子’，不是‘人’！我生平不爱别个拿‘人’的话来称赞我。”为表示不高兴，她向前游了三步又退后五步。

阿丽思心想：大凡对付一个有了年纪的人或鸭子，都不是容易的事吧。（可是她这个意见是把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除在外，因为她却太容易对付了。）老了的鸭子就不是三两阵火可以焖得烂，老了的人说话也容易动火——是，容易动火，莫非这老太太肝火也太旺了！

她见到那南京母鸭的样子不大好看，还想分辩："这只是一句话，也不必使姆姆生气！"

"一句话不生气，要我为什么才生气？难道让你们人打我几竹竿子，我才应当发气骂人么？"

阿丽思小姐，见话越说越不对头，她确实并不曾想打她几下，却为她这样说，深怕是这老太太起了羊癫疯，回头还要难于招架，就只好和和气气的说：

"老伯娘，请自己尊重，我还有一点儿事，要走了。"她说了就同到这老太太点了一个头。她虽这样说，还是看着听着，并不走。

那母鸭子在鼻里哼着："我自己若不知道尊重，早为别个人的一些话气死了，还活得到今天？"

阿丽思小姐就不再理会了，拔脚走了去。

她一旁走一旁想，把自己又分成两个人；

那第一个她问道：

"治肝气是吃什么药？"

"稀稀粥，芝麻糕，黑酥脂油糕，……"另一个她就背诵了二十样糖果点心的名字。

"全不对！这是吃的东西，难道也……"

"那鸭子也是吃得的东西。"从吃药她想到吃鸭子。

"我以为鸭子是加辣子炒吃，少下一点酱，多下一点酱油为好。"

"酱油是不是酱的油？"

"那鸭子的眼泪就是油，只不知道做不做得酱油。"

"……"

"阿丽思"她自己为自己放荡的思想不得不加以警告了：

“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成的，这样下去就非变成那母鸭子不可了。”

然而当真能变成一只鸭子，在水面上浮着，且不必闭眼睛也可以把一个有长颈子的头伸到水中去，看水中鱼的赛跑，又可以同那些鱼谈话，到底还不算一件很坏的事！

可是她为“可以同鱼谈话”的一句话又生了疑问了，她以为若是凡为鸭子都可以同鱼谈话，那么适间那老太太必定也同过许多鱼谈过话，并且也发过鱼的脾气了。

“无怪乎，”她前有所悟的自言自语，“有些人说话骂人，总说‘我恨不得吃了你’，想必这话就是鸭子生了小鱼小虾的气时说的，不然一个人那里吃得下另一个人呢？”

她就又想回头来问那母鸭子，只想明白这话是不是她正生着小鱼的气时说的，可把鸭子先时生她的气情形全忘了。

第二章　她与她

这里，应先说到当阿丽思小姐离开了那一匹发脾气的母鸭子以后的一小时情形。

她是随到河岸走的。在昨两天同傩喜先生打这儿过身时节，似乎来往的人与一切动物都有，还很多，如今却不明白连一匹蟋蟀也不曾遇到。谁知这年成是什么样一种年成！

不过没有人走路，她就不走了么？而且说没有人走路，那自己又是什么？“若是鸭子在此，她才可以说是没有人；因为连自己也不算人。但鸭子自己能这么说吗？”她想知道却无从知道。

到这时，为容易明白这问题起见，阿丽思把自己分成两人，如同在另外许多事情难于解决时她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样。在未分以先，这一个整个的她，便说道：

“我不袒护任何一方面，也不委屈任何一方面，只是你们不能太自私。当到一种意见近于某一个我胜利时，这另一个我的默认是必须的。你们遇到不可免的争执，也不能太崛强，自己究竟是自己，随便生气总不是好！好，阿丽思，你就分

开吧。”

于是她又成为两人了。说“又”是以前曾有过这事。

“她”慢慢走着，——或者说“一步一步走着”，——或者说“她俩”一步一步走着，因为她在她一身上至少是代表了两个主张，两种精神，以及两样趣味。说是“她俩一步一步走着”，还是有语病，就为的是有一个她欢喜一步走一尺一寸，有一个她又愿意一步能迈二尺三寸：一尺一与二尺三，相差是一尺二寸，这一尺二寸的主张距离，真是不小的一种距离！

“朋友！”那一个她同另一个她说，“‘我们’慢一点不很好么？走路快了为别人看见，还以为是被谁追赶。”这是很有理由的。

“你慢也不成，又不是有病。太慢了，他们中国女人会以为你是在嘲笑她。”

“那慢一点究竟是于自己的脚有益。”

“于自己的脚有益，就因为是慢，那中国女人走路那么迟濡，全就是为自己有益了吧（?）”

“那么，就非跑不可了。”

“跑到前面设若是遇到一件什么意外事，就是累一点也仍然值得。”

于是，阿丽思小姐就跑起来了。俨然是后面一匹恶狗在逐，她只尽逃着。单为了这“跑到前面或者有一件意外事发生”的愿望跑着。因跑得过速，一切树木就全从相反的方向跑去，脚步与她一样快。

“不要这样忙啊！我亲爱的树。”这是一个近乎愚蠢的她说的。

那聪明的她，就为树作答："好小姐，全是你忙！干吗说我？"

"干吗不是你？我明明白白见你这样匆匆忙忙与我离开！"

"那请你慢点，我也就与你慢慢离开了。"

"我偏不。我不信你这样话，你是你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不相信就试试看。"

她只好试试，自然是一面也为了换一口气。谁知道一止步树木也就不动了。

"这才怪！我不愿你这样知趣，你这样，别人并不讲你好。"

那树就自己回答，说并不是为要别人说好才如此。

"不要别人说好那你就有你的自由。"阿丽思以为这话就可以质问倒那树了。

树是一株美国槐，身个儿瘦长，像同竹子是表兄弟。那树说："我并不是缺少自由，我们的自由可不在行动一事上。也正如——"

"我不愿听别个说'也正如'那类的话。"她就全不客气的走她的路。她先以为这槐树还会追她一阵，不期望槐树脾气也同她脾气差不多，于是就只好各走各的了。

那一个她就问这一个她，干吗同一株树也有这样争持。

"干吗又不应有？"

"我以后赌咒不与她们谈话！"

"我请你记到赌咒是说了假话以后请神作伪证人的事。"

"可是我不说假话。"

"那也不必赌咒！"

这一个她就好久不作声。显然是生了一点小气，又对那一个她袒护树一方面，有点不平了。

又走了一阵。

那一个她见到这一个她不说话，也寂寞，就劝慰她说：“朋友！别生气，我们应当谈话，莫为一点点意见争持，才不致笑话！”说这个话的她且想到以后应容让到任性的她点的办法，若非记起“赌咒”是不好的事，也几几乎要用“赌咒”的法子来求另一个她原谅了。

这个她见那个她情形，软软的说：

“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不对。我为这个也很自苦。以后我们和和气气好了。”

“是啊，我们不能太任性，过于走极端了总不是事。”

“是啊，我们记到这话。走极端可不是好的。”

然而这一对阿丽思小姐，可走到一个尽头路了。这也算是走到了“极端”。她望望前面，前面是一堵墙。

她记起在过去一个日子里，同傩喜先生所遇到的事，一个瘦汉子要他们杀他，就是从一堵墙后跳出的。墙虽是另外一堵墙，究竟还是一堵墙！

那一个小心一点的她说：“万一这墙的后面，又隐藏这样一个汉子，那怎么办？”

“那不怕，告他自己并非英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且告他身上并无一把刀之类，为求他信任起见，不妨搜索自己衣袋给他看，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但是”，她又同那个她商量。恐怕会又相互生气，她说话是很温软的。她说，“我们才说到莫太走极端，这已经又到了极端，不如回头！”

“朋友，我知道你是忘不了前些日子的事。但前途有一堵墙，说不定墙的另一面便是另一世界。”她意思是要冒险。冒

险不是另一个她所同意的事。另一个她的理由，则为前途有墙就可以后转。她用这意见申述出来求大胆的她谅解，她也不敢坚决非回头不可。她用这样的话委曲表示了她的意见：——

“总之前面是墙，后面是路，我们是走路，所以不要墙。”

“然而在墙的另一面有另外一条新路，我们若是只图走现成路，那就不必走了。”

“然而前面不一定是路。”

“然而你这猜想也不一定准数。前面即或不是路，也许是一个比坦坦大路还好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向前’主张，可是我请你记到危险以及失望。”

“我也同意你的所谓危险，但……”

她们很客气的讨论，这结果既互相容让，互相了解，就成了不进不退站在墙前的局面。

明知墙的另一面会有一种不同景致，可是为尽这希望比事实美观一点与和平一点，爬过墙去似乎是不必的事！明知是墙了，回头也可走路，走回头去再找一新路也似乎可能，然而那得另花费时间，且丢下现成的希望去寻一新希望，也略近乎愚，退后似乎又不必了。

阿丽思，就站到这一堵墙前不动。为明白起见应说那一对阿丽思站在墙前不动。

“来，”那一个阿丽思小姐同这一个说，“我们试猜猜那一边的情形吧。”

“那是很好的。”这一个她且先猜。“我以为，那边是个海。”

“我以为也是海。”

两个都以为是海，那似乎趋向可以一致了。然而海的意义在两个阿丽思小姐印象上各有不同。一个觉得海是伟大奔放，一个又以为海是可怕的一种东西。

她们第二次猜想，是墙外应当为一个花园，这不期然的同意仍然各有不同的体会：一则以为花园既是别一个人家的，其中保不定有咬人的狗；一则以为花园这个时节必有腊梅以及迎春之类。

“再想想吧，不要想成一样就好了。”

“一样的事也相差那么远，不一样我不明白相差成什么样子。”

“但是试试看，朋友，我说的是‘试试’！”

“‘试’是不是就不算‘猜’？”

“我不愿同你争这点不必争的事。”

“那么，”这一个她见那个她生了点气，立刻就心平气和了，她说：“那么我们‘试’。”

她试先猜那一堵墙后面遮到是些什么，她猜一匹羊。但那个她仍然也猜是羊。不过想起不应再相同的话，那个她就说自己猜的是一匹公羊。“公羊”与“羊”当然不是一样东西了。

那一个她说：“我猜是公羊呀！”

“我猜是羊！朋友，这一下是居然猜成两样了。不过，我这匹羊好像也是公的，让我再过细瞧瞧。呀，是公的，它那角多长，我怕它会要触我，我可不愿意再呆了。”

“一匹羊又不是一匹狗，我对于你这害怕的离奇好笑。”

“好笑吗？我才不觉得！”

"我想纵不是好笑也总是一种'不经的'或者说'不应当有'的。朋友，纵是匹公羊，还有一堵墙为我们保驾！"

为另一阿丽思小姐提醒了这害怕是不应当有，她就不免红脸起来了。她为了补救这错误，存心过墙的另一面去。这意见既由胆小的阿丽思小姐自动提出，不消说那爱冒险的阿丽思小姐就承认这意见了。于是稍过一阵阿丽思就到了墙的那一面。

既不是一个一碧无涯的海，又不是一座花园，她以为必定是一匹公羊了。她用眼睛各处找寻那一匹公羊。那个先是只说"羊"的她，也帮到注意。

"必定是见我来就跑了。"

"是啊，我也这样想。"

"那得好好的找它一阵，不能尽它使小聪明藏过！"

她为找这匹所猜想的公羊，就各处走去。

这是一带树林。树林是一带，则阿丽思小姐是在树林子里走，也很容易明白了。

树不知是什么名字，但是那么绿，绿到太阳光也变成同样颜色，阿丽思以为或者这是热带地方；——然而这或者是"绿带"。她不能说明热带寒带以外有绿带的理由，但若是一个地方应当付以一个顶恰当名词，那为这地方取名的人，无论如何总不会在"绿带"以外找寻名字了。

"我问你，我的朋友。"

"你说吧。"

那一个为这地方取名字的阿丽思，就把为这地方取名的理由提出与另一阿丽思商量。自然暂时又把找公羊的事情放下了。

她在树林子里走，走的是远到不知有多远。不知有多远则好比不走，这个思想使她觉得自已尽走不稍稍休息一阵是好笑。

“嘿，你这是怎么啰？我看你真忙！”这一个她嘲笑那一个她，那一个她就告她说，“也正想到是尽走不知道走了多远，则与不走一样。”

阿丽思小姐就坐下。坐的是草地，又绿又软和，如同坐在厚海虎绒毯子上一样。

“我真要打一个滚了。”她同另一个她商量，又觉得叫朋友赶不及叫姐姐为亲热，她就说“姐姐，你瞧这草地上翻个斤斗多好！”

她也叫她做妹妹。这作姐姐的阿丽思，便作成一个姐姐模样，对这妹妹的幼稚思想加以纠正。她以为这草地上虽是这样软，而且又这样平顺，可是“坐”同“翻斤斗”究是两样事。她们坐在这个地方不妨事，若翻一个斤斗就不成话了。

“姐姐，我希望你告给我为什么又不行的理由。”

“这理由就是不行。”姐姐的话几乎是像要在语句的重量上把理由补足的。

“不行是不行，理由当然是理由。请你想想。”

那作姐姐的阿丽思听到说“请想，”就也不好意思不“想”了。她用许多方法来证明，可是总不能证明出这不行便是理由。到后她只好说实在你愿意，乘到无其他人见及，就随随便便玩一下也成。

“可是又不愿意翻斤斗了，因为昨晚上睡眠时失枕，脖子膟及还有点儿疼。”

“脖子疼就不该说翻一个斤斗的话！”

"那么脖子痛该说什么?"

那个作姐姐的阿丽思懒得作这种谈话，就说"我可理不得许多。"她还冷笑，是笑这个阿丽思妹妹说的话岂有此理。脖子疼就应该说脖子疼，这是谁也明白的事，难道脖子疼应该说翻斤斗么?

"妹妹，我告你，我总不至于说这样不通的话!"

阿丽思小姐就又走路了。

她只顾气呼呼的走，忘记了看眼前路上的东西。到听及如一个兔的蹦跃时，才忙着注意那从身边窜过的是什么。她看到离身五步远近一只大青头蚱蜢，对她用很不好的脸色相向。这是凡为一匹蚱蜢对小孩子都有的不好脸色，可是这是中国的事，阿丽思不懂。

"对不起，是我妹妹惊了你。"

"是你妹妹? 多会说!"

阿丽思小姐，又用妹妹的口吻，说："不，那个说的是我姐姐，我瞧你是在生气，同谁拌嘴?"

那蚱蜢弄得莫名其妙，它说："……"

那姐姐的阿丽思又用抱歉的语调，同蚱蜢解释，且对于一个阿丽思的问语加一种回答，她说："我很明白这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俩正在讨论一种问题，才扰动了阁下。"

"'我们俩'你同谁是我们俩? 你这人说话真周到!"

"姐姐，那蚱蜢说的话是一种害脑病蚱蜢说的话!"作妹妹的阿丽思轻轻的说。

"您别乱批评!"姐也说得很轻，不让蚱蜢听到。

那蚱蜢见到这个小女孩子话总说得不清楚，又觉得有趣，就不及飞去。它为了要明白这疑问，不得不把样子作得和平

点稳重点了。它问阿丽思，说：——

“到底你是那块儿的人？”

“我说你也不明白，不如不——”

那姐姐的，又接到说：“先生，我是外国来的。”

蚱蜢听到是外国来的，记起在先老蚱蜢的教训，说是外国人来中国，专收小孩魂魄，又得挖眼睛去熬膏药，就胆战心惊的一翅飞去，连头也不敢回，——飞去了。

“都是你，要说是外国来的！”

“那你又说‘我说你也不明白’，若不明白它怎么又一翅飞去那么远？”

“但是我仍然说它不明白。若是明白它就不慌到逃走。”

“我可不能这样想。”

这一次，是作妹妹的阿丽思不愿再继续谈话了。她想起蚱蜢究竟是糊涂，不然纵飞也不必飞得这样快。因为她知道跑快了腿就会酸，说话急了口就转不过气来，咽东西快了胃就打嗝，……

她说（自言自语的，并不是为同姐姐说的）：“我决定它回头就悔，悔不该飞得太快！”

在绿树林子里走着的阿丽思小姐，为猜想一匹蚱蜢飞倦了的情形以及在疲倦后如何腰痛口渴，如何容易生气，如何懒作声。同别个说话，想到自己也疲倦起来，就倒在草地上睡了。

这一睡就把世界全睡变了。

她醒来既见不及“绿带”的一切树木，也不曾回到与傩喜先生在一处的旅馆大白铁床上。她呆在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家里了。如何知是中国人的家。先还不明白。到后听到有

两个女人说话，一个是老太太，年纪老到同自己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不相上下；一个是女孩，同自己年龄似乎不差多少，就了然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家里了。

她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家，可不知自己究竟是在人家卧室还是客厅里。面前一物不能见，漆黑的比墨还黑。听到别人说话声比自己地位为高，她就以为是自己在地窖子里；听到别人说话声比自己地位为低，她又以为是自己原来在人家屋顶上。她简直是忽而在屋顶又忽而入地窖子；真如那蚱蜢所说“莫名其妙”！

“阿丽思，”那一个姐姐为了安慰这一个起见，喊着妹妹的名字。她说道，“你不要心焦，一件事情不是徒然心焦可以明白的。你让它经过一些时间，总可以水落石出。”

妹妹说：“水落石出不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我只要明白我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睡。”

“我说水落石出是比譬呀！”

“比譬能不能使我们知道究竟是呆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说你总得忍耐！在上午一点钟你希望天亮，那是白希望的。时间一到自然太阳现出到地面上来。我是从不曾听闻有人心急望到天明，日头就出来得早一点。”

“那你意思是以为凡是天黑就应当闭了眼睛睡吧。万一天黑是为什么遮着光明的结果，那你要等到几时？”

“但是，既然能遮掩到光明，这也就可想而知不是你一手揎得去的手巾之类，想揎是不能，可非常清楚！”

“可是总得试试看，到试了以后我再睡。”

试过了，那是没有结果的一种试验。于是她安心睡到这黑暗中，过着长长的夜。

第三章　她自己把话谈厌了才安然睡在抽屉匣子里

"阿丽思，我实在睡不着了。"

这是作妹妹的阿丽思说的。其实大一点的阿丽思也不至于就睡得很好。但说这话的是小阿丽思。

那个同样也难睡着的阿丽思，就告给妹妹，她告她纵不能睡也得闭了眼睛，因为除了癫子，其余的人都能明白在黑暗中开眼等于闭眼的事实。

她听姐姐的话，不过闭了眼仍然无聊之至。

这不是眼闭不闭的问题，是别的。

若是她的的确确能证实自己是躺身在茯苓旅馆原有房间中，则天究竟应在什么时候才光明，她或许想不到的。

"我应当明白我在什么地方！"

"不忙，终究要知道！"

"我耽心这黑暗会要有一年两年。"

"那不会。凡是黑暗中还有人说话，有人的声音，或活动东西的声音，不论是哭是笑，我猜想这黑暗总不是永远的。你听吧，还不止是一个人，一个人决不能用两种声音谈话。"

这个作姐姐的阿丽思小姐，就不想到自己原本也只是一个人，却也能分成两人来说话，分辩，争论，吵嘴以及生气后的劝慰！

妹妹本来想驳一句话，又想到不听这人劝诫还多口，便是废话，所以就不“废话”了。

另一个地方，又像远，又像近，确是有人在谈话的。话语很轻，又很明，不过阿丽思除了听得出是两个人在很亲爱的谈话（不如自己同自己那么意见歧纷）外，别的一点也不明白了。作妹妹的阿丽思，是不想在这些事上找到什么的人，所以如大阿丽思所命，去听也只听听而已。

在这世界上，我们是知道有许多人自己能永远哑口，把耳朵拉得多长，——如傩喜先生差不多——专听听别人发挥过日子的。我们又能相信有些人是在自己房中偷听隔壁人谈话，也可以好好的把一个长长的白天混过的。作姐姐的阿丽思，则虽缺少这种兴趣，但到底年长一点，明白在无聊中找出有意义一点的办法，所以主张听听那在另一黑暗处所的谈论。

听着了。正因为听着了声音，小阿丽思就在姐姐先一句话上又来提起疑问。她以为谈话的只是一个人，如自己一样，虽然在精神上处处有相反的气质。

大的阿丽思却不能相信这估计。她说：“这是估计的。”

“那我们到底是两个阿丽思还是——？”

“这不能拿自己作譬喻。”

“凡事用自己来作譬喻，则事情就都有标准可找。”

“自己做的事别人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就因为‘他们’不是‘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既这样了却不许他们也这样?”

“话不能这样说！我只说‘他们’不是‘我们’，并不说我们这样他们不这样。”

“阿丽思，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我糊涂了。”不消说，小阿丽思说到这样话时节，是略略生了点气的。一个人生气也是不得已，她就并不是想时时刻刻生气啊。

其实作姐姐的阿丽思，说来说去就也常常容易把自己说的话弄得糊糊涂涂的。她见到妹妹生了气，就不能把这生气理由找出。

“阿丽思，”那大姐说，“你又生气了吗？生气是一件不好的事。一个人容易生气就容易患头风，咳嗽，生鸡皮疙瘩，……唉，我这人，真是！我想起一个顶爱生气的人来了。我们的姑妈。不，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五十岁的人，长年就都不过生一次气，但是头痛膏可是也长年不离太阳穴，这个事情古怪！”

小阿丽思说：“那有什么古怪？头痛膏并不是为爱生气的人预备的。”

说头痛膏不是为爱生气的人预备的，这话当然是在攻击“生气不是一件好事”而出。但要小阿丽思镇日像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那么贴上三张或四张头痛膏，当然也不是欢喜的事了。并且她也并不“爱”生气。说爱生气不如说爱反抗大姐意见为好。在反抗的不承认的神气中，那大一点的阿丽思，便以为妹子是生了大气了。

大姐听到小阿丽思说“头痛膏并不是为爱生气的人预备”的话，就再不作声了。她心想，“那么为谁预备的？（想起就笑。）说不定就是为有了头痛膏姑妈才头痛——类乎有了医院

才有人住医院，有了……”

那妹妹，无事可作，同到姐姐谈话又总像很少意见一致，她呆了一会，便自己轻轻唱歌来了。

她轻轻的唱着，像一只在梦中唱歌的画眉一样。她并没有见到梦中唱歌的画眉，可是自己很相信，如果一只画眉懂得在梦中唱歌，则这声音总同自己的神气相差不远。

她用上回在灰鹳家中时对谈的一个韵律，唱：

神，请你告我，我目下是在何方？
我得明白，去茯苓旅馆的路究有多长。
你怪天气，这样黑干吗？
你黑暗若有耳朵可听——
我阿丽思说你“手心该打。”

大的阿丽思，对这个歌不加以批评，也不能赞许。照例是黑暗这东西，就无“耳朵”的，自然也不会有“手心！”说该打不能使黑暗成光明，也如用别种说法不能使黑暗更黑暗一样。

她的意思以为黑暗如是能够答话，必定这样说：

阿丽思，你别这样：
对我诅咒原准不得什么账。
你仍然希望光明的来到，
有希望事情总还可靠。

小的阿丽思，既不见黑暗中有回声，于是又唱：

你这样黑，于你也不见益处，
凡是黑暗人人都很苦：
你若把光明放回，放回一线，
我回头（同傩喜先生商量酬神还愿）。

如小阿丽思所希望，在她只说到“我回头”时，果然有一线光明从黑暗深处出来了。

“光呀，光呀，你看我欢迎你呵！”

小阿丽思把手抱去，所抱到的又是黑暗。一线光先是在远处一闪，随即就消失了，不见了。

这光的倏然来去给了作妹妹的阿丽思吃惊不小。

她自言自语说：“凡是好的总有两回。”

大姐则以为：“凡是好的只一回——有两回也就算不得好的了。”岂止“以为”而已？大阿丽思且居然说了。这使妹妹不很相信。

“难道你也见到了么？”

大姐就笑说：“眼睛原是共有的。”

“这不久将有第二次的出现，我请你注意。这是——”她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因为她觉得，这是神的力，或者魔被诅骂后悔过所露的光明。

她等着。不如说她们等着。作姐姐的阿丽思，原先就是觉得除了尽耐心等光明来驱除黑暗，无第二个办法的！

说是等，那就等于说是妹妹全同意于姐姐的主张了么？又不。她们各有所等候，虽然所等候的只是一个光明。“光明终会来到，”是姐姐的意思。“要来的，但是在神的力量以外

凭诅骂也可以帮助它早来的，”这却是妹妹意思了。多不相同的两种希望！

…………

为了这黑暗的排遣，与光明的来去，这姑娘，把自己作成两人，吵了又要好（要好的方法自然是争吵到顶不下去时候其中一个就软化下来），到后终觉得这吵闹为无意思，吵闹以后要好更可笑，就宁耐着寂寞，只让一个阿丽思躺在暗中，度这不可知的长夜了。

这样一来反而清静了许多。因为有了两个她，则另一个她的行为思想就时时刻刻犯驳，这居批评指摘地位的她，先又不露脸，总是到后才来说话。更难为情的，是作那些蠢一点事与蠢一点的想头，在未作未想以前，那一个聪明的她却全无意见，也俨然不知是藏在何处，一到这事闹糟，她却出来说话了。一个人常常被别一个批评指摘以至于嘲笑，总不是体面的事，虽然嘲笑的同被嘲笑的全是自己。但自己既然有两个，干吗不为自己的行为思想来捧捧场？别的人，为希望出名起见，雇人请求人代为吹嘘也有，用很卑顺的颜色找人为自己助和也有，如今的阿丽思，却只晓得捣自己的乱，当然倒以不如不分为好了。

关于阿丽思自己，要她自己来作中间人，用无偏无党的态度说话，她是只有对愚蠢一点的自己表示同情的。因为聪明一点的自己，虽然是老成稳健，作事不错，但她以为这不负责任，过后又来说风凉话的脾气，是近于所谓不可爱的一类人的。是的确，她爱那一个欢喜作错事的性格还比那个处处像成年人的性格为深，她是小孩子呀。

当结束这两个她时，阿丽思是有话吩咐那俩姊妹的。她

像师长对学生那么致下最后的训词。她说："我再不能让您分成两人了。这不成。天下事有两个人在一处，总就是两种主张与两样的梦——正是，说到梦，我很倦，天又恰是这么黑，我应当睡了！我不能因一小小意见争持到无从解决，这样即或到后终是有一个让步，这对我总仍然是苦事。我明白，在我寂寞的时节，有两个我是好玩一点，可是眼前我为你们闹得头都昏了。我害怕这影响。我记得姑妈告我的脑充血和神经失调等等都是这样头昏，万一我这头脑为你们俩吵成这类吓人的病症，这个时候到什么地方能可以叫大夫？并且我长到如今，还不曾同时做两种梦，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也不曾说过这事，我不能在今晚上破例！"

于是那一对爱讨论，研究，辩难，以及拌嘴的阿丽思姊妹，就被打发永远不回来了。这一面得到安静以后，我来告给读者以阿丽思此时所在的地方。

这的确是一个中国人家里。阿丽思，所住的地方，是这人家的房子里靠东边墙一个榆木写字桌抽屉匣子。这匣子若是从上边数下，则算居第一，从下边数上，则算居第四；照欧洲例子，除了桌面可以算作屋顶花园，则这地方应当说是顶贱的屋顶了。不过照中国说法，这是顶受优待一个地方的。因为最下层住的是旧稿（即老客之谓）。第二层住的是家信，主人同乡客人。第三层住信笺信封，信笺信封其实即可以说是钦差；（钦差还只住第三层！）别人把阿丽思很客气的安置在最上一层，真不算对外国客人失礼了。

房子是普通公寓的楼房，并不大，横不到一丈，纵不到一丈五尺。这当然不会使人误会到是说阿丽思小姐现住的抽屉匣子。更不消说比起阿丽思到中国来所住的茯苓旅馆，为

小多了。这小小地方，是值得稍稍烦琐叙述的，倒不是这房子中陈设。这里除了一张榆木桌同两张豆腐干式榆木无靠椅以外，只是一铺床，一盏灯，以及三堵半已呈灰色了的粉壁墙，同一个暗白长方形楼顶。纵说地板这东西，在某一地方，也可以成为一种稀有的奢侈饰物，然而到这房中的地板，油漆常践踏处既已剥落干净，接榫处也全张了口，咽了满口灰，使人见到觉得可厌了。应说的是这房子的临时主人。

这房中住的是一个母亲同一个女儿，母亲年纪有五十二岁，女儿却还不到十五岁。老人是身材极小，有着那乡下气质精神康健的妇人，女儿大小则比阿丽思小姐样子差不多（可是若是同阿丽思站在一块时，照身个儿高矮调排，倒应喊阿丽思作大姐）。其实她比刚满十二岁的阿丽思长两个年头（按别一说法则是她多过了两个好玩的新年）。整十四岁半的她，比阿丽思家三姐还多上半岁！

这作母亲的老太太，手里拿了一本书，在慢慢的看，把一颗良善的心放到书中人物身上去，尽微笑。书上的老太太，便是她自己，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了。因为书上正说及这老太太无恶意的温和微笑的把杀死的鸡指点给小孩子看，小孩子则腼腼腆腆说这鸡还刚才打过胜仗，正如眼前的事。如今那个把家中笼养的鸡偷偷捉出去与别的人鸡打架的顽劣孩子，却能用笔写下这经验印成一本书了。老人从书上想到其他，从过去又回到眼前仍然觉得好笑！

女儿的名字，叫仪彬。仪彬这时正立在窗前，（我们的读者，总不会如阿丽思小姐疑心这是黑夜！）在窗前是就阳光读她的初级法文读本。法文读不到五个生字，便又回头喊一声妈。照规矩，则从 Signal 读到 maille，或从 Caille 读到 ail，便

在诵读中加一“妈”字，虽然是“妈”字与 maille 音并不差多少，作母亲的也能理解得出，就在看书以外随口答应唉或噢。那一边，在喊妈以后，又可以随兴趣所至问一点什么话，这一边看书的便也应当接口过来，有时且在答复原有问话以外多说一点。问话可以随便想到问，从往三殿看宝物到吃家乡三月莓，答话可不能苟且。譬如有时节，所问的是想明白北京究竟有多少城门，母亲却答的是城里不及乡里好，像这样把话移到作母亲的人所看的一本书上故事去，那仪彬，就要笑母亲了。且笑着说妈到老来终会变成书呆子。书呆子，从这三个字上实可以使人想起一个故事，据说三姨爹就平素为人这样称呼，穿的是破破烂烂的浅月白竹布衫子，鞋底前后跟都有了小洞，袜子又因为有眼脚指便全是露头出来歇凉，脸上也肮脏得像欠有五天不用手巾擦过那么油油的，鼻子边（不是左边便是右边）且悬有一根黄色大鼻涕，说话则爱用“也”字同“之”字。这是母亲说过的。请想想，若果自己母亲也成了这种样子，多么好笑啊！

仪彬笑母该会变书呆子，母亲是不分辩的。有时一面应付到爱娇的女儿，一面仍然读那手上的书。有时作母亲的便把书放下，只要母亲一放下书，仪彬就再也不能把 francaiseeclair 念下了。像一只鸟投到母亲怀中，于是把脸烫母亲的肩，固执的又顽皮的问母亲到底是看书上那一段看得如此发迷，且继续把母亲答错误的一句话用老人家的口吻，复述出来给母亲听，以及作尖声的笑。母亲在这种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话来的。这一幕戏的结末，是仪彬头上蓬着一头乌青短发，得又来麻烦母亲用小梳子同手为整理平妥，因为只要一挞母亲身边，跳宕不羁以及耸肩摇头的笑，发就非散乱

不可，这在有好母亲的仪彬的性格上已成了习惯，也如同老人的手有这样女儿在身边，理发也成了一种近乎需要的习惯了。

北京的天气，到了六月则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白昼，为了这个原故，在这二月的时节，虽然是二月，白天日子也就渐渐觉到长了。长长的白H（正是藏在抽屉匣子之中的阿丽思小姐疑心的长长的黑夜），仪彬同到她妈就是如所说的那么将她消磨尽的。母亲有时却是睡，在看书倦了以后。仪彬则因日子不同，或上午，或下午，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从一个身体么小的大学法文系四年级学生念两点钟法文，以及从另一个人听一个或半个故事。你们中，也总有人听过半个故事的事实吧。这是说，你常常要逼到你的哥说一两个故事听，不说又不成，于是你那个哥哥就只好随意捏造，凡属随意捏造的故事，总大多数只能把起首说得很动听，到后却是无结果，再不就凭空来一个什么大虫之类，到后为方便起见，这大虫每每又变成一只骡子或一只有花脚的小猪。仪彬却正是那么从那个二哥处听一个或半个故事的。故事中还有小半个的说法，不过不懂这事的，横顺说来总不懂，懂到的就不必怎样解释也清白，总之真有那么会事就是了。

仪彬还有一个二哥，同在这儿作客，如茯苓旅馆中有了傩喜先生又还有阿丽思小姐，这不算巧事。这样的说关于阿丽思怎样就来在这里抽屉匣子打住的事，要明白也容易之至了。凡是说话说得太明显，都无味，但我不妨再明白的说，告读本书的人一句话：阿丽思小姐之来到中国，便全是仪彬的二哥！再有人要问怎么就靠仪彬的二哥，那他便是傻，只合让他规规矩矩坐到欢迎八哥博士的会场中，去尽八哥博士

或“中国思想界权威”讽刺嘲弄，若是生来又肥，他就真好拜那匹能够流油点子眼泪的鸭姆姆作干妈了。

在另一房子中的仪彬的二哥，是瘦个儿中等身材的人，是大学生样子，是一个正式入伍当过本地常备兵四年的退伍兵士。这当兵士的人，到如今，可以能看得出是受过很好军事训练的地方，是虽然脸色苍白与瘦弱，但精神却很好，腰笔直，腿也笔直，走路还保留着军人风味，性格是沉静，像有所忧郁，除了听到母亲说笑以及学故事逗引小妹放赖到母亲哥哥面前时，很少随便说话习惯的。过去的经验与眼前的生活，将这年青人苦恼着，就如同母亲妹子说笑当儿，在笑后心中也像有一种东西咬到他的心，虽然这情形，他是总能用一个小孩子的笑法，把它好好掩藏起来，不令作母亲的知道。此外，明白这个人是有了二十五六岁年龄，还不曾有妻，这是有用处的。

这男子，因了一种很奇怪的命运，拿三十一块钱与一个能挨饿耐寒的结实身子，便从军队中逃出，到这大都会上把未来生活找定了。一个从十三岁起，在中国南部一个小地方，作了两年半的补充兵，三年的正兵，一年零七个月的正目，一年的上士，一年又三月的书记，那么不精彩的一页履历的乡下青年，朦朦瞳瞳的跑到充满了学问与势利的北京城，用着花子的精神，混过了每一个过去的日子，四年中终于从文学上找到了生活目标，且建设了难于计量的人类之友谊与同情，这真近于意外的事了。

当这边，仪彬的二哥，在一种常常自己也奇怪的生活情形中，渐渐熟习时，在乡下的母亲，恰要仪彬作母亲的口气，写信给二哥。信上说，几年来，回到故乡的父亲，官职似乎

一天比一天大，但地方也就一天比一天穷。又说在前数年本地方人拿了刀刀枪枪到各邻近县份保境息民，找来的钱，已轮到了为川军黔军扛了刀刀枪枪到县中来借粮借饷的磕去又说爹爹人渐老，妈是同样的寂寞，所以乘到送小妹读书之便，倒以为来北京看看红墙绿瓦为非常适宜。又说三哥则在乡中只是一个有五百初级军官学校入伍生的队长，一遇战争也得离本地，所以同样赞成母亲与妹的北行。结尾则谓所欲明白者，是二哥愿不愿，同到能力怎样。回信当然说很好。他决心把自己一只右手为工具，希望使三个人好好活下来。一个是去日苦短的妈，一个是来日方长的小妹，为了这两人的幸福，他不问能力怎样，且决心在比较不容易支持的北京住下了。

作二哥的人，心所想到的，只是怎样能使这老人为一种最近之将来好希望而愉快。他明白幼妹的幸福即老人的幸福。他想他的幼妹应不至于再像他那样失学，他以为应当使她在母亲所见到的年龄下，把一个人应有的一切学问得到。他期望幼妹的长成，能帮同彼使这老年人对她自己的晚景过得很满意。他自己，是因了一种心脏上病鼻子常常流血，常常有在某一不可知的情形下，便会忽然死去的阴影遮到心上，故更觉得把所有未尽的心力，用在幼妹未来生活上幸福储蓄为必要的一件事。他预许了这幼妹以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且自己也就常常为幼妹能到法国去将法文学成，至于能译其二哥小说为极佳的法文一希望乐观而忘了眼前生活的可怜，与无女人爱恋的苦恼了。

病着了，是他常有的。照一个贵族的生活情形看来，那便是很可吓人的一种病了。症候是只要身体稍稍过度劳动，

鼻的血，便不能不向外流，流血以后则人样子全变更。然而想到只要一倒下，则一家人这可爱的一天，将因此完事，虽然倦，仍就不能不起床了。在病中他曾设法掩饰他的因病而来的身体憔悴与精神疲惫处，一面勉强与母亲说欢喜话，一面且得在自己房中来用脑思索这三人生活所资的一个纸上悲剧喜剧人物的行动。把纸上的脚色，生活顶精彩处记下，同时又得记下那些无关大旨的、委委琐琐的、通俗引为多趣的情节，到后则慢慢把这脚色从实生活中引人烦闷网里去，把实生活以外的传奇的或浪漫的机会给了这人，于是终于这角色就自杀——自杀，多合时代的一个增人兴味的名词！说一个女子为恋爱追求而自杀，或说一个男子为爱人无从而自杀，只要说得怪，说得能适合最浅最浅的一种青年人的生活观与梦，那正是如何容易风行容易驰名的一种东西！虽然他还不曾听到一个女子真需要爱情，自己也从不曾在极痛苦时想到真去自杀（她一面实际便又常常觉得是纵痛苦也只是在一种微笑里见到其深，初初非血呀泪呀的叫与死便是人生的悲剧极致），然而自杀这件事，用到一般的趣味上，真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若果这纸上角色终于自杀成功，则作者在物质上便获了救了。“可是，这是办不到的一件事。”他给一个朋友的信说，“因为我不能凭空使我书中人物有血有泪，所以结果是多与时代精神不相合，销路也就坏得很，市侩们愿意利用这个精神上拉车的马也不能够把生意谈好，真窘人呢。为了家人的幸福，是不是应勉强来适合这现代血泪主义？仍然不能够。不能迎合这一股狂风，去作所不能作的事，于是只好把金钱女人欲望放下，来努着力作举世所不注意的文章了。幸好是也仍然有那违反现代夸大狂的据说该死的读者与

收稿者，故我只希望把我的预定生活支持下去。”这是实在的，他只能这样作，这近于愚人的汉子啊！

把阿丽思小姐留着，在一个抽屉匣子中住下，便是这个愚人意见的，他本来让她可以转到茯苓旅馆去，同到傩喜先生每日赴会，横顺是呆在中国南部的客，每天都有半打机会去看别人开会，每一天又至少可以去到一个地方看中国大文学家演讲或谈话三次（中国名人在上海一隅原就是这样多的），每一天还可以从新碰到一件意外事（譬如听一个大人物谈一种主义，这主义便因天时阴晴而有不同）。但仪彬的二哥，却很无理由的把阿丽思小姐留下了。他在心里想，使阿丽思到中国来，所看到的若只是听茯苓旅馆的二牛听差学故事，同傩喜先生一出门又得为一个中国穷人请求如英国绅士与日本英雄那么帮忙把他杀死，以及到一个会场上去听诸鸟吵嘴，那真太不精彩了。傩喜先生是上了年纪的人，是那么呆下或者很合意，可是阿丽思小姐总不相宜！

使阿丽思来到中国，所见的不过是这些，实非仪彬的二哥所有原先本意的。从欧洲到中国来，多远的一条路！把这小姑娘请来，要看又无什么可看，他真像抱歉得很。他又不能就尽傩喜先生这么在茯苓旅馆呆下，将阿丽思一人打发回国的。他又不能尽阿丽思去看打仗那种热闹事。

经过很久的打量，在他的稿本上他这样写下：——

我亲爱的小姑娘，你要明白我中国，这正如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大人小孩一样，我很懂的。可是我很惭愧的是在这个时节，虽说正是中国顶热闹的时节，不拘在什么地方每天都可以听炮响（往日是除了过年都不会有这

种情形的)，不拘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每天见到杀一百人或五十人的事以及关于各样杀人的消息，不拘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见到中国的文化特色，即或到中国据说已经革命成功的地方，你也很容易找到磕头作揖种种好习惯例子，但这个若不说是“不合算”，便应当说这是“不必”。你要了解这样的中国，你先把你自己国中的文字学好，再不然如仪彬那么把法文学好，再去看傩喜先生朋友哈卜君那本中国旅行指南（我敢包这样一本书在不久将译成法文德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文字的)，你看一遍那本好书，你对中国就一切了然了。看这书一遍，抵得住中国一年，这是你应当相信的。虽然再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换三打国务总理，换十五打军人首领，换一百次顶时髦的政治主义，换一万次顶好的口号，中国还是往日那个中国。中国情形之永久不会与哈卜君所说两样，也像是你身上那两种性格永远不会一样，不是你希望可以变。你既然承认你长是两样性格，你就得相信中国情形不能在十年二十年就今昔不同。你以为中国凡是进步一点的地方，就要变，不再有求神保佑的作官人，不再有被随意杀头的学生，不再有把奴隶论斤转卖的行市，不再有类乎赌博的战争，不再有苍蝇同臭虫，中国人听到你说这个，他要生气的。你这么说他会感到一种难堪的侮辱。你得麻烦他为你念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佛学为精神”的格言。遇到是军人，他不高兴你，也可以说你是共产党，只要说你是，你就已经同神圣的法律与某种圣教相违，该捉去杀或枪毙了。中国人，他们自己都常常承认能尽一分责任来保留中国一切文化，作官的遇

到想打仗时，也多数用的是不守纪纲一类话来责骂对手，以便兴师动众师出有名。在小事情上，譬如说“小费”，在新的各样衙门中（衙门是让一些无职业的读过书或不读过书的人，坐在里面吸烟喝茶谈闲天消遣的一种地方，北京南京顶多，上海则还有外国闲汉子），便是去不掉的。那当差的人就都明白如何来把这规矩保留下来，好好赚那一笔非分的财喜。其他大事全关于少数大人老爷的幸福，当然不能随便改动了！……

仪彬二哥，写到这里便不再接下去，因此阿丽思就到仪彬房中的抽屉匣子住身了。

第四章　生着气的她却听了许多使心里舒畅的话

当阿丽思还是两个阿丽思，那大姐劝作妹子的听听另一个地方的谈话时，仪彬姑娘同她母亲讨论到的，正是安置在第四楼的阿丽思，可惜的是其中之一的阿丽思不愿听这隔壁话，不然可真好。

阿丽思身边既不曾带有夜明表，又不能问谁，所以睡是睡着了，到醒来仍然是不明白所在地方以外还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时间。若她是中国小孩，她便应当学会哭喊，好使其他人知道她在此受难。若是中国那么大的女孩，她不单会哭会喊，总还能在默默中与各样鬼神，办交涉许下一些不能了的愿心，诳神帮忙显灵救她的。凡是中国的小孩子，字即或不认识一个，鬼神的名字却至少记得到一百，他且能记清楚有些鬼神的小名浑名，阿丽思可没有这样能干。

阿丽思，睡到不久就醒了，醒时仪彬的母亲恰好睡中觉，仪彬姑娘正无聊无赖的把那一本法文课本还未曾读过的生字翻着。她是才从二哥的房中打转儿的。二哥告她可以想法子把阿丽思引到什么地方去为好，她想不出方法。

幸好是这时的阿丽思只是一个人，不然听到仪彬姑娘的自言自语，为了说这话是两人与一人的争辩，也许又闹得负气各不相下，尤从来听仪彬的话了！

仪彬姑娘像明知阿丽思已经睡醒，张了耳朵在听了，就很客气的柔声说道：

“阿丽思，方才一会儿，我二哥还同我说，教我引你到一个地方玩去呢。这北京地方我又极生疏，来此还不到三个月，我想不出有趣的事。他曾同我说，你若是高兴，本可以雇一个车子，要车夫拉你满城跑，你就可以吃一肚沙子回家。你坐在车上若嫌车夫走得太慢，你就告车夫，说我多把你钱，到后他就会不顾命为你跑，有时追得上电车，这不是顶无意思的！一个人听到说多把钱就不问死活向前跑，这钱至多还不到两毛，不幸真累死了你还一个大不花，也不会有警察上前来同你打官司，要你抵命，你想这不是一件奇事吗？你又可以到……（但他说），很对不起你，因为你已经玩过了一阵，懂到打仗，懂到做生意，懂到赌咒与请客，且见到比我所见的世面还多了，看不出你对这些玩意儿感生怎样的兴味。”

于是阿丽思就心想，那我回去倒好了。

这意思仪彬也体会得到，她就仍然柔声的说：

“我以为不必忙。来此是很难，多远的一条路！”

仪彬把话说了又稍稍停止，像照与客人对答的规矩，让阿丽思说话。阿丽思以为不作声则将为人疑心是不好意思，就说：真是呢！

“真是呢”，这句话，阿丽思以为那个陪她说话的仪彬会听到了，就也照规矩停下来让仪彬姑娘第二次发言。

她们如此各以为对手很明了的神气，各自说了一大堆话，她们都很满意这晤谈。她们又互相称呼为亲爱的好友，且各在意想中期望这友谊能持久不变。她们又互相告诉自己的家庭一切琐事于好友，使好友称赞羡慕，自己则在一种谦虚中接纳了这愉快。仪彬姑娘告给了阿丽思自己是有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以及一个会用油墨涂画的大哥，一个会作文章的二哥，一个作管带的三哥，阿丽思则告给仪彬她家有几姊妹，以及那个格格佛依丝太太姑妈之为人。仪彬姑娘心以为自己第二个意见便是阿丽思意见，阿丽思则以为至少自己说的话总能使仪彬姑娘听懂，她们在论到家中人以外又论到此外许多事，各人都全无倦殆意思。其实则仪彬姑娘觉得阿丽思决不会有耳朵可听，阿丽思又却不疑心自己所说的话都不是有耳朵的仪彬姑娘所不曾听到。

在互存好意的一种生活中，则即或隔膜到非言语可达，我们相信仍然是能够得到满意友谊的。所谓两方了解，也多半是在这种误解中才能使自己承认。所以把一件友谊，或一桩爱情，放在误解中得到很好的成绩，并不是怪事。若在谈话中各人先有了固执一定的成见，那么仪彬姑娘同阿丽思小姐早不能在一块各抒心怀了。

仪彬姑娘问阿丽思的话，全是她自己来替阿丽思作答的。有些自然是很合于阿丽思意见，不必阿丽思来疑心这是仪彬姑娘把话听左。但到一些类乎为两个阿丽思所争执的事情时，仪彬姑娘心中便也有了个阿丽思意见，因此就不免稍稍有使那睡在抽屉匣子里阿丽思非作声不可的机会了。可是任阿丽思如何说，却无从使仪彬姑娘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个使阿丽思心中也苦。一种人说话，另一种人永远听不懂，这是常有

的。或者懂，她仍然不理会，这更是日头底下的旧事。阿丽思于此，便没有法子，遇到这样事她就抖气不说了。不过她仍然要说，我就照你那样意见，看你有什么新鲜话可讲。

仪彬姑娘正是有许多新鲜话要讲给阿丽思小姐听的。我们很知道，有类人，在平常，耳朵是很好，可是一遇到人不高兴，起了气，耳朵也就变了另外一双耳朵，听话时每每把意思听到与原意相反。但阿丽思可不是这样人。虽然生了气，仍能详细的听，也许这正是仪彬姑娘为阿丽思设想的“并无耳朵”，所以才能如此吧。

仪彬姑娘告给了阿丽思小姐以她乡下的一切好玩儿事情，至今忘记了代替阿丽思问自身到底所住的是什么地方 实则阿丽思最先却欲明白这事，她仍然不曾想到她是在抽屉匣子！

仪彬姑娘记到二哥的话，为阿丽思设想，她劝阿丽思到乡下去玩。她深怕阿丽思不愿意的，神气很温和，软软款款的讲她乡下的许多好处给阿丽思听。

“我告你，”她像同自己表妹说话的一样，说：“我想顶好倒是要我哥引你到我们乡下去玩，那里的一切不是你想得到的。那里走路就与北京城不同。我不能明白你们国里处置小孩子是用如何方法，但我非常清楚我们地方的风俗不与其他相同。你一到那里去，包你高兴。”

在这时，阿丽思本来就答应说“去”的了，可是仪彬姑娘却猜想阿丽思总不能决心就答应，故又劝诱阿丽思。

她更软款的说道：“你去吧，阿丽思。你再不必迟疑了。那是一个怪地方。我生长到那里也总以为怪的。除了我二哥，要别一个中国人带你到那地方去，那是办不到的事，因为谁都不识路。别人只能带你到别一地方，即或是说‘我带你，

为你引路，’到后他自己也会迷路。除了我二哥，这件事谁也不能作了。你只相信我的话，跟我二哥走，到你不愿意，或者罣望家中姊姊妹妹时节，就送你回家。你玩过这一次以后，到后遇到同你那位格格佛依丝姑妈谈天学古，你会使这个老太太欢喜到流泪！她老人家的眼睛，自然不会流出滴到大襟子上便成油点子的浓酽酽的泪，但那么的好人的眼中，居然要流泪——我敢包，我知道这个好人的脾气——你只说究竟是难得不难得？”

无可不可的阿丽思，就又答应说是“去”。但仪彬姑娘则还以为这不到使阿丽思答应的理由，又另外重新起头说一件故乡事情。

“在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上，曾说到中国人如何欢喜吃辣子，你还不曾亲眼见过，哈卜君也是这样。你跟我二哥到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见到无数大人小孩，大的比你姑妈还大，小的比你还小，他们成天用生辣椒作菜送饭吃。或者将辣椒用柴灰一烧蘸了盐，就当成点心吃。这些人口中，并不是用锡箔或铜包的同我们一样，也是肉，也是牙板骨，也是能够活动的舌条，但他们全不怕辣。他们同辣子亲洽，如药房中乳钵同各式各样苦味药粉亲洽一样，全是不在乎的气概。”

阿丽思忙抢着说，那我就去就去！仪彬姑娘也以为应是可以渐渐打动阿丽思远游的心了，可是又想到另外自己念来也很有趣的事，故并不即止。

她又说：“还有多奇怪的风俗！你不是到中国来正想看这些希奇古怪的东西么？我们那地方，那些野蛮的风俗的遗留，你阿丽思小姐看了，会比读十二次英国绅士穿大礼服吃烧烤

印度人记还动人。我这样猜想，在你们那个地方，大致已经不再会遇见吉诃德先生一流人了，去我的乡里那类人才真多！那种英雄——若是你同我一样敬爱这样英雄，你可以随意作他们的朋友，我打赌说这样事在他却非常荣幸！他们对小孩子与老人的有礼貌处，就较之中国任何一种绅士还多。他们是贼，是流氓，但却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他们凭了一个硬朗的头与一双捏紧时吱吱作响的拳头，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取得许多钱，又将钱用到喝酒赌博事上去——你还应当知道的是喝酒从不赊账，赌博又不撒赖，这是只有这类人才办得到的一样事！"

她又说："你可以看中国人审案打板子。打板子并不是好看的事。不过你一到那里，就会常常有机会看那种打官司输理了的乡下人。他们的罪过只是他们有钱，这是与大都市稍稍不同的。他们身上穿的是粗蓝青布或白麻布的上衣，裤子也多用同样颜色。他们为了作错了一件小事，就常常有县长处派来一个两个差人把他揪进衙门去，到了衙门县长便坐堂，值堂的公差喝带上人来，那乡下人就揪到堂前跪下了。县长于是带怒的说道，干吗你不服王法？不拘答应的是怎样周全，喊声打，就得由两个公差服侍趴伏在地下，用使得溜光的长南竹板子在大腿上打一百或二百，随即就由那原先两个公差带他到一家棉花铺或油盐铺去找铺保认罚。认罚，就是用钱赎罪。我说好看就是这些事。他们的罚款有的是用有方眼的小铜钱，这小铜钱在大都会上已早绝迹，而且居然有外国人已经把它当成了中国古董了。你看他们用十个二十个苗大汉子，从乡下挑罚款进城，实则这罚款数目还很难到五个金镑的价值，这事情拿去同你姑妈说及时，那老人家还怕不能相

信，然而你只要住到那地方，便可以每天见到!”

阿丽思，很着急。她愿意去的。这样地方有什么理由能说不愿呢。只是希望她去的仪彬姑娘，则总以为阿丽思小姐愿是愿意去了，只是应当更多使阿丽思在未到其故乡以前，那一边情形，从她可以多知道一点，因此仍然把话一直谈下去，到她母亲醒时为止。她还说到小学校，说到警察，以及私塾中的白胡子老师，用旱烟管与椅木戒方一类硬朗物件敲打很愚蠢的学生后脑壳，因此学生把所点的四书五经便背得随口成诵的教育方法；阿丽思小姐，听这话听得发迷。她只一闭眼，俨然便已拿了一本女儿经，在一个黄牙齿寿星头老师面前，身子摇着摆着的背书了。

那醒来的仪彬的母亲，说：“我的乖，我迷迷胡胡像听到你同你二哥说话呢。”

“二哥这会儿出去多久了。”

“那你同谁说话说得如此亲密。”

“妈你猜。”

作母亲的真像是在猜想了，使在抽屉匣子的阿丽思好笑。我们把自己躲在暗处，让姑妈或者近于姑妈那么老的一个好人，闭了眼睛的瞎猜瞎估，不是顶有趣味的事么？她只担心这笑声会为那老太太知道。她心想，为了尽这个老太太多猜一些新鲜话，她得捂了自己的口，不声不息，同仪彬姑娘合伙儿来作弄这个人。（她自己以为是合伙儿的，一点不见外!）

那母亲平素就明白仪彬爱自言自语，同一支铅笔可以谈一点钟，同一本书又可以商量到天气冷暖的事，此外还能够同不拘一件小用具讲十个八个笑话，这些全成了不儿戏的习惯。于是就从笔尖猜起，到挂在墙上那一个羚羊角为止，顺

到仪彬意思猜去。母亲的奇妙话语逗得仪彬姑娘同阿丽思小姐全笑个不止。老人家是并不吝惜这发笑机会与女儿们的。阿丽思却奇怪这老太太比起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来还有趣味。

“妈，今天的事不是你所猜得到的了，全不对！”

那母亲就自认胡涂，说老年人当然想不到许多。

仪彬说：“想是想到许多，但并不是。妈，我可以告你。”她之所谓“告”，是用一小手指向桌子点。

“我猜过了是桌子。”

“但是，妈，看这个！”她为让母亲明白是桌子一部分的一个抽屉匣子，就又用那个满手指戳那抽屉。

母亲说：“难道是同抽屉谈昨天放梨子谢谢它的话吗？”

“梨子的事？不是！”仪彬正因为虽把地方指点了给母亲看，母亲还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就纵声的笑了。她的笑，赖在母亲身上去，用妈的身把自己头发揉乱，这情形，先曾谈及了，至少须三分钟才能完事，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三分钟说说阿丽思。

阿丽思，在先本来就奇怪鼻子嗅得出果子味道，既不期望是住在别人一个抽屉匣子里，当然也就不至于疑心到这匣子是在头一天放过梨了的事了。她听到那位母亲同仪彬姑娘谈笑，就以为这笑话是她也有分，所以倒并不自外，遇到乐也爽快的乐。仪彬对答母亲的意思又多数是阿丽思的意思，所以她还以为仪彬姑娘是凡是征询她同意以后才如此办。她稍稍不能满意仪彬姑娘的，只是希望见一面这老太太，仪彬姑娘可不这么办。她又希望见见仪彬姑娘，也不能够做到。但是，她仍然在即刻就原谅了，就因为身周围是这样黑，仪彬姑娘同到她母亲愿意尽阿丽思晤面，她心想，她也不会看

明白这两娘儿模样！

到后她听到谈及抽屉，她才明白自己是在抽屉匣子住身。可是阿丽思所遇到的事，全不能使她惊讶了，明白了自己是住在抽屉匣子时，她倒放心不是如所猜详的地球下陷，也不是如所猜详的是在地窑子里——请想想，既不是地窑子，当然不必再去担心受潮湿发脚气病一类事了！

阿丽思从自己的境遇上设想，以为这时节傩喜先生，也必定是住在另一个抽屉里，听另一母女说笑。“一只兔子不住在笼里，也不在地楼板下挖洞，倒规规矩矩来睡在别人一个抽屉匣子中，听一个小姑娘谈话，又听那小姑娘同她母亲谈话，真奇事！”阿丽思，自己的事自己不奇怪的，她为傩喜先生设想，却以为奇怪得很，这正如许多人一样，理由是不容易说出！

想过三分钟的阿丽思小姐，还是想下去，但仪彬姑娘可不能尽阿丽思想得再久，却同母亲说起话来了。说了话就可以说是要阿丽思听，是阿丽思觉得如此的。

仪彬姑娘说：“妈，我告了阿丽思许多我们乡下的情形，要二哥好领她去乡下玩。二哥说把她引到什么好地方去，要我想法子。到我们乡下不是一件有趣味的旅行么？”

于是那阿丽思又听到那母亲说这个意见很对。

仪彬姑娘接着又把曾同阿丽思商量过的话来同母亲谈，那母亲就问：

“是不是愿意了？”

“愿是愿意了，我只恐怕我说的好处还不是她欢喜的哪。”

“那你还忘记了说，”这作母亲的声音，“喔，阿丽思，你也应见一见我那地方的苗子，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老地主。如

同美国的红番是美国老地主一样。凡是到美国去的人，总找机会去接近红番，见了红番才算游美国，——你拿这话可以去问傩喜先生吧。——我告你的是到中国旅行的人，不与苗人往来也不算数。我们那小地方，说来顶抱歉，出产少得很。但你到了那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喝苗人进贡的茶，吃有甜味的莓，有酸味的羊奶子，以及微带苦味的莜粑。你可以见到苗子，摩他玩他全不妨事，他并不咬人。你还能够见到苗中之王，苗王在苗人中，也如英日等国皇帝在全英日人中，一样得到无上敬视的。虽野蛮民族不比高尚的白种黄种人讲究奴性的保留，可是这个事就很可喜，有了这个也才能分出野蛮民族之所以为野蛮民族。一个野蛮民族的苗中之王，对他臣民却找不出像英日皇帝的骄傲与自大，又不能如昔日中国皇帝那么奢侈浪费。他的省俭同他的和气，虽说是野蛮，有时我以为同这些野蛮人接近五个月，还比同一个假绅士在一张餐桌上吃一顿饭为受用的！你见到苗中之王与苗子的谦虚直率，待人全无诡诈，你才懂到这谦虚直率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交谊的需要。阿丽思，还有咧。还有他那种神奇，那种美！……”

阿丽思曾分辩，喊那个作母亲的作伯妈，作婶婶，说她是满希望就去见见苗中之王，只要是有人引导不怕耽搁他事情的话。自然她顺便又说到也应当使在另一个地方的傩喜先生，又不至于老等发急。

恰如其意念的是仪彬姑娘同到那作母亲的也记起了睡在茯苓旅馆五十一号房的傩喜先生。她们于是就来商量处置这良善的兔子的事。

“妈，是这样，要二哥请阿丽思小姐到我们乡下去，那个

傩喜先生怎么办?"

"让他睡，横顺到中国来的，一久了，就都会把脾气改成中国式，睡久一点不会生病。"

"但是一匹兔子睡久了我不敢包他不生病!"仪彬姑娘这意见是与阿丽思一致的。

那母亲，像看得出这是"多数"，就承认这久睡将病的事实，说："那要你二哥安置傩喜先生到一个公园茶座上去也好，因为那地方照例有不少绅士成天的到那里去闲宕，别人决不会独笑傩喜先生。"

"这很好，"仪彬姑娘说。"让我回头同二哥去说，看他的意见吧。"

阿丽思又同了仪彬姑娘的意见。她觉得，在既然无从要傩喜先生作伴去那有苗子地方玩的希望以外，能把傩喜先生安置到一个热闹地方去，莫使他寂寞，自然是顶好一件事了。

在傩喜先生，还不曾成天坐在公园一个茶座前喝那苦味的龙井茶，一旁喝茶一旁又轮眼去觑远近女人的中国绅士高雅生活以前，阿丽思，仪彬，以及仪彬的母亲，谁也不能想象这种情形下的傩喜先生是怎么一副神气!

第五章 谈预备

凡事在先得预备，这是阿丽思小姐明白的。当她同傩喜先生通信，说是应预备得很好往中国时，她虽不曾想出怎样准备事情，但她至少总准备“动身”了。傩喜先生到馍馍街访哈卜君，问他朋友一切到中国时的办法，自己又改定名字，又学会吃苦味的茶，又懂到了上中国口岸后的问路入店方法，全是在先预备的！

阿丽思又知道许多人，为吃饭才预备一张口，如像饭桶饭锅一样为装饭才有的。在这世界上，某类人，还有为预备升官发财来读书的。那茯苓旅馆照料阿丽思小姐茶水的二牛听差，还告阿丽思，中国女人为了预备作太太她就嫁一个有钱的人，中国男人为了预备让作官的杀头所以脖子就长长的，且天生的比身体其他一部分脆。虽说中国事情要中国人说来也不容易明白，阿丽思不懂解处自然更多，不过“预备”当然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了。

让仪彬姑娘的二哥，把阿丽思引到他乡下去，应如何预备，阿丽思可不负责。她不能明白这个，比不能明白明天的

天气一样。她虽可以猜，用她已得的经验，想到如像心中不高兴，想找一点岔子，就预备到街上打一个转，回头便走到本国公使馆去告公使，说，在大街上为一个路人唾了一口黄痰（唾黄痰是中国人全体的习惯，这个你国的公使无有不信），一个抗议送到中国的外交部，那些很有礼貌的中国官，就立时会派一个佥事或秘书来向你道歉，这事日本人就作过了。还有预备于夜间睡得安静，不让其他声音惊吵你的好梦——比如说汽车喇叭吧——你就派听差喊一个本街地段巡捕来，严厉的命令说，我白天到你们中国衙门办公，夜间也应当休息，以后凡是夜静有汽车过街，在本公馆附近，不准他按喇叭惊吵！那巡捕于是便连说洋大人吩咐的话无不遵命照办。虽说遵命照办，以后仍然有咯咯或呜呜的声音，吵闹着，那就又去见你本国公使，告给这个事，不久那街两头便可以见到警察总监一块木牌，牌上说“此间洋人所在，凡有深夜驾车过此，不拘军民，皆不得按鸣喇叭，违则拘惩”字样，不消说又是公使的抗议的好结果了，这例子则英美全有。

她还想到……

不过我们仍然让阿丽思睡在抽屉匣子，来听听仪彬姑娘所能代为想到的应预备的诸事吧。

此事的发生，在阿丽思只是另外一觉醒来的一个时节，在仪彬姑娘却是在想到要阿丽思随她二哥到自己乡下去玩的第二天。她因为曾把这个意见同她二哥谈到了，二哥说就是这么办也好。二哥答应了这事下来，仍然要仪彬来代阿丽思预备从北京过天津，天津到塘沽，塘沽……一直入县城的东门为止的一切事。

那个二哥这样说：“九妹子，你试试去想这一次旅行的所

需要的事情以及受苦情形吧。为了莫使阿丽思小姐到中国海船上去见中国那肮脏情形生病，顶好莫坐船就可以到我们县里。”

“但应当尽阿丽思小姐坐一坐内河的民船，因为我就欢喜这个。”

“中国小女孩欢喜的恐不一定是外国小姐欢喜的。”

仪彬就再来用自己意见，反将她二哥，她说除了爱哭是中国大小女孩独有的嗜好外其他事阿丽思当然会与她表同情了，经过二哥的承认，仪彬姑娘就为阿丽思坐三十一天或二十一天的六百里路民船打算一切。她并不私心自用，就是明明知道阿丽思对这次旅行是全然外行，但她要阿丽思预备的，还是软声软气的来与阿丽思商量啊。

仪彬姑娘同阿丽思商量坐民船的事，她第一声喊叫阿丽思时，阿丽思便正正想到那到中国的外国人预备差派中国官作的一切有礼貌的受用的事。

仪彬姑娘说：“阿丽思，醒来了么？又是一天了。”

要在黑暗中过日子的人，相信“又是一天”或“又是两天”的话，恐怕很难吧。可是阿丽思是见过太阳与月，又见过挂钟的针移动，又见过冬天的风与春天的花：她相信日子是在走，走去的日子便永远走去。新的日子的堆积，便是生命耗费证据，于是也憬然这旧的一天飘然而去新的一天倏然而来的庄严。她就回答坐在桌边离她似乎很近的仪彬姑娘。她略略带着忧愁的调子，说：“好姑娘，好姐姐，感谢您给我的消息，使我明白这是一个应当双手张开欢迎的新的一天。”

仪彬姑娘说到业已问过二哥的话，阿丽思又用很感激的音调作答，说：“好姐姐我倒愿意有这样一个哥哥，把你欢迎

到欧洲去！"

仪彬姑娘到后说到她二哥，要她为阿丽思打算一下乘坐五百六百里路以及一个月左右时间的船上生活，所以来同阿丽思讨论，阿丽思就学着仪彬姑娘的软款语气，一面致谢，一面表示这是一个意外的顶可欣喜的愿望。

她们的谈话，仍然是一面以为"不会有意见"一面以为"不会无耳朵"那么谈着的，这种谈话居然能继续下去，直到最后，还互相说再见晚安，当然是很普通的并不出奇，因为许多许多人在另一时就已经那么作了。

如今且来看哈卜君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上还不曾叙述过的一章中国游记吧。

仪彬姑娘是这样开始同阿丽思讨论到坐木船的，她为她先唱一首歌。歌极其动听。阿丽思在有生以来，还不曾听过比这样更佳妙的歌。她以为若不是在先便相信仪彬姑娘是一个中国人，那听到这歌就会以为自己是游仙人岛的彼得，仙人为安慰她的寂寞，所以围绕到她所住的房子唱歌了。

仪彬姑娘把歌唱了，便告给阿丽思这首歌的来源。

"这是我那地方摇橹人唱的橹歌，阿丽思，你以为怎么样?"她说了像是等得一个回答，或一点好意的批评，好意的称赞。阿丽思的确是用五样比喻赞叹这橹歌过了，可是仪彬姑娘不曾听到一句话。她只用自己意见替阿丽思对这歌的妙处夸了三句，其中一句还是夸嗓子很清亮的意思的。

因此仪彬又客客气气的说："可惜是嗓子不好，若嗓子能够老一点，那就真像了。"

阿丽思听到这种谦虚就笑了，她笑笑的不相信似的说："我的姐，那干吗我听我茯苓旅馆的茶房说，又说你中国人凡

是唱得声音顶尖锐的是名角，这话打那儿说?”

仪彬姑娘却不作声。不作声，则阿丽思以为是仪彬姑娘要她自己去想。阿丽思便想下去。第三次的推理，她才想出这一者是中国艺术，一则只是摇船人的歌，所以就不得不稍有不同了。阿丽思到后终于说“我可明白了，”于是仪彬姑娘不久便开口说那船上的事。

“用些木板子，钉上一些大小不等的铁钉，成了半边长瓜形以后，就用桐油在这东西身上各处擦，又在那些木缝口，喂它一些麻头子，喂它一些桐油石灰调就的膏，因此把它推下河去，横横的在两舷上平列一些小舱板，搭上用竹子或棕榈叶织就的屋形的篷，在它前腰上紧竖一根大木，在它身后部加上一条尾巴，……再来上几个穿青布短衣的麻阳汉子，那么这东西便可顺流而下逆流而上了。

“这种东西的数目，是从无一个人数清楚有多少的；就是那专以抽取船捐的官家人也不知这个。他们的生活，只是像一个邮差，除了特别情形能稍稍在自己家中呆三五天一月半月外，其他日子全是在所定下的地方来回跑路的。

“从上面到下面，两个地方相隔是几百里。有了这条河，又有这种船，因此那僻处远的乡镇，上流人，就有机会讲究一切生活上的舒服受用了。船从上流下，靠的是水力，从下到上则又天生得有不少的结实精壮的汉子，来帮到把船用一条竹篾织成的缆子拉上。是的，我说的是这些男子汉，又精壮，又老实。这些人——或者说‘东西，’随时随地可以遇到，他们比狗还容易照料。只要一碗饭，他就帮你作工到晚，全不悭吝他的精力与汗水。有了这种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来供给拖拉船舶用途，所以我请你相信，

我们乡下也并不缺少中国文明的物质！那是说来不很容易使人相信的，就是从这些人身上，可以找得出牛马一样的气力，只要他们一旁努力一旁唱歌。”

阿丽思说道：“这个我真不信，我听你刚才唱那歌，倒像是可以催眠，至多唱到五次我就会把眼睛闭好不再说话，我敢打赌！”

请大家如阿丽思所想，就算仪彬姑娘的确听到了她这话吧。因为仪彬姑娘接着就又唱了一个歌。这歌是另外一种腔。歌声只是一种俨如用力过度的呻吟，迸裂着悲愤的情绪。阿丽思心想：这是与俄国伏尔加河上的船夫歌一样东西吧。仪彬姑娘却告她这并不是一样，这原因要仪彬姑娘说也说不出，可是阿丽思倒相信了，因为中国不能成俄国，是自然的事。即或说总有那么一天，这些唱歌拉纤的，忽然全体也发疯，也随便杀人；也起来手拿木棒竹竿同法律与执行法律的大小官以及所有太太小姐算账，但不知到什么时候这一天才会到！并且谁一个人愿意这日子来到？作官的，经商的，甚至于中国此时许多种乞丐，就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生前的恐惧，来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人敢希望这个日子来到：就因为这日子来虽终要来，还未曾来到以前，一些人不安分作活平空来希望这个，那就应当死了。

这里一章原是谈预备的，且看怎样来预备吧。

仪彬姑娘告阿丽思，第一件事是预备听到这个歌声时不能去疑心这与伏尔加河上的歌声有关。第二件事预备明白她不能同这类东西说话，这原由是照中国礼节小姐们没有与船夫说话的可能，照新的情形一个外国人除非俄国派来的便不会随便与苦力谈论到生活及其他。第三她又告阿丽思预备一

张英国护照或一张日本护照，因为新近中国各地长官又重新与英日拜了把子，帝国臣民全是上宾，稍有疏忽便可以由本国公使抗议重惩该地长官，不比过去一个时代了。

仪彬姑娘说到第四，“阿丽思，我告你，假若坐到船上，你眼看到一群赤膊流汗唱着那种可怜的歌的汉子中一个，忽然倒到河坎上死去，你万千不要大惊小怪。这是顶平常的事！他们这样的死去，这一船，同到这一群拉船的人，不过稍稍休息一下，搜搜他身上有无一点零钱，随即就得离开他上一个滩了。为这平常事情耽搁三点五点钟，出钱雇船的人可不答应的。他们的同伙，就全不奇怪到晚上泊船时少一个人或少两个人。他们不是不知道，你应明白也有两父子或两兄弟在一处的，可是一死也就完事了。生前就全不曾算人的，死后当然更不足道！你应得预备莫多口。你若把这个话问同船人，他们将笑你外国人的眼浅。凡是一个人不到我们的省份去的人，就是去传教，名分是秉承了上帝意旨，救人灵魂的牧师，他一到了那里三年两年，便也明白人类的同情，在那里是虽并不缺少，不过全都像用钱一样不得不悭吝了。一个习惯如此，则浪费‘悲悯’一类东西于无价值的死人身上，比将金钱挥霍到吃鸦片烟上头还不应该！（吃烟为那里青年人一种常识，比住上海的人说英国话还普遍，这却是顺便说及，也应预先知道免得到船上以后生奇怪心的。）”

仪彬姑娘又告阿丽思第五件事，预备装马虎。“你不装马虎可不成，我亲爱的阿丽思。若是在船上，你见到兵，不拘一个或一群，他把船上一个中国客人架去，不必用何种理由，你也得装作不知道这会事一样，好让这些副爷轻轻快快在这客人身上找一笔钱，省得那些兵士恨你。你看到一个税关办

事人与船主舞弊，这个得作为不知道，知道也以为平常之至，才是道理。因为他们来到这局上，是花钱向政府运动来的，若是单只靠每月一点点薪水，就需要许多年才能捞回本钱了。况且这事上头也知道，正因为办事的舞弊赚钱，也才有第二个人来于下月花更多的钱买这美缺。税关舞弊越大，则一省管理财政的长官个人收入越大。你的船，到半途，见到同行一帮的另一只船，被土匪抢劫，顶好是装马虎。他既不抢你就不必管，这是送船军队也如此的。某一只船被抢，只是某一个船主不给护送船只副爷头目的钱，所以就有土匪探听得很明白，随时随地打抢，在别一船上的兵士还望到这情形好笑。这并不算他们副爷的责任，因为他不给钱，副爷们遇到这贪图惜费的船主，还在先就警戒了他，说是没有钱便不负责任的。又如在路上，见到了两岸土匪，能装马虎不以为然，则可以省了许多心惊胆战机会。凡是在先护船军队不与沿河土匪接洽妥当，这一帮船便不敢开头；船既能开头，则土匪与军队已谈判得很好，除了那不曾送护船副爷头目钱的船不算数，其余大小船随便湾泊在土匪水营盘附近，也不会被抢劫了。”

仪彬姑娘又告阿丽思，假若是在先已听到傩喜先生谈过“喽罗”“保镖”“买路钱”等等名字，那就应预备把些条款的新名词全弄明白，省得到后“带过”（带过是那里人全懂的，意思是负罪，仪彬特别又解释过了）。

阿丽思，听到一番话，才懂到在船上七百三十九样的忌讳，落码头整一百样的手续，吃东西四十七样的方法，以及……

她如今只预备走了。又像在先那么在家中尽呆候傩喜先

生出发一样，日子觉长了一点，却难过了一点。凡是她所能想到预备的，如像明白一切情形以外，还应拿点虾子给那些乡下人送礼——一种稀有的重礼！你又可以买一点儿肥皂之类放在身边——这个你不妨在有人问到时多说一点价钱，甚至于如……全由自己与仪彬姑娘帮同打算到了。人家说“一切全预备得很好，”这话一点也无那语病！

阿丽思小姐，以为仪彬姑娘此后与她二哥在一块，应说的话就只是“阿丽思已预备得一切妥当，请立即出发这一个荒远的旅行。”仪彬姑娘不在阿丽思说，一定能体会到这个希望的，她当真在这一天的下午就拿去同二哥谈到了。那个瘦青年，说要先试试看仪彬替阿丽思指点过的是些什么事，害得这小妹子又来把自己曾与阿丽思很详细谈过的各事温习一遍。

考语是“详细之至。”

仪彬的二哥，同仪彬姑娘说：“我还想不到在近几年来，这一条路上又多加了一半新事情，在我出家乡那年，若是你相信我的记忆同你一样好的话，那我至多也只数得出三百七十样！”他这个话是说仪彬姑娘与阿丽思谈到的“忌讳”的。我们是很能明白，在这一条短短水程上，每年的战乱，全得这些带兵官来来去去，加上了许多从前不会有的规矩，这并不算奇怪！若是我们在别一意义上，又承认过“多”比“少”为对，那这可以作新闻传诵，值得用若干专门外国记者，费不少笔墨精力来写通讯的地方情形，给一个外国小姐普里见到，也是本国人对于文化足以自豪于白种人的一个极好机会！

还有应说的，是关于阿丽思小姐，在心里，预备怎么去见见这个行将引她去到中国内地玩的仪彬那个二哥一次。她

以为一个同伴，而且又是这么凡事得需要他照料的同伴；在预备上路以前，若不先应当相熟得同傩喜先生一样，那么以后如何称呼，如何谈话，倒是一件费神的事了。

阿丽思，曾把这个意见好好的问过与她隔一层板子谈话的仪彬姑娘，这姑娘却想不到这会事。她没有恰当的回答，只在她为阿丽思设想时，告阿丽思“下次有空儿时我将使你知道我二哥过去的生活。”表示要阿丽思相信她没有空；她把两只手与一个下巴搁在阿丽思住的房顶上，随即便朗朗读起法文来了。

仪彬姑娘的发愤读法文，这便是将来到法国去的一种“预备”。也亏阿丽思能想到这个，才对于仪彬姑娘答非所问的情形全不介怀，不然阿丽思就会“预备”这友谊分裂的享受了。

第六章　先安置这一个

这里说到傩喜先生。这个绅士——喔，我记起来了，有人说过凡是兔子就不应当再称绅士的，因为我们不能随便亵渎这与国家大员有同样权势的可敬的上流人，把这些上流人的称呼给了一只兔子是不应当的。其实则我们为什么对一匹猫就称它为猫，一匹狗就称它为狗，一个人又有喊作奴仆与老爷的分别，且在各样名称上赋以侮辱与敬重的观念，这个我就不很明白的。一个兔子不配称作绅士，我先以为也许是毛色不白，也许是耳朵太大。到后才知不会赌咒与不会说伪话，不会讲佛学，不会打坐，不会在济公菩萨面前磕头，不会卑鄙恶浊结党营私，不会吸鸦片烟，不会借各样名分捞取金钱和名誉，便是兔子不能称为绅士的理由。既然是如此，我想傩喜先生他以后让我们就称为“兔子”，或者“傩喜先生”好了。我敢打一个赌，猜他决不会多心。因为若果只图一种体面的称呼，要傩喜先生去作他所不能作的中国绅士行为，他是办不到的。如今就说这个兔子，让中国绅士成清一色绅士吧。

这个兔子在茯苓旅馆中，一觉醒来，不见了阿丽思小姐，是不是如一匹平常兔子失了伴后的惊惶乱撺？想来是人人愿意明白的。

他并不。我说的是傩喜先生，他并不。一个人离开了同伴，不问有无预先交待，想到要去就去，这是顶平常的。至于若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而去，比如说，非本意的骤生变故而去，那便更不必惊惶失措了，这理由是“既有了变故如此，也总有变故如彼”：这意思是说去得突然的也来得突然。这阴阳反正凡属对等的现象，中国人固深信不疑，到久了的外国人也能懂这哲理，所以傩喜先生不泰然也不成了。傩喜先生为希望阿丽思小姐突然而回，于是就很不在乎的独在茯苓旅馆住下了。

至于旅馆中主人，自然更不以为是一种怪事。他们全是能将租界旅馆业章程顺背五次又倒背三次，一个字不差。阿丽思不回决不至于影响到房金，这是章程上有的。若非傩喜先生应当到柜上去告一声，则阿丽思纵半年不吃伙食，以后结账连饭钱还是拢统算下，傩喜先生也不能擅改章程说不承认。那个二牛（就是那个说下等中国人名字有两个，上等中国人名字作兴五个的二牛），见了阿丽思忽然离开茯苓旅馆，用他深怕小费无着的良心说话，在为傩喜先生开早饭时间倒对傩喜先生开了口。

那二牛一面把一碟腌肝子收回，（因为傩喜先生还不忘记上一次经验，他已不愿再有腌肉类上桌子。）二牛乘到傩喜先生说是“上一次同阿丽思小姐……”的话，就连声答应“是”“是”“告厨房以后不用腌肉”恭敬答语中问到阿丽思小姐的去处。听傩喜先生说不知道二牛就心中一惊。

“她不来了么？”

“谁知道？”可是傩喜先生即刻就看出二牛的失望处了，便接着说，“既知道这地方我还在此等候，她决来的。”

“我也想阿丽思小姐应不久即来。”

“自然你猜想的不错。”

“可是，我去问问那个活神仙，请他告我们一个阿丽思小姐去处的方向，先生你以为怎样？”

傩喜先生并不记前一次买茶碗那天活神仙占的卦之无稽，他又不忍使好意的二牛头难过，就说过两天若当真还不得阿丽思小姐消息，就再去求活神仙也不迟。可是到后那二牛不让傩喜先生知道，仍然到那神仙处去卜了一课题到阿丽思小姐方向，顺便问问自己赏号落空不落空。虽然去了三毛钱，不消说二牛可以从这些鬼话上得到了比课金五十倍多的希望。但这件事不必多说了，横顺中国人同神仙，菩萨，关圣帝君与土地二老，作交易，总是同买彩票一样，用少许钱可以得到一注财喜，财喜虽不一定可得，然而出钱以后总可以将这钱放大一千倍或一万倍，凭空落到头上的。而且彩票的信用还不及有些收条的信用为好，这也早为大部分中国人深信不疑了。

吃了饭后的傩喜先生，仍然在自己房间中。他近来渐渐觉得坐中国式太师椅比沙发受用了。这趣味慢慢的养成，同其他事情一样，他自己可说不明白的，中国人欢喜穿洋服，不一定较之穿长大褂舒服方便。然而居然有不少的年青人，断然决然把洋服作好穿上，很勇敢的接受严冬与大暑，且不辞不能说洋话时红脸的机会，这比之于傩喜先生自然还更可以佩服的，所以我们不用对傩喜先生领略中国生活加以多少

赞语与惑疑，中国聪明一点的人，他便决不至于对欧洲思想行为要经过两次领略才能相信是对，更不必怎样试验才以为合式!

既然说傩喜先生发见了太师椅子的好处，就把他安置到这一张紫檀嵌大理石的椅子上坐下，为了阿丽思小姐这一去不知有多久，还让傩喜先生在她这地方翻一本书看，看书倦了不妨伏在桌头打盹，打盹醒了，不妨又来看书：这么办也无什么不行。傩喜先生不会在中国人厌倦洋服以前便厌倦太师椅，这是我们应当相信的。可是我们如不十分善忘，便能记到傩喜先生是来中国旅行，若是坐在太师椅上读《中国旅行指南》算生活，那这生活在哈卜君处便可得到，倒不必还走十万八千里路来中国茯苓旅馆了。实在说便是傩喜先生应当出去。

我们的读者大概又还能记得着仪彬姑娘与阿丽思小姐两人的意见吧。至少阿丽思意见是这样，她以为傩喜先生不能同她去，也不应当在茯苓旅馆呆出病来，最好是到公园里去消磨日子。来中国旅行，到中国上流人玩的地方去玩，当然是很正当的了。可是为难的是公园中全是中国上流人，上流人三字意思即包含有“绅士”一类，把一个兔子放到绅士中去，即或傩喜先生见一个人就自称只是苏格兰一小镇上的兔子，但这个成吗？不幸的还有傩喜先生一对耳朵，又是那么肆无忌惮的长大。狐狸的尾巴虽长，却是全可以摺拢塞到裤子里去的东西，猴子则戴上加官壳便无妨于事，其他禽兽只要能够说话，能够穿衣，能够哭也可以厕身于上流，不容易看出：至于兔，试问有谁能想出在用刀割下方法以外好好把他一对耳朵捡拾起来么？

事实上，公园虽怎样好，怎样适宜于傩喜先生，且怎样足以使阿丽思小姐不为傩喜先生孤伶伶的呆在旅馆发闷而放心不下，可是去公园终是办不到了。

傩喜先生实在还有地方可去的，中国原是这样大！日本人成千成万的移过中国地方来，又派兵成千成万的过中国来占据地方，然而中国官既不说话，中国人民有许多也还不知道有这会事，有一些田产房屋被占了的无刀无枪平民，且老老实实搬一个新的地方住，如政府意见终不与侨民冲突，若不是中国地方特别大便办不到这个。何况日本以外还有英国，有法国，有……总之中国不比别的国家，人民气度大方是话外的话，地方宽广却是实情。若我们相信得过有些学科学的呆子的话，日本地方终有一天会沉到海中去，那么事先他们国民全体，或通知一下。或事后通知，或全不通知，一迁到中国来。挑选中国顶好的地方建都，不消说是可以的。甚至于各国皆可以这样办，中国地方总还够分配。到那时节自然是所有中国不安分青年全杀尽，也不必中国的政府官再来用戒严令制止反日反英运动，邦交是不愁不巩固，一切作官的，作了中国官以外还可以作外国官，全中国所余的是顶有礼貌，讲容忍，守信义之中国上流人；与以政府意见为意见之平民。在中国的外国人，则全是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地大物博”的话，在中国懂事的有知识的人看来，无论如何总是一句所以向世界夸耀的话！

中国地方既然如此广大，我们当然不会疑心傩喜先生除了像其他外国人那么在公园绅士中混便无可作的了，就让傩喜先生，多认识几只灰鹳，或与鸭子姆姆过从谈谈天，听听一个肥胖的南京母鸭子的哲学，又到各处监狱与工厂参观一

下；（好明白监狱与工厂不同的地方，因为这差异，若不先有人相告，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再不然，就尽别人欢迎去演讲，不拘用散文或韵文体裁，记着旅行指南上办法，演讲时随随便便夸奖一下中国人，譬如说，“打仗勇敢得很”，“政府处置青年人很得法”，“文化好性情更好”，就不愁第二次无人欢迎了。说到演讲，机会马上可就来了，事情有很凑巧的，是当天傩喜先生就接到一封请帖，请他去到那些鸟的学会中演说。

傩喜先生把帖子从二牛手中的铜盘上取来，裁开看，那帖子上是这样写着：

可敬爱的傩喜博士：我们用一百零一分诚意，五十分恭敬，四十二分半的希望，欢迎您到敝会来演讲，请您哪家不要拒绝。我们这里全体五百七十一个会员，全是眼巴巴的想看博士一面，听博士说话。以及咳嗽打嚏，用一种国家大员求雨的诚心，期待着，您可怜我们一番心吧。我们另外请了一个干事来面恳博士，这是我们会中的才子，您博士赏脸他同您谈谈，实为其他五百七十个足巴巴的会员所引为毕生荣幸一件事。

到后是日子，是学会的名称与地点，且不忘记照中国规矩写上“另备有水果茶点”字样。傩喜先生第一次为人称为博士，心中总像不舒服，此实白种人不及中国人地方。至于中国人，则自己称自己为“博士”，“名士”，或别的更动听名称，全很大方的。请人演讲则更非此不行，称呼上太不客气便不来，这是全部知道的。不十分了解这中国情形的傩喜先

生，又怀疑或者请的是另外一个傩喜博士，恰恰这博士也住在这旅馆里，便又翻请帖封面看。

那里会错呢，别人是写得那么明白，连房中号数也并不忘记！

二牛见到傩喜先生迟疑，便躬腰说还有阿丽思小姐也有一封，因为阿丽思小姐还不归来，所以存到柜上。

“那试拿来看看！”

“嘘！”二牛就去了。

把一个博士的尊衔，给一个兔子，似乎不免也同时奚落了那些满脑紧紧的塞了哲学，经济学，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思想，国家法的大人物了。然而为这个请帖起草的便是一个名学家，很懂得某种人给以某种名分，只是对一个外国兔子，或者说对从外国来的马戏班一匹马，他倒以为拢统称为博士好了。

二牛把阿丽思小姐那个请帖拿来，不消说是“……博士”起首。他明白这不会送错误了，就奇怪。一个人被另一种人无理由的称为“博士”，“志士”或“革命党”，捧场或杀头，全如其人兴趣所至，被称者既然就是一件全无办法的事，何况不过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小镇上的一匹兔子，被人好意称为博士，他有什么方法来否认呢！

且说经过一点三刻钟以后的事。

二牛又用一个小白铜盘子托了一张名片进来，傩喜先生把名片一看，便知道这是那个学会的要人了，忙说请到小客厅里去。不过一分钟，他们便在那很华丽的厚有三寸织起熊娘吃小孩绘画的地毯上握手了。傩喜先生让坐来客还不及坐。

来客先在心里估计了一下傩喜先生的一对耳朵，用《麻

衣相法》所说的例子，以为至少这是有一百年寿命又可以有五个儿子，暗暗的钦羡一番以后，才像作文章那么把一句预备在心里多久的话说出。

“我今天非常幸福我能够得到我平生所企慕的博学多能渊博无涯的傩喜先生面前把先生脸相看清——”

本来他还要说甚至于连脸上毫毛也很清楚的一句成语“纤毫毕见”，但想起对兔子说毫毛未免失礼，恐怕傩喜先生不能明了这一句话的意义，就不再说下去了。

傩喜先生对这不说完的一句话是已感到有趣之至的。说这样长长的一句话，文法上全不至于颠倒紊乱，能不停顿一口气说下，这是到中国来第一次所听到的。说这话的人，又是上流人，使傩喜先生重新对中国上流人一种涵养加以尊敬。

傩喜先生说：

“先生说的话是很好的，是我第一次听到。”

于是来客又说一句长话。他说道：

“我小子听到先生这样说来简直快乐得像吃了人参果一样；哎哟真快乐得像捡得八宝精后又吃了人参果啊！”

文法上不消说又是不差一个字的。傩喜先生明白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想起阿丽思小姐到八哥博士欢迎会中一些名人用韵语互相问答的情形，就预备了一个叠韵，说：

先生的话说来很好听，

先生的天才使我傩喜吃惊。

那来客就随口作答，用韵极其自然，不失其为代表的辩才无疑。这一来倒使傩喜先生不好意思再用韵文说话了。来客随即就说到如何希望傩喜先生去赴会，又用一句三十一个字的长句子。

在先，傩喜先生心想凭空给人称为博士，自己却又并无如一个博士的学问，原是不很敢去的。经来客一番鼓励，到后也就无什么问题答应下来了。

来客又问到阿丽思小姐，说是很愿意见一见这个小姐，他又说听灰鹳说过，听百灵说过，听许多鸟说过，阿丽思小姐是一个可爱的好人。经傩喜先生告他说这小姐已出门，这客人就又在这小小失望上作了一句长长的散文，三十七个字，用字措词皆可以使人相信是国家学院出身，我们不必看文凭，单这样话也就是一个最高学府的保障了。

来客见主人并无赶客的表示，就把屁股贴紧了椅子上，用着极其懂事聪明绝顶的口语与傩喜先生谈到一切。傩喜先生因为与来客谈到开会，谈到……记起了灰鹳，记起了鸭子，他问来客是不是知道小鸭子的近况。

"天下最可怜者莫过于到希望一件恋爱上身终于还是伶仃无依的丑鸭子！"他恐怕用惊叹记号还不能表明他的同情，他的了解，便照学士院规矩，说到后来还加上一个中国普通说话不曾有的"哟"字。他"哟"了，傩喜先生当然不能指出这错误，一面虽然听得出却以为这许是中国新兴文法的习惯。

"岂熟而已哉——哈哈，我用古典主义的话了。这是几千年前生长山东地方一腐儒孔先生的文法，他曾说过'岂……而已哉，能无惧而已矣'。是的，傩喜先生，这个你大致懂了，不必解释 我说的不止与这丑鸭子相熟，我的确还怕她！"

"这鸭子是令人怕的么？"

"谁能怕一匹鸭子？傩喜先生。在我们的生活上，猎狗才是可怕的东西；——不，我并不曾说'我们'，只说我，同我

的弟兄行，才一见猎狗就飞奔！总之我不应当怕一匹鸭子，也像我不应当怕又和气，又讲礼貌，又……的你，干吗我应当见我所生平敬仰的，羡慕的，希望要好而不得的好人说‘怕’？我这个决不。可是我最亲爱最使人倾倒最能了解他人的傩喜先生，我怕那个鸭子说爱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鳝鱼街一家山东铺子吃完炸酱面，出得门来时，一只很凶恶的狗拦住了我的路说‘我要咬你，’还来不及为那小鸭子说‘我爱你’更使我胆战心惊！傩喜先生你总明白‘爱你’同‘咬你’的性质，但是我却怯于让那鸭子在我耳边说爱。要我分析这样心情是办不到的一件事情，但我赌咒说这是实话！”

傩喜先生是完全信这来客的话的。从颜色，从腔调，都见得出这学士院的人才不诳。不过总不容易明白这怕的理由，因为这是无理由的。

“你能不将怕她那一个理由简简单单告我一个大概么？”傩喜先生也渐渐能说很长的中国话了，这是他自己很高兴的。

那客人就数出二十个很正当的理由来，说是如何不应当，如何不合身分，性情又隔得如何远，门户又如何相差，说去说来到为什么怕时，还是只有一样，怕它丑。

“请想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一件稀奇古怪荒诞不经事体！倘若是在我的儿孙的世系上加上有小鸭某某为某某世族之某某夫人，先生，这可不是特意来留下这一件笑话给子子孙孙长此当成一种故事去讲了么？还有……”

傩喜先生对于来客，全中意，只是说到因为脸子稍丑就怕到这样，知道这个学士院出身的人原只是在此上修辞学的习题课，并不是存心说正经话，所以不久就端茶送客，也不再去听他三四十个字的长句儿话了。

这来客是个鹅，因为所见的是傩喜先生，所以才把骄傲隐藏了去，但提到鸭子，也就再隐藏不来了。

至于傩喜先生以后如何赴会，如何消磨这日子，可暂不用说了。左右凡是为中国什么学会欢迎去演讲的，你随便说什么全都成。你说错了也决不会有人敢好事来纠正，他们听讲的并不是有功夫听第二个人纠正的。从西洋回国的一匹骡子，还可以在讲座上胡说八道，谈文学，谈哲学，谈主义与思想，何况一个衣服穿得崭新，相貌庄严，纯粹的西洋名士呢。只要是不会使傩喜先生头痛难于应酬的话，不消说，在阿丽思小姐归来以前，傩喜先生总不至于为中国一切学会放松，得尽闲着在旅馆发闷了。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阿丽思小姐，在临动身以前，很满意的把那仪彬姑娘见到了，那母亲也见到了，那二哥也见到了，她打起了兴致同这一家人谈话。她说话时常常害羞，因为想及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人时说的蠢话，经那作二哥的同仪彬姑娘谈到时，便不由得不把脸红了。

一切如仪彬姑娘所说，经过一切的麻烦，随到仪彬姑娘的二哥行动，遇事装马虎，装不注意，有时不得已自己还装作外国公主那么尊大与骄傲，恐吓无知识的中国人，于是到了一个地方。

不消说这便是仪彬姑娘的乡下了。情形一切如仪彬姑娘所说，故阿丽思到此也不觉得怎样不方便。

这里比不上中国大地方的，是没有人请演讲一类事，没有诗人，没有用韵文说话的绅士，没有戏，……总之大地方所有的这里好像都不曾见到，这里所有的却又正是大地方不曾见过的。

这地方，管理一切人畜祸福的，同中国普通情形稍稍不

同，第一是天王以及天王以下诸菩萨，第二是地方官以及帮菩萨办事的和尚，道士，巫师，第三是乡约的保正：人人怕菩萨比怕官的地方还多，就因为作官的论班辈瓜葛全离不了非亲即友。虽然每一家小孩子，总有一个两个得力的鬼神作干爹，但干爹好像也只能保佑干儿子长命富贵，遇到家人父子大事还不能帮忙。地方官既然还是坐第二把交椅，所以论收人，也是菩萨比官强多了。一个保正既敌不过为菩萨看庙门的人清闲，也不会比这作鬼神门房的收入为多，这是那地方有儿女很多的人家，在选择儿婿一事上，全考究的很分明的。作官的人除了有衙门坐以外，地位决不比一个庙中管事优，这优劣的比较，要不拘谁一个做媒的老太太们也数得出。

本地人，他们吃的是普通白米，作干饭，一天三餐或两餐。菜蔬有钱的人照规矩吃鱼吃肉，穷人则全是辣子同酸菜。很可怪的便是纵然落在肚里的只是辣子酸菜，像是样子还是不差多少，也能说，也能笑。吃不同样的东西，住不同样的房子，各人精神生活却很难分出两样情形，这是使阿丽思吃惊的。他们那听天安命的人生观，在这随命运摆布的生活下，各不相扰地生儿育女，有希望，有愤懑，便走到不拘一个庙里去向神伸诉一番，回头便拿了神的预约处置了这不平的心，安安静静过着未来的日子，人病了，也去同神商量，请求神帮忙，将病医好，这办法，都不是欧洲人懂的。

到了仪彬的乡下的阿丽思，把仪彬姑娘的二哥，也喊作二哥了，因为这样一来方便了许多。

他们住的地方是城中心。城中心，是说每早上照例可以听二十种喊法不同的小贩声音，到早饭后又可以听十五种，晚饭听八种，上灯听一百零八种，——这数字，是阿丽思在

三天的比较下统计过来的，相差绝不会远。本地人的好吃，从这统计上可以明白，不过这些可以当点心的东西，有一半是用辣子拌，有十分之二是应当泡在辣子汁里，这却在问过二哥以后阿丽思才知道的。

阿丽思站到大门边看街，街上走的人物便全在眼中了。这个地方没有车，没有轿，各个人的脚全有脚的责任，因此老太太们上街的也全是步行。凡是手中提得有纸钱的，是上庙中亲家菩萨处进香，提了铜钱则是到另一种亲家公馆去打牌——这地方老太太是只有这两样事可做的。上学下学的小孩子，多数是赤了脚在石地上走，胁下挟书包，两只手各提一只鞋子。他们是每一个人全学会五六十种很精彩的骂人字言，这种学问的用处，是有的，譬如说，两个学生遇到一路走时，他们就找出一点小小原由，互相对骂，到分手为止。无意中在路上碰到，他们也可以抽出时间暂停下脚来，站到人家屋檐下，或者爽性坐到人家屋檐下的江擦[①]上，互相骂，把话骂完再分手，也是很平常的事。小孩子遇到要打架，成年人（当然这中就不缺少乡约保正），他们便很公平的为划出圈子来，要其他小孩子在圈外看，他且慨然的把公正人自居，打伤了他还可以代为敷药。大人们在大街上动刀比武是常事，小孩子也随便可以跟到身后看，决不会误伤及他们（凡是比武的人，刀法是很准确的）。阿丽思还见到一个作母亲的送她儿子出门上学时，嘱咐儿子看这个须站得稍远点，儿子笑，以为母亲胆子太小。阿丽思还见到……

见着的多嘞，就是站在大门边打望，便全有机会遇到！

别的地方多数是成年人作的事比小孩子精明十倍百倍，这地方则恰恰相反。这里上年纪的人，赌博只有五种，小孩

子则可以赌输赢的还不止五十种。他们把所有的娱乐全放在赌博上面，又切实，又有趣。有一个小钱在手，便可以来猜钱背面的年号，或通宝的“通”字之纽有几点。拿风筝则可以各站在一处；一个城里一个城外，想方设法把风筝绳子绞在一处，便赶忙收线，比谁快，比谁线结实。用一段甘蔗也可以赌钱，这办法是把甘蔗竖立，让其摇摇摆摆，在摇摇摆摆情形中将小小钢镰刀下劈，能劈长便不花钱吃甘蔗。养蛐蛐打架，养鹌鹑，养鸡养鸭子同鹅，全可以比输赢。很奇怪的是在几多地方，本来不善于打架的东西，一到了这里，也像特别容易发气容易动火了。这地方，小孩子的天才可惊处，真是太多了，没有活东西驯养，也没甘蔗以及陀螺风筝之类时，他们的赌博生活还仍然有的是方法维持下去！他们各持一段木，便可以在一层石阶前打起“板板”来了；把木打上阶，或打下阶，即可以派钱，这是最简单方法之一的。他们到全是两手空空时，还可以用这空手来滚沙宝相碰。来扳劲，来浇水，来打架，输了的便派他背上一拳，或额角上五凿栗，甚至于喊三声“猪头”由输家答应。赌博用钱，用香头，用瓦片捶就圆东西，用蚌壳，这是许多人全懂，他们可还发明用拳头，用凿栗，以及用各种奇巧骂人话语，这个是怪难得的。

阿丽思小姐，到这时，可想念起呆在茯苓旅馆的傩喜先生来了。她以为他是太寂寞了点。纵如她所设想，傩喜先生成天到公园去坐在上流人顶多的茶座上，比起自己当然就是很寂寞的事了！她所见到的，她以为傩喜先生无从见到，这是不应该的。那么远远的一条路，那么同伴的来，却不能一同到这个地方，阿丽思不免稍稍奇怪这个二哥了。

阿丽思终于把这个意见问了他。她说：

“二哥，你干吗又不让傩喜先生同我一块来？”

“让他在茯苓旅馆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么？”

“他寂寞，会的。”

他便笑，说：“决不会。如今是正成天成夜为人约请到各地方演讲。那里会？可担心的是怕他忙不过来！”

阿丽思，却仍然以为这是不大合式，因为因此便使傩喜先生忙到演讲（他并不是预备来演讲的），所以更似乎不来是不应当了。

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来也不好，不来也不好：若是在先同阿丽思小姐一块，路上麻烦以及到地困难也是当真。但，让傩喜先生留下，像中国一些学会，一些团体，每天派一代表来请傩喜先生到一会场去（虽说请他演讲的意思，也不过是想详详细细欣赏一下傩喜先生的品貌，所讲的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就是那么的拉拉扯扯被人绑票上到会场的讲座边，一千对或五百对老鼠狐狸猿猴以及各样不同的眼睛，齐集中于这一位自己很谦虚的，自称这苏格兰小镇上的一匹兔子的傩喜先生身上，这兔子，尚能够从从容容如大哲学家罗素那么不脸红不喘气的站一点钟或两点钟，找出一些拍中国文化马屁的话么？且一回两回，还可以支持过去，到十回百回，也是应付得下的事么？

二哥觉到难，也很悔。他说最好是一处也不去，不给人例子，中国人便无话说了。中国人原是顶讲例子的。凡是有利的事中国人全能举出若干不同例子来证明这利益之继续存在；如作官的贪赃，如受考试的大学生作伪，如……

说来说去阿丽思当然也只有算了。

他们又过了一天，是说到这乡城中又过了一天。整天的玩。看过水碾子。看过一大群奴隶在河边急水中捣衣。是赤了脚立在浅水里，用大木槌子击打那浣濯的东西。看过了一个妇人拿鸡子同小筛子从土地堂将家中小孩子的魂喊回家，这喊法是很别致的。又看过一个很肥的屠户，回家去，扛了一个大钱筒，将钱筒无意中摔下，圆的钱便满街撒，一些很聪明的过路人，在屠户不注意当儿，于是很随便的把钱捡起，放到自己鞋中去，这捡钱的时候，是在装作扣鞋带的情形中的。

阿丽思小姐还是念着呆在茯苓旅馆的傩喜先生，因在一个晚饭间，同二哥商量，请许可她给傩喜先生一封信。她意思是傩喜先生即或在那里被人请来请去受了窘，见到这信也许心会稍稍舒畅点。而且她还应当对傩喜先生致歉，因为连通知也不曾，就离开了作保护人的他，是觉得极对不起人的一件事。

二哥自然是答应了。

那封信，能在傩喜先生面前展开，已是阿丽思小姐提笔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所以若是我们等到那时从傩喜先生的椅背后（不消说，傩喜先生读这信是一定得在客厅中那张紫檀嵌螺大太师椅上），去看这个信，未免太迟了，不如来听听阿丽思小姐自己读这封信吧。

信是从“亲爱的傩喜先生”起首的。信上说：——

……我不期望到了这个地方，来给最亲爱的傩喜先生一次信。

我是到了一个你所猜想不到的地方；也是我阿丽思

自己猜想不到的地方——（一切很分明，又并不是梦！）

谁能说尽这地方一切？请五个都格涅夫，三个西万提司，或者再加上两个——你帮我想，加那世界顶会描写奇怪风俗，奇怪的人情，以及奇怪的天气的名人吧。——总之我敢断定，把这一群伟人请到这小地方来，写上一百年，也不能算说尽这地方！若是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这话不是诳话，你可以知道我这时的兴味。

这里是还藏得有一部《天方夜谭》，在一切人心中，在一切物件表面，只缺少那记录的人的。另外又还有一部人类史纲。一部神谱。一部……唉，这名字要我从什么地方来说。我实在是说这个也说不尽的，恕我吧。

傩喜先生，请你信我的诚实——这是第二次我的请求，我是差不多每写一个字都得说"请你信我"一类话的，因为太荒诞不经。

——你信我吧，我在此闭了一只眼，来看一分钟眼前的事，都可以同我姑妈——那个格格佛依丝太太，学一年还学不完！我到此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天分，熟读一切人间不经见的书本，我只担心在此住到稍久，就一辈子无从学毕这经过了。

倘若你能说，"我要明白什么，"又能说，"我想知道是什么，"那我就高高兴兴的来为你说明这一件事。就是说这样一件，我还怕我桌前这一支烛点完，（顺便告你吧，这里不是有电灯的地方。）还不能写尽。傩喜先生，我并不啰嗦，我姑妈就说我缺少这习惯，你也明白。但要我在一支烛下写一件你所要明白的事，实在是办不到

的。更可惜的你又不能先说，要明白的是些什么，所以我更难。我不知写什么事是可以节短到你可以花一点钟看完的事。一点钟，正是，我也只能写一点钟便应当睡了，因为白天玩累了，不休息不成。可是我不敢说这一点钟能写完一件小小的经过！

让我替你想想吧，看你听什么为顶合宜。你欢喜谈什么，也像你欢喜吃什么，我是还可以估计得出的。

…………

还是让我来说大纲好喔。第一是我到了。第二是我住在这地方的……唉，说不完。

好了，我说赌博。听你说，朋友哈卜君作的那《中国旅行指南》，便说到中国人顶会赌博。这话不是假的。只是他的根据不是全可靠，并且似乎没有解说得很清楚。我想你若有意作一本赌博之研究，我可以贡献这一点材料。这是珍闻，像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也不能很了然吧。我从一个菩萨的管家处女孩子听来，她是清白这种情形比大学院教授还多的。她懂得别的事，其实又敌得过两个大学院教授。但这个可不必说了。口口声声说大学院教授不及小女孩子，这是一种不信任神圣教育的罪过，像是法律上有这么一条，仿佛记得要罚款，我不说好了。

赌博有五十种或五百种，这数字是不能定准的。这些全是小孩子的事。其中全得用一种学问，一种很好的经验，一种努力，且同时在这种赌博上，明了这行为与其关系之种种常识，才能够站在胜利一方面。一个善于赌博的小孩子，据说是应得养成治汉学的头脑，研究得有条有理，才有好成绩的。比如说用湿沙作圆宝，应如

何方能坚硬不轻易破裂？到挖一长坑，同其他沙球相碰时，又应如何滚下，才不致失败？有了裂痕后，再如何吃水？全是有学问的——一个工程师建筑一堵三合土桥，所下的考究不至于比这个为多，这又说要“请你相信！”

他们赌博用钱，如滚钱，掷骰子，打牌，（并不是一毛钱以上的输赢。）其次用吃的东西，如劈甘蔗，猜橘子。其次用蚌壳，瓦片，……从用钱到用搔手心，博具既多到无从数清，输赢所得亦不是普通能说尽。总之这中有学问，赌博者输赢上极其认真，这个是实在的。

这地方的小孩子，是完全在一种赌博行为中长大成人，也在一种赌博行为中，把其他地方同年龄小孩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得到了。小孩子不明白如何和同伴在各事上赌竞输赢的，必是极笨拙的人，长大以后也极笨拙，例子极其多。

虽然他们泅水，打籴子，摸鱼，爬树，登山，以及种种冒险行为，多数为含有赌博性质，他们的特长，究竟不是其他小孩子所能够赶得上。他们并不比其他地方小子为蠢，大人也如此。小孩子的放荡不羁，也就是家长的一种聪明处。尽小孩子在一种输赢得失的趣味中学到一切常识，作父兄的在消极方面是很尽了些力的。管束良心方面既然有无数鬼神，一切得失是在尽人事以后听天命，所以小孩子在很正派的各样赌博上认真学习外，倒不曾学到大地方的盗窃行为。傩喜先生，这里若有让我参加意见的可能，我将同你说，这习俗是很可“爱”的。我爱它。鬼神的事在另一地方发达，只使小孩子精神变坏，此间却是正因为时时刻刻有鬼神监护，他们却

能很正直的以气力与智巧找寻胜利的。我说这话并无悖教心思，真没有。

他们相骂，也便是一种赌博，不过所用的赌具本身便是输赢的东西，所以把话骂完胜利的走去，失败者也便走去，从不听到说索债一类事。对骂算赌博，据同我来此的这位先生说，这方法是从长沙传来，本来上面地方先年是不会曾有的。

我曾亲眼见过三个八岁左右小孩子比赛掷骰子，六颗花骨头在一个大土碗中转，他们的眼，口，甚至于可以说是鼻子，那种敏捷，骰子一落碗便能将名色喊出，风快的又掷第二手，我还以为是在玩魔术！

在学校中背书，或者作数学题，也可以拿来赌三两个小钱，这是很平常的事，作学生的不会，就为其他人笑话。

据说在元宵以前——可惜我不曾赶得上了——这地方，玩狮子灯，或长龙，全是赤膊，膀子是露的，背肩是露的，胸脯照例也是露的，他们全是不到十五岁的男孩子。这样无畏的勇敢的先熬着风雪的冷，回头到一个人家，用蓬蓬的鼓催讨温暖，便给以满堂红的小鞭炮，四雨硝的烟火筒，子母炮，黄烟，……（全是烧得人死的！）在这些明耀花光下，在这些震耳声音中，赤膊者全是头包红帕子，以背以胸迎接这些铁汁与炸裂，还欢呼呐喊，不稍吝其气力与痛苦，完成这野蛮壮观。这是赌博。他们的赌注是一口“气”。这地方，输气比输钱还重要，事很奇怪，说来也难使人相信。

在私塾中读书的，逃学也成了一种赌输赢行为。对

家是先生。拿一群学生打比，则先生是摆庄的人。赌输了，回头自己把板凳搬来挨一顿打，赢了的则痛痛快快玩一整天；喔，我说错话了，这种赌是赌赢全可以玩的。不过手法不高明的便应挨庄家一顿板子。这种赌博凡是这地方的小孩子全会，不会或者会而不敢的，当然是那所谓无出息的孩子了。

用很巧妙的手法，到那收了生意的屠桌边去，凭空逮住苍蝇一匹或两匹，把这苍蝇放到地坪上去逗引出两群蚂蚁子来，让这因权利而生气的蚂蚁决斗，自己便呆在旁边看这战争，遇到高兴且可以帮助某一处的弱者，抵抗胜利一方面，凭这个虫子战争也可以赌输赢，虽然赶不及中国人在其他方面赌输赢的数目大。

遇到两只鸡在一街上打架，便有人在旁边大声喊叫，说出很动听的言语，如像“花鸡有五文，赔三文也成”，“黑短尾鸡有十文，答应下来的出一半钱吧”，……这是减价拍卖赌博的。只要旁边还有其他人呆，这注子便不愁无人接应的。所打的是两只狗，或者两个人，他们却不问，仍然很自然的在这两个战士行为上喊定注下来，也不问这战士的同意。不过有熟识这战士必要的，是为的既明白过去的光荣与英武，则当喊注时不至于心虚。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切；也比张作霖，吴佩孚，以及近来许多中国新兴军阀，互相了解对手拳脚还深澈。（话外的话是上列举各样人名，全是中国伟人，全很能操练军队，在中国内地各处长年打仗杀人，又明国际法，在内战时还能好好保护外人，除用各样口号鼓励自己的手下中国人，打死其他伟人手下的中国人以外，很少对外

人加以非礼的行为的。)

傩喜先生，你别以为中国人是蠢人！有了这观念是错误的。至少我见了这些赌博的巧妙就非常敬服。还听到说的是赌博还可以把妻作注，这大约同童话上的狮子王故事相似，我不很懂这意思，同我说到这事的那女孩子也像不大明白，若是你一定要详细这个，以后有机会再问去好了。

…………

别了，先生。这烛只剩一寸，我不得不把这信来结束。我要睡了。这里老鼠分外多，这住处简直是它们的住处，在白天，那么大方的到地板上散步，若不是它也出得有租钱给房东，我不敢相信它们有这样大胆的。我每天睡时至少也得留一寸蜡烛，就是打发它们，这规矩我看并不算奇怪，不过假若遇到点的是洋灯，就是有点对不起它们了。它们要烛大约像小学生要钱，就是拿去赌，我猜的。……哈，还不让我上床，就来问我讨索了。傩喜先生，我告你，这些小东西，衣服一色灰，比这里小学生制服美观整齐得多，这时就派出代表上到我的桌上了我不睡不成。

我们再见。

…………

阿丽思小姐把信念毕，就赶忙脱她的绒褂，脱鞋，脱袜子，脱背心，……一些穿灰色制服的小老鼠，就不客气的把一段残烛夺去了，害得阿丽思上床以后四处找寻不到枕头。

她像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那么照料自己上床时情形，生

着小小的气。在暗中教训到一些顽皮的鼠，说是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这些鼠，也像她们姊妹一样，除了笑，就是闹，全不理会。

是的，它们是在闹着，不会来听阿丽思话语的把那一段残蜡作注，它们是一起五个，正在那地板下巢穴里，用一副扑克牌赌捉皇帝的玩意儿（凡是皇帝得啃烛一口）；原来这地方的鼠，遇到玩扑克牌以及其他许多赌具时，也不至于错规矩了。

第八章　水车的谈话

阿丽思小姐，为了看那顶有风趣的水车，沿河行。

是一个人，并无伴。

这个地方河水虽不大，却顶为地方人看重得起。碾子沿河筑，见到那些四方石头房子，全是藤萝所冒，你走进这个房子里去，就可以见一个石磨盘固定在一根横木上乱转，又可以喊管理碾子的人作婶婶，（她是顶容易认识的，满头满身全是糠！）你看她多能干啊！碾子飞快转，她并不头昏，还追到磨盘走，用手上的竹扫帚去打那磨盘像老婆子打鸡，——因为磨盘带了谷子走。你见到这情形你不能不喊一声“我的天”。这是一幕顶动人的戏！碾子是靠水的，比如鸭子靠水才能生存一样。

还有呀！我是说这河里还有东西靠水，如鸭子靠水一样。这是水车。把鸭子喂养到家中，不让它下河，也许仍然能生蛋。但水车是生成在水中生活的。像鱼，像虾，像鳖——可不是，还是圆的，与鳖一个样！但你们有人见过鳖会在水皮面打半边斤斗如水车一样么？而且把鳖胸脯正中穿上一根木，

而且是永远在一个现地方打，而且在裙边上带水向预定的枧槽里舀。水车可是那么成天成夜做这样玩意儿的。不怕冷，不怕热，成天的帮人的净忙，声音大了不很好听，还得为人来用铁槌子在胸脯上敲打，或者添一根木钉。

水车是不懂什么叫作生气的东西，是蠢东西。

阿丽思小姐，沿河行，就是看这些蠢东西。这蠢东西在这个地方的数目，仿佛与蠢人在世界上的数目一样多。它们规规矩矩的，照人所分派下来的工作好好的尽力，无怨言，无怒色。做到老，四肢一卸，便为人拿去放在太阳下晒一阵，用来烧火，——是的，我说的是这些东西的尸身，还可以供人照路或者煮饭，它们生前又还不曾要过人类一件报酬。但是你在世界上的蠢人，活来虽常常作一点事，可是工钱总少不了，到死了以后，还能有什么用处不？……不，这个不说。这不是可以拿来比较的事。阿丽思小姐爱水车却只是因为水车有趣，与水车主人爱它究竟是两样。看她吧。

她是沿河走，沿河走，便是说有机会在三分钟以内遇到一个水车，这地方水车原是这样多。遇到大水车，阿丽思便为它取一个名字，如像“金刚”，“罗汉”，“大王”，这是按照这地方人的称呼来称呼的。有时见到的水车顶小，她就喊它为“波波四”，“鬼精”，“福鸦崽”，以及“小钉钉锣”。水车照例对这个类乎“第四阶级”、“第五阶级”的称呼不能理会到，仍然顾自转动它圆圆的身体，唱它悠远的歌。阿丽思也随说随走，不等候一个回答。

她站到一个水车旁边，一分钟，或十分钟，看它的工作，听它的歌。水车身上竹筒中的水，有时泼出了槽以外，像是生了点小气，阿丽思便笑笑的说：“别生气，这不是应当生气

“金刚”“罗汉”“大王”

的。天气热起来了，生气是于健康极有妨碍的！”她又想：难道我看得太详细是不合理的事么？水车不愿意有人呆在它面前不动，也许水车有这种心。（看到它们那么老成样子，谁说它不是疑心人来调查什么而不高兴？）于是阿丽思，就不再停顿，与面前水车行一个礼，摇摇摆摆就离开这只蠢东西了。

水车脾气各有不同，这是阿丽思姑娘相信的。人是只有五尺高，一百六十磅重，三斤二两脑髓，十万八千零四十五根神经，作工久了，也作兴生起气来的，何况有三丈五丈的身体，有喊得五里路远近可听到的大喉咙，又成日成夜为人戽水，不拿一个钱花呢。但阿丽思又相信，这些家伙，虽然大，压得人死，但行动极不方便，纵心中不平，有所愤懑，想找人算账，至多也只不过乘到有一个人来到这下面顶接近时，洒他一身水，就算报仇罢了。

既然断定了水车也能生气，又因为没有眼睛看不出磨它的人，所以就呆不久又哗的洒水一下，意思是总有一个人要碰到这一击，阿丽思小姐可算帮水车想尽了。但她见到这行为显然是无益；不但不能给仇人吃亏，反而很多机会，吓了另外的过路人，故此劝水车少生气为妙。

有一时，遇到的水车像是规矩得很，阿丽思就呆得久一点。她一面欣赏这大身个儿的巧妙结构，一面想听出这歌声的意义。她始终听不懂，但立意要懂。

阿丽思，走了不知多远的路，经过不知多少的水车，终想不出一个方法来明白水车心中的感想。

“天知道，这些东西心在什么地方！”这是当她正要离开一个小水车时失望而说的。

可是那个水车却说起话来了。

水车道："有心的不一定会说话，无眼的又何尝不可以……"

阿丽思说："我请你说完这一句话。"

水车又说："有心的不一定……"

"我请你说一点别的！"

她昂了头等待水车的回答。水车的答话仍然如前。原来一个水车只会把一种话反复说。

阿丽思无法，各处望，见一只螃蟹正爬到水车基石上散步作深呼吸，心想试问问这个有心有眼的东西也许可以得到一点指示。

她不忘记打赌的办法，便说道："有谁敢同我赌输赢，说一个水车能如人一样说话么？"

先是听不见，阿丽思于是又喊。

"那个愿意同我打赌，说……吗？"

"我可以。"第二次可听见了，那螃蟹就忙接应。

阿丽思心中一跳，知道螃蟹可以作师傅了，但还是故意装作不曾听到螃蟹的答应那么神气，大声说出愿意打赌的话，找接应的人物。

螃蟹又大声的说："我可以。"

经第三次的假装，阿丽思才作为从无意中见到这渺小生物，又用着那不信的态度对螃蟹望，惊讶这是当真还是好玩的答应。

这时的螃蟹，才停了它的深呼吸，用清清朗朗的声音，解释答应赌输赢的便是它。且指摘阿丽思小姐失言的地方，因为既答应了"赌输赢"就不是"玩"。

"你能够作到这个么？我不相信。"

"我要你小姐相信，我们不拘赌什么全成。"

"你是不是听真了我的话，我所疑惑的是……"

"你小姐是说水车不能与人一样说话——变相说，便是只有人才能够伸述痛苦发泄感叹以及批评其他一切；这个不对。我可以将你小姐这一个疑问推翻；我有证据。"

"拿证据来！"

阿丽思，说到"拿证据来"的话，那么大声的不客气的说法，致令那螃蟹吓得差一点儿滑滚到水里去。它当时不作声，只愿把地位站得稳，免得第二次被阿丽思欺侮。站定了，它才也故意装作不在乎的神气说证据可是有，要拿也不难——只是得赌一点东道。

"你爱用什么东道就用什么，随你便。总之我在先同你说，你的证据我猜想是不充分。"

"你猜想不充分的，你见了就会改正你的意见。我告你……还是先把输赢的东道定下吧。喂，请你小姐说。"

阿丽思心想：这小东西竟这样老练，真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她听到螃蟹说要把东道说定才告她的证据，又想这倒是为难得很了。这事很奇怪的是她算定这螃蟹所说的不过是全然无稽的荒诞话，还想赢螃蟹一点东道，就说用二十颗大三月莓作赌好了，只要证据从螃蟹方面拿出。

"不准翻悔的！"

"难道你还要我赌咒吗？"阿丽思于是又装成生气样子。

螃蟹忙致歉，说，说是要说定一，先小人而后君子，才不失其为"螃蟹"。

"我但愿你少说一点我所不懂的话。"

"那么，我不承认我是螃蟹，难道你就懂了吗？"

“好，你快说好了。说得对，我回头就拿三月莓给你；不对你可……”

“不对？不对你可以一脚踹死我！”

螃蟹于是告了阿丽思在什么地方有水车会说人的话。为了这消息的信实，且把水车旁边的一切情形全告给了阿丽思小姐。说了这话的螃蟹，就只得等待那二十颗三月莓了，因为那地方是它的外婆家附近，决不会记错。

“是的确的事么？”阿丽思总不相信小东西的话，又老它一句。

“怎么不的确？你小姐去看，就可以了然一切！”

“是坎上一株空心杨柳，柳叶拂到枧槽水里，那两个水车吗？”

“是呀一千个是呀！说不对，你回头来罚我，让你踹我的背，我在此恭候，赌咒在你小姐回来以前不走开这个地方。”

“像你那么小的一个螃蟹，说到关于水车那么大一类东西的话，这个真不容易令人相信得过！”

“但是你们人类谈天文学只是比这个更渺茫的——我说的是证据，你看就是！”

“好，那我就去看，回头再说吧。”阿丽思小姐，说到此，想乘早走得了，就预备走。

“小姐，”螃蟹说，“你回头莫忘了那莓，我顺便告你，划船莓吃来清撇淡，我不欢喜的，我们所说的是三月莓！”

“是呀，三月莓，我若是遇不了这样水车，遇到了又不如你所说那么随便可以谈话，那我才……也应当顺便告你吧，我赢的三月莓是要新鲜的，全红的，你别诳了我走路，又逃到水里去不认账；我估量我脚痒痒的，真要踹你两脚才快活

哩。”

螃蟹听到阿丽思还说担心它逃走，就马上赌了一个大咒。阿丽思，一面匿笑一面就遵照螃蟹所指示的路，走去了。

这时既有了目的，对许多水车她就不注意的放过了。她所取的路线，是仍然沿河向上行的，沿路全是莓，就一面吃一面走。莓单拣大的，就如同螃蟹帮到拣选一样，不好不算数。

螃蟹曾告她，从他们所谈话的一个水车算起，应走过二十一个水车，才到那个地方。阿丽思走时就算到这水车数目，一二三数去。虽说螃蟹告她是廿二个数目中最后一个。可是每一个水车面前，她仍然听到一句两句话。

阿丽思心想：成天这样喊口号，喊到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不如哑了口倒省事多了。这种想头当然是一种极愚的想头，理由是她以为水车自己想喊或愿意喊。其实每一个水车能说一句两句话，也全是人的意思。各个的水车，相离得是如此疏远，让它们成排成阵的站到河岸旁，在很好的天气的夜里，没有太阳，没有月，头上蓝蓝的天空只是一些星，风在水面树林中微微吹着，在这样情形下的水车们，各个像做梦一样的唱哼着，用一种单纯的口号来调节自己的工作，管领水车的人便不愁一切泰然的同家中娘子上床睡觉，因此世界上就有了生儿育女穿衣吃饭等等，这那里是阿丽思所懂的事？

说阿丽思懂到水车，不如说阿丽思懂到三月莓为恰当。这是实在情形的。在这一段路程上，阿丽思已把三月莓颜色与味道的关系了然在心，随手采来路旁的莓，不必进口便可以知道一粒莓的甜酸了。这学问使她满意处是她算定到这个地方来与人打赌的事不知有几多，设或遇到赌的是同螃蟹所

赌的东道一样，那么在输赢上被欺骗一类事倒不会有了。

关于三月莓，究竟以何种颜色为好吃，以何种形式为好吃，以至于何种地方成长的味道浓厚好吃，这个知识不能在此多说了。有人一定急于明白这个，可以去询问傩喜先生借看阿丽思小姐第二次给他的信，那信上曾写得明明白白的。这里且说吃了一肚三月莓，时时打着酸嗝的阿丽思小姐，坐到岸旁听那两个水车谈话的事。

水车是一新一旧。那上了年纪一点，水车声音已嘶了，身体有些地方颜色是灰的，有地方又缠上水藻，呈绿色。阿丽思一见这东西，便想起在北京时所见到的送丧事执事前面戴红帽子打旗的老人，那老人就是这么样子。还有走动的步法，老人是那么濡缓，像是一步应花一分钟，这水车却也得到了这脾气。它慢慢的转，低低的唱，正像一个在时光的葬送仪式前面引路的人。在世界上不拘某一块地方，时光的糟蹋是一件必然的事，把全世界每一段小地方，全安置这样一个水车，另外加上一群无告者，被虐待者，老弱人畜的呻吟与哭号，于是每一个新的日子吞噬了每一个过去日子，用着这样壮观的一切；为时光埋葬的点缀物，真似乎是一种空气样的需要！

至于新的水车，那像一切新的东西一样，所代表的是充满了精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对世界欢喜，与初入世的夸张，——总而言之它是快活的。工作也苦不了它。镇天镇夜的转，再快也不至于厌倦或头晕。它的声音只是赞美自己的存在，与世界的奇怪，别的可不知。它从它结实的身体上，宏大的声音上，以及吃水的能力上，全以为比其他水车强。在同类中比较着生活与天赋，既全然高出一等，再不能给它

满意，那就难说，简直可以说它不是水车了。然而这水车它是自己承认是水车的，所以它在各方面全是健康；观念的健康便是使它高兴生活下去的理由，如一切人与畜。

把这样两个性格不同的水车放在一块，自然而然它们每天有话可以谈了。所谈不拘方向，各样全可以每一个意思恰恰都是有两面：新水车总代表了光明同勇敢，与光明勇敢相反的却为它同伴所有，因此新水车要明白一切，就时时刻刻与老前辈讨论。

阿丽思小姐来到这两个水车面前五丈远近时，它们是正在说到各个对于生存的态度。

那旧水车说："我一切是厌倦了。我看过的日头同月亮，算数不清。我经过风霜雨雪次数太多。我工作到这样年纪，所得的只是全身骨架松动清痛，正像在不论某一种天气下都可以死去。我想我应当离开这个奇怪的世界了，责任也应当卸了。我纵不能学人的口吻说'恨它'，可是我的确厌倦它了。"

"老前辈，"那新水车在这样称呼下是十分恭敬的。它自觉这恭敬用到一个比自己多经验阅历的水车面前不算蚀本。它接着说道：

"我倒不十分了解厌倦这两个字的意义呢。"

"不懂这个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客气处。这个你不能十分了解，也不必十分了解。若是你自己有一本五十个篇幅（它意思是说活五十年）的人生字典，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经验的字典上翻出厌倦两个字的意义了。"

"可是我这两页半的本子上全是写的可以打哈哈的字眼！"

旧水车点头承认这个是实在情形，并不再答话。

那新水车于是又说：

"我告你（它意思是不相信在水车生活上有厌倦），第一件，作工，我们可以望到我们所帮助的禾苗抽穗，是一件顶舒服的事。第二件，玩，这样地方呆下来，又永久不害口渴，看到这些苗人划船上上下下，看到这些鱼——我是常常爱从水里看这些小东西！而且螃蟹，虾子，水爬虫，身子全是那么躲个儿，还少不了三亲六眷，还懂得哭笑，还懂得玩。老前辈，我似乎同你说过，那螃蟹不是顶有趣味么？你瞧它，我那么大声吓它，也不怕，还仍然爬到我脚下石头上来歇凉，又常常同它们伙里伙赌博，用一匹水爬虫或二两颗莓。"

那旧水车皱了眉毛说，这个只是小孩子的话。水车不是有眉毛的东西，但阿丽思仿佛是见到它学司徒灰鹳皱眉毛的神气，就觉得这水车同灰鹳倒可以谈哲学。

"但是，老前辈，你不承认这个么？"

"你是不是说我也应当把阁下所说的话引为愉快的事？"

"我想是这样，而且每一个水车也只有这样。"

那旧水车听到这种话，想起自己过去也就是那种感觉，青年生活的回首，使它更难堪了，就不说什么，吐了一口水，叹了一声气。

阿丽思小姐，显然是同意于新水车的生活观的人，就心想插口问问这老前辈为什么不满意这生活的话。

不过新水车却先问到这个了，旧水车答的又是哲学上问题。

它说："禾苗长成我们有什么分？看看别的小生物拜把子认亲家，自己有什么理由拿别个的快活事来快活？"

这意思，把阿丽思全弄胡涂了。它觉得"理由在一切事

上都要"，可是旧水车说的不能乐他人之乐的理由并没有为阿丽思所见到。新水车到底是水车，容易听懂水车的话，便又反驳老前辈，说：

"我记得老前辈说过，一切的现象，冷冷静静的去观察，便是一种艺术，一种享受，那么，干吗不欢喜所见到的一切?"

"是要看！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看厌的！到那时候你才知道无聊，知道闷，知道悲观。看别的，那是可以的。但我告你年纪青青的小子，看久了，就会想到自己，到你能够想到自己，到你想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另外说一句话，到你想到生死与生死意义时，像我们这种东西，成天的转，别的小虫小物所有的好处我们无分，别的畜生所有的自由我们也全不曾有，……我们活来有什么趣味？活到这世界上，也有了名字，感谢人类这样慷慨。但在我们一类东西的名字上，所赋的意义，是些什么？我们从有了河就得戽水，像有了船就得拉纤的船夫一样。我们稍有不对就为人拿大槌子来敲打，这类命运与当兵的学阵式不好挨打一样。同样的是车，我们比风车就不如，风车成天嚼谷嚼米外，还为人好好收藏到仓屋里，不必受日晒雨淋，谁来理我们？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自由，随意唱，可是你大声的唱，喉咙高，人就恨，且免不了受一种教训。我们地位高，据说是这样，地位的确高，但有过一次为人真心对我们的地位加以尊敬吗？你明白爬桅子以及检瓦的人的地位，就明白我们地位是单在怎样给人利益的原故而站高了。不是为人舀水，你看吧，他们人，不会吃了我们？幸亏也好是我们照理除了帮人的忙以外还不曾有被吃的义务，但到生后被人拿去大六月太阳下晒，晒干

了再拿来煮他们的大米饭，不是俨然被吃了么？我们还听到许多人说，多亏有人帮助，身体才那么结实伟大，哈，这结实伟大，我们可以拿来作一点我们自己要作的事么？我们能够像老虎那么跳跳叫叫，吓别的畜生么？我们能够像老鹰那么飞么？我们大，强壮，结实，可是这不是我们自己所有。蟋蟀，麻雀，鱼，虾，它们虽然小，它们的身体可是它们自己的。……说来说去是无聊。我若是不看别的还好，看了别的我就不舒服，这是实话。我不是人所以我也不能说恨人，但我想，他们人中像我们生活的，他们总会找这些人算账。"

老前辈找出三十四种比喻，全把一个水车的不幸烘托出来，到后是新水车也仿佛觉得无聊起来了。

于是新水车的声音大了一点。

"然而老弟生气也是不必的。我这时倒觉得我作了一件错事，那么心中不安，我不该同你说这个哩。"

新的水车转动的声音更大了。

照例老前辈谈到这个地方也应当歇憩了，让我们来看阿丽思的感想吧。

阿丽思小姐，对这水车的话似懂非懂很有趣。这种趣味因止为对于话的本身懂到的不是全体。她在水车说到这些生活时也听出了一些哲理，但并不如新水车那么激动。委实说，是水车嚷一千个无聊，她觉得还并不是自己的事。她意见是虽不能学老虎那么跳跳叫叫，并不怎么难过。因为跳同叫全是很疲倦的事。生起翅膀飞，是顶好玩的事情，但始终轮不到她头上，她只以为这是时间不到，总有那么一天，她能够飞去，也不问翅膀是怎样生法，这意见，坚固的植在心里，当然是她最先还认定了这身体是自己的。关于这个她曾自己

安慰自己轻轻的说出这种话："我身子是我自己所有，我相信，纵不然，是我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所有。那良善大方慷慨的人，若果她说我是她的，这是常常说过的，不过设若我问她要回我自己，也容易办到。"

于是她又把这意见同水车讨论，像水车不一定懂她的话，因自言自语的说：

"我的身，即或是姑妈所有，我也要得回。"

她等候一个回答，像螃蟹先前的攀谈一样，可是水车并不像螃蟹。

"我敢同谁打赌说我办得到这样事。"

仍然不理会。原来这地方仍然有不欢喜打赌的［人物］在。

阿丽思急了，直接把水车瞪着，说："老前辈，你的意见不与我的意见相同，你愿意我说说吗？"

那老旧水车说："一个水车没有什么不愿意听人说他意见的道理。"

"我说我的身体纵不是自己所有——说即或无意中派归了我姑妈，我也能够要得回，你信吗？"

那水车说："我信。"这是旧水车答的。

阿丽思又问新水车，新水车也说："我信。"

"你们既然相信，干吗你们不问你们的姑妈退还你自由？"

旧水车先是严重的听，这时才纵声笑，在每一个把水倒去的竹筒子里笑出声来。

阿丽思说："干吗呢？这是笑话吗？"说到这里不消说为体面原故，脸是稍稍发烧了，因为不拘在一件东西面前被别的东西如此大笑，这还算是第一次。

但水车似乎不知道这是“第一次”。

笑了很有好久，那旧水车才答道：“因为水车并没有姑妈或姑爹。”又对于笑加以解释，说，“小姐别多心，笑不是坏事。柏拉图不是说笑很对于人类有益吗？而且……（它想了一想）柏格森，苏格拉底，窝佛奴，非金，……全是哲人，全似乎都在他的厚厚著作里谈到笑和哭，我以为对小姐笑是不算失礼。”

当到这水车，从它轧轧的声音中，念出一批古今圣人的名字时，阿丽思为这水车的博学多能惊愕到万分。她料不到这水车有这些学问。且到后听到“失礼”的话，于是自己先前的随便记回来，自己就觉得在水车不算失礼的事在自己可算失礼了，她忙鞠躬，且第二次红脸。

水车又笑。这时阿丽思，头并不抬起。

过一阵，重新把话谈起，阿丽思就自然了许多，有说有笑了。

谈过一点钟，使阿丽思在她自己的一本十二页字典上增加了一倍，这感觉由阿丽思很客气那么说出，水车就说这是客气。

她仍然把这恭维用很谦虚的态度送给水车，说：“老前辈，这个并不是客气！”

“并不！”

“太客气了！”

“这是我心中的话！”

到这时，水车可不好再说“请不必客气”的话也是“心中的话”了。因为它的心，不过只是一个硬木轴子而已。

阿丽思小姐，因为一面佩服水车的学问经验，一面想起

先前水车谈的厌世，就问水车。她问它为什么“见得多”不好。她且说出少许见得多是好事的理由来反质水车，当然理由很浅近。

旧的水车说：“小姐快别说学问经验可贵了，像我们水车，用不着。多知道一样事就多接近死一天；我快死了，这一定。我不能断定我在某一天断气，但总是最近的事。”

于是那始终不搀言的新水车说话了，它说道：“老前辈，先前不是说到死是安静么？干吗这时又像恋恋到这无聊的生？”

“可诅咒的地方正是爱它的地方，……”以下是这旧水车引拉丁文格言两句，很可惜的是阿丽思并不懂到这个。

到后这旧水车又说到许多生死哲学上的问题，所引出名词，总像与面包，水，三月莓，螃蟹，阿丽思，全离得很远的一些东西。听得太多的阿丽思小姐，算计到——照水车说法一部人生字典吧——这字典页数真快到增加了三十，心想再不走不成，就走了。

…………

走到先前同螃蟹打赌的地方，螃蟹一见到阿丽思神气，就知道它赢了，见到阿丽思小姐抓荷包中物，它于是便很和气的请求阿丽思小姐把三月莓放在一个蚌壳里，好随时取用。

阿丽思照到这小东西的意见作去。这样一来螃蟹就不免与其他一次同人打赌的不欢而散情形两样了，它找出许多关于水车的话与阿丽思谈，阿丽思倒奇怪这仅只赢了二十颗莓的小东西，能够对输家有这样的客气，不担心口干，得不偿失。

回到住处以后小姐，想起那小螃蟹一句话就笑不能止。

螃蟹对水车的批评，是“这老东西真是一肚子的希奇古怪。”从这句话上使阿丽思想起说这话的螃蟹来。“一肚子希奇古怪，”一个水车肚子除了水，有什么可以说这样话的理由呢？至于螃蟹，一到八月，才真是“一肚子希奇古怪”啊！

阿丽思设想，有机会再见到这螃蟹，就会同它开开玩笑，问它蟹黄那么味道鲜美，是不是算得希奇古怪。

第九章　世界上顶多儿女的干妈

是说阿丽思小姐所到地方，离城三里路旁的一株榆腊树：这树是雌的。在阿丽思到它身边以前，并没有知道它是世界上儿女顶多的树。她简直就不曾想到在世界某一地方有这种不聪明太太会想同一株树认亲家的。

一株树，又不是凭它结果子多，又不是凭它门阀好，居然作许多阔太太的干亲家，一年四季成天有千金小姐公子少爷，由奶妈带来为干妈作揖磕头，这没有理由，简直比许多人类无理由被人尊敬还胡涂。譬如说，有些地方人，善于扯谎便可以发财，如卖神仙药，如用很好口白谈主义，这还可说。又如作中国官的，新新旧旧全会哄平民，与利用“民众”，他们纵不存心在“纪纲”，“法律”，“礼教”，“廉耻”下作事，但至少他们可以说这个话，说得极动听，这在中国算有理由的。又如愚人国，国王其所以被人推举，是因为他一人食量独大，一人极懒，这也是一种理由。但是一株路旁的树，凭何等本领可以作成千儿女的长辈呢？

可怪的是这地方人，既然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规矩，作

兴把儿女过寄给别一个，为什么就这样蠢，不把儿女去作伟人阔人的义子，却来同木石认亲家。虽说鬼神默佑人的祸福比官家势力强，作家长的未尝不是深谋远虑，然而作同样的义子；阔人所能给儿女的好处，究竟也不是一株树可以为力的事！

当阿丽思走到这树身边呆下，见到无数妇人把儿子引到这树下烧香行礼时，先还以为是别的事，就看着。

这些中年老年妇人，自己先磕头，呆会儿又令小孩子下拜，情形全是很可观。一些曾拜过四五个干妈，懂到规矩的孩子，便不待使唤，很有体统的磕头；至于这是第一次，那就不得不费家长的心，用手来按后颈了。人家还先翻看过历书，选定了今天日子来的呀！多幸的阿丽思恰恰在今天来到此地，所以她就不再离开这树向他处找有趣的事了。

在平常，小孩子骂人，如像在阿丽思小姐给傩喜先生第一次通信上说的小孩子对骂为乐的话，他们采用的工具，是离不了五族五服之内，而加以性的行为为必要条件的。譬如喊对方作“儿子”，则在己俨然的站在上风以外，还有“你母亲与我睡觉”的用意。又如骂“我同你外祖母女儿相好”，则这句话既很艺术的便宜的说到是作了别人母亲的丈夫以外，仍免不了有“我是你爹”的愉快。既把这类话作攻击用，则引为可羞也是自然的事了。然而问问这些小孩子，干爹干妈究竟有几个，在平均四个五个干父母中究竟有几个是人，他们假使明白你问的人是诚心，再不然是你送了他有小费，要他说实话，他所告你的，真是如何给你惊讶！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户的案桌，拜猪圈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多奇怪的一个地方呀！

这地方不拘每一样废物，全有作干父母的资格，比如——像我再诚实的抱歉来借用一次平常社会作譬吧——比如在中国每一个废人皆可以有资格作国家高等官吏。小一点野蛮一点的地方，徒然庞大，或奇怪，或骯髒，种种物件皆可以得到全民的敬畏；大一点开化一点的地方，则人所敬畏的对象，便渐渐移到一切善于说谎，善于装痴，善于赌咒，善于杀人的伟人身上了：从这正负两事上已明白的看清了一部人类进化史，中外一理不同的地方是小处。

认人作父母已是一件失便宜的事，认畜生或器物自然是更不合算的，然而每家小孩子，全有四个五个奇怪的干妈，不以为作畜生用具儿子为可羞，想来当然在保佑平安上原是可以扳本了。至于如何作了这树的儿子，便蒙神赏福赐寿，阿丽思小姐并不明白，我们还是让她去问问好。

且看她怎样开口。

她问一个老太太说："老太太，请你告我一件事。"

这老太太自然就答应了。这地方的老太太，若是她口角并不曾生长有干疮，又不曾在嚼松豆，花生，葵花子，则谈话是共通的一种嗜好。你问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还可以随意编排一些话答应，或者说及类似的，菩萨说过的，仙娘说过的种种话，使你求帮助者得到一种帮助，她心中才能舒服。至于你问到的是她心中一本册的明白，则自然不会说不知道了。然而有那例外的，是有一种在平素脾气很好的老太太，输了钱则她有理由不高兴同谁说话，这是少数中之少数可仍然总是有的。然而也不一定。

这位老太太，是不是输了钱，那看看她脸色便可以明白了。这脸色，可是欢欢喜喜的。她因为记起昨天一连坐五个

庄，被上手倒牌的“挖心”、“砍脚”全作过，庄它还是不下，这运气，真是应当如输家所诅的“死运”了。有钱赢，不论它死运活运，总不能使她到今天就不格外和气！

“小姐，你要明白这规矩，是想也看一个日子来拜干妈么？”

“倒不一定——但也好。”阿丽思说但也好，全是想起应酬这老太太的好意而起。

“但我就先要告小姐，今天日子顶好，所以我家小崽子才来到这里。”老太太说了就拖那小子过阿丽思身边来，阿丽思吓了一跳。

多标致的一个小孩呀！

阿丽思小姐，过细看这小孩子，才奇怪自己起来。因为这地方小孩子衣服，作兴用破布，是从这小孩子身上发现的。这一件长不过一尺二寸的短衫，至少是用过五十种材料拼合作成的，从这样看来这个地方的裁缝司务的本领也就不小。阿丽思是知道和尚的袈裟，但料不到袈裟以外还有这一种体裁。她的聪明又使她敢于估定这小孩子不是平常人家的小孩子，因此说：

“老伯娘，你家少爷这衣可以到我们地方开展览会去，我包有人出大价钱买。”

这算是顶客气了，即或是傩喜先生也不会把这说得再好。

“但是我不是卖儿女的人，”老太太意思可不为阿丽思明白。

阿丽思以为老太太也不明白她的意思，就说：“我这是说衣服呀！”

“正是，我也说衣服呀！我耳朵并不聋呀！”

“但衣服是衣服，怎么说卖儿卖女？”

“怎么说？我才不明白你是怎么说！我告你……”

诸位，以为这是相骂了么？不是的。请不必担心。阿丽思是懂得了这里规矩，同老太太说话生气，是有非生气不可的理由，然而总不作兴认真的。同老人家说话不带着生气模样，则她无从在这话上找到意思。虽然有时越生气也只有越不懂，但生气仍是必要的。若阿丽思不生一点气向这老太太盛气相凌，那这老太太，也许就不会同阿丽思小姐解释这衣服与小孩子的关系了。

且听她说吧：——

“嗨，你这人！”她这样起了头，照例是阿丽思应当说“唵，我这人怎么样？”于是她就接下去。阿丽思小姐，既然学到了这些谈话的套数，自然如规矩的答应了。那老太太继续说道：

“你胡涂（这是很亲爱的责叱意思）。我为这件衣，花了两三年工夫，才得到，我能够卖么？……”

原来这衣服是一百人的小衣襟作成，而且这是一百个作把总的老爷的小衣襟。把这东西得到，看好了日子，专请成衣人到家，用四盘四碗款待这成衣，于是在七天中把衣制成了，于是再看日子将衣服请托划干龙船的人带去，挂在干龙船上漂游一年零八天，到了日子再由两个曾经带过红顶子的老辈一同捧这衣服进门，披到小孩子身上去，——于是到今天，被阿丽思说拿去开展览会卖钱。

听到这些的阿丽思小姐，张了口合不拢来。她料不到这一件衣的价值大到如此。试请想，这样一件东西，倾煤油大王的家便可以得到么？一百个把总的小衣襟，一个十全十美

的黄道吉日，七天的四盘四碗酒席，一年零八天的放荡日子，……这些那些不算，还有两个戴红顶子的阔老，真不是容易的事！

阿丽思只好当面承认胡涂是当真了，幸好是老太太即刻就原谅了这外乡人。

认了错，赔了礼，无事可作，阿丽思才记起原来要问的话。她仍然用生气的调子说："这才怪！这些人都来这树下拜！"

老太太说："才不怪！我猜别人听到你这话，才真奇怪！"

"没有理由。"

"自然有理由，不然她们决不拜，我附带告你的，是这些人头脑都是很好的头脑，并无一点疾病。"

"我不信。"

"我要你信。"

非要阿丽思相信不可，老太太的话坛子又打开了。她就告阿丽思以各样理由。要紧的是这老太太再三解释，凡是拜这树的全都是有门阀的人。我们能说凡是有门阀的人还会作傻事么？

"……我告你，"老太太一面指手一面说，"这是王统领挂的红。这是曾家；——曾家就是北街曾七大人家。这是宋太太；宋留守的五太太。这是方所长。这是刘；——做厘金……邮政局……管它是什么局，总之是局长！硬过硬，一月有一百吊收入的局长。这是田家的。这是……"

若不是阿丽思打岔，老太太是无论如何至少数得出一百个有门阀人家挂红的证据的。阿丽思见到这老太太心中一本册，头绪分明，全不是在说谎，所以不待她说完就无条件相

信了。

老太太又告阿丽思，使阿丽思知道自己是一个统领的老太太，以及一个做当铺老板的岳母。

“这全是可尊敬的身分，”老太太说时不无自满的神气。“我老了，人到了六十，全完了。可是儿子是有身分的人，家中用得起当差的人，用得起丫头，用得起……还有那女婿，是地道的正派人，不愁吃不愁穿……”

老太太说了一大套，只似乎是在那里解释她非成天拖了小孙子到处拜干妈不可的理由。阿丽思当然很用心的听这老太太的叙述，因为这无论如何比起格格佛依丝姑妈太太说的《天方夜谭》好得多。她有些地方听不清楚还详细的来问这老太太，老太太自然不会吝惜这样事情的答复。

到后，又说到干妈一事来了，阿丽思说她很想明白一个人至多能作若干人干妈。

“那看人来。”

“我想知道的，是各色的这样那样的人可以作人家干妈的数目，譬如说，管带管兵是三百六，哨官就只一百零四，——是不是作干妈也适用身分这样东西？”

“我的妹，你这样年纪。亏你想得到这样话！”

老太太笑了。笑是的确的，虽说在先我曾说过同老太太们谈话，时时得生着气才成的话，她的笑只是有要阿丽思小姐拜她作干妈的意思，她欢喜这样干女儿。

阿丽思也居然看出这老太太用意了，因为这存心不是坏的存心，阿丽思所以也笑。

她同老太太说：“请把作干妈的数目限制相告，那感激得很。”

"作干妈么，是说树还是说人呢？说树我不知道，——但我听仙姑说过树中也有分别的——说人则我不必找比譬，就拿我作例。我的命里是有三百六十个干儿女的，恰恰如我儿子的所统带的屯兵数目。这个是据天王庙神签的吩咐，多了则是与神打斗。但是我家少爷升了都督，恐怕到那时，全省的小孩大人全都可以作我的干儿子。人既然做了都督，则这样事也不算僭越了。"

"老太太你以为他们都愿么？"阿丽思打了一句岔。

"我找不出他们不愿意的理由。……嗨，莫打岔，听我说！我告你，我们这里有一位顶多儿女的干妈，是一个例外的人。她作许多人干妈的理由，是她能打发每一个干儿女的一份厚礼。她有钱，所以神也不反对她。"

"可是，"阿丽思很乖巧的这样说，她说她"所要知道的倒是究竟老太太有多少干儿女。"

"有多少？已经早就超过了神所定的数目了。没办法，处到这样没办法中似乎得神的谅解的。"她告阿丽思一个略数，说是至少已"一底一面。"所谓一底一面者，老太太解释是"作统领拿薪水的办法，也是作小税局局长的办法。"一个管带至少是收入可以希望明里三百暗里三百，一个局长则至少是收入明里一百暗里一千。老太太在这第二比喻上还生了感慨，她说："请想想，他们是十底一面。既然这样国家较高的官和到较高的神都不来干涉，我所以想我收的干儿女数目若在一千以内，无论如何总不会怕神的干涉了。"

管理这地方的神，无意于取缔这违反命运的事，似乎也很显然了，因为老太太告阿丽思的是在儿子作管带以前就有了三百六以上的数目。（她又不忘记附带声明，这并不是为有

打发干儿女的礼物的原故。）她还不知道这一个吓人的数目，在阿丽思耳朵中起了何种的惊奇！

“看不出，这是一个七百二十个以上儿女的干妈呀，”阿丽思想起很不安，她觉得自己是失敬于这老太太了。她万料不到的事，这“出人意表之外”正如那小少爷身上的那件百宝衣一样，全是自己大意弄出的笑话。若是回家去，同妹说，一个很平凡的全不像历史上人物的老太太，居然有历史上出奇的事情，作兴把干儿女的数目很不在乎的放到一千的号码上，那四妹五妹会将笑得不能合口了。而且最爱说怪话到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也总不愿相信这话是真话，就因为这老人家却做梦也不曾梦到这样事。

可是说姑妈干吗呢？能够作一万儿女的干妈，还有树！不过一株当路的遮荫树！明白这个难道还有人好意思拿干儿女多来骄傲旁人么？

还是来尽阿丽思同到这七百二干儿女的“干妈人”站到这万万千千干儿女的“干妈树”下谈一点别的吧。

她们还有关于干儿女与干妈间义务权利的问答的。

话语的照抄，若是不怎样感到读者的厌烦，请记到这些事情，是可以供给民俗学的研究者作博士论文的。

阿丽思说：“老伯娘，干吗要在这地方多有这样一件事？”

“谁知道？谁明白在另一地方会产生另一种事，也总不能明白这里要有这样事。”

“但你作干妈的总知道这……”

“我的女……（她说错了口，又纠正，）我的妹，你是不是问‘意义’？‘意义’是作干妈的成天可以到亲家公馆去打牌，倘若你并不以为打牌是为了输钱的话。遇到喜事多，有

酒吃，也是要干儿女理由的。逢年过节想热闹，这少不了干儿女。归土时送丧，干儿女是不好意思不来包白帕子的。……我的妹，这就是你要问的‘意义’了。凡是一件事，总有意义的，决不会平空而起。不过这是一面，还有那另外一面。那一面譬如是这比我多十倍百倍干儿女的干妈树这亲家，它既不打牌，也不爱喝酒——虽然有人送好酒，我不敢相信它分得出酒的味道比我这外行高明，——爱热闹的脾气是它的脾气，我也惑疑。而且，说到死，它在生缠红绸红布也缠厌了，它要干儿女缠白布算是报仇吗？我们这亲家，其实是全然与我不同（说到这里她怕亵渎这亲家，声音轻轻的了），它是被人勒迫的，不过这勒迫出于善意，不比在同一地方有些人被勒迫却受大委屈。若说受了委屈总得申诉，那受大委屈的是人还不能用口说话，要这树说它的不甘心的受人款待当然更办不到了。”

“做干妈有些是权利，有些又变成义务，这倒不是我所能想到的。”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会想到多少事？”

“世界上许多事不是一样？既然一样则我当然也应当想到了。”

“但你这时就并不想到世界上一些在这人为权利在那人又为义务的怪事情。这如同干妈的事情在别地方并不缺少。”

“我！我想到……”阿丽思说不下去了，人觉得古怪。她看看老太太的孙儿，这孩子正在“干妈树”面前打赌，用一颗骰子，预先同那榆树干妈约，骰掷到地上，单点子便欠干妈十根香头的账，双点子则在神桌前香台里抽出香头十根。骰子已经报出点数，是个五，小孩子很聪明的又引出本地规

矩来说“一不算数。”第二次正将下掷，却被老太太见到了，这老太太并不反对这行为，以为骰子的下掷方法倒有研究必要，她嗾着小孩子用撒手法将骰子滚去，则可以赢干妈的香头了　这样事是阿丽思小姐觉得无从到别一世界上去找那认为同类例子的。

照老太太指点，果然骰子第二次成了四点，老太太一面代替孙儿拔取香头，一面向阿丽思说：

“瞧，这干亲家多好！”

阿丽思只能点点头。

老太太以为这样诚实的同神赌博，决不是无教养的小孩子所能办到的，所以在此事上又不免对孩子夸奖了两句，阿丽思又想起这事也不是在别一世界上找取例子的事。其实，反过来说，别的地方所有的类乎老太太夸奖孩子公正的事又何尝是这里所有？在另一种教养得有法有则的成年人所作的事上去看，那给阿丽思怀疑的事就更多了。而且这事便是例子，可以证明老太太夸奖小孩的行为，是另一世界也曾有过了。这只能怪阿丽思愿意自己的胡涂。

“同神赌博与同人赌博还容易占便宜，那是只有这一个地方小孩子懂到的事。”阿丽思这话是并不成心为老太太而说的。

但是听到这个话的老太太，很感谢阿丽思的称赞，要小孩子为阿丽思作揖，小孩子在作揖却说：“请小姐保佑我再赢一点香头。”

“我决不能够保佑你什么的，我是平常人！”

“小姐，你是平常人就更可以保佑我这孩子了，因为他命大，还得拜许多平常人作干妈呀！”

阿丽思可真生气了，因为老太太这话的不检点，好像是以为阿丽思有作小孩干妈必要的样子，所以生气想走。

“我的妹，你要走就走，但不必生气。我知道你生气的理由，但我们普通作了错事还不当回事，说错话当然是更不应当算一回事了。”

“我并不说算一回事呀！”

“但是你走吧，不然我就不客气说要你拜我做干妈了……准我附带的说你若作了我的干女决不是使你吃亏的事吧。……但是你走吧，我要打牌去了，而且今天好日子，虽然利于拜干妈也利于赢钱，我的妹，我们再会好了。”

“再会也好，不过，然而，但是……”阿丽思说来觉已无话可说，便不说下去了，——她看到这两祖孙沓沓拖拖的走去，消失到一个土堆里，她才放了一口气。

…………

“七百二十个人的干妈，真不是一个小数目！……”阿丽思小姐，在晚上，是利用这类乎珍闻的起始文字写信告给住茯苓旅馆的傩喜先生的，末了，是要那兔子也告她一点珍闻，类乎拜干妈穿百衲衣，这一类事。在中国，谅想是不至于缺少这希奇古怪的一切一切，阿丽思人太年幼，年幼则免不了遇事奇怪。至于中国人，则虽比阿丽思还幼稚，他已在先养成了一种不随便惊讶的镇定精神了。

回到家来的阿丽思，最出奇的还是中国此地小孩子的聪明。

第十章　看卖奴隶时有了感想所以预备回去

"我不愿意一个人出去了，你引路，带我玩去吧。"阿丽思小姐一面说--面吃小汤圆，汤圆是用豆沙作馅，味道是甜的。这是"过早"，是吃早点心，情形同欧洲一样，同是口，牙齿，牙板骨，有些咀嚼的是咖啡，焦黄的面包，牛奶饼，有些却是马铃薯与白米汤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伏在桌前吃汤圆。这是什么人，我不能在此再费神加以说明了。但你们读者，记性若好就会记得这个人是谁。记忆力不行，那我即或在此又点名道姓的说这是某；是某人的哥，呆一会儿那你仍然就又忘掉了。

这个他，见到阿丽思有意见，他答应还是不答应？暂时不作声，只空笑，仿佛是还得听读者的意见，再来决定。且帮他想想吧。去是不去？这里应不应有--个向导之类，读者总有意见可以提出供商酌吧。尽阿丽思一个人走，离开了傩喜先生，离开了仪彬的二哥，（除了这次以后我决不说这是谁的二哥呀！）看见了水车，看见了干妈，看见了……但这个可不行呀！这地方，还有许多好看的东西，总不止这点点吧。

并且这地方，狗是可以随便咬人，像喝足了烧酒的英美水兵有随便打人的趣味一样，作主人的不但不负责管束，反而似乎因为奖励才把它们脾气弄坏了。此外马也可以随意踢人，牛也随意触人，单欺生。作这些骄傲放荡行为的禽兽，且居然是社会所称可的事；阿丽思有一次还被一只公鸡追过，多危险！（中国人怕外国人，狗同牛马之类，是还懂不到容忍客气的。）这样来看缺少保护人，阿丽思一个人出门，真近乎是一件冒险行动了。

但是，到苗地去是不必怯的，苗人的狗也懂到怕汉人三分。这地方，从不曾闻有苗人欺侮汉人的新闻，也不曾有这故事。他们有口，有手脚，有硬朗的头，（可以碰倒一堵墙，仿佛是那么有劲！）可是口只专为吃粗糙山粮而生，不及汉人的灵便，要他们用口来说谎骗人那是不行的；并且也不能咬人。苗子的脚不过拿来翻山越岭奔路而已，那里及这地方一匹马的两只后蹄呢。（还有头呀！）是的，还有头，这东西除了预适宜于尽作主人的敲打以外，真找不到什么用处了！这地方苗子比狗比牛马还驯良，不消说是不奖励的原故（这一点我们是应明白地方官值得钦佩的）。地方官奖励苗子作奴隶，于是他们就作着奴隶下来了。……如此说来阿丽思到苗地方去，却是什么危险也不会有的。

阿丽思是非常想到苗地去，因为她不忘记仪彬姑娘为她说的话，她要同苗王握手，同苗公主认同年，同苗歌女学歌。苗子是好的，好在他的诚实待人。他的样子似“人”，却只仿佛是人。凡是人类的聪明处他不有，他有的却不是穿大礼服衣冠整齐的中西绅士所有的德性。

应当设法到苗地去一看，是无疑了。

问题到了阿丽思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同苗人接近。事实上这是不行的。她不能用小费一类挥霍来问路了，也不能用“我是英国人”那种话来问路了。傩喜先生的老友哈卜君，在他大作上，提出送这小费的常识，却只能适用于中国大都会，苗疆乡僻可不成。他们苗人知道发洋财的意义，是从一个洋人手上攫到一笔钱，这钱如天赐赏号一样，这个只不过一个通俗的梦，比鸡下金卵的故事还来得更荒唐更不合事实，所以真的洋财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你是英国人，想吓他，他也不怕，因为他只信菩萨。他们的巫师，是除了说妖怪洞神应当尊敬畏怯外，还不曾说过外国人也有妖怪一样法术的。

没有人引路，那又怎么成事呢？

到了非要人引路不可的地步，那一个吃着汤圆的他，自然应当让阿丽思再要求一次，把陪去的理由说出，就好好的答应下来了。

我们把一些不重要的业已明白的事情，且节略过去，看他们俩到新鲜地方去见的是什么情形。

…………

随了一群作生意的商人，走到石牌溪。石牌溪是一个场，五日一场卖生熟货，这里苗子多咊多[2]。好像是苗子因为是不咬人的东西，很容易管理，所以这里一切交易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作奴隶的买卖。一面是从各处大城来的人贩子，一面是携带儿女来的父母，（这些作父母的到这场上来卖一个女儿便可以换两只小猪回去。）两方面各扛有大秤，秤杆用梼木作成，长的像小桅，杆上还嵌有铜星，非常美观。在苗子方面，多数还是那小奴隶背着大的铁秤锤；（也正因此才可显出奴隶是强健的无疾病的奴隶！）还有经纪，才真可以称作名人要

人，值得我们佩服！他们那公正不阿，那气概与魄力，那责任，说他不比一个县知事为重要，那是不行的。遇到两方面对于秤上有争持时，他那从中取和的手腕，这才干，是更应在一个县知事的才干以上的！

奴隶的父母长辈，把奴隶从各处地方带来，将奴隶放在自己身边（这时是不必用绳索牵捆的），尽人看货。作这样买卖的城中人，总不是全然外行的。他们知道一切的方法，才不至于上当蚀本。他们在秤上全知道用二十两作一斤的大秤。在货上则常常嘱咐奴隶把上衣搂起，检验有无疮疤伤痕。又用苗话问奴隶，试试是不是哑子。又要奴隶走几步路，看腿脚有不有毛病。奴隶年龄多数是三岁到八岁。在这情形下，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全然是莫明其妙，只规规矩矩的尽人检察一切，且痴痴的望到父母同人讨论价钱。当到把她用腰带捆起。挂到秤钩上去；或者要她藏到经纪所备置的竹篼里，预备过称时，多数是还望到这些人作着生疏的微笑的。价钱一讲妥，那经纪，便用了习惯的方法，拿出一点糖果之类来，把小孩哄到一旁去，以便两方负责人，在用粗棉纸印就的契据上画押交钱。到这时，比较懂事一点的孩子，从父母眼睛中看出了这事的重要，就低低的哭起来了。然而这不是妨碍，哭归哭，也决不敢大声的！因为在汉人面前，哭也不是随便可以放纵的，这是在作奴隶以前的苗子，一出娘胎也就懂得的事了。

阿丽思来到这场上，就看到了这事，看了一阵。

今天的行市，是大约在八十个小钱一斤起码到二百六十个小钱一斤为止，因为奴隶的价钱，平均多是三串到十串。虽然在肥壮以外，也还有货物好坏的估价，但行市是决不能

超过五百文。

来此买货的人贩子，真不少。但到了午后，行市还是有逐渐下跌的趋势，这就可知近年来奴隶的出产，已渐陷于产量过多的模样了。产量过多真是可怕的，虽说奴隶遍布国中，国中上流人也才有福可享，奴隶的位置又用法律制定，永远是奴隶，原本适于作奴隶的苗子，又加若干聪明有学问人的计划，怕是不应怕了。然而另外不是仍然有可怕的原故么？……说来说去似乎又不得不使人记起近年来国内战争的影响了。因了战争的延长，交通的断绝，把奴隶的输出量便减少下来，靠养育儿女卖一点钱来维持生活的苗子，也就更多悲惨的命运了。在目下，则虽说革命已经成功，裂土封爵论功行赏的事已经快到了，交通恢复是当然可能的事，奴隶的滞销，当不过是一时的情形吧。然而最近的最近，想要靠卖儿女得一点钱的苗子，将怎样来对付这日子呢？革命成功后，建设的时期已到，不是正有许多聪明有学问的人，为国家体面打算，在那里提倡废去娼妓么？真把娼妓废去，这些国家的新贵，这些在社会上有名望有权势的人，是如此其多，姨太太的需要自然可以激增，奴隶的销路也当然可以转旺，这是一定吧。可是娼妓的废除，就只用驱逐一个简便办法可以作到，不会又有那类聪明博学的人，想到奴隶是中华民国一种耻辱，因此也来禁止么？

所有的苗人，不让他有读书机会，不让他有作事机会，至于栖身于大市镇的机会也不许，只把他们赶到深山中去住，简简单单过他们的生活，一面还得为国家纳粮，上捐，认买不偿还的军事公债，让工作负担累到身上，劳碌到老就死去，这是汉人对于苗人的恩惠。捐赋太重，年又不丰收，他们就

把自己生育的儿女，用极小的价钱卖给汉人作奴隶，终身为主人所有，算是借此救了自己也活了儿女，这又是汉人对于苗人的恩惠。他们把汉人与上天所给的命运，拿下来，不知道怨艾与悲愤，委靡的活着，因为他们是苗子，不是人。使他们觉得是苗子，不是人，应感谢的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中国国家高等官吏，把这些东西当成异类，用了屠杀的血写在法律的上面，因此遵行下来了。但从废娼一事上着想，则眼前不久，这些扁鼻子大脚板的蠢东西，作奴隶的机会，不是也将因为顾全中华民国国际体面而失去了么？革命成功的民国是用不着有奴隶存在，也用不着有苗子存在，这是真的。他们所有的命运是灭亡，他们的存在便仿佛一种不光荣的故事存在，凡是国民都应当有这样心情吧。与苗子同在一个国度为一种耻辱，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国民，是的，这是真理，大致不久当有人正式提倡了。

且说阿丽思，和她的同伴，在此看热闹是怎样一种心情。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奇怪这些小奴隶比小猪小羊还乖的道理：小猪小羊被卖时，是免不了要叫要跳的，奴隶却不曾如此。有些羊被人买了去舍不得母亲，就咩咩的喊，还随意生气用角触撞买它的主人，这里小奴隶多数却是只会在被经纪匡她过秤以后不自然的笑。——当然阿丽思也承认这除了笑是找不出什么方法的，但这笑总是特别得很。

同伴呢，见过很多了。见过多，不动心，那是不行吧。见过既很多，又明白这是普遍中的一件，就又有一些比目下更深一点的感想吧。

他见阿丽思为一个小女孩心中仿佛难过，就说道：

“我们走了吧。”

然而他是要在阿丽思先走以后才会动身的。

阿丽思说："不。"她也笑了，是勉强的笑，如所见到的女孩笑着的态一个样子。

阿丽思同到她的伴，似乎都注意在目下正讨论价钱一个女孩身上去了。女孩子是那么小，黄黄的脸与一头稀稀的发，加上一对圆眼，并不比一个洋娃娃为大。看样子不过三岁。但当到那经纪代替买家问她年纪时，却用了差不多同洋娃娃一般的低小清圆声音，说是"朱。"

那经纪，就大声的豪纵的笑，说，这小东西可了不得，她说她有六岁，这可信得过么？大家也笑了。

当然是不过三岁罢了。三岁应当说"不"，大家意见全是如此。

但这奴隶却因了众人不相信的样子，着恼了，她用苗话问她爹，要爹找证据。

经纪也问那作父亲的人，问这奴隶到底是几岁。

那中年长鹿模样的瘦汉子，用半生的客话说："是五岁，又四个月圆。"

"价钱？"

作父亲的不能答应出来了，把头低下在思索。又像似乎在思索另外一件事去了。他为难，不敢把价钱说出。于是那女儿用苗话同经纪说。她说：

"……骨来大洋钱，……骨来，……"说不明白了，便用手比拟，那手小得像用米粉搓成的东西，两手作环形，也不像是在形容洋钱。

于是有些人就笑了，因为这手式的比拟可以说是只要十个当二十的铜子。目下奴隶的行市，纵怎样不成，两百钱不

过是一个羊羔儿的价钱，虽说一个人还比不得一个羊羔可以下酒，不过究竟还有市，想来也不至于如此烂贱吧。

那作父亲的，先是低头迟疑不敢将这大价钱说出，如今却听到有人笑说两百钱了，才滞滞濡濡的同经纪说，这是最后一个儿女了，预备卖十块。而且这十块钱，他是预先分配好了的，给这作母亲的坟前烧一块钱纸，还五块账，送菩萨还愿三块，用一块作路费，自己到贵州省去当兵。但这是一个多么吓人的数呀！这个数目说出时，经纪把舌头伸出作了一次丑相，其余的人贩子倒不出奇，因为喊大价钱是毫不可怕的，只在货。

“十块钱么？”一个某甲问，因为这数目他觉得近于荒唐。

“是的，值得十块。她乖巧得很，不相信可以试试看——阿宝，阿宝，学学城里的太太们走路。”

那小孩子羞涩的望阿丽思一笑，在那人群当中空处走起路来了。像唱戏，走了一阵就不走了，又望到大众同阿丽思笑笑，阿丽思也只有对她笑笑。

“告他们老爷，你叫什么名字，好好的说。”

如那作父亲的命令，这洋娃娃就说：“名字是阿宝，姓吴。”

人贩中一个问：“有阿奶不有？”

“不。——阿爹，阿奶到土里去了，睡了，是不是？”

“阿宝，可以唱歌，唱春天去了第一节。”

她又照到拍子唱了，是苗歌。是送春的歌。小孩子唱的歌只阿丽思一个人深深懂得，虽然也只有她一个人不明白这歌中的用意。

把歌唱完以后，买奴隶的到把货同价来较量的时候了，

说先试称称看，好还价，这时作父亲的见到女儿的出众，有着勇气要价了。

那父亲说不能称。理由是这个女儿不比其他的女儿，论斤可不成的。

"老哥，十六两正秤！"

"我不卖斤的，送我五百钱一斤也不行。"

"不先过秤怎么好算账？"

"那有货在这里！"

"试秤秤，也可以有一个打算。"

"那不行。人在这里，看就是！"

到了最后是两面都似乎不作这一次生意也成。其实两面全愿作成这生意，因为阿宝已为人贩子中看中了。

因此，经纪出来转圜了。当然他是帮同人贩子说话的。他说用公秤稍稍打一下斤两，并不是坏事。其实这能干人，眼睛下的估计较之许多秤还准确，若要他猜出一数目，则至少也不会超过五斤的。但习惯，是应当在字契上填下斤两，所以非过秤不可。他就把习惯提出窘倒那父亲。

"先说价，说好了过秤。"

"那先说洋钱合多少价……十块，不是二十六吊吗？你们听过近来有什么地方值廿六吊钱的小丫头么？"这意思是太多了。

阿丽思是的确也不曾听到过人值二十六吊钱的，浮士德卖灵魂给魔鬼，大约就不到这数目！

"货不同。"这作父亲的虽说了这一句硬话，但想起二十六吊，也不由得不馁了气了，就又说，"你们还一个价钱看！"

经纪也帮同说"还一个价钱是理由。"

于是有人还出三块的价钱了。起码还三块，算是一个慷慨的数目，这第一次还价实在就已超过了其他比这还大的丫头价钱，不免使其余作父母的人歆羡。

经纪见有出了价钱，就站在场坪中央，拖了阿宝的手打转，说，谁加钱，就是谁的了，请赶快。

有人加一吊了。

有了说四块加一吊了。

既不是买去就可以腌吃的东西，还值九块钱。当然作父母的是应当欢欢喜喜呵！一个三岁的孩子，只三岁，养来究竟花费这父母多少东西呢？要这苗子说，一年他自己究竟要多少钱用，除了上捐在外，除了敬神在外，还除了送乡约地保的孝敬在外，穿的吃的算一总账，大概也算不到十块钱。

价钱既说定，当然过秤了，当经纪人把这奴隶斤两告给在场众人时，伸舌子的事轮到了其他作父母的全体，全都吓然了。那奴隶的价，已超过三百文一斤的行市了，这是近来稀有的大价。虽说这小小活东西，会唱歌，会走路，会数苗文的一二三四五，且明白左转右转，但我们应当记清楚，是十块少一点儿的一个数目呀！

在欧洲，出十磅钱买一洋娃娃，也是平常事。然而若把洋娃娃比奴隶，那已类乎把欧洲人的狗比苗子，一个狗应比苗子尊贵值钱，是谁也都明白了。

成了交，写字了，阿丽思不走，我们难道还要阿丽思在此作一次中人么？

他们走了，在路上，那同伴问阿丽思，有感想没有。

“有感想。”阿丽思说。的确的，她是有感想。她就在想。

“那就试说说。”

"说吧，"阿丽思正预备说，却见到一个女人牵了一头小猪过去。

用草绳作圈，把猪的颈项圈好，匆匆忙忙的赶猪回家。她说："我们就呆在此地一下，看看他们把买来的奴隶用什么绳子捆头颈吧。"

呆下来了，预备看。所看到的只有长成的苗女人颈下有银圈铜圈，却不曾见到过一个人贩子带奴隶过身。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怕她们跑掉，所以用笼子关，像关雀儿一样，不用捆颈项的办法么？"

同伴笑。

阿丽思可莫明其妙了，因为每一个人过身，背上所有的大小竹笼竹篓，都很小心的望到了，却仍然不见一个奴隶。

"大概是用布包了，是不是呢？"她把这话问同伴，同伴也不很分明这事情。

阿丽思觉得，这真怪。把人不当人，来买卖，这倒不出奇。奇怪的是买来有什么用处？人是还得成天吃饭喝茶的一种东西，难道买来家中吃饭喝茶吗？小女孩是只会哭的东西，难道有些人嫌家中清静，所以买一个女孩来捶打折磨让她成天哭，这家庭就有趣味了么？……

她的感想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她以为只有预备同姑妈格格佛依丝太太去说谈三天三夜，才会谈得完，所以她真到了以前仪彬姑娘说的"要想回去"的时候了。

---

① 江擦　方言。门前屋檐下的石阶。亦作"礓礤"。

② 多呔多　方言。极多。

雨后及其他

YUHOU JI QITA

《雨后及其他》，1928 年 10 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初版。

原目：《雨后》、《柏子》、《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有学问的人》、《诱——拒》、《某夫妇》。

《柏子》见第 9 卷，《从文小说习作选》。

其余诸篇据春潮书局初版编入。

雨　后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当真等我？”

“可不是。我看看天，雨是要落了。谁知道这雨要落多大多久。天又是黑的，我喊了五声，或者七声。我说，四狗，四狗，你是怎么啦！雨快要落了，不怕么？全不曾回声。我以为你回家了。我又算，……雨可真来了。这里树叶子响得怕人，我不怕，可只担心你。我知道你是不会拿斗篷的。雨水可真大。我是躲在那株大楠木下的。就是那株楠木，我们俩……忘记了么？你装。我要问你到底打那儿来。身上也不湿多少，头又是光的，我问你，躲到什么洞里。”

四狗笑。四狗不答。他不说从家中来，她便明白的。

他坐到那人身边去，挤拢去坐，坐的是桐木叶。

这时雨已过前山，太阳复出了，还可以看前山成块成片的云，像追赶野猪，只飞奔。四狗坐处四围是虫声，是树木枝叶上积雨下滴的声音。上是个棚，雨后太阳蒸得山头出热气，四狗头上却阴凉。头上虽凉心却热，四狗的腰被两只手

围着了。

“四狗，——”想说什么不及说，便打一声唿哨。

因为对山有同伴，同伴这时正吹着口哨找人。

同伴是在雨止以后又散在山头摘蕨，这时陪四狗坐的也是摘蕨人。

在两人背后有一背笼，是她的。四狗便回头扳那背笼看。

“今天怎么只得这一点？……喔，花倒得了不少。还有莓咧。我正渴，让我吃莓吧。下了一阵雨，莓是洗淡了，这个可是雨前摘的。我喂你一颗。算我今天赔礼，不成吗？”

“要你赔礼？我才……”

她把围着四狗的腰的两只手放松了，去采地上的枯草。

“我告你，我也总有一天要枯的，——一切也要枯，到八月九月。我总比你们枯得更早。”

四狗，莫名其妙。他说道：

“我的天，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也不一定要你懂，你总有一天懂的。”

“让我在这儿便懂，成不成？”

“你要懂，就懂了，载不得我说。”她又想，“聋子耳边响大雷”，就哧的笑了。

四狗不再吃莓了，用手扳并排坐的人头。黑色的皮肤，红红的嘴，大大的眼睛与长长的眉，四狗这时重新来估价。鼻子小，耳朵大，下巴是尖的，这些地方四狗却放过了。他捏她辫子，辫子是在先盘在头上，像一盘乌梢蛇，这时这蛇挂在背后了，四狗不怕蛇咬人，从头捏至尾。

“你少野点。”说了却并不回头。

因为蛇尾在尾脊骨下，四狗的手不得到警告以前，已随

随便便到……

四狗渐渐明白自己的过错了。通常便如此，非使人稍稍生气，不会明白的。于是他亲她的嘴——把脸扭着不让这么办，所亲的只是耳下的颈子。四狗为这个情形倒又笑了，他算计得出，这是经验过的，像看戏一样，每戏全有打加官。打加官以后是……末了杂戏热闹之至。

稍停停，不让四狗看见，背了脸，也笑了，四狗不必看也清楚。

四狗说："莫发我的气好了。"

"怎么还说人发你的气。女人敢惹男子吗？……嘘，七妹子，你莫癫！"

后面的话声音提得极高，为的是应付对山一个女人的唱歌。对山七妹子，知道这一边山草棚下有阿姐与四狗在，就唱歌弄人。

四狗是不常常唱歌的，除非是这时人隔一重山——然而如今隔一层什么？他的手，那只拈吃过特意为他摘来的三月莓的手，已大胆无畏从她胁下伸过去，抓定一只奶了。

但仍然得唱，唱的是：

>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
> 心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

四狗的心跳，说大话而已。习惯事情不能心跳了，除非是把桐木叶子作她的褥，四狗的身作她的被，那时得使四狗只想学狗打滚。

对山的七妹，像看清四狗唱这歌情形下的一切，便大声

的喊：

“四狗！四狗！你又撒野了，我要告！”

“七妹你再发疯你让我捶你！”

作妹的怕姐，经过一阵吓，便顾自规规矩矩扯蕨去了。这里的四狗不久两只手全没了空。

像捉鱼，这鱼是活的，却不挣，是四狗两手的感觉。

四狗不认字，所以当前一切却无诗意。然而听一切大小虫子的叫，听掠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

“请你念一句诗给我听。”因为是她读过书，而且如今还能看小说，四狗就这样请。

明白她是读书人，也就容易明白先时同四狗说话的深意了。她从书上知道的事，全不是四狗从实际上所能了解的事。为是要枯了，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然而四狗不是深深的爱吗？虽然深深的爱，总还有不够，这是认字的过错。四狗幸好不认字，不然这一对，当更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下找应当找的乐了。

说是请念一句诗，她就想。

念深了又不能懂，浅了又赶不上山歌好，她只念：“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景不洽，但情绪是这样情绪。总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诗，她不能一一去从心中搜了。

四狗说这诗好，——不是说诗好，他并不懂诗。是说念诗的人与此时情景好罢了。他说不出他的快乐，借诗泄气。

手是更其撒野了，从奶子滑下去，停到裤带边。

“这样天气是不准人放荡的天气，不知道么？”

四狗听到说天气，才像去注意天气一样，望望天。天是

蓝分分，还有白的云，白的云若能说是羊，则这羊是在海中走的。四狗没见过海，但是那么大，那么深，那么一望无边，天也可以说是海了。

“我说天气太好了，又凉，又清，又……”

“你要成痨病才快活。”

“我成痨病时，你给我的要好多！”四狗意思是身体强，纵听过人说年青人不注意身体就会害痨病，然而痨病不是一时起的事。

“给你的，——给你的什么？呸！”

到底给什么，四狗也说不出口。于是被呸了也不争这一口气。说出来，难道算聪明么？

到后他想到另外一个事情，要她把舌子让他咬。顽皮的章法，是四狗以外的别一个也想不出，不是四狗她也不会照办。

“四狗你真坏，跟谁学到这个？”

四狗不答。仍然咬。那么馋嘴，那么粘糍，活像狗。

“四狗……你去好了。”

“我去，你一个人在这里呆着成？”

她却笑。望四狗。身子只是那么找不到安置处，想同四狗变成一个人。她去捏四狗在平时不能轻易尽人损害的一样东西，像生气的是附属于四狗的那个它。

她把眼闭了，还是说，“四狗你去了吧。”

四狗要走，可也得呆一会儿。

他看她着急。这是有经验的。他仍然不松不紧的在她面前缠，则结果她将承认四狗在她面前放肆是必要的一件事。四狗坏，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坏的，然而这是有纵容四狗坏的

人在，不应当由四狗一人负责。

“我让你摆布，四狗可是你让我……”

一切照办，四狗到后被问到究竟给了他多少，可胡涂得红脸了。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了吧。也像有这样存心，到后可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

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四狗给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醉，醉到不知人事。

一个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处，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所以她不作声。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

“四狗，不许到井边吃。那个冷水！”

在草棚的她向下山的四狗遥喊时，四狗已走到竹子林中，被竹子拦了她的眼睛了。

天气还早，不是烧夜火时候。雨是不落了，她还是躺，也不去采蕨。

本篇发表于1928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9号。署名甲辰。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

这是早晨了。

虽然人正是极其胡涂，且把胡涂的眼看看自己以外的一切，这是作得到的一件事。

他就这样办了。

大致这看觑一切的才能，在他事业上有了互相帮助，所以他能按了一种艺术上显隐的原则，把观察支配得匀称之至。他看见的是，——

一个旧木床（不消说床上是自己同女人）；包裹了自己同女人的是一幅绿花绸面的薄被。被是旧了的。头上的顶棚是白色，白的颜色还带灰，也旧了。壁上是用小圆钉钉固了四张小画片，（这又是上了年纪的古董！）……

墙的东边角上，另外有挂衣家具，他的素色长衫是挂在三件有颜色的花纱女人长袍子中间，显出非常狼狈样子。……

窗前一幅大窗纱，原本似乎是白色，是用过很高价钱换来的东西，这时模样却如故家命妇，风姿的剩余，反而使人

看来更觉萧条可怜了。在纱帘下窗台前是一个粉盒，是一把剪。……

一缕红线系在床头墙壁小钉上。……

小小的梳妆台上放得是茶壶，杯，女人的帽，一个小皮钱袋，一些不知用处的小瓶小盒。……

最后于是见到地下了，一些鞋，白色高跟的，黄皮的，黑皮空花的，薄底青缎的……鞋子有五双六双吧。

莫名其妙的，他微笑了。

一个女人就等于这些眼所见的东西，这些东西也等于一个女人。单单说要一个女人，不要鞋子，香水，剪，以及……那恐怕是不行吧。

这发现，超乎常识以上了，他便玩味着，仿佛还考虑着，是永久作一个女人的男子下去好，还是仍然依旧作光身汉子好。

当然是找不出什么结果！

"还是对付眼前吧，"这样想，就把心收回了。他让触觉来支配自己，这时节，身是光身，为一个温暖的肉体所偎依，手是恰恰如旅行者停顿到山水幽僻处模样停顿在女人的腹下。

陌生的身体，每一处，在一夜来已成熟地方了，他为这样便惊异起来。只一夜，就是这样的熟习，那些把身体给了一个男子，一年半载的在一块，这狎玩，这习惯，真不堪设想了！在平时，还奇怪别人的在人面前的放肆亲嘴为不可恕的示威，但想想，假使身前并无他人，这应当是怎样情形呢？

他能从自己的放肆上想出别人的一切。这才真是不可恕的荒唐，假使让这样行为给了一个光身汉子有知道的机会！

年青人，为了一种憧憬的追求，成天苦恼着，心上掀着

大的波涛，但所知道真是可怜的少。为一度家常便饭的接吻，便用着战士的牺牲与勇敢向前。为一次不下于家常便饭的搂抱，这想望，也就能毁了自己一切生活上的秩序。但在另外任何一处，这样事真是怎样不足道的平常事啊！一个女人在这事上或在没有发现男子可怜以前只看出男子是可笑东西。是的，男子永远是可笑东西。为了好奇，他追求，不顾一切，但是，发现了这事以后，那看得平常的心情，便把过去的损失从轻视这行为上找到利息与本钱了。这本利是非拿回不可的。

没有一个男子不是这样的，他也是。

此后，没有那所谓惊讶了，也没有神秘，没有醉。放荡一点，或者在情欲上找到一种沉醉吧。但这样，去第一次的幻的美丽更远了。

一个男子在不曾接近女人以前，他的无知识，愚卤，是可怜可笑的。不过，作了一个女人的夫或情人以后，对人生较渊博的这人，再也不能想到当初的美的梦了。他所发现的仍然是很多使他惊奇，但全不是所预料的一切一切。

从这方面说来，所有的损失，是不能在何等支票下兑取本利的。

他想到这些，并没有结论。因为所谓支票者，是在自己身边。数目是在自己填写。他在一晚来已填过一些了，似乎还可以再开一个数目。

他把手移动，这样事，找不到怎样恰当名词。他对于这手的旅行是感到愉快的。他不愿意她醒，因为只有这样可以得到一些反省机会，机会是极难得于平时找到的东西。

这荒唐不经的行为，在将来，将怎样影响到他的生活上

来？他并不计到。他同时所觉到的，是在昨夜以前的自己，所作的女人的梦，太胆小，太窄，太泛了，这时的所得只给了一个机会，是从此更能怜悯一切未曾作男子的男子。

读十遍游记，敌不过身亲其地旅行一回。任何详细的游记，说到这地方的转弯抹角，说到溪流同小冈，是常常疏忽到可笑的。到这时，他才觉得作一个女人身上的游记，是无从动笔的。天才或者是例外。但旅行的天才尽有，记述这样旅行的游记是从没有一本较佳的东西。因此想到自己的事业，不过自己能作得好么？这是问题。

女人的味，用眼睛看的所得，是完全与用手或别的什么去接近有两样感觉的吧。眼睛的适宜不一定同样适宜于手或别的东西。用眼睛来选择爱情是很危险的。眼睛看女人是一首有韵的诗，其实则用手来读这诗时才知道女人是散文，是仿佛来不及校对而排印的散文，其中还有错字，虽然错字多数是夹在顶精彩的一句中。

女人的味道是雄辩，到佳处时作者与读者两不知还有自己存在。

情欲是鸦片，单是想象的抽吸，不能醉人。嗅，也不能醉，要大醉只有尽量，到真醉时才能发现鸦片本质的。鸦片能将人身体毁坏灵魂超生，情欲是相反的。

说是鸦片能怎样把人的灵魂超度，那是没有的事吧。不过一种适当分量下的情欲满足，是能使人得着那神清气爽机会的。

它是带着极和悦的催眠歌在一块的，那是应当被人承认的一种事实。

至少他是承认了，他在今年来算是第一次得到安眠，比

药剂的饮服还多效验。他尽了量的用了这女人过后，便为睡眠带进另一个梦里去了，醒来虽比女人还早，一种舒畅是在平时所不曾有的。

这合了鸦片能治病的一个故事，没有上瘾，间一次的接近，他的失眠症，是从此居然可以获救了。

觉悟到这些的他，同时手上得的学问是一种文字以上的诗句，是梦中精巧的音乐的节奏，是甜的——但不是蜜枣或玫瑰龙眼。他屏心静气，让手来读完这一幅天生就的杰作。

她是和平的安静的侧身与他并头睡下的。气息的匀称，如同小羊的睡眠。脸色的安详，抵除了过去的无耻，还证明了这人生的罪恶并没有将这人的心也染了污点。

到这时，还有什么理由说这是为钱不是为爱么？就是为钱，在一种习惯的慷慨下，行着一面感到陌生一面感到熟套的事，男子却从此获到生命的欢喜，把这样事当成慈悲模样的举动来评价，女人：不是正作着佛所作的事么？无论如何一个这样女人是比之于卖身于唯一男子的女人是伟大的。用着贞节或别的来装饰男子的体面，是只能证明女人的依傍男子为活，才牺牲热情眷恋名教的。

女人把羞耻完全掷到作娼的头上，于是自己便是完人了。其实这完人，心的罪孽是造得无可计量的。热情杀死在自私手中，这样人还有骄傲，这骄傲其实便是男子给她们的。她们要名教作什么用。不过为活着方便罢了。娼也是活。但因为无节制的公开增加了男子的愤怒，反占有的反抗使专私的男子失了自尊心，因此行着同样为活的本分，却有两样名称而且各赋予权利与义务了。男子是这样在一种自私心情中把女子名分给布置下来的，却要作娼的独感到侮辱，这是名教

在中国的势力。据说有思想的女人是这样多，已多到一部分纯然自动的去从军，作军阀战士之一员，另一部分又极力去作姨太太，娼妓的废除也日益喊得有劲，是办得到的事么？

所谓女子思想正确者，在各样意义上说话，不过是更方便在男人生活中讨生活而已。用贞节，或智慧，保护了自己地位，女人仍不免是为男人所有的东西。

使女人活着方便，女人是不妨随了时代作着哄自己的各样事业的。雄辩能掩饰事实，然而事实上的女人永远是男子玩弄。

说到娼，那却正因为职业的人格的失坠，在另外一意义上，是保有了自己，比之于平常女人保有的分量仿佛还较多了。

其一，固然是为了一点儿钱，放荡了，但此外其一，放荡岂不是同样放荡过了么？把娼的罪恶，维持在放荡一事上，是无理由的。

这时的他，便找不出何等理由来责备面前的女子。女人是救了他，使他证实了生活的真与情欲的美。倘若这交易，是应当在德行上负责，那男子的责任是应比女人为重的。可是在过去，我们是还没有听到过男子责任的。于此也就可见男子把责任来给女子，是在怎样一种自私自利不良心情上看重名分了。

女人的身，这时在他手上发现的倒似乎不是诗不是美的散文，却变成一种透明的理知了。

过去的任何一时节，想到了女人，想到了女人于这世界的关系，他是不曾找到如此若干结论的。

她醒了。

先是茫然。凝目望空中。继把眉略皱，昨夜的回忆返照到心上了。且把眸子移身旁，便发现了他。

她似乎在追想过去，让它全部分明，便从这中找出那方法，作目下的对付。

他不作声，不动，脸部的表情是略略带愧。这时原是日光下！

她也仿佛因为在光明下的难为情了，但她说了话。

"是先醒了么？"

"是醒过一点钟了。"

她笑，用手搂了他的腰。这样便成一个人了。她的行为是在习惯与自然两者间，把习惯与自然混合，他是只察觉得热情的滋补的。

"为什么不能再睡一会儿？"

"也够了，"他又想想，把手各处滑去。"你是太美了。"

"真使你欢喜么？我不相信。"

"我那里有权使你相信我？不过你至少是相信我对女人是陌生的，几几乎可以说是——"

"我不懂你，你说话简直是做文章。"

"你不懂么，我爱你，这话懂了么？"

"懂是懂了，可不信。男子是顶会说假话的。"

"你说爱我我倒非常相信，我是从不曾听女人在我耳边说爱我的。"

女人就笑。她倒以为从她们这类人口上说出的话，比男人还不能认真！

她是爱他的。奇怪的爱比其他似乎全不相同。

因为想起他，在此作来一些非常不相称的失了体裁的行为，成为另外一种风格，女人咀嚼这几乎可以说是天真烂漫的爱娇，她不免微笑。她简直是把他当成一个新娘子度过一夜。一种纯无所私的衷情，从他方面出发，她是在这些不合规矩的动作上，完全领受了的。

在他的来此以前，她是在一种纯然无力的工具下被人用，被人吃。这样的陈列在俎上席上，固然有时从其他男子的力上也可以生出一点炫耀，一点倾心，一点醉。但她不知道用情欲以外的心灵去爱一个男子的事。

她先不明白另外一种合一的意义，在情欲的姿肆下以外可以找到。

在往常，义务情绪比权利气质为多，如今是相反的。虽然仍免不了所谓"指导"的义务，可是，"指导别人"与"相公请便"真是怎样不同的两件事呀！

她开始明白男子了。她明白男子也有在领略行为味道以外的嗜好，（一种刻骨的不良的嗜好呵！）她明白男子自私以外还可以作一些事。她明白男子想从此中得救者，并不比世界上沉沦苦海想在另一事上获救的女人为少。

至于她自己，她明白了是与以前的自己截然相反。爱的憧憬的自觉，是正像什么神特意派他来启发她的。

因此，她把生意中人不应有的腼腆也拿回了，她害羞他的手撒野。

"不要这样了，你身体坏。"

"……"他并不听这忠告。

"太撒野了是不行的，我的人。"

"我以后真不知道要找出许多机会赞美我这只手了，它在

平常是只知拿笔的。”

“恐怕以后拿笔手也要打颤，若是太撒野。”

“不，这只有更其灵敏更其活泼，因为这手在你身上镀了金。”

“你只是说瞎话，我也不信。我信你的是你另外一些事，你是诚实人。”

“我以为我是痞子滑头呢。”

“是的，一个想学坏时时只从这生疏中见到可笑可怜的年青人。一个见习痞子吧。”

“如今是已经坏了。”

“差得多!”

他们俩想起昨天的情形来了。他是竭力在学坏的努力中，一语不发，追随了她的身后，在月下，在灯下，默默的走，终于就到了这人家，进了门，进了房，默默的终无一语。

坐下了。先是茫然的，痴立在房的中央，女人也无言语，用眼睛。所谓睛，是凝定的，虽暂时固定而又飘动的，媚的，天真而又深情的，同时含着一点儿荡意，于是他就坐下了。坐下了以后，他们第一次交换的是会心的一笑。

我们在平常，是太相信只有口能说话的事实了，其实口所能表白的不过是最笨的一些言词而已。用手，眼，眉，说出的言语，实就全不是口可以来说尽的。所谓顶精彩的文字，究竟能抵得过用眉一聚表白得自己的心情的真？是很可以怀疑的。

他们俩全知口舌只是能作一些平常的唠叨废话，所以友谊的建立，自始至终是不着一文一字的。

不说话，抛弃了笨重的口舌（它的用处自然是另外一

事），心却全然融合为一了。

在他不能相信是生活中会来的事，在女人心上何尝不是同样感想：命运的突变，奇巧的遇合，人是不能预约的。

他玩味到这荒唐的一剧，他追想自己当时的心情，他不能不笑。

不说话，是可以达到两心合而为一的。但把话来引逗自己的情绪，接触对方的心，也是可能吧。口是拿来亲嘴的东西，同时也可以用口，说着那使心与心接吻的话。唠叨不能装饰爱情，却能洗刷爱情，使爱情光辉，照澈幽隐。

女人说她是"旧货"，这样说着听的人比说的人还觉伤心。

用旧的家具是不值价了，人也应当一样吧。用旧的人能值多少呢？五块钱，论夜计算，也似乎稍多了吧。行市是这样定下，纵他是怎样外行，也不会在一倍以上吧。

他的行为使她吃惊。

说是这有规矩，就是不说用旧的人吧，五块六块也够了。他不行。

他送她的是四张五元交通银行钞票。是家产一半。昨天从一个书店汇来的稿费四十。他把来两人平分了。

她迟疑了，不知怎么说是好。

告他不要这样多，那不行，从他颜色上她不能再说一句话。至于他呢，觉得平分这仅有的钱，是很公允的一件事。她既然因为钱来陪一个陌生男子，作她所不愿作的事，是除了那单是作生意而来的男子，当不应说照规矩给价的话的。尽自己的力，给人的钱，少也行。多则总不是罪恶。若一定

说照规矩给价，那这男子所得于女人的趣味，在离开女人以后，会即刻就全消失了。这样办当然不是他所能作的。

“请你收下好了，这不是买卖，说到买卖是使我为你同我自己伤心的。”

“但没有这样规矩，别人听到是不许的。”

“这事也要别人管吗？别人是这样清闲么？”

“不过话总是要说的，将说我骗了你。”

“骗我么？”他再说，“说你骗我么？”

他不作声了，把钱拿回。他叹了一声气，眼中有了泪。

在过去，就是骗，也没有女子顾及的他，听到这样诚实话，心忽然酸楚起来了。

他是当真愿意给人用痴情假意骗骗，让自己跌在一件爱的纠纷中受着那么有磨难的。仿佛被人骗也缺少资格的他，是怎样的寂寞中过着每一个日子呀！

如今，就把这钱全数给了女子，这样的尽人说是受了骗，自己是无悔无怨的。别人是别人，说着怎样不动听的话，任他们嘴舌的方便好了。说被骗的是呆子，也无妨，若一个人的生活凭了谣言世誉找那所谓基础，真是罔诞极了。

不过这之间，谣言是可怕东西。可怕的是这好管闲事的人的数量之多。社会上，有了这样多把别人的事驰骋于齿牙间的人，甚至于作娼妓的人还畏惧彼等，其余事可想而知。

他哭了。

她更为难了，也不能说“我如今把钱收下，”也不能说“钱不收是有为难处。”她了解他的哭的意义，但不能奉陪。一个作娼的眼泪是流在一些别的折磨上去了，到二十岁左右也流完了。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生活在可怕懵懂中，但为

一些恶习惯所操纵，成为无耻与放荡，是娼妓的通常人格。天真的保留是生活所不许的一种过失，少滑巧便多磨难。他把她仅有的女性的忠实用热情培养滋长，这就是这时为难的因缘了。若所遇到的是另外一个男人，她是不会以为不应当收下的。她是在一种良好教训下学会了敲诈以及其他取钱方法的一个人，如今却显得又忠实又笨，真真窘着了。

他哭着，思量这连被骗也无从的过去而痛心。加以眼前的人是显得如此体贴，如此富于人的善性，非常伤心。

“我求你，不要这样了，这又是我的过错。”女人说了女人也心中惨。

一切的过失，似乎全应当由女人担负，这是作娼者义务。责任的承当却比如命运所加于其他灾难一样，推摆不脱也似从不推摆。喔，无怪乎平常作小姐太太的女人觉得自己是高出娼妓多远，原来这委屈是只有她们说的婊子之类所有。婊子是卑贱而且肮脏的，我们都得承认。作婊子的也就知道自己算不得人，处处容忍。在这里我们却把婊子的伟大疏忽了，都因为大家以为她是婊子。

他听到女人的自认过错，和顺可怜，更不能制止自己的悲苦。

世界上，一些无用男子是这样被生活压挤，作着可怜的事业，一些无用的女子，却也如此为生活压力变成另一型式，同样在血中泪中活下，要哭真是无穷尽啊！

他想起另外一个方法了，他决心明天来，后天来，后后天又来，钱仍然要女人先收，转给了那仿佛假母的妇人。

“当真来么？”

“当真。”

“我愿意我——”她说不下去了，笑，是苦笑。

“怎么样呢？你不愿意我来么？”

“是这样说也好吧。”

“不这样说又怎样？”

“我愿意嫁你，倘若你要我这旧货的话。”她哭了。“我是婊子，我知道我不配作人的妻，婊子不算是人，他们全这样说！即或婊子也有一颗心，但谁要这心？在一个肮脏身上是不许有一颗干净的心吧。……可是我爱你，我愿意作你的牛马，只要你答应一句话！”

似乎作梦，他能听她说这样话。而且说过这些话的她，也觉得今天的事近于做梦了，她说的话真近于疯话了。

他们都为这话愣着了，她等他说一句话。他没有作声，她到后，就又觉得是不成，仍然哭下来了。

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他能照她所说，让她随了自己在一块住，过那穷日子的可怜生活么？这样说过的她，是真能一无牵挂，将生活一变么？

是不行吧。

他来细想。想到自己，是很可怜的无用的人，还时时担心到饿死，这岂能是得一个女人作伴的生活。生活的教训，养成了他的自卑自小，说配不配的话，在他一考虑，倒似乎他不配为一个女人作夫了。即说女人是被人认为婊子的人，把她从肮脏生活中拖出，自己也不是使人得到新生的那类男子。

他心想：“我才真不配！”

静静的来想一切，是回到自己住处以后的事。

总之，这样想，那样想，全是觉得可惨。

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中，把心当成一座桥，让一切过去事慢慢爬过这桥，饭也不吃了。他想先看清楚自己，再找第二次机会看清楚别人。他想在过去生活上找一结论，有了结论则以后对这婊子就有把握了。

…………

在上灯出门以前，他在那一本每日非写一页字不可的日记册上，终于写道：

“我是第一次作个一个女子的男人了。”

他的出门是预备明天可以再写这样一行，把第一次的“一”字改成“二”字。

本篇发表于1928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1号，署名甲辰。

有学问的人

这里，把时间说明，是夜间上灯时分。黄昏的景色，各人可以想象得出。

到了夜里，天黑紧，绅士们，不是就得了许多方便说谎话时不会为人从脸色上看出么？有灯，灯光下总不比日光下清楚了，并且何妨把灯捻熄。

是的，灯虽然已明，天福先生随手就把它捻熄了，房子中只远远的路灯光从窗间进来，稀稀的看得清楚同房人的身体轮廓。他把灯捻熄以后，又坐到沙发上来。

与他并排坐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年青的，已经不能看出相貌，但从声音上分辨得出这应属于标致有身分的女人。女人见到天福先生把灯捻熄了，心稍稍紧了点，然而仍坐在那里不动。

天福先生把自己的肥身镶到女人身边来，女人让；再进，女人再让；又再进，局面成了新样子，女人是被挤在沙发的一角上去，而天福先生俨然作了太师模样了，于是暂时维持这局面，先是不说话。

天福先生在自己行为上找到发笑的机会，他笑着。

笑是神秘的，同时却又给了女人方面暧昧的摇动。女人不说话，心想起所见到男人的各样丑行为。他料得当前的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她待着这事实的变化，也不顶害怕，也不想走。

一个经过男子的女人，是对于一些行为感到对付容易，用不着忙迫无所措手足的。在一些手续不完备的地方男子的卤莽成为女人匿笑的方便，因了这个她更不会对男子的压迫生出大的惊讶了。她能看男子的呆处，虽不动心，以为这呆，因而终于尽一个男子在她身体上生一些想头，作一些呆事，她似乎也将尽他了。

“黄昏真美呵！”男子说，仿佛经过一些计算，才有这样精彩合题的话。

“是的，很美。”女人说了女人笑，就是笑男子呆，故意在找方便。

“你笑什么呢？”

“我笑一些可笑的事同可笑的人。”

男子觉得女人的话有刺，忙退了一点，仿佛因为女人的话才觉到自己是失礼，如今是在觉悟中仍然恢复了一个绅士应有的态度了。

他想着，对女人的心情加以估计，找方法，在言语与行为上选择，觉得言语是先锋，行为是后援，所以说：

“虽然人是有年纪了，见了黄昏总是有点惆怅，说不出这原由……哈哈，是可笑呵！”

“是吧……”女人想接下去的是“并不可笑”，但这样一说，把已接近的心就离远了。这是女人的损失，所以她不这

样说。她想起在身边的人，野心已在这体面衣服体面仪容下跃跃不定了，她预备进一步看。

女人不是怎样憎着天福先生的，不过自己是经过男子的人，而天福先生的妻又是自己同学，她在分下有制止这危险的必需。她的话，像做诗，推敲了才出口，她说："只有黄昏是使人恢复年青心情的。"

"可是你如今仍然年青，并不为老。"

"二十五六岁的女人还说年青吗？"

"那我是三十五六了。"

"不过……"

女人不说完，笑了，这笑也同样是神秘，摇动着一点暧昧味道。

他不承认这个。说不承认这个，是他从女人的笑中看出女人对于他这样年龄还不失去胡思乱想的少年勇敢的嘲弄。他以为若说是勇敢，那他已不必支吾，早卤莽的将女人身体抱持不放了。

女人继续说："人是应当忘记自己年纪来作他所要作的事情的——不过也应把他所有的知识帮到来认清楚生活。"

"这是哲学上的教训话。"

"是吗？事实是……"

"我有时……"他又坐拢一点了，"我有时还想作呆子的事。"

女人在心上想，"你才真不呆呀！"不过，说不呆，那是呆气已充分早为女人所看清了。女人说，"呆也并不坏。不过看地方来。"

天福先生听这话，又有两种力量在争持了，一是女人许

他呆，一是女人警他呆到此为止：偏前面，则他将再进一点，或即勇敢的露出呆子像达到这玩笑的终点。偏后面，那他是应当知趣。不知趣，再呆下去，不啻将自己行为尽人机会在心上增长鄙视，太不合算了。

他迟疑。他不作声。

女人见到他徘徊，女人心想男子真无用，上了年纪胆子真小了，她看出天福君的迟疑原故了，也不作声。

在言语上显然是惨败，即不算失败，说向前，依赖这言语，大致是无望吧。本来一个教物理学的人，是早应当自知用言语作矛，攻打一个深的高的城堡原是不行的。他想用手去，找那接触的方便。他这时记起毛里哀的话来了，“口是可以攻进女人的心的，但不是靠说话”。

不是靠说话，那么，把这口，放到女人……这敢么？这行么？

女人方面这时也在想到不说话的口的用处了，她想这呆子，话不说，若是另外发明了口的用处，真不是容易对付的事。若是他有这呆气概，猛如豹子擒羊，把手抱了自己，自己除了尽这呆子使足呆性以外，无其他方法免避这冲突。

若果天福先生这样作，用天福先生本行的术语说，物理的公例是……但是他不作，也就不必引用这话了。

他不是爱她，也不是不爱她；若果爱是不必在时间上生影响，责任只在此一刻，他将说他爱她，而且用这说爱她的口吻她的嘴，作为证据，吻以外，要作一点再费气力的事，他也不吝惜这气力。若果爱是较亲洽的友谊，他也愿说他爱她。

可是爱了，就得……到养孩子。他的孩子却已经五岁了。他当然不能再爱妻的女友。

那就不爱好了。然而这时妻却带了孩子出了门，保障离了身，一个新的诱惑俨若有意凑巧而来。且他能看出，面前的女人不是蠢人。

他知道她已看出的年青的顽皮心情，他以为与其说这是可笑，似乎比已经让她看出自己心事而仍怯着的可笑为少。一个男子是常常因为怕人笑他呆而作着更大的呆事的，这事情是有过很多的例了，天福先生也想到了。想到这样，更呆也呆不去，就不免笑起来了。

他笑他自己不济。这之间，不无“人真上了年纪”的自愧，又不无“非呆不可”的自动。

她呢，知道自己一句话可以使全局面变卦，但不说。

并不是故意，却是很自然，她找出一句全不相干的言语，说，“近来密司王怎么样？”

“我们那位太太吗？她有了孩子就丢了我，……作母亲的照例是同儿子一帮，作父亲的却理应成天编讲义上实验室了。”

话中有感慨，是仍然要在话上找出与本题发生关系的。

女人心想这话比一只手放到肩上来的效力差远了，她真愿意他勇敢一点。

她于是又说：“不过你们仍然是好得很！”

“是的，好得很，不像从前几年一个月吵一回的事了。不过我总思若同她仍然像以前的情形，吵是吵，亲热也就真……唉，人老了，真是什么都完了。”

“人并不老！”

“人不老，这爱情已经老了。趣味早完了。我是很多时候想我同她的关系，是应维持在恋爱上，不是维持在家庭上的，可是——”

说到这里的天福先生，感慨真引上心了，他叹气。不过同时他在话上是期待着当成引药，预备点这引药，终于燃到目下两人身上来的。

女人笑。一面觉得这应是当真的事，因为自己生活的变故，离婚的苦也想起来了，笑是开始，结束却是同样叹息的。

那么，一面尽那家庭是家庭，一面来补足这阙陷，从新来恋爱吧。这样一来在女人也是有好处的，天福先生则自然是好。

女人是正愿意这样，所以尽天福先生在此时作呆样子的。她要恋爱。她照到女人通常的性格，虽要攻击是不能，她愿意在征服下投降。虽然心上投了降，表面还总是处处表示反抗，这也是这女人与其他女人并不两样的。

在女人的叹息上，天福先生又找出了一句话，——

"密司周，你是有福气的，因为失恋或者要好中发生变故，这人生味道是领略得多一点。"

"是吧，我就在成天领略咀嚼这味道，也咀嚼别的。"

"是，有别的可咀嚼的就更好。我是……"

"也总有吧。一个人生活，我以为是一些小的，淡的，说不出的更值得玩味。"

"然而也就是小的地方更加见出寂寞，因为其所以小，都是软弱的。"

"也幸好是软弱，才处处有味道。"

女人说到这里就笑了，笑得故肆。意思仿佛是，你若胆子大，就把事实变大吧。

这笑是可以使天福先生精神振作来干一点有作有为的大事的，可是他的头脑塞填了的物理定律起了作用，不准他撒野。这有学问的人，反应定律之类，真害了他一生，看的事

是倒的，把结果数起才到开始，他看出结果难于对付，就不呆下去了。

他也笑了，他笑他自己，也像是舍不得这恰到好处的印象，所以停顿不前。

他停顿不前，以为应当的，是这人也并不缺少女人此时的心情，他也要看她的呆处了。

她不放松，见到他停顿，必定就又要向前，向前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好笑处胡涂处，却给了“勒马不前”的人以趣味的。

天福先生对女人，这时像是无话可说了，他若是非说话不可，就应当对他自己说，“谁先说话谁就是呆子！”他是自己觉得自己也很呆，但只是对女人无决断处置而生出嘲弄自己的理由的。在等候别人开口或行为中，他心中痒着，有一种不能用他物理学的名词来解释的意境的。

女人想，同天福先生所想相差不远，虽然冒险心比天福先生来得还比较大，只要天福先生一有动作，就准备接受这行为上应有的力的重量。然而要自己把自己挪近天福先生，是合乎谚语上的“码头就船”，是办不到的。

我们以为这局面便永远如此哑场下去，等候这家的女主人回来收场么？这不会，到底是男子的天福先生，男子的耐心终是有限，他要话说！并且他是主人，一个主人待客的方法，这不算一个顶好的顶客气的方法！

且看这个人吧。

他的手，居然下决心取了包围形势，放到女人的背后了。然而还是虚张声势，这只手只到沙发的靠背而止，不能向前。再向前，两人的心会变化，他不怕别的，单是怯于这变化，也不能再前进了。

女人是明白的。虽明白，却不加以惊讶的表示，不心跳，不慌张，一半是年龄与经验，一半自然还是有学问，我们是明白有学问的人能稳重处置一切大事的。这事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可以变为大事的一个手段啊！

天福先生想不出新计策，就说道：

“密司周，我们适间说的话真是有真理。”

“是的。难道不是么？我是相信生活上的含蓄的。”

“譬如吃东西，——吃酒，吃一杯真好，多了则简直无味，至于不吃，嗅一嗅，那么……”

“那就看人来了，也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不好。”

“我是以为总之是好的，只怕不有酒！”

天福先生打着哈哈，然而并不放肆，他是仍然有绅士的礼貌。

他们是在这里嗅酒的味道的。同样喝过了别的一种酒，嗅的一种却是新鲜的，不曾嗜过的，只有这样觉得是很好。

他们谈着酒，象征着生活，两人都仿佛承认只有嗅嗅酒是顶健全一个方法，所以天福先生那一只准备进攻的手，不久也偃旗息鼓收兵回营了。

黄昏的确是很美丽的，想着黄昏而惆怅，是人人应当有的吧。过一时，这两人，会又从黄昏上想到可惆怅的过去，像失了什么心觉到很空呵！

黄昏是只一时的，夜来了，黑了，天一黑，人的心也会因此失去光明理知的吧。

女人说：“我要走了，大概密司王不会即刻回来的。我明天来。”

说过这话，就站起。站起并不走，是等候天福先生的言

语或行为。她即或要走，在出门以前，女人的诱惑决不会失去作用！

天福先生想，乘此一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还想象抱了这女人以后，她会即刻坐沙发上来，两人在一块亲嘴，还可以听到女人说“我是也爱你，但不敢”的话。

他所想象是不会错的，如其他事情一样，决不会错。这有学问的上等人，是太能看人类的心了。只是他不做。女人所盼望的言语同行为，他并不照女人希望去作，却呆想。

呆想也只是一分钟以内的事，他即刻走到电灯旁去，把灯明了。

两人因了灯一明，俨然是觉得灯用它的光救了这危难了，互相望到一笑。

灯明不久，门前有人笑着同一个小孩喊着的声音，这家中的女主人回来了。

女主人进了客厅，他们诚恳亲爱的握手，问安，还很诚恳亲爱的坐在一块儿。小孩子走到爹爹边亲嘴，又走到姨这一旁来亲嘴，女人抱了孩子不放，只在这小嘴上不住温柔偎熨。

“福，你同密司周在我来时说些什么话。”

“哈，才说到吃酒。”他笑了，并不失了他的尊严。

“是吗，密司周能喝酒吧？”女主人仿佛不相信。

“不，我若是有人劝，恐怕也免不了喝一口。”

“我也是这样——式芬，（他向妻问）我不是这个脾气吗？”

女人把小主人抱得更紧，只憨笑。

本篇发表于1928年9月12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第24期。署名沈从文。

诱——拒

怀着“总之来也把我无法”的俨若很有把握的心情，木君迈进了北京城香玉胡同的某某家第一个门限。

人是被引诱来的，一面为了一点好奇，一个不经过女子好处款待的莽男子的好奇。

望到那很苗条很柔软的背影，在心中起了小小的争持，从头到尾已有三个钟头了。先是“小小的”，到后也可以说是“大大的”了，这渐进的滋长，变化，与欲望凶猛的向前，是仿佛为了天意开这样的玩笑而起，她别的地方不坐，独坐在他的前面的一列，而且正对。

习惯中来在剧场中的木君，是依稀为了戏以外之什么而来的，也像是因此一来总得了一些什么而回，回家去便与上半日住在家中不同。悲哀或欢喜，说不定，总之一入剧场能将他的心从这一个境界搬到那一个境界，是最显然不过的。这之间，戏文的好坏，固然能够为一点力，最多还是那说不分明的所谓“什么东西”。看看女人的脸，听听女人的笑声，看绅士封翁模样的人来到此种地方，盎然陶然的神气，与那

作姨作小的卖弄妖姿，怎样给了浮荡儇薄男子的心弛机会，全是能给木君拿回家去玩味以及当场享受的。其实所谓木君者，是无聊人，是聪明青年男子汉与道学家两者皆可拿来鄙夷作趣的一种无用人，单是这看戏心情，就够了。

在人前，他是似乎认为也不须乎怎样掩饰自己这行为的。自己作自己的事，不一定要人来同情，也不注意人的戏弄。他以为自己既不怎样妨碍了旁人，大致旁人也不一定要在这类乎放荡的行为上加以多少批评才是。然而，无可免避的，是仍然要听到一些“正义”“公理”的责望，别的人，对于这“内行不脩”俨然引为是他自己事那样。为了这个，木君是很窘的，他觉到这世界上，自己真可怜。没有爱，没有友情，也没有所谓切齿，人是人，我是我，是虽然也不免寂寞，到底还可以在独行独睡中找到人我间另一种关系，因而能将生存气概保留的。至于既然这样与世界上一切人漠然淡然，如为所弃所忘，而另一面纠纷则是妄诞之责备，觉得人是处处很可怜，那所指的有时还不止是自己一个，且把人类也看成这模样了。

虽然好像这行为皆为自居于师友这样人误解了，他一面受窘，一面还是作他自己所要作的事。因为所损失的还是不及所获得的东西多，木君到戏院去是只好当成习惯了。

在那不宜于露头露面的偏座间，他有他的地位，（拿戏院来拟人格，他是常常不期然而然能若有所悟作出微笑的。）他那样毫不拘束的四望在另一状态下所有的一切戏，他觉得偏座不甚相宜时，又插进人的群中去。一些和气脸色的招呼，一些极其了解对方的颔首，一些谦卑，一些谄媚，一些体贴的微笑，与意见相同的抚掌，凡是木君生活中所不有的际遇，

他全可以在一种旁观下得到。把印象，咀嚼代替了自己所要而不能得的生活，这就成立了木君为自己可怜那话语的理由了。

在先是业经说到他当迈进那私娼家门限一步的心情了，在他怎么样有这样决心，忽然会作出这不凡壮举，只有天知道。但事情经过是这样——

仍然是到了那极所熟习的戏院，把预先买好的连票从那很相熟的胖子售票人手中换了入场券纸，点点头，作着那同有礼貌的熟市侩"再见"的知照，就进了那入场小门，自然而然向那老地方走去了。

时间早，还不到九点，人却很多了。坐下了身子以后，开始望四方，排列极其整齐的三大行硬木坐椅，各处全点缀了人。人中的年青女人，比如果中的橘子，最灿烂的给人以注目机会。见到橘子的色则仿佛橘的香也得到了——女人的色香，木君便也从这秩序上依约领会到了，他于是在橘子中选择橘王。

照例是在心上起了淡淡的哀感，觉得戏是已经开了场，而来看戏的只自己一人。客观的所见，是别人全都如此将自己整个的扮演喜剧的一角。全都似乎明了来到戏院的意义，不好意思稍稍在脸上露出所有生活的劳苦与忧郁。人人把《入院须知》背熟，来此义务是欢喜，是展览自己生活的健康，是学习人类生活较高尚的努力。木君看出自己的无分，虽然不妨在心里说，"这是戏，扮演不能，看看也就好，"然而人心是同样的血与肉做成。所谓血与肉同样作成这心，要这心全然疏忽了实生活的俯就，向渺茫的路上走，那终办不到，也是实在情形吧。机会只成就了木君在各样人类生活上

去体会，而木君者，下意识终不忘平凡是作人的好处。要平凡，自己终无力掷向平凡，与人间味接近，这悲哀情绪，是正又像永远潜在心的某一角，一遇到这样情形，便引绪抽端，要抑制也无从抑制的。

然而仍然不能走（也不认为非走不可），像呆子，举目望四方，是木君所事。

……人间的欢乐，原是没有天秤可以称量的多，单是这一个戏场就如此。……是这样想，便反省自己，自己全无分。

这人所有的，是什么？一个大学文科生，因了没有把例课念及格，就在三年级上被学校除了名。因为家中无钱供给这样一个成绩坏的人读书，就索性不再找学校进。因为无亲戚，就不能作官也不能作教员。因为性格孤僻，怯弱，以及病态的自视渺小，就好像不拘作什么事全显得无用。至于在革命成功俨然清一色的社会中，为人呐喊喝道歌功颂德成天各处去欢迎伟人既不能，作一顺民有时也像心不甘，这不知谋生的吃亏处，当然便算是被聪明人所谥的落伍人了。这落伍者生活的办法，倒是为了大学文科学生的原故；他靠作小说卖到各处，在北京呆了下来。因此说到他所有的话时，他只能说有一只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右手。

仍然应当说是在这世间并不缺少恩惠这类事，所以木君这一只右手，不久便为一些书贾市侩赏识了。把右手来为这些“文化运动家”作工赚钱，木君便也因此有了吃饭穿衣住房子机会。虽然在这样工作下免不了有“检选”“挑剔”的磨难，但很明白的是究竟能帮同他们赚钱，所以纵不能说“很舒服的活下来，”总之是“活下来了。”能够呆在北京以外还能常常到电影院一类地方，那当然还应说是文化运动者的恩

惠！

一面看戏一面想，木君是在想到人间欢喜自己伶仃以外有时也想到这各样人给他的恩惠的。金钱以外的恩惠，所谓同情者，何尝自己全无所得？所得同情终不是像在戏场中别人一对一双的受用，所以就淡焉置之。

……纵或是承情得到书贾市侩的吹，不吝其广告费用，就为了这帮助，在每一个读我作品的年青人心上都有着那敬慕与怜悯，有这样十万的同情的心，敌不敌得过一个女人诚心欢喜的来陪到我坐一会儿呢？十万的数目，诚然是颇大的一个数目了，然而把这同一个虽不怎样十分出色而是年青的女子陈列在眼前，我将选那"一"。就是百万也罢，终不及一样实在的具体的情分啊。

想到女人是怎样好，不如说想到女人是怎样奇怪。许多事，从木君眼中看来，全是奇怪之至；女人则似乎更是一样奇怪东西了。

若是正这样想到女人的可异时，恰恰面前来了一个女子，那木君，便将"想到女子"改成"想到这个女子"了。于是详详细细来看这女人特有的美，于是随即在这女人身上作出那荒唐不经的梦，于是……，在往常，是曾经常常有这样事发生的，遇到这样事时不能分出这是幸或不幸，总之到后是非常自苦。但干吗一定说往常，如今不是正又来了一个女人么？

女人来得并不是突然，人固有因另一目的，欢喜选择偏僻地方的自由，如木君一样其人者。然而不得不给木君稍稍惊讶的，是这女人不偏左不偏右，恰坐在他的前面。前前后后全尚空空无人，致非常容易为人疑心到是相邀相约而来，

然而久看情形又不对，遂照例不免有着那无聊汉子们小小的嫉心。然而这是无法的事，女人把座位这样选定，木君不至于逃往他处的。见一个好女子独坐，自己镶到女人身前左右空处去，这事是这怯汉子不敢作的。至于礼仪送上门，那没有拒绝理由。因为单看女子背影也颇美，木君是不在看清女人的脸也就略略心动了。

……感谢天，来了这样一个年青女子！

戏院壁上的钟响过了九点，来的人，也越加多了，出木君意料之外的是这女人并无所候。又过了五分，也无所谓莽撞汉子一个，来与女人并排坐下的事。从女人全不回头那模样着想，则尤可相信这只是“单刀匹马”。不多思量一切，只望到，面前的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于木君是可引为幸福了。

灯光在头上，明朗与白昼无异，从灯光下放肆的向前望，是不必在心上负疚恐人笑话的。视线不旁及，则所见到的，是一个长长的颈子，与一个新式短发蓬松头。颈下是肩，托了白麻纱的衣，从衣下可以领会到身体柔和的线。人的美，与年青，那是单是从背面这样看来也可以分明的，所以木君全不疑惑，便断定这是应当归人是给他烦恼的一流女人中的人了。

女人低了头，看那手中一张本剧说明，然而似乎又不曾在看，像来此地方是陌生，想借此掩饰自己不安心情的。因为看了多久时间，从后面座隙略窥一二的木君，却望到女人所看的，是专登载广告的一面。

木君愿意得到一个机会，看看女人的脸。但太不聪明的人，是虽秉怀着顶小愿望也无从达到的。他只想，或把自己

座位挪左挪右，那就算是顶简便的一种办法了，然而怀着怕前面人明白这用意时的憎嫌，他始终就不敢移动一寸。

不过仍然有着那很好机会看清楚前面人的脸子，或者说，所看到的是眼，鼻，眉，口，——因为女人随即从怀中掏出了镜子，有意模样把这些一部分继一部分给木君从镜中见到了。见到了这些的木君，心越发怔忡不宁。

他回顾自己，是这样落魄形象，全无理由与女人要好，则所谓垂青事是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也很分明了。他因此制了心的放肆。

女人也像知道这一面是怯汉子了。自己同样是在勉强的不自然的情形下用手抹头上的发，向后拢。那白白的手，在黑发上显出全然的美的匀称，在木君看来，乃不是肉也不是骨所成，只是一种想象的东西所雕就。木君是好奇，刚才说过了，这手便是奇物之一，适宜于从这东西上作一切精致富丽的联想，以及大家所说的“崇拜”的傻行为。捏一下或咬一口，同样将给木君以一个愉快，他且想亵渎这手的尊严，要它永远与一种荒唐的梦联合在一处，以便从这净白的手的印象上找到一样不端方的兴奋。

灯熄了，乐声开始作一个无聊的合奏。用大提琴作领袖，比如一群游街人喊着顶不讨好的口号，虽不讨好也不顾一切的尽喊下去。木君照例是对这音乐不加以理会的，就去看前面。灯初熄，一切显得漆黑，因此所见只是一个轮廓。“就是轮廓也很美，”木君的心怎样的在短时期系住了这陌生女人，也就非常明白了，木君不知不觉将身略向前移。

在这样时间中女人回了头，木君望到的是一对眼睛。

这不是全然无心的一瞥，为使木君明白，这女人的回头，

眼睛停在木君的身上约有五次呼吸的长久。

木君心上有了这样疑问："这是于吗?"意思好像是不应当。

但作了一件似乎责任以内的事的女子，对这个再不会有所答复，头掉回去重复像先前状态了，木君即时便又想"这仍然是自己错误。"

才真是自己的错误呵，——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是一件误会吧，不是自己就是别人，——且看，人家的手又在理头发了。

理发证明是女人心中有事，木君自信于女子方面观察结果不会十分谬误的。这女子，且不止一只手常在头上，且第二次的回头，同时一只手便垂到椅后。第二次将头恢复原状，手却不即抽回。

意思是请便，随意作一点不规矩的事，这便是一个机会。木君先是望左右，望左右，左边只是一堵墙同十来个空座，右边则望别人还不分明，就可想而知别人也不能察觉这边的事了。野心的暴长，使木君无从多所考虑，便低头。头一低，自己的嘴便贴在那手腕上了。

感觉是柔软以外的微颤。木君听到的其实是这女人的心跳。然而这冒昧行为，似乎极端的伤了女人所有的自尊心，手即刻就缩回了。因此一来木君也才俨然从阱中仰望天空，奇诧自己的勇敢下跃。而且他见他自己还在向下落，不知何时方能到底，不免稍稍悔恨害怕起来了。不是自己所能作的事，居然胡涂作下了，不问事之幸与不幸，这不安的自觉，是能使自己忽然后退，超过原有地位的。木君自然也如此。他见到女人手一缩回，想起自己胡涂，作了这样非凡事业，

倒以为这微倖人可作的事，再撒野，那么别人一喊，事情便全糟了。

过一阵，女人像不以此为意的神色自如，给了木君以多思多虑，人就难过之至。想到不能再撒野，也就想到就是再来一次也不妨。又想到，即或不高兴，也就有那种女人，一直尽一个男子在她身上撒野以后还隐忍不至暴发的，安知道这女子不是这一类有耐心的女子？……他且想到这是所谓暗娼者流。是暗娼，则自己一切恐惶为笑话，再向这女人作很傻的可怜表示，至多只能在这女人心上增加一种轻视。于是他把脚伸到女人座下去，这是认定了对方的人格以后的行为，他以为装作内行的放肆以外无第二办法，他这样作了。

脚在下面找到了女人的脚，接触着，木君便如吃过量的酒以后的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欢喜占据了全心。然而仍然使他在一瞬间将心情变换的，是脚的接触像终非女人有意，故一触即如怀恐惧的将脚移开。是隐忍是嫌憎还是害怕？是全然无心的原谅了后面的男子？是故意逗着一个男子来在心上增长若干见识？是……？木君胡涂了，在他意思这脚一离开，事情便是糟。纵对方女子，如所估想的，正是那所谓私娼者流，也许为了这冒昧的行为，便从而放弃这不愉快的一回生意，也是可能吧。想到了这些，他作的事不但认为伤了女人的自尊心，自己的自尊心这时也觉得有了损失，于是脚也不准备第二次的接触，很羞惭的缩回了。

虽然这样作，也不是便可以得到平安的事！

在女人的行为上细细分析，他想她若不是娼便是疯子。然而说是变态的疯人，不如说是常态的娼妇为好。虽然手，脚，全是在一种冒昧行为下退却了，始终无从遁避的是背影

的全部。木君在这背影的玩味上，是决不悭吝自己的兴奋的。不能制止的动心，因了二次接触的欲望向上，过一时，更觉难于制止了。他竭力去改正他的注意力，集中视线于幕上的戏，幕上的戏是一个恶男子抱了一个女人在强迫接吻，在危险中另一个男子来了，女人因此便获了救，然而女子随即很自然的同第二男子接吻了。木君把戏文情节全忘却，只是记到这一男子的接吻出乎甘心情愿，那一男子却虽勉强也仍然失败，一无所得。

把自己来比譬，则不知究竟是后者或是前者：作后一个人，实无此自信，明白自己类乎先一个人，而又始终禁止不了自己不向前。是这样，真只好作着且看下文的神气期待以后的事实去了。

他觉得最好是待下去了，就暂时如久病的人等候一个必然的转机日子一样，也暂时能够忘了眼前病所给他的一切纠缠。

这样一来一切事又俨如看得异样分明了。把自己，作成冷冷的心肠，一面不忘记使这女人明白是愿意同她要好的样子，一面又不十分饿，尽这女人把那最后的戏扮演下去，则他所得决不是仅仅这一点。木君既然把心决定了，那双手，自然就有胆气搁到前面的靠背上了。他把手轻轻扣那椅背，进一步撒野。

女人在约略两分钟以后才感觉得这行为，——不，她是无论如何不会比木君更稳定更不在乎的。先是正若无可奈何，装不理。到后回头了，若生气嗔了模样，然而这在木君心上明白不是拒，很明白了。一个女人被人这样频数无理麻烦，又柔弱不欲生事，则用这一嗔行为作手段，抵拒外来的包围，

当然在事理之内　然女人若是另外一种女人呢？譬如说，女人是姨太太，是妓，是虽非鬻身为业却天赋了性的强富气质的女子，那当然这一嗔是又当别论了。女人中，除了于性欲全无所意识的少女外，凡是这样嗔着面前的男子，这嗔就仍然免不了反应着一种动心的情绪。只怕男子是一分不及格的一个莽男子，此外这用作“拒”的结果，多数是反而给了男子以前进的引诱，而自己也就在这嗔上无意识潜植了对男子动心的原由，因此两人便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更进一步的行为罢了。

女人的嗔，木君所知道的，不过是从回头时的迅速，与在黑暗中的眼光全然凝固，以及返身时又略略吁气数事上综合所得。究竟女人的心，是正为这事起着怎样的波涛，那木君可说是全然茫无所知。

说到心，他自己就不很分明自己是在怎样维持怎样变化的。先是怕，转到灰心，又从全然类乎儿戏的一次接触中将欲望提起，仍复回到决然断然的固执向前。这决然断然，是就可以维持到戏的最后一本么？木君是不敢再来决然断然说的。并且不能全然忘却的是以外的人。在休息期间，所谓外来人者，若居然不缺少这样勇敢呆子，强坐在左右，作着那通俗抄骰子一流捣乱事，那就非将全部心情变换不可了。或者这是娼，一个娼决不至于无一个相熟的男子在场，让这男子嘲笑着，望到自己同女人走去，也是木君不能忍受的羞耻。（与其尽这样人用了僭先的神态相对付，那又不如不近这女人好了。）

“总之自己不得太任兴，学作一个坏人，把这事当成一次无伤大雅的玩笑，到最后，不妨自私一点。”所谓自私，木君

想到的解释，是若果下场情形不坏，不妨随了这女人走，学学那在别人作来当成平常事的跟梢行为。至于这样学过后，怎样同女人在一块，怎样同女人谈到一切野话，怎样过夜，以及此后又怎样对付这女人，木君是完全不曾想到的。多想想，也许人又无端苦恼起来。但连这些也不想到，那前途也就真渺茫得很了。在这里，似乎免不了应当对木君有一句称赞，这个人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当这不切实际的木君，又来心跳，又来惶恐无所措手足，已经是休息的字幕映过，戏场的灯已明的十点半了。

全场吃烟的人将所吐出的烟雾结成一大团，差不多每一个人的头发同衣衫皆有为烟味浸透的灾难，于是木君逃出去，到门外去站。站到门外的木君，为冷风一吹，人也清楚许多了，他于是注意到今天天上的月，从月上想起在淡白幽雅的月光下同一个女人挨着低头走路的趣味。这样一件平常事，差不多每一个年青大学生全有分的，在木君看来，则竟像比成天坐了汽车拜客还与自己身分不相称，说来竟不容易使人相信的。

"没有言语，只是这样并排低头在月下走，四顾无一人……无人也不是便给了多少其他方便，只不过是因此可以更沉静，更使人领会这月与人与情景的美。"木君这样想。

这样想，望天空，蓝蓝的天空斜西正悬贴了一个圆圆的白月，冷冷的风来去如有脚。（景色是这般相宜！）木君茫然了。把女人找来，便凑成了这梦的全体。但是即或怎样自私，不顾忌一切，设法要这眼中女人同自己在一块地方，是作得到的事情么？同如此陌生男子在一处，虽自己怎样矢忠矢信，女人能够放心么？

“不放心，直截拒绝了，用着生气到快要叫人的神气拒绝了，于是我一个人怀了这痛心印象到月下去玩味，这也好。”木君如此想，就走进戏场，预备坐下来找那丢脸机会。

刚在门边却碰头了，女人也若计量到同样一种事，人由内中出来了。在门口大灯下正正的一面，使木君变成了奴隶，腆然不管旁人如何，跟了女人就走。

先是女人虽然在门前见到了木君，大致不猜想到他会跟出来。她所预备的，也似乎只准备在见见木君一面，两方装成无意的碰头，其他无所冀。因此一来到了坪中的一对，又即刻不安起来了。木君很惶急，女人竟更难于处置，她只再看了看木君，就又返身走回戏场了。剩下的木君是木立着，低了头望自己的影。

似乎一切完全了。实际木君是有所得，至少比先前更了然女人于自己的注意了。但他为这期待心燃着熊熊的火，不可耐。他同她，不约而同，各人在所站立地点再进了一步，心的距离是近到可以摩撞了，因此他更相信。他的木然独立只是他的惊讶过甚。一切比希望中怀着的接近还接近，女人竟是这样一个女人，木君以为这简直是梦了。

他直到后场灯光已熄音乐开始时才再进去，仍然坐原位。

这时女人又回头，用手扶了女人座位椅背的木君，方以为这手或将为另一只手所按，然而女人不过用眼睛轻轻的按捺木君的心一下，人各规规矩矩坐定了。

这里若是说，后场这一点钟光景，木君的情感，是怎样的将自己提高到天上，又没掷到泥淖中，加以脚踹，过于琐碎了。天意（至少是魔鬼意）使他有这样一种遇合，他没有违反这司运者调排，虽不习惯于这新事业终于在散场后他又

让她引了自己走出戏场了。横在面前的是车，车夫则站在一旁讨论价钱，女人从车阵中走过，迈着脚，怀着“你大胆就跟来吧”的心情在前，木君也怀着“我来了看你把我怎样”的心情在后，不到一会儿，便如木君先一点钟时所希望的办法，两人在冷冷静静的长安街大路边走着了。

两人向东行，天上的月在偏西，因此影子在前。人是一前一后，虽一前一后，影子却先人而走去，所以在前面女人决不会不明白后面跟得是一个俘虏。跟来了，仍然不敢并排，也不敢说话。说不敢，不如说不好意思，木君是真不好意思的。他不能赶上前，又不能说“请放慢一点”为腼腆。其实女人也正不好意思让一个男子并排，只打量“若是你要我，你就值价点，大胆点。”她自以为这样不拒绝已经就是欢迎这并排了。

这时还有什么害怕？站街警察是为了站街，他决不会注意到这些事。而且他看过太多了，那一天晚上就缺少这样一对一对打戏场出来的年青人呢？其余的人呢，则他就有他自己的同伴，不会更分心来照顾此外的不干己的事。

木君先是与女人同走，至少有两步半距离。留下这两步半距离，正俨然如特为防备女人骤然返身捉人时逃走的从容地步，一面又自然还耽心到其他人的认识。耽心在戏场中的熟人，先是不作声，到此却也偷偷跟下来，骤然的露面，自己将无地自容，于是木君惶急不安的望前后。这结果，是意外的结果，所望到的远近全是并排行，把影子也并排陈列到地面，木君于是又为了一种“不并排行反而给人疑心”的恐惧，将与女人距离更缩小了一步，鼻的气息已经可以直触女人的颈脖了。

女人似乎因此快了一步，仍然欲保持原有地位。

木君又快，仍然成为一步半间隔。且稍斜，思想再走十步决然就能并排了，并排时则可以望这女人的神气，定自己祸福。

然而走了二十步，还是同先前一样。木君脚步稍快女人就赶紧一点，到木君颓然欲止步时女人的脚步也放缓了。女人是比木君更腼腆的，然甘心情愿的表示，已在行为上曝露无遗了，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真男子。所谓真男子者，是在这时节，再也不须迟疑，就上前，就说话，就握手或揽定了腰。也许这样一来女人的心更不安，欲挣脱也有之。但这便是女人的需要，即或由女人逃遁从此更维持了原有状态，女人是更愿意作男子的再来侵迫，也非常明白了。可是木君不是这样多勇敢的男子，因此只好单成行走到东单。

东单的路是两条，有了两条路，分手的机会到了。木君再怯则只有取与女人相反的一条路，女人心怯也只好尽木君先走。

将近十二点的东单，已经不是早九点菜市热闹喧阗的东单情景了。一些黄黄的灯，挂在各个电线木柱上。电车轨道转弯处发着一线乌青的光。两个警察并立在街中心低低悄悄谈着话。傍东马路边停了有三部洋车，却只见两车夫。……天上的月将一些傍西路边的电杆影子横画在大街中央，人走过去似乎都很小心迈过这些粗大影子。

两人皆知道这时再不能如先前避让了，若无一方法将情形稍变，则结果便只有叫车，各自回家。

木君是愿意回家的，因为至少省得这悬着的心无法安置。可是当然他不会在机会以内找离开女人的方法，因为这又似

乎更近于蠢。

女人迟疑着，等候木君说话，这算规矩之至。料不到当面的木君是不讲规矩的人，他还只希望女人开口问他！相差只是谁先开口，女人若先说，“好，我们再见吧，”那木君就有话说了。反之木君若说，“我送你小姐到家，是不是一个办法？”女人也就可以从这话上找出机会谦虚以及劝驾了。两人不先开口，两人都隐约怨着对方；木君尤其是。因为他以为至少女人是有过这样经验的人，有过这样经验，一面又看得很清楚对面男子是怎样一个无用男子，不先说话把机会失去，自然责任应由女人担负了

时间虽然不过一分钟，在这样对抗的形势中，木君想到各样自己可怜处。自己的柔弱，是虽壮了胆来说话也说不出口的，何况其他更撒野的举动？既然这样无用，胡胡涂涂又居然跟到了这地方，他真想走到街警身旁去问路，请他告知回家方向的奇怪打算了。

请你们相信，在这里的木君，决不是在戏场中的木君胆怯了，他实在不怕谁了。他想说话，话语像极多，至少这话够得上写一个独幕剧，—— 一个独幕剧上爱情中的男子所有的精彩透辟的话语全供给得下——只是他口涩。一方面为这忽然哑喑恨着自己，一方面他又决不饶恕面前的女人无言语的局面。

怎么办？能说话就成了。木君说话了，终于大声的说话了，他叫车，问车夫拉十四条胡同中间要多少钱。原来他决心回家了。

女人望木君，出奇的望，随即向北走，于是叫车的木君，就不顾车夫所说的价钱如何，又跟到女人身后走去了。在这

样情形下走着追着，街警看来是全不疑心这一对人是陌生的。木君赶上了女人，女人脚步便慢了，他们又恢复了两步半距离的形式，慢慢在东单大街马路沿走着。

木君觉得这样办法至多走三分钟就会将局面全变，也许是在这样月光下作着怎样傻事，也许自己就入了别人的家里，也许……他很苦，心为着什么东西压紧，描摹不出。

一面，入格的——或性格的仍然反应着那“且看你怎么样”的乐大自由观在心影上，他以为作副兵作到头来就自然有结果。所谓仙人跳，那样习闻的故事，还不完全在心腔子外，然而女人是这样一个好女人，引他下阱他也将从容不迫的顺她意思作去了。到此时，那怯弱的，喑哑的无用气质，木君且在心上引为“只有这样对付这女子为好”的身分适当的处置而快意了，他以为这样发现女子的心为一种无论如何比损失还多有所得的工作。

当他忽然看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与轻薄完全离开的行为时，他不知不觉同女人并排了。他们就这样并排的从街的西边逾越到街的东边，在街中心时他望女人，女人低了头不敢抬起。他向前，女人便退；他退，女人复向前，他们谁是在诱谁是在拒原很难于清楚的。两人一退自然就分手了，一人之中下了决心也就完了，如今是两人一进——原来一到街东，两人同时望对方，在这样情形下的木君，心跳得利害不过。他不逃，她也无逃意，望了很久。

到后女人吁了一口气，摆摆头，意思像说“你这个人歪缠本事真好，”也似乎说“你这可怜的无用的人，居然也来了！”

木君说，“我爱你。”这话其实只有他自己听到，女人是

决不至于如此耳聪的。其实他自己也不曾将这话听清，因为自己在这时还不敢将身靠近女人一点。

他记起在电影上看到的无数拥抱女人的方法来了，而且每一个方法都像自己不必怎样练习也可以学到适如其分，使女人非常受用。他又记起别的一些情节，譬如说，街的另一端，有一个恶汉走来，汉子是高大绝伦，站在面前便如一座小山，……他预备的是怎样一拳打中这恶汉的下颚，且一脚又恰巧踢在那突着的大肚上，于是，恶汉倒地，从而消失，女人在惊骇中为自己所抱，眼睛闭好，承受这当然的一吻。然而这恶汉并不曾出现，警察又不曾将酒吃醉有拦路行为，木君倒不明白应如何与女人把身体并在一处的办法了。

女人是不动。虽不能再视木君，但实在是正等候木君的动作。她明白站在一旁的木君人的无用，但她不能把一个男子应有的顽皮身分从木君人格上涂去。她算计她作的事已到了头，一个女子引诱男子的本分内事她全作了，他再不来一点手法把局面改变，则只能怪他自己不会享福。遇到这样太无男子气的人，在女人是很苦的，但木君不是体会到这心情的人，虽然作文章时还常常怜为人称道分析女子心理顶精细。或者，女子的心理太精细，分析到后仍然失败，所以这时的木君就窘着了吧。

木君在无可如何中，又从女人的右边走到左边，女人左边比右边多一朵绸制大菊花，这菊花可以给一个聪明男子利用贡献五十句谄媚言语，却不能给木君以一丝一毫帮助。

他想，“把这花拿走吧。”动手自然是不能，然而手到女人身边了，不知放在何处为好。

女人以为木君是想握手了，不抬头，很惶恐的交付木君

一只左手。只一握。木君却放松了女人的手，他的感觉是女人的心同手皆作微颤，而柔软，温暖，腻，是此外的事。

…………

这样，木君自然就有跟陌生女人进总布胡同的理由了。

香玉胡同是总布胡同东的小胡同，这时的月是不因为胡同稍小就不照顾的，所以木君在进女人的大门以前，虽忘了自己是怎样的人，虽忘了女人是怎样的人，但望到地上分明的双影他觉得这才是自己曾作过男子的一点小小证据。

本篇发表于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署名甲辰。

某　夫　妇

……商量好了，一切已经妥当。

"好好。我去我去。照到你说的我去作。"女人说了又望男子，用一个女人特有的章法。

"你怎么说？"一个男子细心处总比女子为深，他怕她忘记。

"怎么说，是说我到那时候怎么说吗？"

"是！"男子不耐烦的样子，促她即说。

"我让他把那东西拿出来，我让他给我念，我让……"

"你就说你让他把你抱了以后，你！"

"他抱了我，我就说，这做不得。我说我是有夫的人了，我不能同别的男子作胡涂事。我说我那人知道了会用刀杀我，用绳缢我。我说我被人欺侮了，我要告给我的那个人。我说我名誉从此将被毁了，丈夫的名誉也毁了。……我就哭，且不让他走。……我又说，我要告大家，让这里的人全知道，请众人评理。"

男子在女人的复述制就的话语中，点头，点头，点头，

见到女人说完了，拍拍手，表示胜任愉快，就嘱咐：

“不要临时又忘记！不要哭又不有眼泪！不要……”

其实，女人的眼泪是不必愁到时不有的，这个男子倒知道得比女人自己还清楚。然而他意思是眼泪要多才行，因为这时代，进步了，少许的女人眼泪也不能攻克一个男子的心。他平常就不轻容易为眼泪吓倒的。他要多，她说这个决办得到，一个女人只要低下头一哭，眼泪会出来的，决不比生小孩是大事。他信了，但假若是眼泪也可以事先练习的话，男子当然也不反对这“预演”。

“我信你了，你照到去办，我自然来收场。”男人用他那男绅士的气概说。

“你一定要来！不来我可不好下台！你先到那木材堆下等候，不要声张，不要使另外人知道，听我哭着喊救人时你就来。”

“到那时我一定就来，你见我要打他杀他，先是哭，不要理。我要生气到俨然出命案的架势，到后我把他威风一杀，你再哭哭啼啼告我怎样怎样，看他当真怎样。”

“我就说，这人要我脱衣服裤子！不，我说他强迫我作那个坏事，他要我陪他到这种地方睡，他要我随同他跑，他要我……”

“若是他不曾说同你逃走，你可不能说！”

“是的！他不说的我也不说，说的我就说，不过万一他一句话不说呢？”

“不会的，这人口不是哑子。那有一个想转人妻的念头的男子是蠢人。他见你不肯，必定找出许多话来引诱你。他说的必比我所想象的多。这是个坏人，你不要以为他长得好看

话又说的好听就当真…………”

“怎么啦？我是这样人吗？”

“你是我信得过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两人的利益。我并不是为我自私自利打算的。为国家，似乎也非惩罚一下这年青的起坏心的浪子不可。不过我告你，要小心。照到我办法，那就既不上当又能够得钱，得了钱，我帮你买你欢喜的衣料，你不是说过要几件体面衣服出客吗？”

“我要那红色的，可不要绛的。”

“是！就买红色的！可是你记得到你的话么？”

“记得到，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再念一遍！”

“我不念。”

“记不到。”这是故意说，因为男子太把自己看蠢了。

男子却因了这答话生挺，就说：“记不到，那就算了。”

“算了就算了，又不是我要钱用。”

“那你难道以为我是来当开眼忘八的人吗？”

“你是正派人，有身分的人，谁不知道呢？这事总是我要去做的！”

“婊子，你这话就该打。你当真若是偷了人，你看老子要你性命不要！”

“我偷人，是我要去做的吗？是我想磕钱吗？我是婊子，你呢？”

“我是忘八，活忘八，看忘八打死你。”于是，男子咬牙啮齿的走到女人身边来，一手捞着了女人的短发，就往后奔，女人于是跌倒到地上。

大的有力的巴掌在两边脸上各一下，腰部又一脚，女人

就仿佛被训练模样就哭了。这真是预演流泪这一幕情形，可有这眼泪去了那么多，还是预演！

“我让你打死，我让你打死，我不一定要活在这世界上！”女人在地下滚，带哭说。

“你自己去死，我倦了。”男子说时已放下女手，两手拍灰，站到房中冷笑。

“你把我打死好了，你还可以讨一个年青的好看的为你找钱！”

男子不作声，只冷笑。

“怎么又不打了呢？你打呀！你踢呀！”

男子还是笑。心中是有点悔了，但照理作丈夫的是绅士，就有绅士的身分，所以不像那类塌茸男子的采用认错办法。……

女人哭倦了，说倦了，坐到地下想着了心事。她笑了。她不要男人劝她，自己站起身来弹弹灰，理一理头发。

两人各据客厅的一角，仿佛已经议了和。

外面听到有人打门，男人走出去，从门缝望了一望，又即刻走回到女人身边来。他和气了，和气的问女人，愿不愿意作先所约定下来的事。

女人说：“愿。”

“他已经来了，这戏只好在家里演了。”

女人听到说那个人已来，心一紧。男子说是只好在家里扮演这戏了，女人笑。女人笑，就算承认丈夫的体面提议了。

“你去开门，我从后门出去好了。”

“你……”

“我非走不可了！我到一点钟以后就来，在一点钟以内这

戏得扮好，情节一拉长，我来的就不是时候了。”

外面门又在拍了。

“还是我呼喊救人，你再来！”

“就是这样好，你不喊，我就不来。”

“那好极了，你走吧。”

他们接吻，仿佛用接吻作保障，两人把保障得到，分了手，女子走到外边去开门，男子消灭到厨房的角门边，不见了。

女人把来客让进客厅，又由客厅让进房。

客是年青人，听到主人不在家，兴致非常好，胆也非常大。一个年青人照例是以为得来的方便是运气的。

女人同来客在一块坐下，来客的行为恰如主人所预料。时间慢慢过去，客也慢慢的把行为变了。可是女人似乎忘记喊救命了，她居然让这客人得到所欲得一切，她作了一件自己也觉得意外的事。她用了俨然报仇的心情，尽年青客人在身上撒野一些时间了。

客人出了门，在巷口便碰到了主人。

主人茫然了，客却红了脸。然而两个好朋友在这时节话自然应说的，于是客人先开口。

“哈，我等了你老哥一点钟，还不来，陪嫂子坐了很久……”

“是吗，对不起，对不起，再坐坐吧。”

客人望望表，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再来。”

“不是特意来有点事商量吗？”

“事是小事，明天我们在公园里见好了。”

“什么时候？”

“下午七点吧。”

“好好，七点一定去。”

客人把同女主人约下的时间匆忙中又同男主人约下，也来不及反省，却匆匆走了。

主人回到家，见到太太睡在床上，装已经睡眠，那一对枕头却放到床正中腰下，忽然悟到了什么，走到太太身边，生着大的气，大喝了一声旋即扑到太太身上去。

…………

害得第二天客人在公园中等到九点，还不忍离开公园。这天真烂漫的人，还以为朋友夫妇之中必有一个人害了大病，所以不能如约到公园。

第三天，他就跑去看这一对贤主人，才知道两人都因为一种来得怪的病到医院上药换绷带去了。

本篇发表于1928年9月28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第34号。署名沈从文。

山鬼

《山鬼》为中篇小说，其中前三部分发表于1927年7月16日、23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36～137期。署名为琳。

1928年10月，全文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文中插入的注释，为作者原注。

1936年1月上海大光书局印行《从文小说集》时，曾以《一个神秘的颠子》为篇名，收入《山鬼》全文。

现据1928年光华书局初版编入。

山　　鬼

一

毛弟同万万放牛放到白石冈，牛到冈下头吃水，他们顾自上到山腰采莓吃。

“毛弟哎，毛弟哎！”

“毛弟哎，毛弟哎！”左边也有人在喊。

“毛弟哎，毛弟哎！”右边也有人在喊。

因为四围远处全是高的山，喊一声时有半天回声。毛弟在另一处拖长嗓子叫起万万时，所能听的就只是一串万字了。

山腰里刺莓多得不奈何。两人一旁唱歌一旁吃，肚子全为刺莓塞满了。莓是这里那里还是有，谁都不愿意放松。各人又把桐木叶子折成兜，来装吃不完的红刺莓，一时兜里又满了。到后就专拣大的熟透了的才算数，先摘来的不全熟的全给扔去了。

一起下到冈脚溪边草坪时，各人把莓向地下一放。毛弟扑到万万身上来，经万万一个蹩脚就放倒到草坪上面了。虽

然跌，毛弟手可不放松，还是死紧搂到万万的颈子，万万也随到倒下，两人就在草上滚。

“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输了。”

毛弟最后告了饶，但是万万可不成，他要喂一泡口水给毛弟，警告他下次。毛弟一面偏头躲，一面讲好话：

“万万，你让我一点，当真是这样，我要发气了！”

发气那是不怕的，哭也不算事。万万口水终于唾出了。毛弟抽出一只手一挡，手背便为自己救了驾。

万万起身后，看到毛弟笑。毛弟把手上的唾向万万洒去，万万逃走了。

万万的水牯跑到别人麦田里去吃嫩苗穗，毛弟爬起替他去赶牛。

“万万，你老子又撺到杨家田里吃麦了！”

远远的，万万正在爬上一株树，“有我牛的孙子帮到赶，我不怕的。——毛弟哎，让它吃吧，莫理它！”

“你莫理它，乡约见到不去告你家妈么？”

毛弟走拢去，一条子就把万万的牛赶走了。

“昨天我到老虎峒脚边，听到你家癫子在唱歌。”万万说，说了吹哨子。

“当真么？”

“扯谎是你的野崽！”

“你喊他吗？”

“我喊他！”万万说，万万记起昨天的情形，打了一个颤。“你家癫子差点一岩把我打死了！我到老虎峒那边碾坝上去问我大叔要老糠，听到岩鹰叫，抬头看，知道那壁上又有岩鹰在孵崽了，爬上山去看。肏他娘，到处寻窠都是空！我想这杂种，或

者在峒里积起窠来了，我就爬上峒边那条小路去。……”

“跌死你这野狗子！”

“我不说了，你打岔！”

万万当真不说了。但是毛弟想到他癫子哥哥的消息，立时又为万万服了礼。

万万在草坪上打了一个飞跟头[①]，就势只一滚，滚到毛弟的身边，扯着毛弟一只腿。

“莫闹，我也不闹了，你说吧。我妈播急咧，问了多人都说不曾见癫子。这四天五天都不见他回家来，怕是跑到别村子去了。”

“不，”万万说。“我就上到峒里去，还不到头门，只在那堆石头下，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声音又很熟。我就听。那声音是谁？我想这人我必定认识，但说话总是两个人，为什么只是一个口音？听到说：‘你不吃么？你不吃么？吃一点是好的。刚才烧好的山薯，吃一点儿吧。我喂你，我用口哺你。’就停了一会儿。不久又做声了。是在唱，唱：‘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还打哈哈，肏妈好快活！我听到笑，我想起你癫子笑声了。”

毛弟问：“就是我哥吗？”

“不是癫子是秦良玉？哈，我断定是你家癫了，躲在峒里住，不知另外还有谁，我就大声喊，且飞快跑上峒口去。我说癫子大哥唉，癫子大哥唉，你躲在这里我可知道了！你说他是怎么样？你家癫子这时真癫了，见我一到峒门边，蓬起个头瓜，赤了个膊子，走出来，就伸手抓我的顶毛[②]。我见他眼睛眉毛都变了样子，吓得往后退。他说狗杂种，你快走，

不然老子一岩打死你。身子一蹲就——我明白是搬大块石头了，就一口气跑下来。癫子吓得我真要死。我也不敢再回头。”

显然是，毛弟家癫子大哥几日来就住在峒中。但是同谁在一块？难道另外还有一个癫子吗？若是那另外一人并不癫，他是不敢也不会同到一个癫子住在一块的。

“万万你不是扯谎吧？”

“我扯谎就是你儿子。我赌咒，你不信，我也不定要你信。明儿早上我们到那里去放牛，我们可上峒去看。”

“好的，就是明天吧。”

万万爬到牛背上去翻天睡，一路唱着山歌走去了。

毛弟顾自仍然骑了牛，到老虎峒的黑白相间颜色石壁下。这里有条溪，夹溪是两片墙样的石壁，一刀切，壁上全是一些老的黄杨树，当八月时节，就有一些专砍黄杨木的人，扛了一二十丈长的竹梯子，腰身盘着一卷绳，爬上崖去或是从崖顶垂下，到崖腰砍树，斧头声音它它它它满谷都是它，老半天，便听到喇喇喇的如同崩了一山角，那是一段黄杨连枝带叶跌到谷里溪中了。接着不久又是它它它它的声响。看牛看到这里顶招殃。但不是八月，没有伐木人，这里可凉快极了。沿这溪上溯，可以到万万所说那碾房，碾房是一座安置在谷的尽头的坎上的老土屋，前面一个石头坝，坝上有闸门，闸一开，坝上的积水就冲动屋前木水车，屋中碾石也就随着转动了。碾房放水时，溪里的水就要凶一点，每天碾子放水是三次，是以住在沿溪下边的人忘了时间就去看溪里的水。

毛弟到了老虎峒的石壁下，让牛到溪去吃水。先没有上去，峒是在壁的半腰，上去只一条小路，他在下面叫：

"大哥！大哥！"

"大哥呀！大哥呀！"

像打锣一样，声音朗朗异常高，只有一些比自己声音来得更宏壮一点的回声，别的却没有。万万适间说的那岩鹰，昨天是在空中盘，此时仍然是在盘。在喊声回声余音歇憩后，就听到一只啄木鸟在落落落落敲梆梆。

"大哥呀！癫子大哥呀！"

有什么像在答应了，然而仍是回声学着毛弟声音的答应！毛弟在最后，又单喊"癫子"，喊了十来声。或者癫子睡着了。一些小的山雀余为这声音惊起，空中的鹰也像为了毛弟喊声吓怕了，盘得更高了。若说是睡可难令人相信的。

"他是知道我在喊他故意不作声。"毛弟想。

毛弟就慢慢从那小路走。一直走到万万说的那一堆乱石头处时，不动了。他就听。听听是不是有什么人声音。好久好久全是安静的，的确是有岩鹰儿子在咦咦的叫，但是在对面高的石壁上。又听到一个啄木鸟的擂梆梆，这一来，更像冷静得有点怕人了。

毛弟心想或者上面出了什么事。或者癫子简直是死了。心里在划算，不知上去还是不上去。也许癫子就是在峒里为另一个癫子杀死了。也许癫子自己杀死了。……

"还是要上去看看"，他心想，还是要看看，清天白日鬼总不会出现的。

爬到峒口了，先伸头进去，这峒是透光，干爽，毛弟原先看牛时就是常到的。不过此时心就有点怯。到一眼望尽峒中一切时，胆子复原了。里面只是一些干稻草，不见人影子。

"大哥，大哥"，他轻轻的喊，没有人，自然没有应。

峒内有人住过最近才走那是无疑的。用来做床的稻草，和一个水罐，罐内大半罐的新鲜冷溪水，还有一个角落那些红薯根，以及一些撒得满地是虽萎谢尚未全枯的野月季花瓣，这些不仅证明是有人住过，毛弟从那罐子的式样认出这是自己家中的东西，且地上的花也是一个证，不消说，癫子是在这峒内做了几天客无疑了。

“为什么又走了去?”

毛弟总想不出这奥妙。或者是，因为昨天已为万万知道恐怕万万告给家里人来找，就又走了吗?或者是，被另外那个人邀到别的山峒里去了吗?或者是，妖精吃了吗?

峒内不到四丈宽，毛弟一个人，终于越想越心怯起来，想又想不出什么理由，只好离开了峒中，提了那个水罐子赶快走下石壁骑牛转家中。

二

“娘娘，今天有人见到癫子大哥了!”毛弟在进院子以前见了他妈在坪坝里喂鸡，就在牛背上头嚷。

娘是低了头，正把脚踢那大花公鸡，“援助弱小民族”啄食糠拌饭的。

听到毛弟的声音，娘把头一抬，走过去，“谁见到癫了?”

那匹鸡，见到毛弟妈一走，就又抢拢来，余下的鸡便散开。毛弟义愤心顿起，跳下牛背让牛顾自进栏去，也不即答娘的话，跑过去，就拿手上那个水罐子一摆，鸡只略退让，还是顽皮独自低头啄吃独行食③。

“来，老子一脚踢死你这扁毛畜生!”

鸡似乎知趣，就走开了。

"毛弟你说是谁见你癫了大哥？"

"是万万。"毛弟还怕娘又想到前村那个大万万，又补上一句，"是寨西那个小万万。"

为了省得叙述起见，毛弟把从峒里拿回的那水罐子，展览于娘的跟前。娘拿到手上，反复看，是家中的东西无疑了。

"这是你哥给万万的吗？"

"不。娘，你看看，这是不是家中的？"

"一点不会错。你瞧这用银藤缠好的提把，是我缠的！"

"我说这是像我们家的。是今天，万万同我放牛放到白石冈，万万同我说，他说昨天他到碾坝上叔叔处去取老糖，打从老虎峒下过，因为找岩鹰，无意上到峒口去，听到有人在峒里说笑，再听听，是癫子，一会看到癫子了，癫子不知何故发了气，不准他上去，且搬石块子，说是要把他打死，我听到，我刚才就赶去爬到峒里去，人是不见了，就是这个罐，同到一些草，一些红薯皮。"

娘只向空中作揖感谢这消息，证明癫子是有了着落，且还平安清吉在境内。

毛弟末尾说，"我断定他是这几天全在那里住，才走不久的。"

这自然是不会错，罐子同做卧具的干草，已经给证明，何况昨天万万还是明明见到癫子呢？

毛弟的娘这时一句话不说，我们暂时莫理这老人，是好的。且说毛弟家的鸡。那只花公鸡，乘到毛弟同头同妈讲话时，又大大方方跑到那个废碌碡旁浅盆子边把其他的鸡群吓走了。它为了自夸胜利还咯咯的叫，意在诱引可以共产的女

性同志近身来。这种声音是极有效的，不一会，就有几只母鸡也在盆边低头啄食了

没有空，毛弟是在同娘说话抱不平就不能打了，但是见娘在作揖，毛弟回了头。咤喝一声“好混账东西！”奔过去，脚还不着身，花鸡就逃了。那不成，逃也是不成，还要追，鸡是飞上草积上去了，毛弟爬草积。其余的鸡也顾不得看毛弟同花鸡作战了，一齐就奔集到盆边来聚餐。

要说出毛弟的妈是怎样的欢喜，是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尤其是毛弟的妈这种人，就是用颜色的笔来画，也画不出的。这老娘子为了癫子的下落，如同吃了端节羊角粽，久久不消化一样；这类乎粽子的东西，横在心上是五天。如今的消息，却是一剂午时茶，一服下，心上东西就消融掉了。

一个人，一点事不知，平白无故出门那么久，身上又不带有钱，性格又是那么疯疯癫癫像代宝（代宝是著名的疯汉），万一是头脑发了迷，凭癫劲，一直走向那自己亦莫明其妙的辽远地方走去，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或者，到山上去睡，给野狗豹子拖了也说不定！或者，夜里随意走，无心掉下一个地窟窿里去，也是免不了的危险！癫子自从癫了后，悄悄出门本来是常有的事。为了看桃花，走一整天路；为了看木人头戏到别的村子住的夜：这是过去的行为。但一天，或两天，自然就又平安无事归了家，是一定。因有了先例，毛弟的妈对于癫子的行动，是并不怎样不放心，不过，四天呢？五天呢？——若是今天还不得消息，以后呢？在所能想到的意外祸事是至少有一件已落在癫子头上了。倘若是命运菩萨当真是要那么办，作弄人，毛弟的妈心上那块积痞就只有变成眼泪慢慢流尽的一个方法了。

在峒里，老虎峒，离此不过四里路而已，只像在眼前，远也只像在对门山上，毛弟的妈释然了。毛弟爬上草积去追鸡，毛弟的妈便用手摩挲那个水罐子。

毛弟擒着了鸡了，鸡懂事，知道故意咖呵咖呵拖长喉咙喊救命。

“毛毛，放了它吧。”

妈是昂头视，见到毛弟得意扬扬的，一只手抓鸡翅膊，一只手捏鸡喉咙，鸡在毛弟刑罚下，叫也叫不出声了。

“不要捏死它，可以放得了！”

听妈的话开释了那鸡，但是用力向地上一掼，这花鸡，多灵便，在落地以前，还懂得怎样可以免得回头骨头疼，就展开翅子，半跌半飞落到毛弟的妈身背后。其他的鸡见到这恶霸，已受过苦了，怕报仇，见到它来就又躲到一边瞧去了。

毛弟想跳下草积，娘见了，不准。

“慢慢下，慢慢下，你又不会飞，莫让那鸡见你跌伤脚来笑你吧。”

毛弟变方法，就势溜下来。

“你是不是见到你哥？”

“我告你不的。万万可是真见到。”

“怕莫是你哥见你来才躲藏！”

“不一定。我明天一早再去看，若是还在那里想来就可找到了。”

毛弟的妈想到什么事，不做声。毛弟见娘不说话，就又过去追那一只恶霸鸡。鸡怕毛弟到极点，若是会说话，可断定它愿意喊毛弟做祖宗。鸡这时又见毛弟追过来，尽力举翅飞，飞上大门楼屋了。毛弟无法对付了，就进身到灶房去。

毛弟的妈跟到后面来，笑笑的，走向烧火处。

这是毛弟家中一个顶有趣味的地方。一切按照习惯的铺排，都完全。这间屋，有灶，有桶，有缸子，及一切木陶器皿，为毛弟的妈将这些动用东西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有说不出的风味在。一个三眼灶位置在当中略偏左一点，一面靠着墙，墙边一个很大砖烟囱。灶旁边，放有两个大水缸，三个空木桶，一个柜，一个悬橱。墙壁上，就是那为历年烧柴烧草从灶口逸出的烟子薰得漆黑的墙上，悬挂各式各样的铁铲，以及木棒槌，木杈子。屋顶梁柱上，椽皮上，垂着十来条烟尘带子像死蛇。还有木钩子，——从那梁上用葛藤捆好垂下的粗大木钩子，都上了年纪，已不露木纹，色全黑，已经分不出是树茶是柚子木了（这些钩子是专为冬天挂腊肉同干野猪肉山羊肉一类东西的，到如今，却只用来挂辣子篮了）。还有猪食桶，是在门外边，虽然不算灶房以内的陈设，可是常常总从那桶内，发挥一些糟味儿到灶房来。还有天窗，在房屋顶上，大小同一个量谷斛一样，一到下午就有一方块太阳从那里进到灶房来，慢慢的移动，先是伏在一个木桶上，接着就过水缸上，接着就下地，一到冬天，还可以到灶门那烧火凳上停留一会儿。这地方，是毛弟的游艺室，又是各样的收藏库，一些权利，一些家产（是说毛弟个儿的家产，如像蛐蛐，钓竿，陀螺之类），全都在此。又可以说这里原是毛弟一个工作室，凡是应得背了妈做的东西，拿到这来做，就不会挨骂。并且刀凿全在此，要用烧红的火箸在玩具上烫一个眼也以此处为方便。到冬天，坐在灶边烧火烤脚另外吃烧栗子自然是便利，夏天则到那张老的大的矮脚烧火凳上睡觉又怎样凉快！还有，到灶上去捕灶马，或者看灶马散步——

总之，灶房对于毛弟是太重要了，毛弟到外面放牛，倘若说是那算受自然教育，则灶房于毛弟，便可以算是家庭教育的课室了。

我且说这时的毛弟。锅内原是蒸有一锅薯，熟透了，毛弟进了灶房就到锅边去，甩起锅盖看。毛弟的妈正于此时在灶腹内塞进一把草，用火箸一搅，草燃了，一些烟，不即打烟囱出去，便从灶口冒出来。

“娘，不用火，全好了。”

娘是不做声。她是知道锅内的薯已不用加火，便已熟了的。她想别一事。在癫子失踪几日来，这老娘子为了癫子的平安，曾在傩神面许了一匹猪，约在年底了愿心；又许土地夫妇一只鸡，如今是应当杀鸡供土地的时候了。

“娘，不要再热了，冷也成。”

毛弟还以为妈是恐怕薯冷要加火。

“毛毛你且把薯装到钵里去，让我热一锅开水。我们今天不吃饭。剩下现饭全已喂鸡了。我们就吃薯。吃了薯，水好了，我要杀一只鸡谢土地。”

“好，我先去捉鸡。”那花鸡，专横的样子，在毛弟眼前浮起来。毛弟听到娘说要杀一只鸡，想到一个处置那恶霸的方法了。

“不，你慢点。先把薯铲到钵里，等热水，水开了，再捉去，就杀那花鸡。”

妈也赞成处置那花鸡使毛弟高兴。真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又应了“众人所指无病而死”那句话。花鸡遭殃是一定了。这时的花鸡，也许就在眼跳心惊吧。

妈吩咐，用铲将薯铲到钵里去。就是那么办，毛弟便动

手。薯这时，已不很热了，一些汁，已成糖，锅子上已起了一层糖锅巴。薯装满一钵，还有剩，剩下的，就把毛弟肚子装。娘笑了，要慢装一点，免服急了不消化。

三

毛弟的妈就是我们常常夸奖那类可爱的乡下伯妈样子的，会用藠头作酸菜，会做豆腐乳，会做江米酒，会捏粑——此外还会做许多吃货，做得又干净，又好吃。天生着爱洁净的好习惯，使人见了不讨厌。身子不过高，瘦瘦的。脸是保有为干净空气同不饶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红色的。年四十五岁，照规矩，头上的发就有一些花的白的了。装束呢，按照湖南西部乡下小地主的主妇章法，头上不拘何时都搭一块花格子布帕。衣裳材料冬天是棉夏天是山葛同苎麻，颜色冬天用蓝青，夏天则白的，——这衣服，又全是家机织成，虽然粗，却结实。袖子是十九卷到肘以上，那一双能推磨的强健的手腕，便因了裸露在外同脸是一个颜色。是的，这老娘子生有一对能作工的手，手以外，还有一双翻山越岭的大脚，也是可贵的！人虽近中年，却无城里人的中年妇人的毛病，不病，不疼，身体纵有小小不适时，吃一点姜汤，内加上点胡椒末，加上点红糖，乘热吃下蒙头睡半天，也就全好了。腰是硬朗的，这从到井坎去担水可以知道的。说话时，声音略急促，但这无妨于一个家长的尊严。脸庞上，就是我说的那红红的瘦瘦的脸庞上，虽不像那类在梨林场上一带开饭店的内掌柜那么永远有笑涡存在，不过不拘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见了这妇人，总都很满意，凡是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

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毛弟的妈照例也得了全份。譬如像强健，像耐劳，像俭省治家对外复大方，在这个人身上全可以发现，他如说话的天才，也并不缺少。我说的“全份”，真是得了全份了。

自从毛弟的爹因了某年的时疫，死到田里后，这妇人，还只三十又五岁，即便承担了命运为派定一个寡妇应有的担子，好好的埋葬了丈夫，到庙中念了一些经，从眼里流了一些泪，带了三年孝，才把堂屋中丈夫的灵座用火焚化了。毛弟的爹死了后，做了一家之主的她接手过来管理着一切：照料到田地，照料到儿子，照料到栏里的牛，照料到菜猪和生卵的一群鸡。许多事，比起她丈夫在生时节勤快得多了。对于自己几亩田，这老娘子都不把他放空，督着长工好好的耕种，天旱雨打不在意。期先预备着了款，按时缴纳衙门的粮赋。每月终，又照例到保董处去缴纳地方团防捐。春夏秋冬各以其时承受一点小忧愁，同时承受一些小欢喜，又随便在各样忧喜事上流一些眼泪。一年将告结束时，就请一个苗巫师来到家里穿起绣花衣裳打锣打鼓还愿为全家祝福。——就这样，到如今，快是十年了。一切是依然一样，而自己，也并不曾老许多。

十年来，一切事情是一样，这是说，毛弟的妈所有的工作，是一个样子，一点都不变。然而一切物，一切人，已全异——纵不全，变得不同的终是太多了。毛弟便是变得顶不相同的一个人。当时毛弟做孝子那年，毛弟还只是两岁，戴纸冠，就不知道戴的为那一个人，到如今，加上是十年，已成半大孩子了。毛弟家癫子，当时亦只不过十二岁，并不痴，伶精的如同此时毛弟一模样，终日快快活活的放牛，耕田插秧时候还能帮点忙，割穗时候能给长工送午饭，会用细篾织

鸡罩；鸡罩织就又可拿了去到溪里捉鲫鱼，会制簟席，会削木陀螺，会唱歌，有时还会对娘发一点脾气，给娘一些不愉快（这最后一项本领是直到毛弟长大懂得同娘作闹以后才变好，但是同时也就变痴变呆了）。其他呢，毛弟家中栏内耕牛共换了三次，猪圈内，养了八次小菜猪，鸡是简直无从计算卵的数，屋前屋后的树也都变大到一抱以外，倘若是毛弟的爹是出远门一共出十年，如今归来看看家，一样都会不认识，只除了毛弟的娘其他当真都会茫然！

至于癫子怎样忽然就癫了呢？

怎么就癫这难说。这是一桩大疑案，全大坳人不能知，伍娘也不知。伍娘就是毛弟妈在大坳村子里得来的尊称，全都这样喊，老的是，少的是，伍娘正像全村子人的姑母呀。癫子癫，据巫师说他是非常清楚的（且有法术可禳解），为了得罪了霄神，当神洒过尿，骂过神的娘，神一发气人就变癫了。但霄神在大坳地方，即以巫师平时的传说，也只谓能生人死人给人以祸福的，使人癫，又像似乎非神本领办得到。且如巫师言，禳是禳解了，还是癫（以每年毛弟家中谷米收成人畜安宁为证据，神有灵，又像早已同毛弟家议了和），这显然知道癫子之所以癫另有原因了。

在伍娘私自揣度下，则以为这只是命运，如同毛弟的爹必定死在田里一个样，原为命运注定的。使天要发气，对一个正派人家的儿女，作弄得成了癫子，过错不是毛弟的哥哥，也不是父亲，也不是祖先，是命运。诚然的，命运这东西，有时作弄一个人，更惨酷无情的把戏也会玩得出，平空使你家中无风兴浪出一些怪事，这是可能的，常有的。一个忠厚老实人，一个纯粹乡下做田汉子，忽然碰官事，为官派人抓

去强说是与山上强盗有来往，要罚钱，要杀头，这比霄神来得还威风，还无端，大坳人认这是命运。命运不太坏，去了钱，救了人，算罢了。否则更坏也只是命运，没办法。命里是癫子，神也难保佑，因此伍嬢在积极方面，也不再设法，癫子要癫就任他去了。幸好癫子是文癫，他平白无故又不闹过人，乡下人不比城里人聪明，又不会想方设法来作弄癫子取乐，所以也见不出癫子是怎样不幸。

关于癫子性格我想也有来说几句的必要。普通癫子是有文武之分的；如像做官一个样，也有文有武：杀人放火高声喝骂狂歌痛哭不顾一切者，这属于武癫，很可怕。至于文癫呢？老老实实一个人寂寞活下来，与一切隔绝，似乎感情关了门，自己有自己一块天地在，少同人说话。别人不欺凌他他是很少理别人，既不使人畏，也不搅扰过鸡犬。他又仍然能够做他自己的事情，砍柴割草不会懒，看牛时节也不会故意放牛吃别人的青麦苗。他的手，并不因癫把推磨本事就忘去；他的脚，舂碓时力气也不弱于人。他比平常人，要任性一点，要天真一点，（那是癫子的坏处？）他因了癫有一些怪癖，平空多了些无端而来的哀乐，笑不以时候，哭又很随便，他凡事很大胆，不怕鬼，不怕猛兽；爱也爱得很奇怪，他爱花，爱月，爱唱歌，爱孤独向天，——大约一个人，有了上面的几项行为，就为世人目为癫子也是常有的事吧。实在说，一个人，就这样癫了，于社会是无损，于家中，也就不见多少害处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一些这类人存在，也许地方还更清静点，是不一定的。有些癫，虽然属于文，不打人，不使人害怕，但终免不了使人要讨嫌，“十个癫子九个脏”，这话是可靠。我们见到的癫子，头发照例是终年不剃，身上褴

褛得不堪，虱婆一把一把抓，真要人作呕。毛弟家癫子，可与这两样。是有例外脾气的。他是因了癫，反而一切更其讲究起来了。衣衫我们若不说它是不合，便应当说它是漂亮。他懂得爱美。布衣葛衣全是洗得一崭新。头发剃得光光同和尚一样。身边前襟上，挂了一个铜铗子（这是本乡团总保董以及做牛场经纪人的才有的装饰），铗的用处是无事时对到一面小镜拔胡须，癫子口袋中，就有那么一面圆的小的背面有彩画的玻璃镜！癫子不吃烟，又没同人赌过钱，本来这在大坳人看来，也是以为除了不是癫子以外不应有的事。

这癫子，在先前，还不为毛弟的妈注意时，呆性发了失了一天踪，第二天归来，娘问他：

“昨天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却说：“听人说到棉寨桃花开得好，看了来！”

棉寨去大坳，是二十五里，来去要一天，为了看桃花，去看了，还宿了一晚才转来！先是不能相信。到后另一次，又去两整天，回头说是赶过尖岩的场了，因为那场上，卖牛的人多，有许多牛很好看，故去了两天。大坳去尖岩，来去七十里。更远了。然而为了看牛就走那么远的路，呆气真够！娘不信。虽然看到癫子脚上的泥也还不肯信。到后来问到向尖岩赶场做生意的人，说是当真见到过癫子，娘才真信家中有了癫子了。从此以后因了走上二十里路去看别的乡村为土地生日唱的木人戏，竟一天两天的不归，成常事。娘明白他脾气后，禁是不能禁，只好和和气气同他说，若要出门想到什么地方去玩时，总带一点钱，有了钱，可买各样的东西，想吃什么有什么，只要不受窘，就随他意到各处去也不耽心了。

大坳村子附近小村落，一共数去是在两百烟火以上的。管理地方一切的，天王菩萨居第一，衙神居第二，保董乡约以及土地菩萨居第三，场上经纪居第四：只是这些神同人，对于癫子可还没有行使其威严。癫子当到高的胖的保董面前时，亦同当到一株有刺的桐树一样，树是那么高，或者一头牛，牛是那么大：只睁眼来欣赏，无恶意的笑，看够后就走开。癫子上庙里去玩，奇怪大家拿了纸来到此烧，又不是字纸，还有煮熟了的鸡，洒了白的盐，热热的，正好吃，人都不吃倒摆到这土偶前面让它冷，这又使癫子好笑。大坳的神大约也是因了在乡下长大，很朴实，没有城中的神那样的小气，因此才不见怪于癫子，不然为了保持它尊严，也早应当显一点灵于这癫子身上了吧。

大坳村子的小孩子呢？人人喜欢这癫子，因为从癫子处可以得到一些快乐的原故。癫子平常本不大同人说话，及与小孩在一块，马上他就有说有笑了。遇到村里唱戏时，癫子不厌其烦来为面前一些孩子解释戏中的故事；小孩子跟随癫子的，还可以学到许多俏皮的山歌，以及一些好手艺。癫子在村中，因此还有一个好名字，这名字为同村子大叔婶婶辈，当到癫子来叫喊，就算大坳人的嘲谑了，名字乃是“代狗王”。代狗王，就是小孩子的王，这有什么坏？

四

大坳村子里的小孩子，从七岁到十二岁，数起来，总不止五十。这些猴儿小子在这一个时期内，是不是也有城市人所谓知慧教育不？是有的。在场坪团防局内乡长办公地的体面下，就

曾成立了一区初级小学的。学校成立后学生也并不是无来源，如那村中执政的儿子，庙祝的儿子，以及中产阶级家中父老希望本宗出个圣贤的儿子，由一个当前清在城中取过一次案首民国以来又入过师范讲习所的老童生统率，终日在团防局对面那天王庙戏楼上读新国文课本蛮热闹。但学生数目还不到儿童总数五分之一分，并且有两个还只是六岁。余下的怎样？难道就是都像毛弟一样看牛以外就只蹲到灶旁用镰刀砍削木陀螺？在大坳学校以外还有教育的，倘若是，我们可以拿学校来比譬僧侣贵族教育，则另外还有所谓平民的武士教育在。没有固定的须乡中供养的教师，也不见固定的挂名的学生，只是在每一天下午吃了晚饭后，在去场头不远一个叫作猫猫山的地方，这里有那自然的学校，是这地方儿童施以特殊教育的地点。遇到天雨便是放学时。若天晴，大坳村里小孩子，就是我所举例说是从七到十二岁的小猴儿崽子，至少有三十个到此。还有更小的。还有更大的。又还有娘女们，抱了三岁以下的小东西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些持着用大羊奶子树做的烟杆由他孙崽子领道牵来的老人，那些曾当过兵颈项上挂有银链子还配着崭新黄色麂皮抱肚的壮士，那些会唱山歌爱说笑话的孤身长年，那些懂得猜谜的精健老娘子，全都有。每一个人发言，每一个人动作，全场老少便都成了忠实的观众与热心的欣赏者；老者言语行为给小孩子以人生的经验，小孩子相打相扑给老年人以喜剧的趣味。这学校，究竟创始了许多年？没有人知道。不过很明白的是如今已得靠小孩牵引来到这坪里的老头儿，当年做小孩时却曾在此玩大的，至少是，比天王庙的小学的年龄，总老过了十倍了。

每一天当太阳从寨西大土坡上落下后，这里就有人陆续

前来了。住在大坳村子里的人，为了抱在手上的小孩嚷着要到猫猫山去看热闹，特意把一顿晚饭提早吃，也是常有的事情。保董有时宣布他政见，也总选这个处所。要探听本村消息这里是个顶方便地方。找巫师还愿，尤其是除了到这里来找他那两个徒弟以外，让你打锣呼也白费神。另一个说法，这里是民众剧场，是地方参事厅，单说是学校，还不能把他的范围括尽！

到了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意儿？多得很。感谢天，特为这村里留下一些老年人，由这些老年人口中，可以知道若干年前打长毛的故事是怎样的给了本村人以光辉啊！同辈硕果仅存是老年人的悲哀，因了这些故事的复述，眼看到这些孙曾后辈小小心中为给注入本村光荣的梦以后的惊讶，以及因此而来的人格的扩张，老年人当到此时节，也像即刻又成了壮年奋勇握刀横槊的英雄了。那些退伍的兵呢，他们能告给人以一些属于乡中人所知以外奇怪有趣的事迹，如像草烟作兴卖到一块钱一枚，且未吃以前是用玻璃纸包好。又能很大方的拿出一些银角子来作小孩子打架胜利的奖品。这小小白色圆东西，便是这本村壮士从湖北省或四川省归来带回的新闻，一个小孩子从这银角子上头就可以在脑子中描写一部英雄史，一个小孩子从这银角子上头也可以做着无涯境的梦，这小东西的休息处是那伟大的人物胸前崭新的黄色麂皮抱肚中，当到一个小孩把同等身材孩子扑倒三人以上时，就成那胜利武士的奖品了。

遇到唱山歌时节，这里只有那少壮孤身长年的分的。又要俏皮，又要逗小孩子笑，又同时能在无意中掠取当场老婆子的眼泪与青年少女的爱情的把戏，是算长年们最拿手的山

歌。得小孩们山莓红薯一类供养最多的，是教山歌的师傅，把少女心中的爱情的火把燃起来，除了山歌是像除了引线灯芯一类东西。（艺术的地位，在一个原始社会里，无形中已得到较高安置了。）这些长年们，同一只阳雀样子自由唱他编成的四句齐头歌，可以说是他在那里施展表现“博取同情的艺术”，以及教小孩子以将来对女子的“爱的技术”。

猜谜呢，那大多数是为小女孩预备的游戏，这是在训练那些小小头脑，以目中所习见的一切的物件用些韵语说出来，男小子是不大相宜于这事情的。

男小孩子是来此缠腰，打斤斗，做虾蟆[4]吃水，栽天树，做老虎伸腰，同到各对各的打平和架。选出了对子，在大坪坝内，当到公证人来比武，那是这里男小子的唯一的事业，从这训练中，养成了强悍的精神以外还给了老年人以愉快，长毛即不会再现于此时代，同长毛样的来去无常的边苗还多，武艺是村中人人所必需，也很明显了啊。

如今是初夏，这晚会，自然是比天气还冷雨又很多的春天为要热闹了许多！

这里毛弟家的癫子大哥是一个重要人物，那是不问可知的。癫子到这种场上，曾用他的一串山歌制伏许多年青人，博得大家的欢喜。他又在男孩比武上面立了许多条规则，当他为一个公证人时总能按到规则办，这尤显出他那首领的本事。他常常花费三天四天功夫用泥去搏一个张飞武松之类的英雄像，拿来给那以小敌大竟能出奇制胜的孩子。这一来，癫子在这一群人中间，“代狗王”是不做也不成了。把老人除开，看谁是这里孩子们的真真信服拥戴的领袖，只有癫子配！只要间上一天癫子不到猫猫山，大家便忽然会觉得冷淡起来

了。癫子自己对于这地方，所感到的趣味当然也极深。

自从癫子失踪一连达五天以上，到最近，又明知道附近一二十里村集并无一处在唱木头傀儡戏，大家到此时，上年纪一点的人物便把这事长期来讨论，据公意，危险真是不可免的事了。倘若是，那一个人能从别一地方证实癫子是已经死亡，则此后猫猫山的晚上集会真要不知怎样的寂寞！大家为了怀想这“代狗王”的下落，便把到普通集会程序全给混乱了，唱歌的大家缺少了声音，打架的失去了劲帮，癫子这样的一去无踪真是给了大坳儿童以莫大损失。

上两天，许多儿童因了癫子无消息，就不再去猫猫山，其中那个住在寨西小万万，就有分。昨天晚上却是万万同到毛弟两人都不曾在场，癫子消息就不曾露出。如今可为万万到猫猫山把这新闻传遍了。大家高兴是自然的事。大家断定不出一两天，癫子总就又会现身出来了。

当毛弟为他娘扯着鸡脚把那花鸡杀死后，一口气就跑到猫猫山去告众人喜信。

“毛弟哎，毛弟哎，你家癫子有人见到了！”

毛弟没有到，别人见到毛弟就是那么大声高兴嚷，万万却先毛弟到了场，众人不待毛弟告，已先得到信息了。

毛弟走到坪中去，一众小孩子是就像一群蜂子围拢来。毛弟又把今天到峒中去的情形，告给大众听。大众手拉着手围到毛弟跳闭团，互相纵声笑，庆祝大王的生存无恙，孩子们中有些欢喜得到坪里随意乱打滚，如同一匹才到郊野见了青草的小马。毛弟恐怕癫子会正当此时转家，就不贪玩先走了。

场里其他大小老少众人讨论了癫子一阵过后大众便开始

来玩着各样旧有的游戏，这里万万便把昨天上老虎峒去听到癞子躲在峒中所唱的歌及复唱给大众听。照例是用拍掌报答这唱歌的人。一众全鼓掌，万万今天可就得到一些例外光荣了。

“万万我妹子，你是生得白又白。”

万万听到有人在谑他，忙回头，回头却不明话语的来源，又不好单提某人出面来算账，只作不曾听到这丑话，仍然唱他那新歌。

“万万，你看谁个生得黑点谁就是你哥！”

万万不再回头也就听出这是顶憋赖的傩巴声音了。故作还不注意的万万，并不停止他歌喉，一面唱，一面斜斜走过去，刚刚走到傩巴身边时，猛伸手来扳着傩巴的肩只一掼，闪不知脚还是那么一拐，傩巴就拉斜跌倒，大众哄然笑。

傩巴爬起便扑到万万身上，想打猛不知，但精伶便捷的万万，只一让，加上是一掌，傩巴便又给人放倒到土坪上了。

傩巴可不爬起了，只在地下蓄力想乘势骤抱万万的脚杆。

“起来吧，起来吧，看这个！”一个退伍副爷大叔从他皮兜子内夹取一个银角子，高高举起给傩巴助威，傩巴像一匹狮子，一起身就缠着万万的腰身。

“黑小鬼，你跟老子远去吧。”万万身一摆，傩巴登不住，弹出几步以外卧下了。

“爬起再来呀！看这里。是袁世凯呀！”袁世凯也罢，鲁智深也罢，今天的傩巴，成了被孙大圣痛殴的猪八戒，坐在地上只是哼，说是承认输。真是三百斤野猪，只是一张嘴，傩巴在万万面前除了嘴毒以外没有法宝可亮了。

大叔把那角子丢到半空去，又用手捉着：“好兄弟，这应

归万万——谁来同我们武士再比拼一番吧。”

“慢一点，我也有分的！”不知是谁在土堆上故意来捣乱，始终又不见人下。

“来就来，不然我可要去吃夜饭去了。”因此才知万万原是空肚子来专门告众人的癫子消息的。

“慢一点，不忙！”但是仍然不见下。

不久，一个经纪家的长年唱起橹歌来，天是全黑了。在一些星子拥护业已打斜的上弦月的夜景中，大家俨然如同坐在一只大麻阳乌篷船上顺水下流的欢乐，小孩子们帮同吆喝打号子，橹歌唱到洞庭湖时钩子样的月已下沉了。

注：橹歌多从洪江或麻阳唱起，中夹以“吆和嗬”“唊来和嗬”像橹摇动声音，照例是可以唱到汉阳汉口的，一面叙途中风景，一面把地名滩名指出，凡是辰河橹歌调子大体是一样，惟叙述式少有不同耳。

五

虽然说，癫子本身是有了下落，证明了他是还好好的活在这世界上面，但是不是在明天后天就便可以如所预料的归来？这无从估定。因此这癫子，依旧远远的走去，是不是可能的？在这事上毛弟的娘也是仍然全无把握的。土地得了一只鸡，也正如同供奉母鸡一只于本地乡约一个样：上年纪的神，并不与那上年纪的人能干多少，就是有力量，凡事也都不大肯负责来做的。天若欲把这癫子赶到另一个地方去，未必就能由这老头子行使权势为把这癫子赶回！

但是，癫子当真可就在这时节转到家中了。

癫子睡处是在大门楼上头，因为这里比起全家都清静，他欢喜。又不借用梯，又不借用凳，癫子上下全是倚赖门柱旁边那木钉。当他归来时，村子里没一人见，到了家以后，也不上灶房，也不到娘房里去望望，他只悄悄的，鬼灵精似的，不惊动一切，便就爬上自己门楼上头睡下了。

当到癫子爬他门柱时，毛弟同到他娘正在灶房煮那鸡。毛弟家那只横强恶霸花公鸡，如今已在锅子中央为那柴火煮出油来了。鸡是白水煮，锅上有个盖，水沸了，就只见从锅盖边，不断绝的出白气，一些香，在那热气蒸腾中，就随便发挥钻进毛弟鼻子孔。

毛弟的娘是坐在那烧火矮凳上，支颐思索一件事，打量到癫子躲藏峒中数日的原故，面部同上身，为那灶口火光映得通红的。毛弟满灶房打转，灶头一盏清油灯，便把毛弟影子变成忽短忽长移到四面墙上去。

"娘，七顺长工带了我们的狗去到新场找癫子，要几时才回?"

娘不答。

"我想那东西，莫又到他丈人老那里去喝酒，醉倒了。"

娘仍不作声。

"娘，我想我们应当带一个信到新场去才对的，不然癫子回来了以后，恐怕七顺还不知道尽在新场到处托人们打听!"

娘屈指算各处赶场期，新场是初八，后天本村子里当有人过新场去卖麻，就说明天托万万家爹报七顺一个信也成。

毛弟没话可说了，就只守到锅边闻鸡的香味，毛弟对于锅中的鸡只放心不下，从落锅到此时甩开锅盖瞧看总不止五次。毛弟意思是非到鸡肉上桌他用手去攫取膊腿那时不算完

成他的敌忾心！

“娘，儿开锅盖看看吧，恐怕汤会快已干了哩。”

是第七次的提议。明知道汤是刚加过不久，但毛弟愿意眼睛不眏望到那仇敌受白水的熬煮，若是鸡这时还懂得痛苦，他会更满意！

娘是说，不会的，水蛮多。但娘明白毛弟的心思，顺水划，就又在结尾说“你就甩开锅盖看看吧。”

这没毛鸡浸在锅内汤中受煎受熬的模样，毛弟看不厌。凡是恶人作恶多端以后会到地狱去，毛弟以为这鸡也正是下地狱的。

当到毛弟用两只手把那木锅盖举起时节，一股大气往上冲，锅盖边旁蒸起汽水像出汗的七顺的脸部一样，锅中鸡是好久好久才能见到的。浸了鸡身一半的白汤，还是沸腾着。鸡是平平爬伏到锅中，脚杆直杪杪的真像在泅水！

“娘，你瞧，这光棍直到身子煮烂还昂起个头！”毛弟随即借了铁铲作武器，去用力按那鸡的头。

“莫把它颈项摘断，要昂就让它昂吧。”

“我看不惯那样子。”

“看不惯，又盖上吧。”

听娘的吩咐，两手又把锅盖盖上了。但未盖以前，毛弟可先把鸡身弄成翻天睡，让火熬它的背同那骄傲的脑袋。

这边鸡煮熟时那边癫子已经打鼾了。

毛弟为娘提酒壶，打一个火把照路，娘一手拿装鸡的木盘，一手拿香纸，跟到火把走。当这娘儿两人到门外小山神土地庙去烧香纸，将出大门时，毛弟耳朵尖，听出门楼上头鼾声了。

“娘，癞子回来了！”

娘便把手中东西放去，走到门楼口去喊。

“癞子，癞子，是你不是？”

“是的。”等了一会又说，“娘，是我。”

声音略略有点哑，但这是癞子声音，一点不会错。

癞子听到娘叫唤以后，于是把一个头从楼口伸出。毛弟高高举起火把照癞子，癞子眼睛闭了又挣开，显然是初醒，给火眩曜着了。癞子见了娘还笑。

“娘，出门去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你瞧你这人，一去家就四五天，我那里不托人找寻！你急坏我了。……”

这妇人，一面絮絮叨叨用着高兴口吻抱怨着癞子，一面望到癞子笑。

癞子是全变了。头发像很乱，瘦了些，但此时的毛弟的娘可不注意到这些上面。

“你下来吃一点东西吧，我们先去为你谢土地，感谢这老伯伯为了寻你不知走了多少路！你不来，还得让我抱怨他不济事啦。”

毛弟同到娘在土地庙前烧完纸，作了三个揖，把酒奠了后，不问老年缺齿的土地公公嚼完不嚼完，拿了鸡就转家了。

娘听到楼上还有声息知道癞子尚留在上面，“癞子，下来一会儿吧，我同你说话，这里有鸡同鸡汤，饿了可以泡一碗阴米⑤。”

那个乱发蓬蓬的头又从楼上出现了，他说他并不曾饿。到这次，娘可注意到癞子那憔悴的脸了。

“你瞧你样子全都变了。我晌晚还才听到毛说你是在老虎

峒住的。他又听到西寨那方万告把他，还到峒里把你留下的水罐拿回。你要到那里去住，又不早告我一声，害得我着急，你瞧娘不也是瘦了许多么？”

娘用手摩自己的脸时，娘眼中的泪，有两点，沿到鼻沟流到手背了。

癫子见到娘样子，总是不做声。

“你要睡觉么？那就让你睡。你要不要一点水？要毛为你取两个地萝葡好吗？”

“都不要。”

“那就好好睡，不要尽胡思乱想，毛，我们进去吧。”

娘去了，癫子的蓬乱着发的头还在楼口边，娘嘱咐，莫要尽胡思乱想，这时的癫子，谁知道他想的是些什么事？但在癫子心中常常就是像他这时头发那么乱杂无章次，要好好的睡，办得到？然而像一匹各处逃奔长久失眠的狼样的毛弟家癫子大哥，终于不久就为疲倦攻击仍然倒在自己铺上了。

第二天，天还刚亮不久娘就起来跑到楼下去探看癫子，听到上面鼾声还很大，就不惊动他，且不即放厨内的鸡出，怕是鸡在院子中打架，吵了这正做好梦的癫子。

这做娘的老早到各处去做她主妇的事务，一面想着癫子昨夜的脸相，为了一些忧喜情绪牵来扯去做事也不成，到最后，就不得不跑到酒坛子边喝一杯酒了。

六

显然是，癫子比起先前半月以来憔悴许多了。本来就是略带苍白痨病样的癫子的脸，如今毛弟的娘觉来是已更瘦更

长了。

毛弟出去放早牛未回。毛弟的娘为把昨夜敬过土地菩萨煮熟的鸡切碎了，蒸在饭上给癫子作早饭菜。

到吃早饭时，娘看癫子不言不语的样子，心总是不安。饭吃了一碗。娘顺手方便，为癫子装第二碗，癫子把娘装就的饭赶了一半到饭箩里去。

娘奇诧了。在往日，这种现象是不会有的。

“怎么？是菜不好还是有病？”

“不。菜好吃。我多吃点菜。”

虽说是多吃一点菜，吃了两个鸡翅膊，同一个鸡肚，仍然不吃了。把箸放下后，癫子皱了眉，把视线聚集到娘所不明白的某一点上面。娘疑惑是癫子多少身上总有一点小毛病，不舒服，才为此异样沉闷。

“多吃一点呀，”娘像逼毛弟吃出汗药一样，又在碗中捡出一片鸡胸脯肉掷到癫子的面前。

劝也不能吃，终于把那鸡肉又掷回。

“你瞧你去了这几天，人是瘦多了。”

听娘说是人瘦许多了，癫子才记起他那衣扣上面悬垂的铜铗，觉悟似的开始摸出那面小圆镜子挟扯嘴边的胡须，且对到镜子作惨笑。

娘见这样子，眼泪含到眶子里去吃那未下咽的半碗饭。娘竟不敢再来详细看癫子一眼，她知道，再看癫子或再说出一句话，自己就会忍不住要大哭了。

饭吃完了时，娘把碗筷收拾到灶房去洗，癫子跟到进灶房，看娘洗碗盏，旋就坐到那张烧火凳上去。

一旁用丝瓜瓢擦碗一旁眼泪汪汪的毛弟的娘，半天还没

洗完一个碗。癫子只是对着他那一面小小镜子反复看，从镜子里似乎还能看见一些别的东西的样子。

“癫子，我问你——”娘的眼泪这时已经不能够再忍，终于扯了挽在肘上的宽大袖子在揩了。

癫子先是口中还在嘘嘘打着哨，见娘问他就把嘴闭上，鼓气让嘴成圆球。

“你这几天究竟到些什么地方去？告给你娘吧。”

“我到老虎峒。”

“老虎峒，我知道。难道只在峒内住这几天吗？”

“是的。”

“怎么你就这样瘦了？”

癫子可不再做声。

娘又说：“是不是都不曾睡觉？”

“睡了的。”

睡了的，还这样消瘦，那只有病了。但当娘问他是不是身上有不舒服的地方时，这癫子又总说并不曾生什么病。

毛弟的娘自觉自从毛弟的爹死以后，十年来，顶伤心的要算这个时候了。眼看到这癫子害相思病似的精神颓丧到不成样子，问他却又说不出怎样，最明显的是在这癫子的心中，此时又正汹涌着莫名其妙的波涛，世界上各样的神都无从求助。怎么办？这老娘子心想十年劳苦的担子，压到脊梁上头并不会把脊梁压弯，但关于癫子，最近给她的忧愁，可真有点无从招架了。

一向癫子虽然癫，但在那浑沌心中，包含着的像是只有独得的快活，没有一点人世秋天模样的忧郁，毛弟的娘为这癫子的不幸，也就觉很少。到这时，她不但看出她过去的许

多的委屈，而且那未来，可怕的，绝望的，老来的生活，在这妇人脑中不断的开拓延展了。她似乎见到在她死去以后别人对癫子的虐待逼癫子去吃死老鼠的情形。又似乎见癫子为人把他赶出这家中。又似乎见毛弟也因了癫子被人打。又似乎乡约因了知事老爷下乡的原故，到猫猫山宣告，要用力把癫子关到一个地方去，免吓了亲兵。又似乎……

天气略变了，先是动了一阵风，屋前屋后的竹子，被风吹得像是一个人在用力摇。接到不久就落了小雨。冒雨走到门外土坳上去喊了一阵毛弟回家的毛弟的娘，回身到了堂屋中，望着才从癫子身上脱下洗浣过的白小褂，悲戚的摇着头：就是那用花格子布作首巾包着杂白头发的头，叹着从不曾如此深沉叹过的气。

毛毛雨，陪到毛弟的娘而落的，娘是直到烧夜火时见到癫子有了笑容以后泪才止，雨因此也落了大半天。

---

① 飞跟头　斤斗。

② 顶毛　小孩脑顶头发。

③ 独行食　独行市。独吞。

④ 虾蟆　蛤蟆，即青蛙。

⑤ 阴米　炒米花。

CHANGXIA

《长夏》为中篇小说，曾于1927年8月1～6日分6次连载于《晨报副刊》第2018～2023号。署名何远驹。1928年10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长夏》单行本。

据光华书局初版编入。

长　　夏

一

“我不来的。”我重复的说，“我不来，决不。”

“原故？”

“原故是不来。”

“那——”

那什么？在电话忽然一顿中，我能揣测出，六姐是不高兴了。赔一个礼吧，然而在电话上接吻比信上还浪漫，如此不切于实际，作了也无补于事。

“写信告我的原故，即时写，四点以前发，九点我就可以收到了。”

照电话中的嘱咐，我答应写信，然而我怎么能说出不来的原故？太阳这么大，走来会累死；坐车吧，这车钱还能要大姐来出么？

“穷到这样也还来说爱。”我想起，凄然的笑了。

写信怎么发？还是走去吧。我决心走去。万一当真途中

受了暑，一个洋车大样跌到地上就死去，别的人不知，但六姐，能明白我致死的原由。

但逢了救主，一出胡同口，一辆车子对面来，车上是小傅。

“这大热天走那儿去？”

“想到西城去有一点事。”

小傅见到我装束不凡，明白我是徒步旅行家，他说：“不坐车，怕不行”，一面从衣袋里掏摸皮夹子。

小傅的车子进胡同去了，我有二十吊票子，来去都不必徒行，中暑想来不必了。在骑河楼我找到了替我出汗的人了，我坐车去看我的六姐。

“天气热，慢拉一点也无妨，”我在车上安慰那褐色光背人，他却以为我盼望快点，跑得更速了。

到了大姐处，给她俩一惊。

“怎么说不来又来？”

“惹你们的。”

大姐同六姐，这时正是在一块儿睡觉，大姐起身来，我就补了缺。

“老实一点吧，全是汗！”

“陪个礼。”

我把汗水全擦到六姐脸上去，大姐看不过意叫人把水打来了。

因为汗，我想起我出发时的情形了，我说“我是走来的。”

“不会那么快吧，这不止十里。”六姐是不信。

“坐在车上要别人走来。”大姐也用不信语调说。

“然而在先我是有心徒步走，因为不好……”

大姐不明白我的因为以下的话语，六姐却料到。

六姐说："还不送车钱吗?"

大姐也取钱。

"没有车钱还好意思来?"

这时不免夸口了。然而来去要大姐开车钱，是无从数清回数的。就因不好意思反而要大姐同六姐破费，所以才不能每天每天来西城，不然六姐的身至少有一半，归我有了吧。

到后仍然把我先是徒步计划到后遇到小傅的话说给六姐听，这话在六姐心中，起了一个痕。我能从六姐脸上察得出。但当我说出"我是期望在路上，万一中了暑死去，六姐会明白我"的话时，六姐却说为省这点费，中暑也应该。当真中了暑，六姐安心么，怕不应该吧?

"我是甘心受一点跋涉的苦楚，好到你面前找一点报酬。"

"不过走得全身是汗，我可不是为你擦汗水用的。"

只有大姐不作声。大姐当在想什么事情。

就是在车子上端端正正坐下来，在长安街大烈日下去让日头蒸，我也就够疲倦了。这来究竟为什么?我不明白。甚至我还准备着步行这么远的一段路，为得是……?

"一个耕田的人为了粮食的收成，大六月间去到田中收割稻米这是平常事。我，为收割爱的谷子来往不惮其烦的奔走。"想着，我又不能不笑我的傻——凡是爱都傻。多亲一次嘴，多搂抱一次，于我生活的意义上究竟添注了一笔积蓄吗?就算是，这积蓄于我将来又有什么用处?

"怎么尽傻笑?"六姐问我，我不作声。

六姐见我笑，笑得无理由。我就是笑我的傻!谁知笑也仍是傻。

大姐走到桌边去看书，问大姐，是什么书？答说是政治原理。大姐因为我来了，她不能占据六姐，就装成看书，其实心并不在书。

“大姐，怎么坐得远远的？”我说，“不高兴理我么？”

大姐懒理会这闲话，磕闲牙时大姐只有吃亏的。

“宝贝姐，睡到我的身上吧，”我轻轻的在六姐耳边说，脸上为六姐赏了一巴掌。

“大姐故意去看书，就是让我们来——”

“来做什么？说！说得不尴不尬我就又要打。”

六姐巴掌是又举起了，但我并不怕。

我说，“大姐看书不理我们就是让你用巴掌来吓我的。”

“嗤……”六姐笑。

六姐当真伏在我的身上了。天气热，但天气冷暖在两个情人中是失了效力的。再热一点把两个身子贴紧也是可以忍受的事情。与其去吃冰把热赶去，不如就是这样“以毒攻毒”好。

六姐只穿一件薄薄洋纱衣，我可以用鼻子去闻嗅一切，学打猎的狗。

二

“男人是坏种。”

“女人是？”

“女人是被坏种引坏的。”

“但男人其所以坏却是为女人的标致。”

“天下几多标致女人，谁负这使男人坏的责？”

“一个女人常常应负许多责，因为到那边引坏第一个男

子，到这边来又可以引坏第二个男子。有时候，还使男人要死不活哩。”

“说不过你那张薄嘴。”六姐口一扁，掉了头过去看壁上画。

这是我画的。画自己的相。因为充诗人，故意头发画得许多长。画是侧面像，我把脸填成苍白。嘴儿却是红红的；红色涂得像一颗樱桃。我为解释起见同大姐说这是未来派，又说搀合象征派的方法作成的。其实是乱画。

“这是诗人的相哪。”六姐在揶揄我了，还在笑。

“天下没有女人也就没有诗人了。”

“你活下来都是为女人？”

“岂止。没有女人的世界，我不信花纵能开还有香！没有女人的世界，雀儿是哑子，也是一定。没有女人的世界，男人必定也没有嘴唇。”

大姐搀了嘴，“难道没有女人的地方，男人就不用吃饭说话么？”

“口的用处是为同女人亲嘴，才会那么红，那里是专为吃饭说话而有的？”

“那你以前一个人坐到住处？”

“以前吗？”我说不出理由了。

“唵，以前，说呀！”六姐也就帮到大姐来逼人。

“以前我是知道这时有一个六姐，口才存在的。”

“是强辩！”

大姐也和说，“是强辩。”

“我不再辩了。我只问六姐：嘴唇本来已很鲜红了，照大姐说法，嘴是说话吃饭用，为什么又要涂上这么多胭脂？难

道吃饭说话也得一定要把嘴唇涂红才行?"

"只是说瞎话!"

"瞎话么? 才不哪。"

六姐静呆对相看,心里有事似的不做声。

大姐取出香蕉来,要田妈取冰。我是不待冰好就拿过来剥皮吃。冰还没有来,我吃三个了。

"看哪,嘴是不为吃东西生的!"

"还说吗?"我看六姐说,"你若是让它永远贴在你那柔软的颊上,比香蕉再好的新鲜龙眼我也不吃!"

六姐脸红了。我走过去。六姐向床上倒下,我又跟到办。六姐眼闭了。当到大姐在旁也不怕,我把我吃香蕉的口去吃六姐嘴上的胭脂。

也不必用劲抵拒,就偎拢来了。

大姐不愿看。大姐在剥香蕉皮。我心想,香蕉只是为大姐一人预备,我们除了亲嘴不应当再来夺取大姐香蕉的。笑就不能忍。

"笑什么?"大姐问。

"我笑,"我在六姐耳边轻轻说,"我把大姐的香蕉吃多了。"

六姐悟不到我的意思,为大姐分解。

六姐说,"别人是正为你来此买好的,又讲怪话!"

"不,我不应当吃。"

"你说什么?"大姐问我的话,却要六姐答。

"说吃了你香蕉太多,不应该。"

"因为你欢喜,才买的。不然我又不大吃,六姐也嫌腻,要这多下吗?"

我狂笑。我说不出话。

"是颠子，"六姐一见我笑就有这一句批评。

"我是颠子，让我再颠一下吧。"六姐腰是又变成一捆柔树枝，我手是两条软藤了。

"我的天，轻抱一点吧。"

"我要抱死你。我一个人就是常常那么想：总有一天你使我发狂，我便把你腰抱断。"

"哎呀，真吓人！"

然而腰是抱不断。六姐没有话告我说是抱紧一点也无妨，但把那藤束紧一点时，六姐更愿意，这是六姐眼睛已作目语给我通知了。

慢慢的，我又把话引到香蕉上面来，我说出我不应吃香蕉的理由时，惹得大姐一次啐。

疲倦是来了，打一个哈欠。

"弟，你疲倦休息一会吧。只要五分钟，莫讲话，莫闹，睡倒着，我帮你打扇。"

"你是说六月里帮猪打扇的。"

"你总只爱说怪话，莫又惹得我气来——"

"好，好，依你办，我睡，你陪到我睡，一块儿，我才能安神。"

在一块儿我就能安神么？真是鬼话！

然而六姐就睡下来了。不动不闹也罢，只是口，应当有着落，让它贴在姐的脸或颈脖上。手，也应当环成一条带子。六姐不依；不依那能睡？

"唉，你怎不怕伤食？"

"不怕的。这精致的食品只有越来越使人贪馋。"

到底是太疲倦了。我睡她也睡。那香蕉，当真只有大姐一

人吃。香蕉的味道，是看吃法来，有时吃，许比苹果甜，但大姐口中这时吃来是苦的，这是六姐明白告我以后我才知道的。

三

大姐故意说是打电话，就到学校里去了，她的屋里剩我同六姐。

六姐说："她爱你哩。"

"大姐爱我，这是你猜想，还是她同你说及？"

"我明白，事情是真的。"

"你的话真吓了我一跳。"

"干吗说这俏皮话？爱你的，是大姐。她真会为你发疯。你以为大姐不懂得爱人么？"

"为什么说得上，这不是一个笑话么？"

"爱人是笑话吗？我才听你这样说，以前我可不知道。"

"我不是说凡是爱人都可笑。'龙配龙，凤配凤，虱娘狗蚤配臭虫'；我们那能说得上爱？"

"你这是骂人，别人就不配爱你吗？"

"只有你才配同我——"

话是应当中止的时候了，六姐的嘴已为给封了，封皮就是我的嘴。

想起六姐刚才的话我怕起来了。然而大姐在近月以来，对于我，是不停止的在进攻，从一些态度上，我是多少也看出了一点儿。我对于这个，老实说，真感到不快。我是臭虫——这二者中总有一个是臭虫，然而这只有一个是，另一个则另外是一种，分明的是这说不到上爱。我这才知道一个人

的心有时真野到不得了。也许这在大姐方面是可以自自然然发生的，可惜这好意，我竟无从领受。

"若是我是大姐我可不会有这种野心，"我说，"一个人不自量，是只有苦恼的。"

"但是，你不能禁止别人来爱你，也正像你无从使我恨你一个样。"

"她怎么能同你打比?"

"是吗? 她心还以为我是有女子的人，也只有临时短期可以聚首，至于她，则……虽说也自谦似的说自己是寡妇，而你却是小孩子，不相称。"

六姐说了六姐笑。我也笑；但我同时要哭了。

"她也知道不相称，哼——"

"她说不相称也只以为是知识，年纪则并不。"

"六姐，我请你不要再说了。"

六姐就不再说了

我们静静的在一处偎贴，约有两分钟。六姐今天模样似乎是为特意来作大姐说客的。又似乎探我的意思。然而不待探，我知道六姐是明白我的。"我要人爱我。"以前在某一时中，我是这么想过的。可是我如今才知道我的意见待修正。我要的，是我所爱那人的爱我。六姐就纵不爱我，这也得。只是大姐的爱我，可就感到真正的讨厌！

"你将怎样对她?"

"姐，你是为大姐差派来要讨回这么?"

"我只不过想明了你意思。"

"你很明了我意思，不待我说也有了。"

"她可怜。"

“我不能因为别人可怜而爱人。这是我口供。”

我觉得怪惨，为什么大姐却来爱我？我愿意在六姐面来回复得更坚绝一点，好让大姐因失望杀死这不当的野心。若是延长下去只有她苦恼，这不能怪我。

这中我有点儿抱怨六姐了。若果是六姐不在另一时节用过一些闲话将大姐心中的希望燃起，大姐或不至如此。必是六姐说，“驹也愿”。这可怜的人，没有一点大人应有的经验（才从乡下来的女人多半是如此），便以为，我常常到她那里便是可以从泛泛情形到更亲贴的地步的暗示，于是，心中便汹涌着热情，不可遏制的向六姐来诉说。于是，在我的身上就做起后福无涯的梦来。

“若是尽愿在我身上做梦就让她去做，我无从爱她，那你知道的。”我说的话六姐似乎就不当心听。六姐不能把这话去同大姐说，那是一定的。她又怎么好去传这话。她也怕大姐。大姐真使气，一决裂，我们也就全完了。除了大姐陪她她就不敢来；除了到大姐处去看六姐我也无法走到六姐家中去，大姐若是当真一使气，我们自然也就散席了。

“我们全都是懦人，”我心想，“也正因为懦，凡事要大姐，致令大姐也想跌进这个可怜关系里。然而这是我的错？又是六姐的错？这罪过谁纵愿意承认又有何种方法可以来补救？我又不是可以分散成为两个人。即照六姐说，三个人爱来也无妨于事，但在大姐六姐之间我就长久抑制了我们热情去拿接吻应酬另一个人是我做得到的事？”

“我真没有主意了，”我说。“六姐，你帮我想想，我可受不了这爱。我无权力禁止别人爱我，但若是一个人必定时常用我不乐接受的好意来奉献给我，又来怨我没有好报答，是

两者都悲哀。"

六姐说，"我也没办法。我们少不了大姐，但又不一定要大姐也来我们关系中插一只脚。她这样做她的梦原是可以，可是又得在实际上沾光就……"

"你吃醋。"

"同你正经说话你又偏是这样的。我吃醋，你就同她……我也不至于。你的口真太刻了。"

"我是说笑的。这是使我随处闹出乱子的天才，因为说笑又使六姐生气了。"

"我不生气，只是我们应讨论正事。"

怎么讨论呢？没有结果，天落了雨，雨水积成一个湖，让它慢慢为太阳晒干，只有此一法，若是想掘开堤防，把这水泄去，也许反而有泛滥的危险！

大姐一去却是那么久，先是太阳还在天井中，待到窗子上头有了窗外帘影了，还不回。

我怕大姐回时看得出我的颜色，我也怕见大姐的样子，我就先走了。

四

"这真是何苦？远远的，高高兴兴的，从西城走来，为一句话，就生了气，要哭样的，又即走回去！"六姐不明白，六姐说。

然而都是为我的错这我很知道。我凡事总处置得非常之可笑。我无从学得聪明老练一点来应付一切。口，又每每无意中来增加我的罪。我还刚思索到我无意中的罪过！又说道：

"要我怎么办？虽然是我使你生气，但气究竟在你肚内。"

六姐也无话可说。六姐是明白我的口专会造孽，自己也就才正发过一场小气的。六姐的脸刚给我赔不是把秋霜抹去，大姐又生起气来，我明白我处境了，我是为赔礼而生。

“大姐，算我说错了，把手上的伞儿放下吧。”

“大姐说要走，就当真走么?”六姐说，说了又向我，“你的口，也就够损，真要人招架!”

“在口上有了罪的在口上来赎，再准不得账时，又请手来作见证，大姐也应释然了!”

说到手，我就作揖。见上司，在往常是应当打恭叩头的，如今为大姐赔礼，就免了叩头。

“大姐，在作揖哩，还不依?”

其实不在六姐说话大姐也是见到我的举动的。大姐不但见，大姐且知道，这作揖，挽留大姐就是挽留陪到六姐来的大姐呀！若是大姐一人来，要走就走也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大姐故意要说去，六姐自然也便应当一同走。大姐在这上头并且看出果若是作揖能挽留得人住，要六姐作十个揖，也办得到的。

“大姐，还早咧。”六姐说，身并不离开椅子。

“我想走，我不愿在此多呆一分钟。”

“那我以后也不再去你那里。”

“随你的便吧。”

大姐话虽很坚决，但在六姐起身以前总不会把六姐掉下顾自先出大门的。

“谁就不说一句错话么?”我说，我带哭声的，忍了笑来作。

我有计策了，难道只准别人用眼泪来攻击我，我就不能挤一点眼泪出来攻击别人么？大姐中了我的计，意思似乎就

稍软了点。

“大姐算了吧。”六姐走过去，把伞强了放到床后去。

大姐坐下了，不做声。

我看若再哭下去，又会闹出别人的眼泪，就哈哈子笑。然而我的眼中当真有了泪。为了要别人回心，一滴眼泪的效用是那么大，我想起大姐平素流得那样多的泪，竟去得像无影无踪，泪是尽自当到我面前大流，却没有撼动我一次。为了泪的价值的差异，我忽然觉得我在先前为别个女人所流的泪的次数，在别人也许看来更平常，就可怜自己起来当真呜咽了。

“怎么，别人已不走，还流猫儿尿干吗？”六姐说。

我自睡到床上去，蒙了脸，也不管大姐同六姐，我真大哭了。在一处，眼泪这东西，是如何的值价，另一处，又分文不值，我在此时，却因为它起了伤心了。我愿意让它在风中干去，不必在一个我不爱她的人心中起影响。我为这眼泪可耻。与其拿来当成一种工具征服我不要的人，不如没有眼也没有泪！

我为我的泪可耻又可怜，泪就来得更加多。

这可出我意料以外的坏了。大姐走拢来，说是她的错。我要大姐认错么？我要别人认错准什么事？我又不说过错不是我的。然而，我的泪，适于此时流，这正足以将大姐心泡软。天呵，我又悔我的泪流不当其时。无意中来征服一个人的心，这俘虏，却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举措就不当到这样，又使我受罚！

再哭真是不得了。我为我的举措失当得来的殷勤懊丧。我想我应当大笑，假装是哭着闹玩的样子，就又嗤嗤笑。大姐立时就走开。

六姐有一半清楚我的种种勉强处，过来倒在我对面。

“何苦？”六姐说的话极低，似不让大姐听到。“我是真难过。”

“我要这样做；想做一个好人，结果却偏是那样，不如意；我承认我的失败，就更伤心！”

“爱你你不爱她就是了，何必处处同她作对？”

六姐的话是对的。我不是就为免避同大姐作对才如此马虎么？不过一个爱做错事的人他要学好，结果只使他更把事情弄得坏，教我怎么办？

“你莫伤她的心，也莫使她高兴，就好了。”六姐又为出主意。

“天，你的话请你自己去想吧，莫要伤她的心，又莫给她高兴，我惭愧我生来笨，学你不来，只有我死了，就好了。”

“那里是要人死的事？你只要少对于她的言语行动注意点，敷衍到她，——你想，她多可怜！”

“我何尝不知道她可怜。但是，一个人，为人用爱情累赘到身上，又是怎样可怜的事！”

六姐听到咕咕的笑了。

“你是为你自己可怜才哭的？”

“就是如此，不瞒你。”

六姐笑，笑中把脸贴近我的颊：“这也是累赘吗？”

“这是我愿意的累赘。”

我们又把嘴唇拼合在一块儿了。

大姐在另一个房里，像漱口样子的喷水，六姐问：

“大姐，做什么？”

“喷一下这天冬草。”

“明知已死的草何必再去洒水呢？大姐算了吧。”

“草要死，死它的，喷一点水也不过尽尽我这心罢了。”

大姐好久不过这边房子来，六姐起身看，又轮到大姐，哭了。

若非天妹买桃子打市场转身，我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得救。

五

“没有力量勇气的人，一世只有同恓惶作伴。好弟弟，我这一世也记着你这一句话。”大姐说了又轻轻叹气，仿佛意是伊当真无力气的。

我们是一字形坐在一条长凳上，六姐居中间。

大姐的话是为我而发。说这话，就证明她还想竭仅有半斤气力向我攻击的。我心想：“恓惶也罢，你有勇气又能奈我何？”

我要人爱我，但我要我所爱的人来爱我，无端而来的善意，只是一批如像烧料的东西，挂在身上易撞碎，不碎则又嫌累赘。关于大姐的爱我就深深感到累赘了。这不是我在先意料中的事。我从不疑心她居然会有此盛意。但我这不中用的尾琐的男子，在没有得好女子垂青以外还要受这样人的麻烦纠缠，我真要哭了。我要咒骂我的命运了。

然而为了安慰别人起见，我是无从在被别人攻击以后就把嘴脸挫下作成生气模样的。我眉也不敢略蹙，虽然在这朦朦胧胧夜色笼罩的天空下。

我还说，“大姐将来是个了不得的人，在别的事业上，当

然可以得到胜利的。"

六姐也应和这话。然而我又看出六姐是在懂得我心思以后为我的话打边鼓，好使大姐高兴一点的。

"我是真没有勇气。"

大姐不说了，又似乎大姐也看出我话是在她心上打了一拳的样子，想着"在别的"二字，就低低的啜泣了。

"天哪，这不是在用眼泪来攻击我吗？还说当真没有勇气，恐怕当真有，我就会为一个人抱死了。"我心想，要笑不能笑，又觉得心惨。

要我说什么？我没有说的。我不能为怜悯去爱一个人，虽说我们是朋友。难道只准我为别人流泪别人就不应当来为我流一点泪么？我是为这世界上稍为标致一点的女人也流了不少的眼泪。眼睛近日的坏未尝不是因为这原故。如今是轮到别人来为我而流泪了。——这是第一个，以后我还要看到那些曾令我爱过而不理我的女人的眼泪，那时才是我复仇的时候！

"我想我不如到汉口去当兵让炮子打死，倒较如今还要好一点。"把手巾擦眼的大姐，还是不息的出兵。

我仍然是没话可说的。若是能当兵，就去做大兵，一仗两仗打死了，也许我到那时是能感动的。但是天下当真就有那么人能为我去死？就当真有人去为我死掉，仍然恐怕也买不到我的爱。我不能因为那个人的苦恼去把爱情来安慰别人。我决不。她再苦恼是她应有的。我因为要苦恼，我才去大胆爱我所不能爱的女人。我爱个人，她不爱我也无妨于我的爱，我只恼我自己的不济，不怨天尤人，不迁恨于对手。

"为什么原故来哭？我真有点……"我想要说我真有点"怕"，但经六姐轻轻捏我手一下，就不再做声。

“大姐算了吧。”六姐说，“都是生到这世界上很可怜的人，能够一块儿玩，痛痛快快的谈笑，就有了。谁能断定明天以后的事？无端的在一起，也会无端的分开。”

六姐也要哭，我能懂得六姐话中有泪在。我笑了，我笑了，我惨然的笑。

六姐继续说：“天下无不散筵席，正因为易散，我们尤其应当在一起来快快乐乐才是事；不然也辜负了这难得的良辰！”

“天气好，我是没分的。”

“三个人你为什么又没分？”我说的，简直是傻话，装呆不知大姐悲哀的原由。

“我是唱三花脸的，爱情戏中的配角。”大姐不哭了，话中是有泪。

“为什么说这……”六姐心事是更复杂的，她愿意把话移到别一事上去，又是办不到的事，要安慰大姐，又明知大姐的心事所在只是无从安慰起——六姐也知我的为难处。

谁不是配角？难道配角就是单演悲剧么？我想起我此时的难处才够哭！我明知道我这懦怯人，自己在此勉强充汉子，以后说不定，我为使大家安宁起见，顾自去自杀，也是免不了的事。对于六姐的爱我为使六姐保持她家庭和平，这是我不死也得离开此间理由的一种。为了使大姐不致因我而摧残了自己，我也得远去这地方才成。

“你们二人当我死了我就平安了。”我哭了。心想，“我才应该哭！我为怜恤我自己；为我这懦弱性质，不敢拒绝人，又不愿破坏别人的家庭，我才应该把一些眼泪来赔偿你们！”

委实说，我被人攻击我苦了，我不要的东西是无时无刻

不在我身边：我要的却永远不到手。我就是生出来为一些窝窝头女人爱的么？爱我又必责我以回头去承受这累赘，且用眼泪作后盾，动不动就来我的面前流，我是看一个人流泪来混日子的？

我走了。我想我不走是会更难受。也许我竟做出更坏的事情来使大姐心碎。

“你们坐一坐，我有点儿事，非走不可了。”

一个人，到世界上给另一人苦恼同欢喜，本不能一定，这也不是自己意思可以分派的。但我明知我只能使大姐苦恼，心上却终又有点不安，想在一些小事中，赎补我一点罪过，临走时，我作伪装为当真是有事要走，不是为她逼迫的原故，我们握握手。

当我为一只肥大的手掌，用力捏着时，我更感到累赘在我身上的不舒服。我一旁走动一旁想，我想这累赘，也许就因为我但图在一些小节上给人以小小安慰，结果更大的苦恼就这小事上发生了。

把虾蟆吃天鹅的不恰当比拟在心上荡漾，我为这天鹅可怜，又为虾蟆可怜，从这事上我悟了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六

听大姐说呆一会儿六姐的他就会来，我要走了。

“不准走！”六姐拉着我不放，有把握的。

“我怕见到他。”我又补充我的话，“我怕见他也只是为你。”

我当真是怕。我胆小。胆小又要充汉子，爱上别人的太

太，听说老爷就要来，我想最好我是先走一步了。

所谓银样腊枪头，是为我这样人而说的，我不辩。

“他不会疑你，决不的。”六姐说，六姐的话只能保她自己一方面的险，我终觉得见面是不好。

真不疑我么？他聪明，前一次，我已深深不安了。那时我们还不到这么地步，但是忽然来到大姐处，一进门，闹玩笑似的说，“哈，你拐了我太太来！”我不知不觉红脸了。

我想到那一次，我真还要红一次脸的，走是一定了。

“我不准你走。”

六姐的命令，违反时，就有眼泪流。我愿意见六姐的泪比大姐的笑还好，但是定要一个人流泪，又何苦？又明知道她是病才好，为顺她意思，勉强坐定了。

“请开释我吧，”我在六姐耳边哀恳了，我还不忘记，“我是为你咧。”

六姐也轻轻的说：“不怕，他纵疑，也只会笑大姐的。”

“怎么扯到大姐身上去？”

六姐不作答。

我就问大姐：“大姐，她说我在此，他见了，他会疑到你身上，反来取笑你，是真么？”

大姐忽然脸红了。

六姐要封我口也封不及了。六姐轻声说：“你这口，真是除了必得时时刻刻用另一个嘴唇捂住你就会乱说错话。”

“这是你说的！”

“是我说，我又不是说诳话。但你当到大姐说，大姐脸红了。你问这话就是狠狠在大姐的心上打一拳。我的他，他纵见你在此也只会取笑大姐，说你爱大姐才常常来！实际上，你又

是这么的同她离得远，且大声问她，你想大姐听了不难过么？”

我惭愧了。我想我为了单是使这疑心落到大姐身上，好让大姐在这误会上头得一点聊以解嘲的快乐，也应勉强呆在这里一会儿了。

我坐下之后，望大姐，大姐还在低头借故理鞋子。

这时我很为大姐可怜。大姐是就愿意别人有这种误会，以便从这误会中找寻一点满足的啊。我不能爱人，难道这一点牺牲也理不到？

因此我想起我们在看电影时大姐必得要我坐在她同六姐中间的原故。因此我复想起我们在一处玩时她必把我安置于她们中间的用意。

我说：“大姐，我就不走了，我不怕六姐的他了，待他来，我还要当到他来抱六姐，同六姐亲嘴。”

我若无其事的脱了刚穿好的长衫子，六姐为代挂在衣架上。六姐说，“来不来，也不一定的，说是七点送钱来，纵来这时也还蛮早咧。”

“这时我倒愿意他来了，好赎我的罪。”我说，还有话要接下去。

经六姐的眼一鼓，我就不敢再来多嘴了。望到大姐我又动了可怜的心思。我若是，有这样知趣，正当到六姐的他来到时，忽然去抱着大姐，那时的大姐，真不知要怎样的感动！只要是这种亲洽情形在六姐的他的心中有想起的可能，大姐的愉快，也就正如得到真的款洽一样满意了。那时的大姐，也许在感动中会流许多泪，又会学一个悲剧中的情妇样子即刻晕倒在她情人的怀里，而我，就立时抱了她放到床上去，且以口哺药水去喂她。然而，倘若是真有这一场戏演，真是

一出如何滑稽的戏啊！

这么热热闹闹当然是不必，只要是六姐的他来时，我对大姐暂时把对六姐平时的狎情形，用上十分之一给那来客看，大姐就会得到一些为我所料想不到的快乐了。

我为了别人这可怜小小的希望，我应当来成全人一次，这无疑！若把爱情的重量放在天平上去称，也许大姐比六姐要重两倍以上。但是老天的安置，却是这样巧，真纯热烈的爱却偏放到一个相貌不扬的女人心中：我这人，至少是和一般人的那样通俗与平凡，我要的，却是一个有着美的身体的女人。大姐即或可以做一个好家庭主妇，但再收拾一点也不能做人的情妇：我不要太太，所要的只是浪漫的情人。六姐脾气就再坏，年龄就再长，那是仍然合于我的口味的。若大姐，则当另外看一种人的嗜好，我们相差终是太远了。

时间还只才五点，六姐的他要来也说得七点才来，各人有各人的心中事，又都不说话，这种时间怎么来断送？

我说："六姐，我们玩点什么吧。"

"我主张下棋，"六姐说，六姐顶会围别人的子。

"我不下棋的。我下不赢六姐，回回败。"大姐这话或者不止是说棋。

"胜败乃兵家常事，大姐莫自馁，同六姐摆一盘吧。"

"我让你两子，来试试，说不定今天会要我败的。"

"让我我也不做的。我棋坏，是一种；天意把胜利给六姐，又是一种。"

"大姐是话中有骨耐人嚼"，我慑于六姐的警告一句话到喉边又咽下。

六姐说："好姐姐，来一盘，我决定让你，不放煞手就有

了。”

我为当差事，把棋纸摊开到方桌上头，大姐勉强同六姐对局。我就站在旁边做哑子。

果然大姐赢了一局了。六姐不放松，又要大姐摆。

“说是一局呀。我今天胜一局就够了，明天要败又败吧。”

大姐推困倦，走到床边就倒下。大姐今天当真胜了一局棋，心中自然是高兴，不过直到七点半钟六姐的他还不来，大姐赢一局空棋罢了。

七

时间还才六点多呢，电话又来了。

“在这个时节，就给我一个信。”

“说什么?”我是的确不知在一张纸上，还应当说一些连从电话上和到当面尚说不尽的话!

然而，那边似乎生气了，照例的啐。

“莫生气吧，我的好人。”

“我的不好的人，你不照我的话办，我可要——”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知道。”

“我当真不知道。”

“你像做文章吧。你做文章写一万字也写得出，为什么这里写一千字两千字也不能?”

“做文章是做，随便的。你这怎么……”

“就说‘爱’。”

“肉麻。”

“那你不依我办以后来时我可不理的。”

“做诗好不好？”

“只要写得真切，不准闹玩笑也成。”

唉，这真是做戏！为什么定要写到纸上才成？爱情的凭据，难道是一张纸么？写一千句话，纵有五百个精粹动人的字眼，难道比得上亲一次嘴么？

“好，为了遵从你的意思我来写……”

我想这样起头。写完头一句，看看，不行！这是大概又准不得账的。似乎必定也像做小说一样，第一句，要写“我的亲爱的，”或者更热闹点的称谓才行。但是，那是小说，这也是？我不明白六姐这嗜好。我想这嗜好，总有一个时候要厌烦。既然当面不过像一对通常夫妇一样心肝骨肉还不曾叫过一次，为什么一写到信上，就要装饰一下文字？我发誓不写“亲爱的”。我不当面喊过叫过的字眼，在信上，我也不采用。

我仍然那么保守着习惯来起头，在顶前头加上一个“我的姐。”我当真是没有话要在纸上来说么？太多了，我写一年也不会写完。并且，我口拙，当面我能诉尽我的心中一切么？我除了当面红着脸来亲嘴以外我是一句话也少说的。我沉默到同死人一个样。不，我已说过一些废话了，不着本身的，玩笑的，应酬的，我说过许多了。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了还不懂，别人怎么会明白？我此时来将我的心，——这是一颗不中用的，怕事的，又不能不充成汉子的中年人的心！——剖给她瞧吧。

下面是信：

我的姐：唉，我的姐。你要我写信，这时在写了。

一面想你一面写，且在这纸上亲了一百次嘴，把这

纸送你。……写不下去了。有话要说，写不出。倘若是，你的身体此时在这里，我可以用我的手来搂你，从我的力量上证明我的爱。

你少吃一点辣子，听我的话，我就快活了。

你少忧愁点，闲忧闲愁能够把身体弄坏；我也为你好好的保养，身体好，也可以玩，也可以做事，至少是在一起时不至于如过去吃亏。

你不要哭。你哭，我就陷到莫可奈何的井里，非赔到哭不成，我眼睛，坏的程度是你知道的，你愿意它全瞎吗？

我们星期五同星期一的聚，应当敛藏了各人的悲哀，——不，我们见了面，应没有悲哀，全是快乐。

你问我，为什么少说话又不写信？我可以告你，口是拿来接吻的，不是说话的。手呢？本来是拿来抱人的，臂膊才是那么长，那么白。（没有人抱时，才写字。如今的手它只愿意常常搂到你的腰，懒于写字了。）说懒，就不写，姐，你让它休息吧。名你知道的（吻纸又是三十次）。

又，在我日记上，我写着："我当真是没有话……我此时将我的心，——这是一颗不中用的，怕事的，又不能不充成汉子的中年人的心！——剖给你瞧吧。"这很可笑。我剖心，怎么剖法？剖也剖不清白，还是留待见面亲嘴吧。

信写了，就去寄。我佩服一些人，一动笔就是十张纸。我是总像悭吝信笺似的写一张纸还要留上一半空白的。今天

恐她又嫌少，字就特别写得大；结果是居然得了两张半。在那半张上，我又画了一个生翅膀的神的像。一眼看去已像很多了。装进信封时，是颇厚，天呵，我什么时候也会在信上写一千句以上的闲话废话？或者这也是身体坏的原故，或者这属于天才，无写信天才，以后纵成小胖子，也不成。

说是在纸上亲嘴一百次，是瞎话。至于以后又是三十次，更瞎话了。我没有这些闲功夫，用到这无补实际的事情上。只是据人说，这项事，有人当真做过的，但我不。我能在六姐嘴上，或者颊边，或者头发脚，颈部，吻一千次，——再不然，吻一次，延长到一点两点钟，也可以。要我对一张纸亲嘴一百次，这傻劲，没有的。

我说凡是我不作的我不说，我如今，在信上，却说吻纸一百三十次，让这笑话给六姐一个愉快吧。

……把手横过去，就像捆一把竹子，手是束腰肢的藤。

唉，镇天我是就只能想这些事情的！

八

昨天的信收到了，有回信，其中一段我不懂。

> “好弟弟，答应我做诗怎么不见？”

我是什么时答应了这一笔债？让我记一下。翻昨天的日记才想到是电话中随意说过来。我会做什么诗呢？我除了亲嘴，别的全不会。要我在文字上来追注亲嘴的热情，是办不到的事。但是要，不写可不行，就写吧。

因天雨而想及六姐眼中的泪雨，就写无题诗：

也不要刮风，也不要响雷，
无端而落的是你眼中的雨。
唉，又不是润花，又不是润草。
唉，又不是润花，又不是润草，
——不断的绵绵的为谁？
我是为雨水淋透了的人，
愿休息于你的晴天模样蔚蓝眼光下。
莫使脸儿尽长憔悴。
莫使脸儿尽长憔悴，
你给一点温和的风同微暖的太阳吧！

为尽她猜想，不写别的一个字。但当要发时，怕她见了又会生气的，在尾后，说道：

说要诗，诗来了。只你当是诗吧。若还不满意，待命题。做秀才的人这样苦是免不了的。同纸附上“点心”一包。

“发信是八点以前，则十二点以前准收到，”这是姐的经验话，因此冒雨走到巷口邮筒去投信。

电话来了，是两点钟。

“你诗见到了，好。”

“好？不说笑话！只要你以后——”

“不，我懂你的意思的。我以后决不再哭了。不过接到这

信时，又要……”

“我替你着急，你那眼睛也会干，变瞎子。”

“若是变瞎了，倒好。”

“喂，我问你，怎么不回我一首诗?”

“回，怎么回?”

“难道你还不会么?”

“且呆会儿吧。”

“我就呆等。”

当真我是呆等的。四点半以前发信九点便可到，奇怪，时间到今天，便很慢!

到九点，自己走到柜上去看看，在那大钟上头见到三封信，有六姐的蓝信封儿在。我像得了宝。

信太简单了。我将发气，难道就只准人对我发气么?

信是；——

没有诗，只有一些吻，从纸上寄来。乖乖，这信到时大概快要到你上床的时候了，好好的睡觉，让梦中我们在一块儿吧。

你的姐六六

实在我却不能睡，新的嗜好是你到无可救药的。除非这时有一个柔软嘴贴到唇颊边休息!

也许再过一阵要不同一点吧。也许再过一阵更要难受，这可望而不可即的寂寞。先前是孤家寡人惯了的，也不觉其不可奈。如今却全变。唉，或者这就是叫做恋爱的味儿。

不能睡，明天又不能过去，仍然来在灯下头写信，好在

明早发。

姐：得到你的信，只两整句话，我要发气了。为什么，答应我的诗，又不见来？我是真要发气了。这气的大，是你想不到的，若是你在这儿，我要抱死你。人家因为你，近来竟总不能睡。你说这时是我睡的时候了，是的，睡是睡，可是只卧到床上，闭了眼睛尽想你而已。

这时有一千句话想写，要写可不能写出十句。或者，我对于我心上的蕴蓄，自己也不大明白，这一千的数目是确有，但不是说话，是……。你猜吧，是什么。

我悭吝，不想在信笺上寄你的点心了，好留在梦中……

把亲嘴当点心，是精致的充饥的东西。但为什么分派给我的，总是“过午”，“消夜”就办不到？我怕想。这时节，能说不是正有一个人在六姐身边消夜么？

我尽想着，一个裸着体的妇人的身子，横陈于床上，这床，本不是我的。床边还有一个人，也还裸着体。且这人，不久，就亵渎的压在那人身上了。她作他的床，他作她的被。不久，她们成一个人了，嘴是一把锁，还有一把更精巧的锁，在下体。

什么时候让这妇人在我的拥抱下也是一整夜！我想我有那一天，我会死在那柔软的身体上。

十一点了，我还是不能睡。这个时候不是有许多许多的人在……？我应当再寄一张给六姐的信。

姐：此时是十一点了，不能睡，天知道，我是在此时应做一些什么事！我想到的事，只使我脾气更坏。我要消夜。我有一天到疯时，我的疯的原因，请神给我作证，就是为这消夜的事！我无从制止在我的深处引起的诱惑。我且自始至终辨不出这诱惑是不应当任其在心上自行滋蔓！

到如今，为了手的委屈，嘴的委屈，一切力的委屈，我成了一个失眠人。这医治法子，只有你知道。

我不怕你笑，我说我不能忍耐了。我愿把一些痛苦担负来换一刻钟的欢娱，不怕一切。

教我怎么办？你应当负一点责。让我做你丈夫一夜吧。别人做了你的床畔人，已快十年了，你的弟，只愿十分钟，也够数！

十二点了，我还是不能睡。

九

“一人来，不怕么？”

问六姐，六姐低头笑，不做声。这个妇人脸部成了桃色了。

比这里有老虎还可怕似的是要六姐一人来此。在过去，任怎样也非同大姐来总只不放心。其实，来了，我能吃人么？

类乎吃，六姐倒不怕。六姐耽心只是适于此时会有另一个人来。然而当真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房以后，把门反锁上，有谁还来扭锁么？

“把伞放了！”我说，“请坐，放下伞！”

于是才把阳伞放到椅子旁。

"啊，今天……"我想我会要疯一小时。

六姐只是不作声。今天一个人敢来，至少在出门以前，就备了些胆战心惊的结果！这时忸忸怩怩不说一句话，心是大约在开始一种异样的跳了。

"弟你给我一杯水，渴极了。"

就给一杯水，六姐全喝了，神略定。

"你要我来做什么？"

"这你不知道？"我反问，她只笑。

六姐当真不知道？一个将近三十岁的妇人，给人赴约会，对于约会的意义，是不知道？六姐所知道的恐怕还不止此的，我相信，一来就脸红，这是心中早有了成竹。我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还能用得着鬼计？但我将怎么来开端？在谈话以前，我在一个人顾自反省起来了。我想：今天，我要做一些傻事了，我要在一个人身上来做一种我数年来所梦着的事情了，——我心在跳，身子略略的发抖，走过六姐坐处去，六姐也似乎预料到有这一着，把一个头推到我的肩旁来，我们开始来作一个长而静默的接吻。

分开了，自然的，慢慢的，我们头已分开互相望着脸儿了，都摇头。

"我如今才明白爱，"我不说完却已呜咽了。

这眼泪，给一个温暖的柔软的六姐的舌子为舔干净了，六姐眼中也有泪。

"你往天怕来就是怕这样贪馋的亲嘴？"

"我怕你吗——我只恐给一人知道：除了他，你要我每天来都行。"

每天来，我没有这大胆的希望，但是这时不是梦，人在我身边，六姐归我所有了。

"我前几天为你写个信，信又不敢发，还说，请你让我做你一天的丈夫！如今，我是算得当真做了你的……"

"我何尝不愿同你在一块，只是我是个懦人，我害怕。"

"这时还有什么害怕？"

"都是你坏！"

先是为巴掌所打，后又为一个软的湿的嘴唇偎拢来，六姐是在恩威并用的。我新的生一种野心，我想我应再给六姐做点事，请六姐到寝室去。

"到那边去做什么？"

我脸发烧了，不好意思说。呆一会。

"我很倦，想睡，"我轻轻的说，"我们可以睡到谈。"

我哈欠，当真疲倦攻击我的全身了，睡下是正好。然而这时陪到六姐睡，两个人，会安静么？

六姐怯，也许是有意的怯，说，"你可以去睡。"

我一人睡怎么成。我知道，我应采用一点一个男子此时所有的本能，稍为强制下六姐。

"为什么事定要我？"

"你来了，就明白，为什么又定要强我说原故？"

六姐叹了一口气，怯怯的，让一只手给我拉到床边了。

这时我已成了老虎了，使六姐心跳，是不免　但一个曾被老虎吃过的人在一个没有吃过人的虎面前，也不会怎样怕得很，这我却看得出的。

我还不知怎样的吃法，我们如同当到大姐见着的时节，那么的横睡，虽是并在一块我却不敢搂抱她。并且我拘执，

这情形，于我终是太觉生疏了。

在一种扰动以后，会有一个长时间平静，就是在以前，也是如此的。我们为了明知不可免的波涛要来人却异常安静了。六姐不说话，我也无可说的事。我们各自躺下来，如无其事一样休息着。我心也不如任何一册故事上所说，一个恋人当初期同到他的情人幽会时节的不安，我且思极力制止自己的暴乱在可能忍受范围以内我没有敢去接触六姐的身体任何一部分。

我想："这是试验我的一个好机会。"

不过，我要这机会来试验我准什么账？忍耐下去，我的胜利难道是我在将来可以追悔的事么？我不在此时来把我的薇奴丝裸体的像全展览于我的面前，我不是一个真的傻子么？

"我的神，这里没有人，你可以裸体！"我在吟起诗来了。

我在吟起诗来了，六姐见到我起了变化，坐起来。我用手去拉，于是又倒下，但六姐已用手蒙了脸。

"你让了我吧，弟弟，这不是好事。"

"没有比这事在我俩生活中为更好了。"

"我们相爱就有了，何必定要……"

"让我们联成一体来发现我们的天国。"

六姐蒙了脸，尽我为解衣扣同裙带。

…………

"姐，你给了我人生的知识了。"

"胆小的人，二十八岁还来做人的情妇……"

我们都哭了，我们不久又都睡去了。

醒来两人身上全是汗。

…………

这老虎第一次吃人，算是吃过了，但到夜里独自在床上来反嚼日里经验时，却恣肆的哭了一点钟，到哭倦，就睡了。

十

在这世界，无数的，是早上，是晚上，是不拘何时，在一块儿亲热得同一坨饧一样的伴侣的中间，其中有个人，在他情感厌倦时，把太太推开，说，“去到别处去，找一个情人亲嘴吧，”六姐就是这样跌到我的臂圈里来了。

孤僻腼腆的我，直到一个女人落在怀抱中以后，才证明自己也并不是一个终究就不配做那有着嫩白的脸儿，适于搂抱的腰身；善于害羞的眼睛，反复接吻不厌的嘴唇的妇女的情人！亲嘴的事于我起初本来是如何陌生，然而从这生疏动作中——类乎一个厨子缝补袜子的生疏动作中，就曾给了六姐更大的欢喜。并且，于这些事情上头，我不能不承认我那天才的存在，先是许多行为六姐是我的保姆，不久我就在一些给六姐兴奋醉麻的事上，显出我俨若是个经过半打女子训练过的男子了。在学生时代六姐对于这学生，是异样高兴，但当六姐发现我这天才时，她竟简直为一些新的不曾经的热情所融化。我只对我这本能抱憾，我心想，倘若是，我们的友谊，在三年四年以前就已进步到这样，也许施展这天才的机会还要多！如今，过去的已成为凄凉的寂寞的过去了，我也不敢再去想，未来的，那还是未来，准热闹呢。

因为这半个月太热闹，嘴唇在六姐身上某部分作工，手也在作工，还有其他五官百骸全不能安定，不在六姐身边时，脑又来思想六姐。六姐因为天气热，怕是病会忽然生，为关

心我的健康，约定暂时且休息，隔得远一点，到七夕，大家再相见。今天还只是初二。目下我的口，我的手，我的……，又不得不暂时赋闲了。孤单惯了的人，索性孤单下去，这是可耐的。譬如没有吃过冰的人，虽然听说冰比凉水好，但他决不会在得冰吃以前有瘾，热极时，凉茶凉水仍然是可以解渴。但吃过一回，要戒绝，就比戒烟戒酒还要难于断根了。我顶同情于一个人的话，这话说在他的一种日记上，说是“一个人顶容易上瘾的嗜好，怕没有再比同恋人亲嘴的事情为坏了！吸大烟，喝酒，打吗啡针，都不会如此易于成癖。只要一个年青妇人的嘴唇，有一次在你粗糙的略有短短青胡子的边嘴贴了一秒钟，你就永远只会在这一件事上思索那味道去了。”我是只思索六姐那嘴唇的味道么？我还能思索别的许多的事情。在六姐给我的印象中，我是可以咀嚼出为六姐将温柔浸透了的甜味的。这一来，教我怎么办？

为六姐写信。只是一句话，信是那样的：

姐：昨天定的约，我可办不到。

没有回信，三点钟来电话了。

“得你的信了，我明白你急。”

“你明白我你就来，或者我——”

“不，好弟弟，不要这样吧。你应当休息一下才是事。天气太热了。你瞧你身子多坏。你不听我话，好好的，坐在家中睡，又胡思乱想，我是不高兴的。”

“我想为了你高兴，我只有同你在一块。”

“那不成。”

“那不成，我要闷死了。”

“何苦?”

从电话中，听出六姐是有转心模样了，我又加了一点儿什么。

“姐，你不来，我就一个人要哭。”

“难道就要我终日在你身边么?”

“这于你是办得到的好事，你就办，不然，我也不敢怨你，但我自己有权利摧残我自己。”

“天哟！你真——我来，我来，明天来，好不好?”

“那今天我怎么过?”

“啐！你又不是我的老子——下午六点钟来吧。”

“好极了。我不是你的老子，你却是我的冤家。你不来，我就……”

“懒同你说了。”

六姐把机挂上了。今天才初二，我们是约定初七才见，因为怕不能守约，还在当时发了一个小小牙痛咒，然而破例的是我们两个人，要应咒，应当是她疼上牙我疼下牙的。但只要是眼前有六姐在身边，在将来，就让我一个人来受这牙痛的天罚，又有什么要紧？倘若是，我们的聚合，是用寿命或者别的可以打兑得来时，就是损失未来一年幸福兑换目下一天偎傍我也情愿的。

简直是用要挟法子样六姐哄来，答应后，我忘了天气的酷热。到市场去为六姐买她爱吃的橘子。把买回的橘子放在冰上头，好让六姐来时吃那冰橘子，我又吃那吃过冰橘子的六姐的嘴唇。

没有钟也没有表的我，把我自己的脉搏来计算时间的脚

步。我算到这时六姐是在做些什么事，又算到在洗脸，又算到在……又算到在……

院子中有了我所熟习的脚步，六姐在我还没有算到上车子的时节已到我的房中了。我又惊又喜，说不出话发了呆。

“一个人在做什么事？”

“我在等你，在计算你的打扮收拾的时间，不期望你这好姐姐就来了。”

显然是六姐也不怕牙痛，才不到五点钟就来了，到这里时我知道我应做的事，我发了一种瘾，姐的伞还拿在手上，我就缠着姐的腰身了。

“嗐！你是这样怎么得了？”

我不必对这话答复。这话又不是问我，又不是同我商量什么事，又不是厌烦我而说的。我能看得出的是六姐，因我有形无形的友谊的重量压到挣扎不能的情境里，正如同我屈服于她那温柔管束下一样：我们互相成了囚犯也成了财主，我们都没有自己存在了。

…………

天夜下来了。在平常也有天夜时，不过在我全生活的过去每一个天夜都不同今天的薄暮。

我不爱看这灰色的天空。我更不是为了欢喜看在这灰色天空里像一块黑绒抛来抛去的蝙蝠的飞翔。我陪六姐坐在这小院子中，是要等星子。星子出来时；让在银河旁的牵牛织女星看到我们的亲嘴，作为报它往年七夕夜里对我示威的仇。再过几日的七夕，我们同星子是只有各行各的事，关于示威应当二免的。

不死日记

《不死日记》1928年12月由上海人间书店初版，为“二百零四号丛书之二”。

原目：《献辞》、《不死日记》、《中年》、《善钟里的生活》。

现据上海人间书店初版本编入。

献　　辞

这里所有的，只是一点愚人的真。

所能给人的，是除好笑以外似乎没有别的了。能使人笑也不为无益，就算这是我的希望吧。

我不因为怕人轻视就省略了一些要说的话，也不因为伤我自己的自尊心情就抹除了些已写在这日记上的言语。稍稍疏忽与有意忘却，是有的，但这个不是我生活的重要成分，所以缺去了。

从七月一日开始，到八月底止，这两月我的生命，除了在另一些纸上留下些东西，其余就全个儿在此了。牢骚呵，忏悔呵，苦呀苦呀全是成为过去；一切皆离开我身体，同生命一样，不见了。我可以得着的似乎只是因此而来的讪笑，我呆着，接受人所能给我的东西！

沈从文在上海

不死日记

七月一日

我第一句要写的话，是我像这样活下去怎样活得了。

一切的悲观，无法救。病态的性格的我，在不拘某一处地方似乎都有遇到讨厌邻居的命运，一个平静的心便很无理由的来为别人谈笑生气，生了气又恨自己无涵养，且自怨自艾，唉，这些事我也就觉得我生活是很可怜了。

别人在另一房中的互骂，骂过后又仍然吸烟喝茶，且在同一的一件趣事上打着俨然同样的哈哈，我耳中却永远为这些离奇的骂人字言生气，且像甲乙两者全是在骂我。因为穷，工作的所得，终无从使我搬一个较清静地方去住，穷给我受苦的间接方面，便是这听隔壁的人骂娘吵闹的义务。

天生的有这种以互相辱骂为乐的人，自然也就应当有来傍听这辱骂为命运的人，……想到此又不由得不苦笑了。

我不图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还这样容易因这些事激动。

生活真难，就是听别人的打，骂，吵，也不容易活下去。

虽然我是仍就活下来了。

很奇怪的是这些人，成天同一个同学之类打打闹闹，也居然能把每一个来的日子混过，如今的天气，一日真是一个颇长的一日呀！

我总想到我会忽然而死，是呕血，或是脑充血，脑贫血，以至于……实在我连脑充血脑贫血究竟是什么现象的病也不深知，不过我想总是在这一类来得很快的病中死去。

死了也好。

不然像这样成天心忡怔着，头痛，眼花，耳朵叫，却仍然得于时时刻刻中想到两个角色的对话或一段家庭的现象，以便于另一时节伏在桌子上来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这生活我真厌了，当不住了，要继续也不能了。文章既不是随时可写的东西，写成又不是随时可卖的东西，我即或愿意如此得过且过活下去，恐怕也不能够吧。

一个人，穷是吓不了我的。有钱就用，无钱饿也尽它。至于妈，以及老九，不是应当如此过生活的。老人家可怜之至。九是小孩子，也应当像别人家小女孩一样，至少在这样年纪内不适于知道挨饿一类事。但是让妈同妹来到这地方的我，有什么法子可以把生活弄好呢？出于自己意料以外的是各处寄来的钱数目的少且迟延。我不能怪人，我实在又并不寄过多少文字的稿件给我的主顾，他们是做生意人，岂能因对我慷慨来做赔本的事。

在此情形中人偏不能不生病。呵，这病，便是穷中的恩惠！

每天希望到凭空发洋财四百元，这希望到明年今日还恐

怕无从实现。四百，多吓人的一个数目啊。然而我又知道这只是阔人送小费的一个通常数目。为了得这钱，倘若这时有人要我作一点苦差，我是毫不濡滞便答应去作的。有了这钱我可以为九留一百，作三个月的费用，剩那三百可以拿去同妈返乡住。因此一来老人的病自然会好，我也会把空气换换，不至如此萎靡吧。

但是，四百元，多吓人的一个数目呀。目下是对于九的法文教员上月欠薪五元很是为难。这个老实人，每月十元的报酬已够微薄，还欠账，即使知道这一面是怎样一种情形，能够用苦脸说可以原谅，可是自己好意思说话么？我是每一遇到上课时，便想走开的。无论怎样说法也是对不起人，作教师的是比我们更可怜。

试想自己当真已经死去，是怎样一种情形。

……妈是活不了。妹是读不了书，无依无傍的呆在这地方。这一家完了。但因此，凡买过我一册书稿的，将因为赚钱原故，在广告中称我为天才，且深致其惠而不费的惋惜。其次是一些自以为明白我的人，来在一种流行杂志上写一些悼念我的文字，且也必不吝呼我为天才，或比之于欧洲某某。其次是当我在生时，与这些人论调不同的，便来否认，想在我头上赚钱的书铺广告或类乎广告的文字加以非难，于是在打倒天才之后他们得到了稿费以外还可以得一神清气爽机会。

这样看来我的死是对于少数少数的人很有益的。我且不能发现任何方面的损失，虽说并不缺少那种死后知己的友谊的捏造。

先在此说吧，我的知己呵，你们不会知道我的。总有那

种真想在此时要了解我的人，但我的脾气，我的表现于你们面前的种种，只有增加你们对我的误会。我们终究太隔远了。我是我，你是你，在生误解了我的，决不会到我一死你们就了然我的一切，这无理。至于在生既不曾见过我的，更不用说明白我。我为图死后的清静，不要一个人为我作纪念或悼伤文字，我的活着的每一天，便是自己悼念的消磨了去，一死已完了。

我猜想是我在这世界上的位置，究居何等。我若是很聪明，能自杀，或杀了一个女人然后被刑，则我将怎样给市侩们以欢快！且为了这样给人有趣味的新闻，也许当真有些平素漠然的愚蠢男女，一有机会就来为我流泪吧，也许妈仍然存在，便靠到此事得一个市侩的哀怜；或一个好事者哀怜，给妈同妹一笔钱，尽妈同妹好好过活下去。至于我忽然病死，恐怕不会有如此下文。至于还好好生存，那就理合尽一些书铺老板用做好事的态度挑选我的小说稿了。——这样一来他们是对的，因为我存在一天便应当靠这买卖活一天，若不苛刻到我，下一次也许我就大胆的索价起来！

我因为知道得清清楚楚，我的值一百元或八十元一部的小说稿子，由这些人过手印出以后，第一版是便赚了若干倍钱，对于市侩总觉可敬的。中国有这些善于经营事业的人，正如此时中国有很多的革命家一样，这都是些有福气有本领的人，才能利用无价值的精力与无价值的性命，攫到金钱和名位。说话资格不是每一个平民皆有，所以我亦不敢作种种其他妄想。既然是平民了，看了眼睛热，去做官倒可。至于抖了气，说一有钱就自己印书，那真是小孩抖气的话！在他们，只要把书店一开张，自然有那各样货色送来给老板赚钱，

我纵算把身赎了，还有其他穷的靠作文章为活的人，因此我想改业也不成。天生我们是为世界上某种人用的，既能泰然坦然于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下作一顺民，同市侩毅然绝交又怎么办得到？

死，好像是当真绝交了，其实则我死的一天便是凡与我作过生意的人发生更多关系的一天，他们谁都愿意我死得离奇不经，好作出很耸人听闻的广告，一般不相识者也就想在这沉闷的生活中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好解除这单调周围。社会是期待我一个荒诞的结果，即或是不曾有谁好意思来同我说过。

有人方以为我在这样生活的糟蹋下还不死去为憾事！

一切生活中全有勇士，所谓勇士者，虽不免为明眼人在一旁悄悄指点说这是呆汉子，——然而呆汉子自己只知向前，如蛾就灯，死得其所。至于与呆汉子相异，倒因为怕热怕焚，明知光之为美，亦以蠼伏于暗中为乐，这样人自己可嘲笑处实比所谓呆子还多。

我若是遇事勇敢，胡涂的向前，我的所得决不是今日的一百零五个无聊。对女人，不胡涂的缠，岂有蒙人爱怜的一天。看着别的朋友，正有着顶好的榜样在，用着那荒诞不经的撒野方法，一味痴，终于把所要的女人得到，也并不少。纵说碰壁机会多，然有天生善忘好性格，今日的事今日来负责，到明日，果又遇到了眼底恰当女人，无碍于再整顿精神，来使用昨天用于另一女人所失败的把戏。经验越多则从女子普遍的性格上更多认识，而将方法时有所修正。这世界，女人原本又是那么多，全然惨败是未必有的事吧。

然而我，将何所用其胡涂事可作，也决不能作。在梦中，勇敢便非我所有。我追想我这无用的原由，还是穷。因为穷，我把一切勇气全失了。永是把麻烦人当成我心中一件不当的罪孽，便远远离女人与社会。依稀像是有半分骄傲而如此，这骄傲，真够丢人！想到不全然是穷而无用到如此时，我就觉得正因为要我这样无用的人在，才能显出这世界上英雄的幸福与女子的命运。在许多地方，永远是机会见到那些身长五尺腰大十围脸若酱瓜的汉子，偎倚到一个年青貌美的女子身旁，被糟蹋的女子仍然很少难过样子，这之间，岂少全仰仗这汉子勇敢无畏而得到这胜利？

女人是瓶子，是罐子，凡在其底贴上了字条，写着“这为我所有”字样，便有了这女人了。一些人，是不问这瓶罐愿意与否，设法将这东西底子翻露，勉强贴上这一类字条，而使女人承认她自己属于某某的。能干人则虽明知这瓶底业已有别人贴过字条，却将一新字条贴到那字条上去，终于把这女人又引归自己有的。要这些瓶瓶罐罐作主，说谁是它主人，这无从办到。瓶罐的口与心是为容受水或烧酒白糖用的，女人的心则只为容受男子爱情而有；女人的口那不过是最适宜于擦得绯红，接吻一样东西罢了。

贴过字条与不曾贴过字条的瓶子罐子，罗列于我眼中的，够多了。我只徒然期待这东西说话，以为一千个中至少有一个会凭空说“我爱你”的。实则我见到的多数全是在一个人将字条贴到了瓶底时，这瓶子才开口向那贴字条的人说“我爱你”。然而我偏相信瓶子有拒绝主人欢迎主人的理由，我在一个很蠢的信仰中把日子糟蹋了不少，到如今，则又感到人已老大更无权利说谁“应归我”的话了。

还是这样安分活下去吧。

只要莫流血，莫太穷，每月不至于一到月底又恐慌到房租同伙食费用，此外能够在一切开销以外剩少许钱，尽妈同九妹到一些可以玩的地方去玩玩，这生活算很幸福的生活了。

想来这生活也好像并不算非分希望。为什么就不让我有这一天？

金钱，名誉，女人，三者中我所要的只是能使我们这一家三个人勉强活下来的少许金钱，这一点点很可怜的欲望还不能容易得到。

我恨我自己却如此无用。既不能把自己缩小，各处钻营学一只狗摇尾乞怜，又不能把自己放大，到各处地方各样机会上去大吹特吹：生活方便法门原是这两种，就是把卖文章作本行也少不了需要这样本领。我实在是无用的人。这世界，正有着人自己来捧自己的场，得到不少人敬服与怜悯者，这非凡聪明我那里能学到？

唉！昨夜是又梦到发财了！我只能作一点小小的梦。

我与世界的一切一切，真隔离得太远了。这结果将来的生活总只有比目下更坏。

我嗔着一切人，很无意思的嗔着。但是，心里想，此时的中国，有一百个会说讽刺话的法朗士，中国不仍然是中国么？口上的牢骚等于音乐，纸上的讥讽等于绘画；不是人人可能听到看到。即如鲁迅，也只是一个无用东西，可怜之至！

关于鲁迅这个人，我有下面一种感想——

对于女人的要求，总有之，像他这样的年龄，官僚可以

讨小老婆，学者们亦不妨与一个女人恋爱：他似乎赶不上这一帮，又与那一帮合不来，这个真苦了这人了。然而这个人又决不会像郁达夫，那么干喊“要”，仿佛居然也就喊到手了。处到这时节，也不会有女人反而去缠他吧——一些人，本来也无聊，读了他文章，便说“这老头子深刻”，说深刻，有什么用？最好是自己是那么年青，那么美丽的一个女人，像一个世俗所称赞的观音菩萨，固执的爱了他，大胆的趋就他，这于老头子或者是有用的。他虽然从不说过“要”的话，但假使真有一个这样的女子，实在是救了他。……中国有一百个法朗士，中国还仍然是中国！年青人还是成天在各处被杀，年老人还是可以各处作官，买人口的贩子还是用二十两大秤一毛钱一斤的行市。……把他的东西，翻英文，翻法文，翻成世界所有的文字，也抵不了一个女人来大胆爱他为实际给老头子帮助。至于把自己本来还很惑疑的作品，给一个人一翻成外国文字，便以为自己是了不得，而从此中得到一种如饰甘露的淳醪的微醉，这当是某某天才的事，不是鲁迅这个人的事……

我这样瞎猜，便来估定这人的苦恼因缘。其实我是连我自己也不曾能看得分明的。我要一个女人么？这样女人便能救我这下沉的心么？

在我工作上，我想到我应怎样把方向认清。这同我在生活上所下的决心一样，结果是完全失败了。

一些憧憬的感觉，详细看，只是更憧憬。眼睛因为在灯下看书，成了近视，心眼则因为孤僻成了近视：我是始终无法把我一切生活方向看清的，所看到的全与别人两样，虽然

是另一种味道，但这“不同”已将我摒除在世俗以外了。

我是愿作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的，这不是命运所许可的事。

人到不能为名为利所醉心，去冒一切险，这人不胡涂地方，只见其独与世相外的多灾多难，不适于生存，初无可敬处。我已无意中成了这样的人了，因此我还得准备世人的揶揄。

这时节，只有一样事是我可作的了，我死。实在是死了后，怎样的给了人家的方便与不方便，我不合在未死之先去估计预约。死以后，至少我是一无所知再无麻烦来到头上了。

单是为了隔壁一个客人，用那湖北口音学官话，骂混蛋，我想我既不能把这小杂种打死，又无从搬家，又无法禁止这“混蛋”，也就很容易的想到死。当我发现了自己是怎样的勉强的同到这一切人接近时，我为我自己的忍耐实出奇的惊讶了。我并不真便如此轻容易死去，而这些声音的烦恼我又如何大而且长久！

人类是可怜的东西，我不能在此话上多有所解释，但一想，总之处处是可怜的。

又一天呀！

看看自己所写下的是些什么东西吧。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心是烦乱。是随时随事皆像可以生气。

听到东房的妈的咳声，便把眉聚成一字。四百元是一个大数目，三百元也罢。三百元不能得到，两百也好。有了两百块钱在手，则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便可以把这个家搬到上海了。这时想，上海不一定是比这个地方为好，不过至少我不会再有一个“混蛋”的芳邻了。

我要努力十天，来把这希望变成实事，可是我的血，你再流就全完了。

告妈说，再过一月我们可以到上海了。妈在微笑中露出不相信的神气。她虽不问这钱的来源，但说是也不必太过分劳动。

我太不劳动了。懒于找寻一切的心使我一无所得。近来则连想象中的爱情也缺少构成想象的成分。

我是有一些部分已当真早死了。

今天是七月一日。我好像是在做文章的写了这样多。

七月十三

七月十三来第二次写，一停是十天。

一事无作只是心中涌着一些东西。说是十天把生活的方向转动，如今是怎样的尽了力？在这十天中，只是躺在床上流汗把日子度过了。其间作了两次坏事，是白天。人却似乎不怎样疲乏？可是更坏的是莫名其妙竟对于房东女儿动了心。

一个作看护的女人，相貌也平凡不过，居然一起一动皆像给我受苦，这个事自己也很奇怪。望到窗下厨房院子中竹竿上晒晾的红衣，就如同见了佛，俨然是这东西只要一亲近也可以使自己超生。一些不端方的思潮，凡是曾经用到一个表姐身上的，如今是全把它移到这女人方面来了。时时想起立望窗下，就是背影也非常觉得动心，我把我自己真无法。

若说要，那就当真去同房东先生说明白，也许是一个方

法。纵说自己的穷像，在欠账上已显然于房东以及这大小姐面前，然而想象这样一个女人，是总无多大问题的吧。自己穷，老，但这样一个平常女人就无法作为自己的妻，似乎说来就有被人耻笑的恐惧，我为我自视的卑小真痛心。

望到那发育得正好的背影，心就摇荡，且更为自己可笑又可怜的，是因为希望可以在楼廊上见到这女人一面，竟屡次借故到妈房中去，又出到六号房去；不期然的碰头中，对视不过两秒，人就不能自持，回头到自己房中来，所想到的只是愿意哭一场。

人的样子并不美，但身体仍然是少女的身，总觉得十分可爱。

假使有机会，我不敢断定我好如何撒野于这女人面前的我愿意来忍耐这诱惑，只是先担心自己不是伟大的人，终恐免不了堕入平凡里去。

说是不要女人那正是谎自己的话。

若果日子像这样过，把这女子成天系到心上，一事不能作，这在远处说一句话也心跳，我不知道我生活将到什么样子。

女人并不美，是详细的不马虎的见到了。然而还是如此妄想　我又怨我的穷了。若不穷，若能够设法另找一房子，则这诱惑也不至于继续吧。

想起自己，又不禁难受。这样女人也能使我颠倒，我完全不能自信。我这样无用。也是从此一事上才看分明的。在另一时，被一些谈闲话的人，拿来说，沈某某，爱了这样女人，且为这样女人苦恼，那才真是笑话！在这时，则简直有

"就是笑话也罢，我只要同这女人好就成"的气概。

莫花费过大的损失，而得到同这女人一度接近的方便，是这时的心情。在爱情上叨光，又不必多有苦恼，我这自私心是并不缺少的。只是其实则我在没有得到什么时，已经把一个女人应得的代价全支付出去了。在这些事情上的不经济形成了我的无用处，真是无用。

又想到……唉，坏的想念使我从人转到狗，我相信在我地位上也不至于如此。唉，女人！

昨夜落了一整夜雨，此时晴了。晴了有蝉叫，自己一事不作，听蝉而已。

耳朵的用处在帮助我思索那女人的行动，只想凭空作了这女子的夫。若我真不缺少这作人丈夫的勇气，那在另一人身上未尝不可以发展这天才。认真要，就去作，也就有着那等待作妻的女人在。我能作的只是类乎舍近求远的事。没有力，没有比空想更确实的计划，把我的一点想望除去，我这恋爱便完了。

听到楼廊有皮鞋声的响，心就跳。且即想出去，能出去也罢，又怕。怕女人还不及怕其他人，这害羞的情绪永远存在，他方面又日益将欲望增长，若果以后日子中不加上其他变故，我只有一天更比一天苦楚。

脾气坏，这来源不是身体不佳了。

只是坐到桌边，半天的光阴过了。愿意逃出这地方，暂时往另外什么场所逛逛，消散这心上东西，又不能。算到日子已过一月，不若将公寓账送清，我总想万一我脾气再坏，真会杀死自己。上海无钱来，在上海方面当然有比我要钱还更好的理由在。可是若再过一月，这样不是当真要饿死么？

在这样情形下，还不忘到要女人，我为我自己的胡涂憎恨到极端。

事实的进行，全不是与梦商量过而后才生着所谓变化。正如所说，有一百法朗士日日握笔写着那讥消文章而绅士们还是各处扯谎各处骗人，两者全不相关！这一面正怀着这女人的美，那一面，却料不到在今天就作定了新妇，——今天为款待这未来新郎还备了酒席，我们吃饭还正说今晚特别菜好。

一切的一切，全是如此同我漠然无关的。

我在此事上能有什么感想呢？人是别个的人，下了定钱，择日搬货。我为这人担忧，担忧这女人在兴头上将免不了作一点不端方的事情。其实这也无聊，这是别人的事！

看这女人的睡起神气，才觉真不美。又似乎知道这是房东先生业已写就签条贴上奉送字样，签条上名字是另一个人，自己便看得漠然了。我为我痛苦恐怖，此恐怖实无须。这女人再也无从使我心跳了，只是我并不欲放弃我逗这女人的权利。

自己是太无用处了，为这样女人也倾倒如此。其实，再坏一点，何尝不使我也倾倒呢。我实在不是一般人所称为男子的男子，因为通常人对女人的分内的所有叨光处我全叨不了光，这东西比名誉金钱还更离得我远。

七月十六

这日子是昨天才从西城见到的。

文章作完了，得当了衣去付邮。这一周是非到连当衣也

无从的情形中受穷不可的。这事实只给我无法，不能怨谁。书铺不愿寄钱那是合理，真知道我这样可以饿死，或许他们还能嗾了房东来讨我的账吧。我知道有人是欢喜我死的。

这是早上。早上的感想，只是心躁。望到桌上的残烛，自来火，信封，零碎稿纸，扣带，茶壶，笔，一枚铜子……我还望到自己的心，是无没落的心。

请来的先生，在这先生教九妹教读法文时，竟不敢与其见面，怕人问到学费的事。另一时，见到了房东，也畏缩之至。那里还敢见面？听听这脚步声也心中不安。无用的人啊！别人杀了无数的人，流了无数其他的血，还好意思说为国为民。别人腼然无耻的作着假慈善事业，尽其太太赚钱发财，也不以为意。至于自己则所负不过债务五十元，也如此心疚不已，我真是无用的人啊！

只想在下月，上海能为寄两百块钱来就好了。

妈的病，一面也未尝不是因见到这穷而增加缠绵。救妈只是一样药，这药是钱。有了钱，不必怎样焦愁，且想服一点什么，就买来，想玩，就去，那自然而然也总有好的一天吧。但是眼前谁能从天空掷下一块钱？我决心，只要有人要我，我愿抵押一点钱，来将妈设法医好。只要有人要，我就去。不拘作何等事，我也能作的。明知是只有钱来可以将妈病诊治，恢复过往的康健，但这少数之少数的钱，就无来源。穷，真只好是死了。“妈的死，恐怕至多不过三年，”这老人自己说的话使我要哭不能。我算杀了妈，因为我不能如一般作儿子的找钱。我自己相信是找到了那人间顶高贵的一点东西，是人情，但人情不能使我自己不肚饿，那里能将妈病医

好？

我且将九的大真伤了，因为作哥哥的在此时却不能帮助她安心读书，强她参预生活的事。

说到妈病，九说："把妈送到医院好了。"

妈说："不要紧。"然而说完就咳。

九又说："去就好了。"

"医院也不一定见效，"妈且同时将一句旧话说起，是"吃不下西药。"

我不敢作声。九不明白进医院要钱。虽明白，也总以为二哥能借。虽知道借也不能，还以为妈的两件夹衣此时不一定要穿，当去也好。

说到衣，我仍然无语。妈返自己房中了，九在窗间哭。妈既去，九才说妈夜来咳得更凶，会危险。

危险，有什么法子可说呢？我们何尝不会一同到饿死的地步。九却太相信时间会把我们生涯转到好境的事了。那里能够？九不知道她的二哥也快为生活压死了，她一点还不明白。但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可怜的是她，她年青，美，不应当生这样一个坏运，将她青春磨尽。

妈老了，饿死病死是应该，虽然这是我的罪。我自己则饿死病死也应该，虽然不能学坏一点勉强图存也是我的罪。至于九，是应当有理由活在这世界上的。然而妈何尝全无理由再多活二十年呢。

我写这些事总无一个人能相信这是我与我家的目下情形。

方有人要我代他谋事，又正有人请我演讲，又正有人问我要文章……还有人在报纸上吹我是天才。这天才，用"天才"就可以抵挡一天的生活么？也许真是，对付文字是天才，

对付生活则劣者了吧。我要人说我好有什么用？精神生活的向前，也不是一二知己者流捧捧夸夸给我的帮助算是帮助，我自始至终用不着这些。我要这同情或了解有其用处？我不能拿这个活下去，也不能用这个治妈的病以及缴九妹的学费。

我不是伟大的人，天意只使我无法同平凡的生活接近一步。我要活，这时则虽苦着忍着也有活不下去之势。我相信我若吃酒，则一到大醉也许真能够用力将妈同妹杀死再来自杀。我平时，并不缺少这样的心！可是我过细想想，为什么原故我打量的计策总不外这些又笨又刻的计策？我只有忍泪告我自己，幸好我决不至于大醉。

七月十七

是不是十七我也不很明白，明白日子也只不过增加自己房东方面银钱的责任而已。日子的观念在我是一种奢侈，说是知道了确定，便多一种“又是一月”的淡漠哀感。

岂止想到一月？把“一年又如此过去”的感觉维持到明白今天确定的日子记号以后，也有很多次数了。一年来我所得是些什么东西？

昨天，寄了一篇文章，名诱拒，通篇无一句对话，是两个哑子，然而这样写却仍然是可能的。不过，我就成天用心来写文章给人看，让一些不相识者在我听不到看不见地方糟蹋了时间同金钱，读我文章又同情或生气，这就算是生活么？除了放赖模样要人家在这文章上给我在一月以内寄三十块钱以外，我还可以要些什么东西？纵有意无意中要了人的眼泪，眼泪与称赞能使我精神充足多忍苦挨饿活五天六天么？

衰老的自觉，在我却无时无刻不被包围中，这自觉使我对于一切荣华全用不着了。只要莫使到这样一把年纪的母亲同为挨饿而致死，我宁愿放弃了一切凡是男子所有的好处，也无所怨。要女人，也不比需要吃饭为更饥饿。到明知自己不是作丈夫的材料以后，是不再抱着那女人不理的无聊悲愤了。我愿意世界上每一个男子都得到他的幸福，把我来垫脚便可以迈过一重人生的艰穷的墙，踏到一个好地方去。

我只盼望在十天内有上海的钱来，方好应付这局面。因为穷，简直不好意思对于每餐的菜蔬加以批评了。

我想人只要会寻快乐，他总有快乐可得的。

在本寓里就正有着这样的天赋特厚的人在，是一群。白天在睡以外究竟作了些什么事，那是不容易为人了解的。至于到了夜间，那就不妨一同来在一个空房中围着用两张条桌拚好的方桌上面打着夭二的麻雀牌。可以"冲"，可以"拉庄"，可以"抵"，全是能够懂得怎样把场面弄成极热闹的人，各人又精神勃勃，无萎靡态，我觉得这些全是可以值得佩服的。一个大学生，居然能在论理学，几何学，文学通论，以外还能懂得打牌，记忆到若干专门名词，这类人脑力之佳，至少也就足够使人惊讶了。

听到在上数日半夜里吵架的事，方以为以后这公寓会寂寞下去了，谁知到了昨晚又议了和，仍然是四人很有精神的且各用着和悦的笑脸在那三号房中过了夜。到了天明躺在床上去睡，一直到十二点再起，睡眠既足则食欲健增，这些人是有福气的人，很会生活的。在另一方面自然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但一个大学生终不是一个军阀，期望他们当真去嫖

了人打仗流血，把别人的血流尽，回头各巨头又来握手言欢，终是办不到的啊！

听到一个朋友说刘天华非常穷，这音乐家真是蠢人。但在中国蠢人终于太少了，寂寞之至。

心想有钱倒可以送这人一笔款子，让他去开一个大规模国乐学校，扩大的向国际上去宣传，——但这一笔款子的数目是我不曾想到的。

很可笑的是一听人说到我所敬仰的什么人生活很穷，无理由的吃亏时，凭空就无条件的生出怜悯心情，倒比怜悯自己还来的长久。一面却又免不了要说这是蠢人，因为学会了别的却不学会到社会上抢饭吃的本领。把我算在内，这类人是不适于生存而全应该早死，省得另外一些人放心不下的。就是学音乐，学雕刻，也似乎不能够为人承认是龙旗或青天白日旗下的顺民！

今天天气太好了，人便像非生事不可。

我终没有能自救把我从女人的诱惑中全然引上文学的大道，虽然这时是对于房东的女儿已全不动情。这女人，我在我心的生活上，已经就算恋爱过，失恋过，终于厌倦忘却了。然还有那另外的一女人的影子在。这横耿在心上的，才是我真在恋着的人。想到这人时却没有情欲的自私与占有的自私成分。就这样单守着一个并不十分清明的印象，两年来都像只要这女人命令一句，要死就敢于决定会很毅然的去作这吩咐下来的事。实则我们离得这样远，远到不可以用尺量度。全然无望无助的把这爱顽固的维持下来，是我所能作到的事。

我为这个没有怨别人，只自己时常觉得无用地方很可怜。不能爱，也仍然无法把这心转了方向，弯曲就另一机会所许可的女了，我是在怜悯我这无用又常常抱怨我顽固的。

天知道，这个人这时不正是为别一个有钱有貌的男子写情信？

天知道，这个人这时不正是同到她的情人拿我的胡涂作谈笑材料？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类乎耻辱的事，就是她的漠然也是我的耻辱。虽感到耻辱，也仍然不吝惜自己恋恋的心情，所以我又在此事上说我蠢。

我想如此写下一月，则我可以将这样一种东西卖三百块钱了。虽然这全是无秩序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自己又卑劣又无聊的感想，只要是能写，又能卖，我仍然得靠这个东西救活我这一家三人的性命。

欲望的下沉，我无从隐晦，一面又觉得这不能作，一面又觉得作也无妨，心性的不加雕琢的公布，固然将给人以另一种趣味，我在此事上损失的东西也就决不是三百块钱所能偿的数。不过，说到我，我全人格究竟值得三百元么？我不敢自信。在这书上我所有的只是愚人的真，我究竟有无勇气尽人人知道我是怎样的我，还是不可知的。

下午来客到五时方走。我怕客之至，但无拒绝朋友远道来此的理由。在客面前我不能不极力打叠精神对付，待客去后我又来懊恼。我要能体谅我这心情的朋友是没有的。

倦甚，一睡醒来已七点，还是倦，头脑胡涂，——我恐

怕这是大病快来的征候。说到病，又想起妈。妈是已经愿意到医院去看看病的，可是这时无法得五块钱。此时的我借五块钱真是不容易的事，也不知向谁去开口为好。病若不客气的一定照顾到我，就真是很难的一种气运了。

唉，我们这一家！

天气是太好了，适宜于作许多事；适宜玩，适宜出外……即或无处可走，雇洋车到长安街走来走去，看天上云也是很难得的，可是我们全不能办，无多钱。

今天是所谓“军民联欢大会”的一日，公园中正挤满了人。且听闻上台的除了要人说他的战绩与杀共产党的手段外，还有名人的演说；大致这演说还可补充要人的意见。有烟火，有戏，最难得的是女大学生表演各式舞蹈音乐的兴趣，大致是于衣衫排场全先预备得入神出化，是博要人名人抚掌不已的。

我奇怪，女人这东西，是为这些事而生的理由。一个女子大学的学生，她的趣味恰巧立在给人欢喜的种种事上，这习惯的支配不能不说是非常巧妙的。大家欢喜看女人打扮得怪，她们就毫不迟疑去作。大家欢喜女人像别的玩意儿到台上跳跳唱唱，她们就十分兴致去跳呀唱呀的表演。而且在此情形中，每一个女人都不忘记把欲望维持到被人夸奖一事上，于是凡属女人都能在行为中卖着十二分的气力，从喝彩声中取到一些荣耀。若说女人不是怪东西，至少我以为女人是好玩东西，从前男人欢喜女人裹脚，于是有小脚。如今则男人欢喜女人读书认字，于是女人就都入大学念书了。

正因为男人觉得有女人作事作官好玩一点，我们才见到

有女同志出现的。

七月十八

同念生见到其夫人，于北海。心觉得念生可怜，然而胡涂中女人终无法抵制，也就见其勇敢可爱。念生这样对付女人是很笨的，然自己忘了笨，女人通性又富于同情，即不怎样爱他，将来或仍然为这笨人所有。玩到晚才归，为一年半来第一次到五龙亭茶座。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今年的北京，雨在六月落得真好。不过也只不过雨落得真好而已。

我应当作一好平民，收拾一切牢骚，才是本分。

这样坐在公寓中，日子的推迁，只作成了一月吃呀睡呀欠账数目积累的意义。我不知要怎样来变更这生活。只要是病者不病，而作工者可以照常有兴趣作工，老人要想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就去，读书的遇到应买一本什么书时也可以即刻买到，账，欠也不能再多，每一月可以敷衍一月，那让这日子推迁，也就可以不必多为所威吓了。

把生活弄成简单之至，也将成为问题，处此青天白日旗下，与处五色旗或龙旗下，无用人，艰于生活仍然是一样。会作官，初不是因时代不同便赋闲。不善于经营生活，到任何朝代下作一顺民也处处吃亏。看看头戴青缎红顶瓜皮小帽散步于社稷坛附近人物，那才真是能干忠实同志！把作官方法，由五色旗下政府学好，拿来应用于青天白日旗下，处处见其从容不迫楔合无间，令人羡慕不置。

中国就是这样伟大的国家，无所不有。说无所不有，在自己，亦艰于解释，总之中国“人才”是无所不有吧。年青人，想学习作官势派，固不必担心无摹仿处，虽不必举目皆是，但，真是多。

到北海一次，则所见亦不少矣。

今天心情又转坏，想哭。虽见到别人女人怎样平常，总觉有这样女人还可以“示威”的。天地间女人是这样多，差不多肘子与肘子可以随便相触，好像我则是非常小心的向空处退让，终不至于触人或被人触的。

又想到无赖了，我为我自己心情可怜。只有我自己真能怜悯我自己的。我不要谁来将友谊和同情误布置到我头上，然禁不着自己的怜悯。我能看出我十二分可怜的，但说出来则只逗人笑。人我的心情距离，是无法缩短也好像不愿缩短的。

天气很好，晚上尤其好，天气好则我更无法支配我的时间了。

不能作任何工作，我呆想。

同妈说了一阵念生同念生女友的事情，到后转到日子的计算，算日子，我怕妈为此又忧愁，就走到自己房中。

妈的病已经深到怕人，我又担心九也许将因此转成病人。……我是罪人，年纪已经快到卅，还不能使母亲过一天无衣食忧愁的平安日子。别人的儿子，二十岁左右，事业金钱全不会从手中逃遁了。最无用的东西还可以为人摇旗喝道用劳绩升官发财。至于我，我所得是些什么？

“养出这样的儿子，文不能当誊录生，武不能当救火兵，好笑!”使妈还免不了为人嘲笑，我的无用罪过岂能质辩?

七月二十九

我过天津，住长发栈，是今天。

明天可以过上海吧。看看这日记，是断了。

本篇发表于1928年8月24日、28～30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第14～17期。署名甲辰。

中　　年

八月十一

今天晴。

但是我说这个干吗？下雨同出太阳于我心情是不会两样的。凝视到晴空与凝视了檐际雨的线，是给我一样影响的。我常常为天时发愁，不拘于晴雨。

我仿佛是病了。

没有力作我应作的事。似乎需要什么，失落什么，但我无从说出我所要的什么东西，而检点一番，也像心中并无所谓失盗负疚的事样。我是有病的。

疲倦的进击，使我放下了一切，淡漠的悲愁着自己的死亡。假使能死，或不自意的真会忽然的死去，我的事，给人的趣味大致比给人的悲哀为多。

就是在北京公寓中的妈，悲哀也会只是暂时的事。妹则更容易忘记有二哥这一件事实。老人见事多，虽说一见着儿子的小病小疼便万分担心，但一到人是不客气的居然死去，

倒会将“命运”来处置自己，从而在另一寂寞生活下度她的残年吧。

使老人在我死以前也常常感到“好像不有儿子”的心情，忧伤的沉默的担着生的苦恼与寂寥，这是作儿子的我所能给妈的。

我愿意另外给妈一点愉快，没有这力，与这命。

想到这样生活的多灾多难，我的心，是成天在冒险做着一切事业的梦的。听闻这地方，市政府，需要一个书记，就诚心想去碰碰。握了笔，写那“等因奉此”以及“谨此奉闻”各式各款文字，用夺金标羊毫笔，伏在案边办公事，这生活，我想象我是仍然能做得下的。虽说是在另一件事上，同样的握笔，写一万字的文章，便敌得过一个月书记的收入。但人家让我去作这样书记，我能下决心去做的。我还相信我做得总比别人更好。

既然这样，去考考，就行了。想虽然想这样事，却又不去试试，这为了市政府另外有熟人。有熟人，是反而把我勇气失去的。因为我不愿意有一个人知道这时的我还得来作这样不光辉的小事。若是愿意把这希望给熟人明白，那倒随随便便也可以得到一样事情吧。我不要恩惠，所以不去找事作。正因为我不要类乎恩惠的把文章从相识处换钱，我想改业。

无用的骄傲，无用的心怯，以及无用的求与友谊离开，我是自己常常见到我的可怜处的。

人越疲倦也越可怜！

今天，是这样让他过去了，我抓着的是我的生命中什么，我不明白的。

我老了。

且想想在北京的母妹，……但是，不想，是不会有着非流泪不可的需要的。这老人似乎到近年来也非常容易流泪。这老人心是灰了。羡慕我有这样慈爱的母亲的正有人，这人那里会料到儿女的因缘全是用徒然的眼泪为遥遥倾寄的礼物？

在文学的事业上，朋友中，方对于我这小小建树引为企慕的，也不乏其人。要对这些人说，“书是印过十来册，却还日日思量作兵去”的话。应当看来是谎话吧。生活的疲惫，是但想着这些转变的突然而获救的，照情形说来，则似乎连仍然去作我那七块三角一月的一等兵也将因了生活已成形态的讳忌而无法实现，否认眼前的我终不可能，然而这眼前的纠缠真是怎样讨厌啊！

用了像是泄气的摆脱这人间恩惠的决心，我还想去一个地方作听差去。这浪漫的思索只增加我胡涂。若是真有这样地方，我相信我这时会马上就去就职服务的，但保不定明天我仍然又是在这桌边生我自己的气以后又来可怜我的无业人！

无业到连恋爱者所负的煎迫责任也无有，这是我更寂寞的原因。

八月十二

我生了一整天的气。在生自己无用的气中，日子是一天又过去了。

先一个时节，听到一个长辈说到我，说是第一段青年危险期已过，不再会有一些不应有的烦恼了。是的，我今年是二十六，人到了二十六岁当然不会再有二十岁左右的年纪男子悲愤的。我并不无端撒野。

但我这时是较之我五年以前更危险的。

无端想起的是我仿佛只有自己死了一个办法为好。且比较，称量，死是于我纵属无益也可以说无害的。至少我从此得到了一种轻松。我像是扛着了什么东西太久，而这责任因了年龄的向前也仿佛益发沉重的。只有死是可以救我的。

假若是妈这时不要我，妹也不要我，就可以大大方方死了吧。

在这世上我是没有可恋的。即或有许多可恋，似乎正因其如此，为了把这青年的荒唐保持到一定线上，死倒完成我的生活了。

到夜，为夜的寂静所吓，我反照我的心，就哭了。

这样的哭是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但我的生活，我的对生活处置的失当，从生活的失当上看出我的乏力，是可哭的。

我有什么权利可以要一个家庭？要母，要妹，也无权利。要妻，妻是为我这样人预备的么？一个女人，是为了跟随我这样人而生长下来，那恐怕神还不至于如此昏聩。

凡是一切顶小的顶平凡的生活事业，也全不是为我这样人而有的。我有的也许正是为人不屑要的。这算神的分配吧。

我的生活的继续，是只给我感觉是世界上另外一个社会的人的。在我的社会上，我还数不出一个同伴。也许这便不是可以有"同伴"字样的社会了。

八月十三

对文学，自己是已走到了碰壁时候，可以束手了吧。

说缺少信心，不如说缺了更其重要的力。在一些琐碎的希望上，在一些固执的心情上，我把我的力已用完了。

我仿佛所争的便是最后的一死。

一切美丽的形色，也诱惑不了我，使我生着怎样了不得的可怕的冲突了。索性是连最小的微弱反感也失去，那我会较之此时更见其平静吧。能这样平静那便是所谓年高有德的君子型吧。我又不能到这样。从纵是反应或俨然燃着微光的无热的残余生命调子上，我发现我可怜。我是已经死了许多部分的一个人了。这时的无用便已见出晚景模样的凄清。

一个灰白的生命，灵魂是病的灵魂。

作着被人称赞的仿佛勇敢战士的工作，苦斗中放着金光的花，是已有成绩。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张病叶，凋零的美是除了给人以颜色的鲜明以外，再不会给人别的什么的。在工作上得了别人的夸赞的浮词，也正如这人看到一张落叶，说它是美。怎样的早凋，怎样的憔悴，会有一个人在细细的研寻以后发着怜悯的一喟么？

我也不一定要仰赖这外力，增加我生活的信心。但是，在据说的一群知己者中，能发见这样一个人么？

为习惯，为一种客气，我便在一些人的心中把友谊建立了，时间给了我空暇，能尽我多思索自己，我愿放弃这全部“了解”，“同情”，“友谊”的。

我不能用这些浮浅的东西救我自己下沉的心。

我是永远只是我自己的。

金钱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连系，这是的。不过——我不能不这样想——假使我有了很多的钱，这钱可以把我工作从低等的职业的一般人的嘲笑卑视意义中救出，我将在社会的

反影上映出另一个面貌来，这也是事实吧。

在所谓知己中尚有因了我衣服违反身分将我看成比花子还漠然的，虽然我不会因为这样去把服装改成豪华，可是我被人类的估价也就可想而知是怎样定下了。我的知己啊，在时代的追逐中，我已下沉到池里沼里，赶不上来领受你们的纯洁友谊了。不过我告你的是在池里沼里的人是仍然走着自己的路的。我承认你们的聪明，知从形式的表章上定下人的等级来。你们永远是对的，这如你们永远应当胜利一样。你们的常识代表了世纪的进步，也比如蚊子臭虫的存在代表中国的文化存在一样。凡“多数”便是对的，你们是多数。

…………

到近来，很多很多的机会只给我茫然呆钝。在呆钝中时间与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奇怪我自己，以为这样的继续是于我有益。

自己的生活也将同自己的工作有同一命运，被人看到的只是那顶不精彩的一面，而这样的错误的被人赏识下来，是生活方面的损失比起其他更多的。我能够忘掉了我自己一切的存在，则同时把别人因我存在而有的什么什么也同样忘却了。

因此我总想设法把自己姓名换成另外一个，不怕是起始，我也来起始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中建设我的新生活，原有秩序全捐弃不用，这样，变成事实，于我是有着不少利益的。是落伍也罢，这样上了战场而被打下那是不会抱怨社会的待遇不公平的。只要我有力，我能选我要作的事去试验，在事实的炉上可以炼出我的真金。倘若说，炼也罢，实际材料还是一块铜，那在这证据上我可以安身立命，因为似乎从“炼

过了"的一句话上便得到那安身立命基本了。

一切对我的错误，爱与憎，忽视与同情，除了我另外成一个人外终无法使我从这苦楚中超生的。

说是深深陷在池里沼里，这池沼的陷人终于会到连想拔的勇气也寻不出的一日吧。

八月十四

写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作小说，事实的写述太少，心情的辩解太多，成了几乎像是论文那类东西了。我是无法把小说作好的。虽然这是同过去许多作品一样，并不缺少力与真，但这为过多的问题上诡辩所影响，不是能使我满意的东西。

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应变更，另走一条路才对。不拘拘于背景所在，句子的组织，应当变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异处又能得到本乡人说话的真，或者在了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辩论，研究，解释，是都得应有自己的文法将调子加强加浓的。

把笔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到这时，需要类乎家庭这东西了。就是有妈同妹在身边，也还可以从这中得到换一口气的方便吧。如今却正是钱不寄去两人即有在北京挨饿的惶恐，而自己，却这般无用，纵得着仿佛恩惠的某大书馆允许，只要有按行市两元半拿钱，也不能多作！

我是真应当养成纯为拿钱而作文的习惯，才能对付市侩的。两块半作数，还是人情，这些人究竟是有知识的人，拿

了小小的一笔钱来开书铺，究竟比开工厂的利用人身上牛马的力方便多了。赚钱固然少，本却也不大，而所谓足资运用苦文人者又正这样多，差不多随时随地皆可以有肘子与肘子触着可能，书铺是可以开的。

各事各业到近来，似乎都可以用罢工一事对抗资产代表者了，却尚不闻文学的集团将怎样设法来对付榨取自己汁血的老板。真是到了义愤填膺那类时节，一同来与这些市侩算一总账，也许可能吧。但这要到什么时节才有这样大举呢？在此时，青年作者中，已就有少数被这压迫死去了，不死者亦忙于二块五或一块五角一千字的工作，日夜孳孳的努力，卑辞和色周旋于市侩间，唯恐居于半施主性质的市侩生气不要。

在他们，是看透了作者的穷，以及时间越久脾气越不适宜于改业作他事的，便互相半宣言的说道："不承认这社会形态想怎样怎样者，且听着：我是你们的主人，思不利于主人者，那是不行的。他不高兴这待遇，他请便。不过在此我还有一句忠告，你们觉得这办法不满意时，以后那生意就不必作，生意一失我真可以想象你们挨饿的样子啊！若他是一个聪明人，我决定他是不像应当有牢骚的。"

徘徊了，仿佛耳朵边响着这样话，放下不能，努力也不能。一个生活上的落伍者，还希望蓄着力反抗什么，是妄想呵！

今夜无意中，与也平丁玲走进北四川路一个咖啡馆，到了才知道这是上海文豪开的。到此的全是历史上光芒万丈的人物，观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几个野鸡模样的侍女，充分的表现着一切肉感的体裁，于是这一般文人灵感就来了，

诗也有了，文也有了。在作生意方面，则虽不比卖书赚钱，蚀本的事显然也不会。他日有人作文学史，实在不会忘记这些对艺术发扬尽过大力的人；——至于由本店编印文学史，那当然不消说是不至于遗漏的吧。

到了那类地方，我就把乡巴老气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据说浪漫派的勃兴，是先在行为上表演，才影响到文字学上的，正如革命文学家是革命成功以后来产生的东西一样，中国在这一事上实炫耀着民族的睿智，大可以给人倾倒的。

在我的心上，成天的放下了女人一件东西，恣肆的撒野，放荡的开心，是并不以为自己是对于女子感到可怕的。谁知一到这类地方，我却懔懔栗栗了。这样的女人，也能给以艺术或其他灵感的启发，以及情欲的饱餍，是上海文豪的事吧，决不是初从北京跑来的土气的我所能享受的。有许多地方，我是的确太土了。

自己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还来玩弄这被嘲笑的心情。

八月十五

听一个朋友说，仿佛有这样事，在“革命已成功”的今日，思想向前比思想落后还多灾难的。只要稍稍留心，把晚清及民国缙绅录上人物数数，再来看看今日的局面，便可知这话不错。

什么算思想向前？当然有人回答得出。但是，倘若回答的人是指着自己鼻子说话，话是这么说过了，他的心，却是

愿意妥协另一面，"皇家供奉"的事若可作，他便不必冒着多灾多难的向前迈步危险，一转而为中正和平忠实同志了。

向前若说是社会制度崩溃的根原，可悲处不是因向前而难免横祸，却是这向前的力也是假装的烘托而成的，无力的易变的吧。

真的向前也许反而被人指为落后吧，这有例子了。

然而真的前进者，我们仍然见到他悲惨的结果，这迫害倒不是出之于政府，是所谓求作"皇家供奉"而不能的骄装勇士人物，他们可以制这类俨然落后者的死命，因为一面只一个，其另一面却正是那么一群。一群自命为向前的人物，眼尖手快的将那独行者打倒，他们便胜利奏凯了。

天才永远是孤独，孤独的见解多是对的。对与不对是诉诸历史的事。而所谓深夜独行者，他是终不免被人迫害无以为生的吧。一群与一个，在思量的斤两上，天秤向一个的这一面倾，是可能的事。但把作战方法混合到生活事业上，特殊的卓见只助成其多灾多难的机缘而已。

在最近，我们不是又可以听到许多人喊打倒个人主义么？国民党如此，共产党如此，甚至于已经作官的几个无政府党也如此：其实何用多费唇舌。所谓个人，个性的独具，在社会中已就有若干机会被社会庞大的力压下，纵不死也喑哑了。

大群与小群抗则大群成功，小群与个人抗则结局当然可知。如今是凡为一群全可说是胜利了，可幸哉！

八月十六

把这日子记下，我似乎就可以放下这一枝笔了。

利他与自利，都不是无生活力的我所能思索到的。

听到六弟来了，在南京，所以写信去问他，若能来，就来，谈谈话。我们是五年不见面了的，这个人的风彩想来也全变了。要保持当然办不到　假使时间不能将人改造，那这个人的脾气的存在是可怕的。他太暴了。正如我太弱了一样。所失在过分，因了这样便免不了在生活中多小灾。

短短的时间，把我变成怎样无用的人，在他的清明正直眸子里是可得着正确反影的。

想起他，明天后天会来吧，就仿佛心中涌着欢喜。但也像很惨。我们大致全老了，老不是可怕东西，但在相互用着中年人心情，来观察这对方的心，且客气得像客，是很可怕的。因此就不由人不追想十年以前的打闹情形来了，仿佛两个仇人，如今却用别的心情来接待这仇人，时间只十年！

十年不是很短的一个过程，不过终太快了。十年来各人在命运中建设了自己事业，各走各的一条路，各因着各的环境不同而欢乐悲哀，人的生活真是一件奇事。

听到炒菜的声音。听到这样声音，就觉得菜是下锅在炒了，一分钟与一点钟在锅里呆，味道会生出怎样不同吧。这正如人了，我不应当想象那生菜的新鲜颜色与风味，时间是我们的火，事业是我们的锅，因为我们已到炒焦的将近了。

许多思想是近于呆子的，越呆也越见出人性。

今天人疲倦到不成样子，全身痛。夜里差不多不睡。

我想些什么，我是不敢追问的。一些危险的又复可怜的思想支配了我，变换的烦恼着各样烦恼，唉，这生活。

我要什么，或者能给别人什么？在这疲倦中是连一句适

当简便的答语也找不出的。

八月二十二

笔一停顿下来是整七天。料不到是这么一周我还是为疲倦包围，一事不能作。去者悠然而去，来者亦正倏然而来，这中似乎并无一个我存在。

人是真病了。头痛，身痛，呼吸仿佛也非常吃力。

不能想什么。

这是惨事，人是这样死去了某一部分，而活着的部分也不过代表是与死接近。

这一周，我作了些什么事？没有可以作我自己回答的。我只更看得清楚我自己一点。我应当设法找一点钱转乡下去，这地方实在不是我呆得的地方了。我可以回去作一点别的事，或者成天同几个老朋友打点牌喝点酒过日子。虽说那么也不是生活，但那种生活将救我，给我一些力气，给我一些新的兴奋与憎嫌，于我是有用处的。此时我几几乎连憎嫌这会事也等于零。我能恨别的，我就可以在恨中生出另外一些思索。到恨也不能，这我还算得存在么？

来此一共是二十天，得了《新月》方面五十块钱，《小说月报》二十块，也平处十三块；共八十三块；用完了，几乎是不曾有过这样事似的，钱是只余三块了。还是日里夜里嚷着穷呀困呀的过日子的人，却胡涂的用了这样多钱了。

我是适宜于一钱不名的生活，到那时，才会写出什么的。倘若说伟大作品之类，在过去，或未来，都会有，那么这产生的来源，总不外乎要穷来通吧。

我咀嚼自己胡涂的用钱，便想起母亲说的应当有个妻来管理的事了。不然真不行。不过这时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一个人呢？谁愿意作这样一个萎靡男子的妻？说是有，我可不敢相信的。

今天到《新月》饶子离处喝了一杯白兰地酒，竟像是需要酒来压制心上涌着的东西了，我设想若能变成酒徒，倒总不算是坏事

八月二十三

睡得太少了。

维建到此睡。对于他的事，仿佛说教似的谈了一晚，滔滔的足使自己吃惊的精神，用得真不为少了！但是，说到的，不正如自己的事一样么？自己就从不曾用力气去改正过一次。仅一次，也不曾作过！作事作人，照到所业已了然的方法，向前一步，我不是就可以将我这生活改变过来么？

我是从不作过这样悔过一类事的。我能说，能领会，却只不作。

力的消失成了不可补充的情形，吃饭，睡觉，休息，玩，也不能将我所要的气力讨回。没有力，什么事可作？

打我自己的嘴也是空的吧。

八月二十四

人觉无聊。仍然为烦恼支配到身心。

到万孚处听他谈了若干女人的事。我倒仿佛是一个非常

适宜于听这一类故事的人。看别人，或听别人，自己是无分的。然而从这中得到一点难于解说的寂寞；又为这寂寞而愉快，是我此时的心情。

回来，喉部发炎，若是白喉，则不吃药，尽它加重，决不悔。我真不能再顾到家中人了，我愿意死。我明白我是终会为一些什么说不出的压力把脊骨折断死去的。死的意味虽想来也有点儿惨，不过较之于无辜青年被杀头，应当说较高一着吧。

八月二十五

像是白喉，痛着，饭也难多吃，然而不怕。

要死，让它死去得了。我没有活的理由的。

为获得，或牺牲，活下来，是应当的。如今的我可为什么呢?

忍了痛从第一路电车的这一端到那一端，静安寺的钟是九点三十五分，施高塔路的钟是十点卅分。差不多有一点钟消磨在车上了。要会的人却不见。但另外见了一个人。说是在彼不在此，也成吧。

不知怎样回来却伤心，哭了六次。

我有可以哭六十次的理由！我掴我自己的脸，惩罚了自己，于是又来怜悯这被惩罚的无用的我的心。这里总有一个人能明白我这原由吧。

世界上是没有女人要我爱她的，。因为这出之于我便似乎是侮辱了女人。我明白怎样不使女人讨嫌我的方法了；明白了这个对我也有益。不让别人有我的影子在心上，则我的丑

样子，当少一个人知道了。我还深悔我仍然认识了一些人，其实是不必同这些人道名道姓的。

一个顶荒唐的意见支配了我的头脑，已经有多年了。我总想把生活彻底改造，从前的好歹全放弃不要。我若能这么办，我将去作奴仆，看一个另外的世界。俨然是一样事情也不能作的我，真只有找那具有好脾气的主人一个方法了。这时有什么人要这样人我也愿去的，只莫把机会给我忆起过去——把眼前的一切全从记忆中抹去。——我的新的生活即或怎样给我烦恼劳顿，也总不至于如此时情形吧。

谁知道什么人要这样一个仆人！

八月二十六

到此近一月了，一事不作。懒惰是该死的，但过细的究追这远因近果，可诅的比可怜的地方似乎少一点。为什么我成了今日的我呢？

想到找寻职业的事，人便胡涂的伤起心来了。在没有向谁开口以前，先看看我所熟的大人先生，就全是断定了我不是作事的人的神气，在这些“知己”面前我能说我绝对作得下某事某事么？

作事，倘若说，真是去作，也总可以吧。如今却是作官我究竟懂得到了多少作官技巧与艺术呢？——作官是天才的话，当然可以相信，因为如今的学者，作官以前是并不曾听说过是学了多久升官秘密的。但这个我也不缺少么？

也想到，朋友中先是在生活中并不曾表现着怎样才干，但一到作官时也就自然而然熟了个中情形处之泰然的。可是

总不是我的事吧。

看到了在中央副刊发表的不死日记，就得哭。想不到是来了上海以后的我，心情却与在北京时一样的。我在此，是已不会把妈杀死了，也不听到别人骂我了，也不再来让一个房东女儿宰割我的心了，可是我不仍然是以前的我么？

仿佛告化子的生活，纵厌倦，要放下，也不成。

无意中，翻出了三年前的日记来，才明白我还是三年前的我。在这三年中，能干人，莫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盛名与时间俱增，金钱和女人同来，屈指难于计数。许多革命家已作官了，许多……

所谓许多许多，殆全变。十七年当然与十五年不同，贵戚世家新兴阶级成立以外，还有所谓文学家的老牌子，也俱各安富尊荣乐享厥成了。

徒然的牢骚，真应当被青年美貌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代取绰号为“该死的”吧，就说是害怕，以后将方向转变似乎是必需的事了。

本篇收入《不死日记》以前未见发表。这是作者以《中年》为篇名的作品之一。

善钟里的生活

八月二十七

穿夹衣，天冷。

决计不发牢骚了。预备稳定，落实，刻苦作人。

到近来，人是真也进步不少了，得着辛平先生的感化，仿佛一切磨难全能泰然坦然。

一个人，坐在桌前作工，预备把阿丽丝游记第二卷继续写完，来了一个裁缝。裁缝是来拿工钱的。第一件衣刚缝好，工钱不曾送，就给六弟穿去了，为了免除到了别人家中怕我扒东西起见，所以缝第二件衣。衣缝就，又无送工钱的余钱了，告他过几天来拿。过几天，到如今真又已过四天了。这宁波人并不失约，是好人。那样子还这么和气，虽然是讨账也缺少讨账人的应有凶相蛮相，我不好说话了。

拉开了桌子的小抽屉，五个笔尖与一张朋友的名片而已。望到这些又去望那汉子的瘦脸，我好笑。

“没有吧？”

"他们不送来，真无法！"抱了歉，说着这样的话，记起不准发牢骚的预约，我是全无一点对送钱方面的人加以不快意思的。

"是呵，应当送来了吧。"

"是呵，好像也应当送一点钱来了，但不送。"

成衣师傅眉皱了，望到这汉子真好笑。

"什么时候送来呢？"

"这却不知道了。"

"不过今天我们铺子稍，到日子了，为难之至。"

这大概应当是真话吧。看那汉子受窘的样子，我想起应当作的事了。我要他拿这新衣去当。这样一件新衣，至少当三元是办得到的事了。

"这怎么行？……那不必不必，……过两天总可以得吧？"

我怎么知道过两天就会得钱？用着类乎恩惠一般送来的钱，这至少也应当尽别人兴趣行事吧。虽然不妨告恩人，说，这时窘得很，法非设不可，不然挨饿了。但这是可笑的话。就是真话，也可笑。天下不正是有许多挨饿汉子么？说是我挨饿，就得帮忙，那这恐怕说不去吧。我们在另一时，不是常常听人说过，养鹰的应当让它空肚子，才能嗾饿鹰作事么？把书铺老板杂志编者当成主人，靠文章为活的恰恰是合当居于鹰之类的地位的。挨一点饿文章就作出来了，大致是自然的吧。另一说，挨了饿的文章，会好点，尤其是会贱一点，这于买主方面是有利的事，聪明的主人，当然不会不想到了。

说到钱是过几天可来，我却茫然了。我怎么能把这日子定下？即或是一本书一出版，便全数销尽，钱呢，仍然不能得，为了顾全另一次交易起见，我敢翻脸么？业已被人看透

了弱点的我，到这时，也找不出勇气说一定在某一天可以得钱的话了。

我劝他还是把衣拿去当好了。

他不行，说这个近于对不住人。这是客气。其实并无一点对不住人处。

一个裁缝还如此客气，我只有笑了。我把衣递在他手上，推他出了门，砲的把门关上了。

这客气多礼貌汉子，似乎还逗留在门边多久，不能决心照我所说的去作。到后大约是一面记起了今天的捐，才越趄的走下楼去。

下午连同一张小当票送来的是四块盖有水印的现洋钱，把三块给他，我留下一块新中国的国币，留到晚，这一块钱又把来换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铜子了。

晚上也平夫妇就在此吃晚饭，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们来此，大致这一块钱还可以留到明天。

到晚上，是天气更冷，仿佛已经深秋了，我的夹衣真非常适宜。穿了夹衣到晒台上去看月，凄清的风带来了秋的味道，是非常合式有趣的。

八月二十九

起来的早，是睡不着的原故。

早起来，跑到晒台上去看，风很大，天气很清，大路上的一些法国梧桐，大的叶子青中发光，像刚被雨水淋过。秋是真来了。转头又看了对面楼房的亭子间一阵。这里是住了一个女人，在窗边，在晒台上，全都可以望到这女人在房中

一切情形的。望是望得已熟，且在房东方面还说过笑话了。

猜测出的是这女人大致是一个艺术大学的学生，同到一个作兄弟的在一处住。住到这类地方，所进的学校，总不外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真可以说是糟蹋时间同金钱的一件事。听到这一家的主人，成天在钢琴边弹奏顶粗俗的曲子，就觉得这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己，也同时糟蹋别人的空间了。但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帐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青。听声音，也非常柔和。因此在这一边免不了有小小影响。

说爱了这人，那是不会吧。虽说一听到在那一边喊人声音时，头是常常不免抬起，心也会跳，但自己是不会便把这苦恼加上的。如今的我真是老人了，胡涂的行为，也就代表年青的行为，已不会再有气力去作了。觉得自己于女人是无分，这意识，可以保障到朋友间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朋友的妻有危险，这是朋友中也看得出的。不论怎样平常的女人，要求的是如何简单，我也不是可以中意的人吧。我已应当与这些年青人的希望分离，所谓“绮思”，所谓“梦”，不能再拿来当成家常便饭的用了。

明知无所冀于这女人，却有时不免故意走到晒台上去，像看好书那么趣味绵绵的望这女人的房，且望到这女人在房中怎样作事看书，这心情是难说的。全不在心上负疚，大大方方的看这女人在夜深时脱衣上床，这事也有过。老早的起床，预备看这女人起床时模样，而心情，又不过类乎读一本自己欢喜的书，纵见着这女人的发育得正好的身体，有一点心跳，也不比看许多佳书中时更兴奋。

这时是又到这样情形下来了。

女人还仿佛做着好梦，侧面睡。在晒台上的俯瞰，是望

到这脸非常明白的。脸在一堆短的黑发中，呈浅红颜色，花花的浅黄色被上有一只光光的白手同时入目，这应当说是美。另外在我意识下保留的，是这时是晨，是新秋。

我呆着。别的生活上的一切责任暂时放下了，为这调合的美的呈现，我来领会我平时不曾领会到的东西。

“若是自己的妻，总不至于如此感到诗意吧。”我是这样想过的。“但若是自己的妻，安知不更觉得美与爱的成分加浓么?”自己也无力对这意见加以反对。

因为天气冷，有风在吹，我担心这出外的手会因此着凉。虽担心，便预备去帮忙，把这只手放进被里去，这欲望是不会在事实的约束下生长的。假使这时另外一个男子来作了这样一件事，自己或者也无所谓嫉妒情绪么？恐怕纵有也不多。

在另一时另一地方，是曾见着一对年青人在灯光下亲嘴，也还能泰然漠然如看戏一样的。不过看到这些与自己无分的行为时，心情当然稍稍又与目下情形不同。那时的感想不会跑到这时的脑上，那么应当是另一事。

这时若把自己掺入，去作我所想作的事，小心小心的去用嘴触那白的额，又用嘴与发，眼，颈，手，……去接触，轻微的行动，不至于把这梦惊走，这当算世界上一件顶美的事。作过了，而我们仍然是这样不相识，在她是全无所知，在我是行同一个荒唐不经的梦，这样似乎更好。事实能到这样，那是不能用分量来形容幸福的吧。

我另外想到这时这女人所作的梦。若说梦境的构成，与日间生活相联，则这时的她，不正是便梦着为一个男子追迫，而这男子的脸便与对面小方窗中的男子瘦脸一样吧。我相信这梦是可能的，因为我的呆处蠢处，仿佛在女人心中已认定

了。我的样子可怕可笑成分总比可怜可爱成分为多，这是我已经从女人的眼中看回了的。真是梦到这样时也就可怜得很，我又想，在女人的梦中的我，也会使女人欢喜么？我那里是使人害怕的人？好像无分。这损失当然不算冤屈，对了镜，看我自己的衰惫委靡脸相，的确是很可憎的。

看女人的独住，笑的时候多，就似乎全无“一面是放空了许多男子，一面是辜负了这无人消受的身”的感觉，这应当是有福气的女子。然而年龄是到了，不会蓄着什么悲呀苦呀的东西在心上么？蓄着了，也不说，这也应当是女子通有的情形吧。这女人，即或要男子，自己也仍然没有乐观理由在。自己是太相信自己缺少逗人注意的方便了，纵特意装成让人注意的机会，那也不过多让人有一个呆子印象而已。

……一个早上用到看女人事上去，一个中午写了一篇短文，上半日是这样断送了。

下午，想走动，看看钱，还有四十一个铜子，所以大胆走到华龙路新月书店编辑处去。到了见到孟侃以外，还见到叶公超、彭基相与潘先生。我对穿洋服的人，是常常怀着敬畏的。本来看到这用上等外国材料作成的衣服，又是白领子，又是起花的领带，相貌堂堂不由人不加以尊敬。仿佛羡慕这些人，又仿佛想劝自己去学裁缝；——学裁缝，当然是缝洋服了。这必定可以发财。

四人正在喝酒，于是便成为座上客了，主人说喝一杯吧，也不拒绝。我近来渐渐发现我是能喝酒的人了，也似乎需要这东西。把一杯酒灌到肚中去，把疲倦便惊走了，这是试验过的。不久以前在此喝了一盅白兰地，今日又是一杯橘子酒。把酒喝过又吃一碗饭，吃到后来是只剩我一个人的。中年人，

是真应当常常喝一点酒精之类才合乎情调。小小的病疼，同到小小的感想，把酒去淹它，倒非常有效。我将来，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酒徒吧。

若是真成为了酒徒，把沉湎的样子给人看，是不会如今日把寒村样子给人看时使人更看不上眼的。生涯的萧条，已到尽头了，纵怎样放荡，总不至于比如今更萧条吧。并且不是有人便正利用着荒唐于酒中，反而得到若干年青人可怜的么？从喊叫中，错误中，把这类同情得到，我是不预备收受的，然而这样一来，我的放荡无行，把我人格一变，我可以离开伪绅士更远，也不算是损失吧。

我只要得到机会便喝酒，惰性极重的我，是无论如何可以把这“上瘾”的方便得到的。我或者，将来就用酒醉死，醉死并不是比活着更坏的事！

没有经过人生惨痛的人，是永远不会了解他人的惨痛心情的。所以自己看别人的东西，说是真已怎样怎样了解，这所谓了解，真有限之至。即或在文字，用尽了怎样的力，表现得如何完全，然而一个普通读者同作者心情的距离，简直不是可以说用量度能够说明的辽远！在自己，文字的拙处，是不可晦的事实，想要从这拙的技术中，在读者与自己两者间找出心与心通的机会，那真算是妄想呵。有谁能明白我是怎样能忠于女人与职务，来爱我，或帮忙找到一个小小的职业么？有谁能从我的日记看出我厌世的东方色彩的形成，是经着何种惨淡生活作背景，而与所谓其他大文豪相异的地方么？

说反话，有人以为真，在骂我作帝国主义者的狗了，这天真的地方是使我佩服的。看出了我是有着深的悲痛，匿笑着，齿冷于我的行为，这类聪明人实不少，我将怎么样？还

有依稀看出了我的对人生感着的萧条，便用世俗的捧场方法同我要好了，在客气与虚伪中把日子维持下来，我拿这个有什么用处？

我愿意离开一切人，我不是憎恨，是无法。人与人实在有许多机会变成一个，量我太拙了，太愚了，我不能采用其余方法使人多明白我一点，而贪心却终不满意于一切人已知我的程度。远一点，索性漠不相关，也许是好的吧。

酒给了我兴奋，眼睛像有刺，使我想起母亲同妹来了，若是让一个醉鬼样子给这两个人见到，唉，她们将用什么言语表示她们的悲酸？

八月三十

这一月是到此算完结了。今天离开北京也刚有一个月。一月来，人老了许多，俨然也可以说在人的生活上了解了一些别人不能了解的真理。

早上，到外面大路上去看了一阵早景。自己的行为，将不免有被人疑为疯子之类的。若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行为上猜出我是个孤儿。我到那艺术学校大门外站了一阵，看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望我。望到这些人，全是穿新衣，像吃酒，又像准备为朋友中谁作傧相，就非常有意思。这些年青人的脑中的我是不出呆子与失业人两者之一的，所以遇到几个衣服特别干净的女人，竟仿佛因了她的衣服把她们的身分加了我一等，而对我作着那大胆无畏的注意。这是很可感谢的，得人这样垂青！即或疑心我是呆子，这也无什么不可。我没有好的衣服，也没有好的相貌，精神却不放在

外面，无怪乎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

站到那类地方，作成乡下人模样，让她们看着笑着，我也随意看她们，这情形是不坏的。这里也没有要这些小姐少爷们知道我姓名与生活的必要。把略近乎土的气分给了别人看到，也许在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还生出一点怜悯。

我不生气的，到了一个汉子走到我身边，作着吓我的神气时，也不生气的。这时无生气理由。像读一本书，其中有莽子，我能对于这莽男子生气么？

他问我，用那略略吓人的威严挟着嘲笑的成分，说，“来这瞧什么？”

感谢天，他还是我的同乡！即或我已猜错了，至少是四川人或湖北人吧。也恐怕只有长江上游的南边人才如此精明、说着主人模样的话的。

这是一个脸上有疙疤的人，问了这句话，见到我惶恐要走的情形，又见到女人方面的笑，他是满面有了光辉，似乎吃过什么百龄机圣药之类，脸上疙瘩也不能损他的体面了。我对我这对手加以估量，我敬服这人。

女人是更笑了，大约这次的笑是看我并不如那汉子所猜想的无用。

我稳定的又看看这方面女人，女人是七个。其中两个就长得非常美。她们虽见我望她们，却仗了人多，且断定了我无害于人，也正对我望。这样一来我不免有点羞惭了，我是这样无用这样不足损害于人，为我的士气，真想跑了。

但我又想，这时即或走到这些女人身边去，故意问一点小事，女人是不至于生气吧。我就走过去。

那老乡，却有点不平，拦了我的路。我只笑，怯怯的偏

一步又向前

"这是学校，不认字么？"

"是大学，我从阁下的体面衣服与体面的分头就明白了。……"但这话并不说出口，只想着。我当然不能扫这人的兴。我就装了点痴，昂头看牌子。

女人有一个走过来了，用北京话问"找谁？"

"我看看，白相白相。"

"这不是白相的地方，撒野是不成的。"这疙瘟老乡，大致今天真吃了补药，要找寻开心的机会。他总放我不下，还是想戏弄我吓我，一面便逗了女人的欢喜，我真是遇到太聪明要强的硬朗人了。这无法，这是命运。

女人是在议论我，我就让这些人议论，还是徘徊的望各处。身边是站得疙瘟老乡，他的脸，有点发红，这真是有趣味的一个脸，怕不是今早上才用格雷士刮脸皂刮过脸吧。

他见到我冷静，要走却为了在女人前的面子不能走，索性拉着我的膀子了。这汉子，全不小心看看我的衣是不是经得起这样用力。把衣扯破难道不用赔么？拉着了我膀子的他，把我的面也牵动了，只好望到这人发愣。我忍耐，极力的制止我的兴奋，看他到底是怎么高明的手段。我也不说话，怕得是话中免不了辣，给了这体面人以羞恼。

"不准在此地玩，你这呆子！"原来也不过如此，说过这样话，就想把我推走。

想起好笑，就笑了。

年青人，如此气盛，如此好管闲事，真给我吃惊不小！所谓生命力，或者就是指这样相近的事吧。一个学艺术的，有这样的涵养，说是不佩服那真不行的。大致这精神健旺的

脸相，在他死后十年我总还可以记得到。处到这样的时代，若是请他到我的乡下去，在一个同乡大兵面前，施展他这本领，他的机会是可以即刻得到一顿饱打。也不缺少机会死！当然这不是可以要他相信的事呵！

我就照他意思，走出这校门，还是劝劝他把脾气稍放得温和一点呢？

……我想，还是成就了这汉子吧，我走了。

这一走，我在女人方面的印象，当然是不离乎呆的印象，而这把我推走的汉子呢，得到了一个机会神清气爽。在我原是无所失，在这般神之子，仿佛已得到了些荣耀了，对这一次经验我是并不难过的。

回来，坐在桌边，想起这些女人来了。天知道，这时这几个人口上，不是正还把我议论着！？女人是可念的，有些还美。

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一些事 看到分明时，是全然沉于推敲玩味中，而不加以稍微介怀的。同这些东西生在这一个世界上，是正不必固执了人的情感来在这些东西中找取认识的。侮辱，欺凌，也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损失。一只蚊，是讨厌东西，有毒，能咬人，且可以将病介绍给人，但我们不会对于这东西加以多少责叱的。你骂它，讽刺它，对于它将可以生出何等影响，是可惑疑的事。有些人，说是比蚊更使人憎嫌！那至多也不会在他体积过大一点以外还有可憎嫌的理由吧。就是体积过大，世界原是那么宽，碰头的时候当然也有限，无意中有非碰头不可的时候，那么，看看这东西得失与欢愁，仍然是有趣味的事。

我被人称为呆子，这次数当然不容易记清白了。但耳朵所听到的，是这一次，且旁边有七个女人证明。这若说是不愿意，

也不一定的。本来作着俨然可以借口的呆行为，让世上聪明人为给一通俗违反平常现象的绰号，这绰号不为不相称了。

回来了，想到这些眼前事，又不由得不去窗边望望，因为对街小房中的女人也就是艺术大学生，望得类乎有点痴；望到这女人才起床，整理被单，挂帐子，喊娘姨倒水。这女人，大致是一样在心上也笑着我的乡巴老相了。

过一阵，就听到那女人，同那仿佛是夫又仿佛是弟的男子大笑，笑得很长久，是论一件事而笑的，想必这笑是不外我痴望了她的原故，这是应当好笑的事！

本篇收入《不死日记》以前未见发表。